

## 主持人语

强雯是重庆人，主要写作小说和随笔，出版长篇小说《养羞人》《吃鲸鱼的骡子》等作品多部。强雯的小说，取材往往贴近现实，但又重视文本形式的试验，有个人独特的展开方式和独到的发现。她的中篇小说《吉时》便是如此。

读《吉时》让我们想起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论述。在滕尼斯看来，共同体与社会是两种不同的生活形态。共同体包含着真实的有机的生命，社会则是抽象的与机械的构造。共同体中的生活是亲密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痛痒相关，契合度非常高。社会的特点则是切断一切的自然纽带，以绝对独立的人类个体为基本单元；社会中的生活则具有公共性，以契约和利益为基础。共同体和社会分别对应于古代和近现代的总体文化形态，社会从共同体中产生并逐渐凌驾于后者之上。人类生活的日益理性化和个体化，日益去神秘化和去亲密化，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趋势。强雯的《吉时》注意到了这一生存状况，进而试图为现代社会中的个人重新建立与天地万物的联系找到新的路径。

在《在“他者理性”与“技术感性”之间》一文中，杨丹丹、杨晓霞也针对强雯小说中这一主题进行了分析和解读。他们还从女性主义叙事、新城市生活的新经验、新媒介技术的新可能与新风险等角度入手，对《吉时》进行复合的、环环相扣的阐释。他们在文中提及的观点，既可以作为阅读《吉时》的参照，本身也值得思索。比如他们在文中谈到，“新媒介技术采用‘斩草除根’式的方式将个体从传统城市生活中驱除。因此，在面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虚拟世界时，个体已经丧失了进一步辨识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根基。”这样的新语境中的新问题，是每个现代社会中的个人都应该有所警惕的。

李德南

## 吉时

(中篇小说)

强雯→

### 1

人声哗哗，像拖泥带水的梦。俞琥珀抱住被褥，睁一只眼，感到这一天的风稍显不同。她讨厌不请自来的天亮。即便是在别人家寄宿，她也无半点勤勉和谨慎。“这姑娘没心机呢。”有人会原谅她，更有人钉是钉铆是铆地说起礼数，俞琥珀充耳不闻。

翻一个身，换了姿势抱住被子，俞琥珀听见主卧有了动静，不出十分钟，那位丰华姑娘就会锣鼓喧天地奔向单位。说是姑娘，都是三十好几的人，但俞琥珀爱这么叫她。“只要我们尚未婚嫁，即便七老八十，都是姑娘。婚姻是个吸铁石，会吸掉姑娘所有的精气，让女人们牢牢地和琐碎、疯狂黏在一起。幸好，我们还很正常。”这话说给丰华听，也是给自己抹粉。

果然，不一会儿俞琥珀便听到马桶“轰轰”的抽水声、高跟鞋“踏踏”声、“砰”的摔门声，还有余震。只有风不受影响，软绵绵地在房间荡来荡去。

“啊——”俞琥珀打了个长长的呵欠。下床前的十五分钟慵懒是美好的，它可以让今天的安排变得有如美梦般的质地。尽管现实和计划常常失拍，但这十几分钟的悠然已足够让人上瘾。

“光合作用！”俞琥珀爬下床，立地分开两腿，左右摇晃，从肩到腰到屁股。

在模糊的视线中，她看见对面“北国风光”的花园里生长着一块巨大的阴影。逐渐变大。云彩饱满且低顾，露出叵测的慈祥面容。在这个燥热的城市，真是罕

**强雯**,女,重庆文学院签约作家,现在《红岩》杂志社任职。有中短篇小说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山花》《中国作家》等,曾获重庆市文学奖、巴蜀青年文学奖等。



见。俞琥珀也有些发呆,那块云仿佛也长到她心里来了,还在莫名其妙地膨胀。

俞琥珀的骨架很大,却挂不住肉,摇动起来的时候便像一棵挂满锦帛的树,“不要柔软,也不用妙曼。尽量像一棵树,发枝、吐芽。”她晃动的节奏渐大。“感谢今天的地球赐予我能量,感谢地球母亲带来一切。”她对着那朵云,朗声念出来,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闭上眼睛,植物根须从脚底生出,长粗,生根,向着地心深处挺进。人的想象真是无奇不有,俞琥珀在那个冥想空间里看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枝繁叶茂。这是每天都要开始一遍的光合作用操,今日天有异象,更易让人接受到不同的能量。她不知不觉露出笑容,做好了吸收精华的准备。

她感受到一些小的、不易察觉的水滴状东西渗透进她的根须,那是地球的能量。一套操下来,她有酒足饭饱之感。

回头,看到地上那幢由乐高积木搭建的别墅,就觉得可笑了。俞琥珀并不想搞清楚,丰华一夜接一夜,如此耐心细致地一块一块堆砌它们有何用处,它们消磨的可不是丰华的时间那么简单。

“我不是一个善感的人。”每次遇到可能棘手的人际问题,俞琥珀就这样一推。这次,她也冲那对乐高积木说道。

丰华姑娘太老实了,人生可不是按部就班。

俞琥珀晃了晃脖子,没有关节咔咔的声响,一切健康呢。过去,她也像丰华那样,在测绘所里兢兢业业,踩着考勤表上班下班,对着数字、尺子一丝不苟,结果呢?稳定并不能带来愉快。屋外阴影依旧,仍旧有哗哗的人声含糊不清地从耳旁略过,俞琥珀什么都听不清。但这听不清很好,她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征兆。自从脱离了制度性上班,她便能自由地感受世界,比如现在,几分钟内俞琥珀就获得了灵感,上午十一点开始的灵修课,她已经想好要给学员们讲什么了。

## 2

“今天是玛雅历红色太阳的地球,大家可以去自然里面晃悠一下,整理自己种下的花草,摸摸泥土的质地。感谢地球给我们提供一切,感谢生身父母,给我们宝贵的生命。”语音记录完毕,“嘟”的一下,上传成功。

俞琥珀又回放了两遍,音效柔美,感人肺腑。她心满意足地到厨房,找了一盒天友牛奶和全麦麦片,倒进碗里,搅拌,放微波炉,设定2分钟中温。早餐不用吃太多,凡事都有个信条,只要有适当的能量即可,这也是她跟那些虚拟学生说的。

虚拟学生。一想到他们,俞琥珀心里就盛开一大片芳草。没错,她赶上了好时代,他们也是。他们迷恋俞琥珀,通过俞琥珀的眼、耳、口、心,看

见这个世界的美好和恬静。她俞琥珀不用上班，不需要上班，只是老天爷派来感受这个世界的花花草草、雨露风雪。她的浪迹天涯，只为感受一切爱的光环，即使是微薄的金钱，也能度过每日。她俞琥珀是摒弃辛勤苦恨，不为生计奔波的异人。哦，她一点都不异，她是替众人来感受了，替没勇气的众人来做那个随意所欲的精灵了。那么，他们，虚拟学生凭什么不敬仰她，供奉她。

她俞琥珀是什么？就是每个人心中的小太阳，是快乐的疆土。

每天想到这里，俞琥珀就觉得人生充满了朝气。

一台电脑隔着另一台电脑，哦，一部手机隔着另一部手机，拉杂不堪的人间麻烦，她也懒得说。哦，不，根本就不需要说。

“琥珀能量修习所”是干啥的？传递“清新、自然、快乐”的人生法则。为了这法则的俞琥珀可没少花精力。注册了自己的公众号，每天至少一篇推文，比如《你只需要拥抱此刻此时，生命最宝贵的存在》或《别人若烦你，你就当他是空气》，并配以雨后森林、清晨霞光的图片。当然，最吸引眼球的是，俞琥珀的“光合作用操”，身、心、意都能到达平衡的一套能量操，可以迅速将对方或烦心事破解掉。当然了，还有阿黛尔空灵辽远的歌声。

“闭上眼睛，和我一起体验，那绿梦般的森林。”总有这样一句结束语，今天的“琥珀能量修习所”的课程才划上句号。

最开心的是，每隔半小时就看见流量上涨的数字。尤其是阅读量从800到1000,1500到2100，每跨过一千，就让俞琥珀心动。她不仅心动，一天的时间都在这里了，心心念念想的就是点击数字，那是一个多么庞大的人群。闭上眼睛，她仿佛看见了攒动的人头，喁喁如潮声。

“坚定你眼见的世界是美好，那么蝇营狗苟的世界便不值一提。”这是俞琥珀传递给虚拟学生的法术。

“若是人间不值得，我们要去哪里？”有学生质疑。

“去心里，去远方。”这些问题她早就有应对，“两个极端的世界才会给人终极快乐，上下求索，虽苦犹乐。”

当然，她俞琥珀不是大富豪马云、马化腾，无法给予大家现身说法的告诫。但这个虚拟世界就是这么

奇怪啊，即使你没钱没地位，只要能营造出你比别人活得更洒脱的状态，他们就会把你奉为美好，奉为神圣。有坦诚的心，坦诚面向生活的心，他们就全信你了。

天天耕耘，不到一年，俞琥珀已经赢得比在小县测绘所高几倍的收入。这虚拟课堂的非虚拟课时费，真是太好赚了。

有地铁报记者采访她，成功的信条是什么？

“信。”地铁报的发行量在这个城市高居榜首，她欢迎，也由衷地说。“做众人早晨的一缕清香，或临睡前的一则晚安故事就足够了。”她温柔地看着记者，相信这句话也十分具有煽动的功效。“我和所有人的关系，全在这一个信字。”

报道出来后，她把链接、原文附上，并且讲述了一些背后故事。而与记者的问答，又作为一种教案放在“琥珀能量修习所”的主页上了。

麦片加牛奶后，俞琥珀帮着把丰华家里那几盆枯死的植物浇了水。虽然现在看不到生命迹象，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可是自然规律。等着吧，一切都会来的。

她也说不出来自己哪里来的这么自信。这个问题，也是学员们普遍问她的问题。她笑笑，觉得世人们真是很傻。不想听的话，自然不听就是了。

“谢谢琥珀老师的详细解读，听了你的声音好舒服，我是做舞动疗愈为主的自由艺术师，包括回话、书写、情绪释放等。喜欢你的风格和对玛雅历好奇而报名了。”半小时后，俞琥珀的后台留言中便聚集了八十几条留言，这一条署名为“常用”的留言，总是发来溢美之词。她点击了一下选中，众人便可看到了。

这样的感恩多多益善才好呢。

“原来身体是这样的，原来天赋予我这么多天性，而我竟然浑然不知，或者说又是用得很少，感谢你琥珀，开启我能量。”化名为“博古今”的人留言。

俞琥珀立即回复：“你多听两遍我发的语音，感受自己的能量，然后看当下的能量状态怎样。”她又深呼吸了下，觉得应该讲得更明白一点，“调频最重要的就是看到当下的真实，在对应本来该有的能量状态，你就知道方向在哪里了。”

七八年了，俞琥珀辞职以后，一直这样随遇而安，有人厌弃她，但更多的人像小鱼追随鲨鱼一样，形影不离。

虚拟，虚拟就是好。她感恩生逢其时。



公司的午餐乏善可陈。每天都是这几样菜，丰华想换换口味吃碗面，食堂的酸菜肉丝面和牛肉面是最受欢迎的，她喜欢那个味，轻微的辣和着重重的碱水。可一想到晚上又要回家煮饺子、吃面条等，她端着餐盘，犹豫不决。

“再磨蹭会儿，菜就没有了。”同事胡慕优攘了下丰华。“怎么，那个人还在你家？你都不给她做饭了，她还不走？”他笑嘻嘻地把丰华拉到排队的队伍中，“食堂的菜再怎么难吃，那也是营养均衡呀，你自己做一堆，要倒腾到什么时候？”

男人八卦起来，也让人避之不及。丰华不接茬。等排到他俩的时候，胡慕优又攘了她，“赶紧的，别影响后面的人吃饭。”

天水花园的设计图纸修改了好几次，主任那里仍没过关。丰华便去看看其他同事处理的部分。水天花园号称打造千万级黄金别墅区，每栋定价至少是三千万元，是为这个城市的顶级富豪准备的。设计小组里分工明细，最后要在主任那里统筹设计。

“不要觉得自己是名牌大学生，就了不起，学无止境，工作更是学习的场合。我们也不要一味怪合作方吹毛求疵，首先自己就要吹毛求疵，看看设计还有没有更好的可能。这才是三番五次让你们修改的主要原因。这样的合作，在大学里是绝对学不到的。没有收你们的学费就是很好了。”主任又在训人。

碰到这样的情况，丰华只能是忍。忍习惯了，就对很多事也没了态度。

“递交的这些方案哪里又不好，”几个同事嘀嘀咕咕，“只是没有设计成主任心中想要的那个。”

“揣测上意，才是王道。”小组成员自我打趣。

她有时候也羡慕那两个敢发表不同意见的同事，林子大了什么窝没有，拍屁股走人还能饿死？但她哪里都不想去。

俞琥珀早先说在她家里住两天，后来知道丰华也是一个人，这一住就是三个星期，既不说走，也不说不走。丰华暗示了很多次，不给她做早饭，不给她做晚饭，甚至，连垃圾也不倒。俞琥珀无动于衷。“多少人邀请我去她们家里住……”每天守着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她突然就手舞足蹈起来，这种自我感叹从客卧里传出来，悠悠荡荡，像好几天都未曾清理的垃圾桶。

有时会对丰华招手，“你来，”她指着那显示器，说，“看到没有？”

丰华一脸狐疑。

“邀请，满屏都是邀请！”俞琥珀的脸色生动明艳，“想一想，艳羡的、赞美的、渴求的、真诚的目光围绕着我们。”

丰华更狐疑了，可她说不出做梦这种伤人的话。

“睡吧。”

“跟我一块去。”俞琥珀笑意盈盈。“每个人都在着急地生活，实在无暇聆听他人悲剧。别人倒愿意停下脚来看看我呢。”她循循善诱。

你不就是个轻喜剧吗。丰华心里挖苦她。但是，她不得不承认俞琥珀确实有一种本事，可以跟任何人，朋友或即将成为朋友的，开启龙卷风似的论道，大到今年爆发的塑料污染环境课题、ME TOO运动，小到今日的广播体操、排毒养生，都能让人云山雾罩，又不得不服。俞琥珀的牙床浅，一笑，便整个儿地露出那湿漉漉的肉壑来，那是俞琥珀伶牙俐齿的基础。丰华看见那牙床就不由得皱眉，虚拟众人也许看不见牙床，或者那些真实大众也是近视所致？还是俞琥珀的魅力已经遮掩了这狼狽的牙床？

俞琥珀这副尊容可挑剔的简直太多了。大笑的时候，细纹渐密的眼角、嘴角。毕竟她去过太多地方了，姑娘老了。

俞琥珀突然一仰身躺了下去，仿佛置于潺潺流水中，她告诉丰华，自己仿佛已经躺在一条顺流而下的船上，她可以漂往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毫无惧怕。

“挺好的。”丰华心想，她终于要启程了。

丰华可不喜欢往别人家里住，那种小心翼翼、察言观色，让人拘束。远游他乡本就寻求自由、放松、熨帖，但寄居会让自由贬值。所以，俞琥珀求宿后，她尽量给她足够的空间和自由，让她不至委屈、拘束，哪知俞琥珀自有一种不拘泥于方寸的能力。丰华的操心是多余了，她怀着自我牺牲的委屈，心想反正都是暂时的，尽管暂时看起来没完没了。

公司的餐厅开放时间只有一小时，十一点四十到十二点四十，严格打卡。有三家设计院在这里用餐，十元的自助餐，鸡鸭鱼肉一应俱全，比起外面的伙食，那是便宜了很多。只是天天一个样，再好吃的菜也得腻。

每次来用餐的员工，都会坐在固定的区域，比如第一设计院会在九点方向坐下，第三设计院在三点方向坐



下，第八设计院在五点方向坐下，其余的机动来吃工作餐的人便随遇而安了。这并非有谁安排，而是习惯使然。丰华每次看到这些习惯造成的秩序，就觉得有种不安，但不安在哪里，她又具体说不上来。俞琥珀有一次跟着丰华来吃工作餐时，就说，“你知道吗，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吃饭的，时间长了，我就想逃。看看这样的座位秩序，多可怕。”

俞琥珀一直都和他们不太一样，在同学中，但又没有特别的独立特行，上学那会就特别老实，没想到成年了、工作了，反而出格了。

每到周三周四，设计院食堂里来吃饭的老人特别多，成群结队地顶着花白头发而来。一周的中间，伙食特别好，土豆烧牛肉、水煮鱼、糖醋里脊、麻婆豆腐……经典川菜都端上来了。他们真的太老了，已经想象不出当年他们奉献青春的模样。丰华就想，三十年后，自己会不会也变成这样？逢着周三周四邀约去职工食堂吃饭？因为他们动作特别慢，又不好催促，你只能把眼光放长远点，看看远处的菜盆里汤汤水水下降的速度。

那里倒是蛮快的。

你没把这些老年人放在眼里，他们也没把年轻人放在眼里。有时，似乎是察觉到年轻人的不耐烦，他们还有意放慢挑菜的速度，萝卜里面挑牛肉，还互相说着，这萝卜煮久了，太咸了。炊事员端着新做好的菜盆过来，老人们拿着不锈钢饭夹子的手也不动了，死死地捏着，生怕别人夺了去。

丰华每到这个时候，就直接跳过荤菜区，往素食那边盛菜去。坐好座位后，又想，这周三周四不就是因为荤菜好吗？

“这么素，惩罚自己？如果是工作上的事情，我就不劝你了，螺丝钉就当好螺丝钉。如果是家里的事，我真要劝劝你。”胡慕优在丰华身边坐了下来，“可不能鸠占鹊巢。”

是不是每个单位都会有这种男同事：透着机灵，热情有余，认为人人都无法阻挡他的亲密无间？

“你怎么帮我？”丰华诧异地问。她并不想和这个男同事靠得太近。上次不过是偶然聊天中，告知对方请了一尊神回来供着，就开始了每天供吃供喝的生活。没想到他还上心了。

“请神容易送神难？”胡慕优诡异地笑。

丰华咽了一口白菜，“我们是老乡，也是同学，

这么多年她没搞本行了，怎么说呢，简直就换了一个人。”

“你呀你。”

“你以为我没办法？”要真有一个男朋友，那倒容易了。丰华不想往深了说。

“包我身上。”胡慕优一锤定音。

包他身上？丰华埋头吃饭。她不想欠他什么人情。再说，她从来不会邀请男同事去自己家里，朋友倒还算了，男同事，哎，她心里的别扭就跟天天来食堂吃饭一样。她一直也是单身，不知为何，恋爱这种事情总是找不上她。

阴霾的天空下，其实是最安于做事的。秋海棠、鹅掌柴都老实了下来，温墩墩地立在那里，做一颗生命该有的事情。人也是一样，对外界和别人的事情没有一点猎奇心，所以五点半的下班铃响起的时候，丰华感到一点恐慌，她的家，突然成了她不想面对的地方。

可是大家都陆续回家了，继续在单位里改图纸，也会把她折磨得好没生气。云层里传来汽鸣声，晚高峰来了。

胡慕优在红旗超市等丰华，他特意买了点菜，准备去丰华家里做一顿，然后，替老实人下逐客令。

#### 4

屋里很乱。

丰华推门而入的片刻，歉意就跑来了，就好像擦开了病床下生蛆的腿，胡慕优你看吧，你看吧，这就是我遮遮掩掩的病症。她一言不发，凭听力判断屋内的动静。

“啊，你家里这么乱啊。”胡慕优故意大声说，“这哪像姑娘家。赶紧去收拾吧，我今天要给你做回锅肉、红烧鲤鱼。”他一边说也一边拿眼睛张望，等待着动静。

没有任何声音。

丰华小心翼翼地逡巡，客房的门开着，俞琥珀正在房间里的地上坐着，不知在练什么功。

“我回来了。”丰华说。

俞琥珀并不应答。

丰华来到厨房小声对胡慕优说，“她在房里呢。”

“我们先做菜。”胡慕优拿出先稳定大局的架势。他不擅长厨艺，做起来慢条斯理，几颗蒜也要剥上一会儿工夫，但极有耐心。

两件外衣四仰八叉地躺在沙发上，丰华快速抄起。地上黏黏的，不知是米花糖还是饭粒，丰华抽出两张餐巾纸，已然刮不掉，还有桌上那些没头没脑的书、药盒、矿泉水瓶子……阳台正中，满满的一盆水。丰华抬起头，看看晾挂的衣服到底干了没有，她憋住一口恶气，端起盆子往厕所去了。

客厅里大概是像个样子了，但并不整洁，从俞琥珀的房里透出一些纸屑，掉落的头发丝，让门口、过道，隐隐散发出一种隔夜的味道。一种失败感涌上心来，好像刚刚整理的一切都白费了，而她也实在不想通过吵架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

丰华就呆呆地坐回到那堆乐高积木旁边。

大约十分钟后，俞琥珀到了阳台，发现水盆没有了，大声质问，“水呢？”

“倒了。”

“那是我的玛雅能量！”她脸上变了色，身上的锦帛摇起来，“你怎么不问我一声？”

“什么玛雅能量？”家里这么脏，你也不打扫卫生。丰华咬住让自己生气的事实，手举着一块红色乐高积木，压向楼梯模型。

“自然生发，自然生发。”俞琥珀手臂向空中一举，“我早就叫你跟我一起练光合作用操，你看你，都快变成一块积木了——”

丰华转过头来，她也生气了，四目相向，一时静然。

“你们想吃回甜的，还是咸鲜的？”厨房里走出来一个穿围裙的男人，他晃了晃手中的蒜苗和刚刚煮熟的夹子肉。

四目同时转向他。俞琥珀猛然掉头回到自己屋里。

丰华不安地面对乐高积木。胡慕优冲她挤弄了眼神，又钻回厨房了，吹起了口哨。

天空越来越阴沉，接近深蓝色了。乐高积木是不便再玩下去。丰华问厨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但根本插不上手，她应该和俞琥珀聊聊，关于胡慕优，但觉得无从开口。

天终于黑下来。“吃饭了，吃饭了。”胡慕优像男主人一样张罗着。“快去拿筷子。”他使唤丰华。

话喊三遍，俞琥珀懒洋洋坐过餐桌边来。

饭菜很简单，一盘鱼，一份回锅肉。“哎呀，丰华也没说家里有客人，将就吃，两个人，我就做的两

个菜。”胡慕优故意道。

“很不错的，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手艺。”丰华说。

“改天我们去外面吃好的，今天凑合凑合。”胡慕优看看俞琥珀，又看看丰华。

俞琥珀说，“挺好的，到哪里还不能吃上顿饭？”

丰华碍不过情面，说，“正式介绍下，这是胡慕优，这是俞琥珀。”于是埋头苦干眼前那碗饭。胡慕优主动说起工作上的事情，图纸啊，设计啊，丰华也只是有一句应一句，并没多的表情。

“我以前也是做测绘的。”俞琥珀一边咀嚼一边说，“整体跟数据、直尺打交道。”

“这么说，我们也算半个同行行了。”胡慕优有意靠近。

“不过没啥意思，浪费生命。”她吐掉鱼刺，“辞职了。”

三人中间有小小的停顿。

“也是，不喜欢的事情勉强也不喜欢。”胡慕优顺着她，“那你现在？”

“我现在是无业游民，蹭吃蹭喝。”

胡慕优尴尬地笑笑，“只有高人才这样。”

“你信了？”俞琥珀大笑，严肃地说，“我现在搞虚拟教学。琥珀能量修习所。”

“哦？网络大学？现在是信息技术时代。”

“玛雅能量。听说过吗？玛雅历法总听说过吧。”俞琥珀夹了一块肥肥的回锅肉，“我们每个人都有内伤，所以需要玛雅能量来疗伤。就像这块回锅肉一样，肥肥的，我从不挑嘴，肥肉也有能量。”

丰华拿起筷子，不知该往哪盆菜夹去。

“你看，你现在就处于受伤状态。”俞琥珀就地取材，说起丰华的犹豫。

“她一到吃饭时就这样。”胡慕优笑呵呵地说，“选菜综合症。”

“是啊，我很受伤。我不知道今天晚上谁去洗碗。”说完这话，丰华自己也愣了下。她从来没有这么直接地展露不满。

“洗碗多小桩事，这还有犹豫。”俞琥珀说，“你是被更多的小事压垮的人，你不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胡慕优看看两人，明白双方没听懂对方的话。

“对，我是拿得起放不下。”丰华转头对胡慕优说，“所以我到现在还单身呢。”

胡慕优瞪了她一眼。

“我也还单身呢，所以拿得起放得下跟姻缘毫无关系。”俞琥珀放下筷子，“今天有客人，我也要把话说明了，你把我的玛雅能量水倒了，也不提前告我一声，你知道我很生气吗？”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家里很脏。”

这两周来，她们还没这么直接地指责对方，丰华不是喜欢挑起战争的人，有些事情不用说破，过几天，它自然就破了，息事宁人了，又不伤了表面的和气。

“玛雅能量水是什么？”胡慕优岔开话题。

俞琥珀把碗筷一搁，一副懒得解释的表情。

剩下丰华和胡慕优两人还在饭桌上，了无意思。“收了，收了。”她催促着胡慕优放下筷子，自己把碗筷收拾进了厨房。

厨房里一片狼藉。丰华失落地看着一切，无法想象两个陌生人在自己家里行走自如，好像只有看不见他们的地方，才可以释放情绪一样。油腻的案台需要未经稀释清洁剂才能祛除。顺着窗户外，可以看见一条支路通往主干道，城市里的车水马龙在绿树下若隐若现。

当她做完这一切之后，重新出现在客厅里，发现两人已经非常默契。两个人面对面地各坐一端，好像在说着什么，又似乎没说什么。

“收拾完了。”丰华对大家说了一句。她的意思是，那么各自该干嘛就干嘛吧。但是大家都没有回答她的话，视若无物。在俞琥珀和胡慕优中间，有一个无形的空间，他们就这样彼此隔着，透明的，不可接触的，安然的。好像她下班后回家倒掉的那盆水，成量地堆积在他们中间。丰华有些悻悻然，于是端详起了那堆乐高积木。只要坐在乐高积木旁，她就又可以不用说话，不用看别人的脸色，直到睡意将她推倒在床。

“她总是喜欢摆弄那个。”俞琥珀说，“人的精力可经不起浪费。好了，不聊了，我要去给学员们上课了。”她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很快，从那个房间里传来噼噼啪啪的打字声。

客厅里似乎只有胡慕优一个人闲着，他便把头偏向丰华。

“时间不早了。”

“我知道。可我还没帮你完成使命。”

“那又怎样？失败了。”

“不，好戏刚刚开始。”

“你该回去了。”

“我就睡客厅。”

丰华这下真正停下了手中的积木，不是自己，一定是俞琥珀。她凭着一种女人间的敌意和直觉，想看出点端倪，但胡慕优只是站在吊灯下，踩着自己短短的阴影。

“我家从不留宿男人。”这句话说出口就有些伤人。

“俞琥珀说得没错，你就是喜欢人为设定界限，我是你的同事，而不是男人。”他又压低了声音，“战斗才刚刚开始。”

离家出走！丰华气上心来，引狼入室一个，又引狼入室一个。刚刚做完厨房战场让她想一个人安静。然而，她只是到俞琥珀房门口说，“胡慕优今天要在里借宿，我进来拿床被子。”

从女性角度讲，俞琥珀毫无魅力，无法让男性对其产生幻想。她嘴里整天都是星象逆转、火星上升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一个不好好工作的女人，靠四处到别人家寄居维持生存，还以此为荣在网上搞什么虚拟课堂，丰华不理解为何这个世界对俞琥珀如此宽容。

要不是大家都来自年村，要不是都是单身女人，要不是俞琥珀弄丢了工作，她是不发所谓的善心的。俞琥珀又不惨淡，至少她和自己一样，都为婚姻配置好了硬件——房子，对迟迟未来的另一半，她们也并不太担心。

但现在，丰华只恨不得俞琥珀快点滚走，带上莫名其妙的玛雅能量。

沙发铺好了床单后，胡慕优给了丰华一个眼色，“睡吧，啥都别管了。”俞琥珀的房间里传来噼噼啪啪敲击键盘的声音。

“睡不着。”丰华仍旧坐在乐高积木面前，把背影留给胡慕优，“待会儿，她还要跳晚间操，你可得好看。”

## 5

空气真好啊。今天又做对了一件事。俞琥珀咧开嘴笑起来，半夜的一场雨，把她惊醒，三十公里开外的青岩岭，在她半梦半醒之间，美妙地舒展。一切绿色的植物，肉桂、南天竹、簕竹、十大功劳、石楠



……都纷纷挤了过来。俞琥珀能闻见那种潮湿的草腥味，一会薄一会厚。

胡慕优在沙发上躺着，那种姿势不像熟睡，仅仅像是一种沉浸，沉浸在某种状态里，随时可能抽身。过去的这一晚，俞琥珀相信他受益不少，失去的睡意正在以某种能量进入他体内。“再见！”俞琥珀轻声说着，出了门。

六点多的空出租车很多。她的出行不必告诉任何人，他们愿意，总会想办法知道的。青岩岭的生命是有层次的，果真如梦中的一样，南天竹、海桐、肉桂依旧发出青幽幽的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数。俞琥珀急迫地深呼吸，身体也忍不住晃动，光合作用操在此进行实为最好。

甩胳膊压腿的人陆续来到。住在青岩林附近的人是幸福的，也是不幸的，俞琥珀想，他们占得森林先机，却将这里习以为常。她讨厌习以为常，所以才要去别的森林看看。虽然大致差不多，但总会有与众不同的植物，标注此森林非彼森林。草地上有不少残缺的叶子，俞琥珀一张张地拍下来。

“大自然是最好的疗愈场……”俞琥珀对着手机录下自己的声音，“经常到土地里去，和万事万物、阳光、雨水、露珠、植物、花草们一起体验生命最神性的存在吧。”她把那些蛀满虫洞的叶子捡起来，用一种惊讶的声音补充，“每一个有虫洞的叶子都有智慧的呈现啊。”

发布完今天的课堂后，俞琥珀心满意得，末了想起还没感恩，于是，她又跟了一句，“感恩生身父母带给我宝贵的生命，让我在这个星球自由自在，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虚拟课堂中的生身父母可不是现实中的生身父母，俞琥珀的生身父母都还在那个叫做年村的地方，与耕牛、黄狗、刚出生的小鸡仔们一起过活。他们虽然成年累月地和自然在一起，却并不知道自然为何物。俞琥珀背地里不知道为他们掉了多少次泪，为他们的穷、固执、狭隘，为他们阻拦自己的一切方式。这样的父母，除了为他们掉泪，俞琥珀简直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 6

丰华醒来后，发现家里只剩她一人。

奇怪，沙发上的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像个样子。

不过，她有一刻的犹豫，但最后还是像往常一样没有进去，坚定地出了大门。

这胡慕优避起嫌来，连礼貌也不讲了，招呼也没有一个呢。丰华说不出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自己在路上吃了两个鲜肉煎包，喝了一杯豆浆。昨夜没睡好，乐高积木垒得太久，后来上床后，竟然有些兴奋得睡不着。哦，不，她是竖着耳朵听了很久。她担心有出格的声音，俞琥珀絮絮叨叨，摇摇晃晃，讲的无非都是些光合作用操，夜间能量操，生长啊，根须啊。她实在受不了他俩装神弄鬼才回屋睡觉的。

只是，有好几次，她想借故上厕所爬起来看看，他俩是不是真的还在练光合作用操。但她终究忍住了。胡慕优什么时候离开的？一点动静都没有。

好了，新的一天开始了，早上的空气令人振奋，“这才是真正洁净的能量啊。”赶到单位的时候，丰华发现胡慕优正在和几个同事说说笑笑，她装作没看见，低头坐到自己座位上了。

整整一天他们在单位里都没有说话，连午餐时刻都互相回避着。下班后，丰华在外面吃了晚饭，不觉时间就七点半了。

小餐馆里的电视机正在播放历史剧《延禧攻略》，高贵妃满身脓疮，一挥手，又一挥手地跳舞给乾隆皇帝看，乾隆阻止她，她就以死相逼，非跳不可，“臣妾最后一次给皇上跳舞了。”餐馆里不多的几个人都仰着头死盯屏幕，像待宰的鸭子。这样偏执的女人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容颜，丰华不理解，只有乾隆眼里灌满酸涩的东西。

走出店来，灯影幢幢，像无数酸涩的眼睛，丰华就怎么都高兴不起来。走进一家超市，超市的自动门铃就叫起来：“欢迎您大驾光临。”她就对货架上的东西一点好感都没有了。那些声音是冲着她的钱包嚷嚷的。

磨蹭到家的时候，快九点了。家里还是那么乱。

俞琥珀不在。

丰华坐下来玩乐高积木。晚上十点，仍不见俞琥珀人影，她才认真找了起来。俞琥珀的背包不见了。她拿起电话，拨打给俞琥珀。无人接听。

夜航班在天空中闪烁着红灯缓行。它经过天空出现了暗红色的云彩，过不了多久，那些暗红色又会被藏蓝色吃掉。远处高楼之间，似乎有丧歌响起，唱的是“妈妈，烛光里的妈妈——”。今天自己为何不和胡

慕优说话？夜航班已经飞离了她的视线。

早上醒来的时候，丰华以为俞琥珀回来了，尖着耳朵听了一会，但是没有。丰华不知何故，有点失落，她冒着迟到的危险在家里等了等，无果。

胡慕优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不出异样。整个办公室里弥漫着严肃安静的气氛，丰华埋下头，工作的潮水迎面而来。

## 7

“琥珀老师，最近遇见很烦的事情。我是一个房东，把房子收回来后，发现墙壁全被毁坏了，涂鸦无数，还有尿渍，我把押金扣了，和房客吵了一架，但这些并不能弥补我的损失。生活中怎么总是有这样那样的麻烦？”

“亲爱的，很简单，你可以花几百元让人给你重新粉刷一次。不要为别人的错误伤自己的身。”

“琥珀老师，我有一个朋友老不守时，每次约会，总是迟到半小时以上，也许是我对她来说不重要吧，可每次都是她提议见面的呀，我已经埋怨过她好几次了，这样的朋友让人真是心烦，我都被她搞成急性子了。”

“亲爱的，你出现这样的情绪，是因为你没有处理好自我。明知道你会等待，就在这个时间里多找点事做。换做是我的话，我就会拍拍照，观察下周围的人，或者写一篇微博。你的朋友也许是不够重视你，而你呢，也太过于重视她，所以才会这么焦虑。所以，只是你的方法不对。多关注下自我，就会快乐了。”

把这些问题罗列，回完后，俞琥珀照例开设了微信“打赏”功能，5元到252元不等。大多数人给的是10元、20元，偶有给252元的，附留言，她就手机截图，“我觉得此刻我内心充满爱，特别幸福，我要把这份爱分享给你”，发出去让众人周知。

每天处理这些留言、反馈，推送晚安鸡汤文章，都会让俞琥珀忙到凌晨。疲倦潜伏着，被俞琥珀压实了，坐在屁股下，但它们会不经意地出现在俞琥珀的睡梦中。她忽然醒来，两眼睁着，莫名其妙，有一种不知何处而来的兴奋矗立在房屋中，待她要仔细辨认时，却又昏昏沉沉，下不了床。那种预想到的幸福感，被众人拥戴的幸福感，模糊又欢乐。她终于想起来了，刚刚在梦里，是从云蒸霞蔚的天上掉到了床

上。

人太成功了，也是要影响睡眠的啊。俞琥珀咯咯笑起来，为自己的智慧乐不可支。

万物看起来每天都是一样的，比如俞琥珀发现丰华所在的小区里，有一个母亲，每天早上总是催促着，捧着自己儿子去上学；有一对小情侣总是会在下午6点出现在电梯里，提着几样小菜；祥云路卖江苏炒货的老板，总在早上一副醉醺醺的样子。对人她没什么兴趣，看到这些也不是有意的，但他们似乎总是灰头土脸，要跳入俞琥珀眼里。人啊人，都不如植物、晨光、晚霞，一雨一阳，新旧更迭，气象万千。它们，才让每一天不同的。

俞琥珀从小在乡间原野长大，可这样的乡间，并不是她要立马奔赴的去处。凝结太多回忆和父母的苦楚，这样的乡间原野是丧失了审美的。这地方于她，原本也是做过长久规划，找一份好工作，置一份房产，求个安稳的人生，她都做过了。

在年村所驻的县城里，她借钱买了一套房，几年之后，她也把欠债还完了，并且完全按照自己的心意，布置了这个新家。每天晨起，在原木的方桌摆上几样可爱的餐碟，里面放上米饭、馒头、几颗花生或几丝咸菜，拍下来竟然是让人羡慕的田园生活。那个小窝也曾温馨干净，离开这么久，想必积尘累累，如母亲的唠叨，父亲的黄脸。回家，是个让人想想，又作罢的遗憾。反正都积下了尘埃，多一层少一层又有何区别？如此一想，心又往外面跑了。

这些网上的虚拟学员热情不减，江西、江苏、山东的信徒都发来邀请函，沿山一棹婺溪行，邛崃仙道犹遮面，海上明月升又圆，不出人间自有天。他们在信中提到那些薄雾、溪流、桥洞、山村雪落，她都没听说过，而有些几乎是在教科书上出现过的。把中国的森林跑完，也要花大半个人生。俞琥珀打字节奏又快了起来。

## 8

几场秋雨之后，天就阴了下来。不过，除了早晚有凉意，白天都并不太冷，反而是夏季里枯死的鲜花又活了过来，薄荷草又重新吐出了气息，原本在四月里盛放的月季花，也一朵朵奔往了这不合时宜的节气里。

人们有点兴奋，有点不知所措，觉得雨水真是好，

一天天绵绵不断，除稍感阴郁外，也格外恩赐了几尽枯竭的魂灵。

丰华的睡意也随着这阴雨连绵不绝。刚刚以为散了，又落了下来，人在床头只觉一辈子就这样躺下去够了。就算是下床，有时坐着坐着，也会觉得空气困倦，呼吸进去，人就上魔了，白日里眼皮就打架，要黏在一块。浑身有着黏糊糊的感觉，必须要一动不动，才能摆脱那种黏糊劲。所以当老太太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她以为是走错了地，下意识地把门推了过去。

“你是丰华吧，丰华。”老太婆一叫，晦暗的门外声控灯一亮，光落在她头顶上，脸更黑了，“我是俞琥珀的妈妈。”她农村人的局促，从倾斜的身体里传出来，手上还提了一个绒布大口袋。

丰华没反应过来，门虚掩着。

“俞琥珀说住你这里呢，所以，我找她回去。”她拘谨地笑笑。

“俞琥珀不住这里呢。”她仍是迷迷糊糊。

老人家很知趣，就在门口唠嗑，俞琥珀好久没着家了，辞职以后，东跑西跑的，女大不中留啊，倒是不担心她有三长两短，可家里父母有个三长两短，总要尽个孝心，电话也没有，问候也没有。拉杂完，她不忘挂着庄稼人憨厚的笑容。这一笑，丰华也跟着讪讪地笑了。

“阿姨，俞琥珀不在这里。”丰华把老人家让进门里来，可俞琥珀真不在这里。

进得屋，老太婆眼睛逡巡了下。她是算好了夜晚来的，丰华也下班了，自己呢，也有个落脚处。

丰华把那间客房指给她看，“俞琥珀在这里确实住了小一月，后来也不辞而别。”

“这死女。”老太婆狠狠地说。

丰华安慰老妇，俞琥珀不会有事的，看一看她的微博、公众号，就能知道她的动态，她随时都在分享这些的。

老太婆一脸茫然，“我不懂啊。”她央求丰华找找。

这个女儿，就像地里的蚯蚓，只有在春耕秋收的土里，能看见她的动静，其他时候，只知道她在地里，不是在这块地里，就是在那块地里。

现在养女养儿都差不多，都是泼出去的水，家里不管不顾，满世界跑。只是女儿这盆水还没泼出去，

就找不到了踪影。但妈妈总归是妈妈，再怎么不待见这个女儿，也怕她做出格的事情。在乡人们的挑唆下，千远万远，要把女儿捉回去。这个捉，是给乡亲们一个交代。尽管她并不承认这一点。

“她大概是在江西吧。”丰华找了一阵后，说，“江西具体哪里，我就知道了，不过明天早上再看看，也许又出发了。”

老太婆很惶恐地坐在小板凳上。那小木凳已经裂开了缝，一不小心就要夹屁股，平时，丰华只是用它来放袜子、快递包裹等脏物。乡下人懂，别人家的沙发她不轻易坐，除非主人盛情相邀。她并不自在地坐在那里，好像拼命忍住什么，好一会，她抬起头说，“我这次来，一定要把她带回去。”

“哦，家里有什么事？”丰华小心翼翼地问。

老太婆却不再开口。

夜一旦黑下来，就摧枯拉朽的速度，把白天吞没了，但这黑也不是一个色，红彤彤的夜晚的霓虹映照夜色，一整晚就全是这个色了。

丰华看出了她想借宿的心思，便主动提了出来。对方客套了一下，接受了。

## 9

四天后，风尘仆仆的俞琥珀出现在丰华家楼下。

“请开开门。”她拍打着保安室的窗户，迎头便看见正在唠嗑的母亲。

“闲的。”俞琥珀没好生气。

大概是太突然，母亲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眼睛一直盯着女儿看。俞琥珀一路上怀揣着愤怒，她是放弃了多少行进中的计划和收入，所以母亲的面容一直都挂在眼前，这股怨气终于投射着实物了。

“我今天就跟你回家。”俞琥珀进入小区，斩钉截铁地说。

“哦。”母亲还不及反应。

“你东西呢？”俞琥珀打量母亲，猜测她大概在丰华面前没少埋汰自己。

“上面呢。”农村老妇气短。

“多不多？不多我就在这里等你。”

母亲愣了一下，她们之间应该还应该有什么转场的话缓和一下，她来这里好几天了，也在等着这个结果，可突然像盆炭火似的端出来，烫手。可说什么呢？她们中间就是厚厚的一吨空气，呼吸得令人梗塞，周围



的人又冷不丁往这母女俩暖来暖去，母亲转身便上楼收拾去了。丰华不在家，老妇在房间里给丰华去了个电话，说明了缘由，跟着就下楼了。

一路上母女俩没有多的话。俞琥珀什么都不想听，她们两人的关系，只剩下数落。不管她在外面世界留下了什么声誉，在父母眼里就是一身毛病。只有跟母亲回家一趟，才能治好她的病，心病。俞琥珀这么想着，连跑带跳地去长途汽车站，看时刻表、排队、买票，好不容易过了两个半小时，等到发车了，两个人才缓了过来。

尘埃落定。俞琥珀问了几句家里长短，很快又不耐烦起来。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听母亲的长短话，而母亲又急于听她的态度，俞琥珀便断章取义地就下半句问了起来，母亲更不耐烦了。

“那就别说了。”俞琥珀粗鲁地要母亲住口。

“是你刚刚问我的，现在又不说了。”母亲的火终于积压不住了。

两个人都气呼呼地把脸各朝一边。俞琥珀开始望着车窗外的风景，什么也不想，只是任那流动的风景一波接一波地抚平情绪。反正也是回去了，那就回去看看山啊、猪啊、牛啊。

母亲被抢白，好不生气，但因为捉住了女儿回家，也算大功告成。她不想说话就罢，新账旧账回家去算。于是不说话的两个人也没有觉得任何不适，一任汽车摇来摇去，打瞌睡了。

## 10

在家里休息了一天，乡下老母拖着女儿去赶场。“这么多的东西，我提不动，你来帮忙。”到了自己的地盘，母亲说什么都是理直气壮。

“平时呢？”俞琥珀顶了一句。母亲佯装没听见。

一到场镇，熟人就多了。

母亲拉着俞琥珀逢人就说：“我这个女儿，快35岁了，还没个男朋友，你说急人不急人。”

卖猪肉的老刘说，“琥珀妈，别着急，我听说锣鼓安村有几个单身小伙子，不过还不到三十哦。”

鸡笼前叉着腰的黄伯斜吊着眼，一大早来，就卖掉七八只鸡，好不快活，“我儿子在广州打工，还没婚嫁，过年的时候回来，到时候来坐坐？”

卖南瓜的二婶，蹲在地上，尖着耳朵，一字不落，等客人挑选完所要货品后，赶紧搭腔，“琥珀35

了？年纪不小了。该着急了。多问问村里有没有合适的年轻人。”

母亲笑起来，眼角、额头一起皱成朵菊花，“是呀，她自己还一点都不着急。”

俞琥珀心里恨恨的，嘴上笑嘻嘻，说，“我妈呀，巴不得全村人都知道我是个女光棍。”

母亲瞪了她一眼，“没羞没臊。”

她们在场镇里逛得仔细，买了些什物，也让村镇的大部分人知道了，俞家还有个待字闺中的女儿，以及她的年纪。

俞琥珀再怎么大大咧咧，也是要脸的人，回去的路上，满脑子都是乡里乡亲明里暗地嘲笑她的神情，一进屋，就拌嘴了。

“你能不能不见个人就说我没嫁？”

“不说别人会替你张罗？”

“谁给我张罗？我不要。我为啥要在村里找一个？”

“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说不定比你混得还好。你还挑？哪个年轻人还在挖锄头，除了我们这些老疙瘩。”

母亲简直不给她一点后路！过去她常回家嚷嚷，结不结婚与她生活质量没有关联，后来也懒得解释了。但母亲就是认死理。男婚女嫁，俞琥珀不是没考虑过，但过了三十岁，反而不急了。至于生养，她也不想。生个孩子就像她和母亲这样，成天拿气给对方受，生养何益？真是越老越糊涂。

有时，俞琥珀也会稍作妥协，母亲说谁给介绍了个小伙子，条件还合适，要不去看看吧。她装乖，答应着也去看了。这一看，果真就文文静静的，一问一答，像是一笔一顺做作业，呆滞、费劲。

回到家问怎么样，俞琥珀说不行。问哪里不行，答曰不知道，我爱他是有，他爱不爱我，似乎也看不出来。男方也主动再联系过，但俞琥珀就是不接招。最后男方就说没意思，不来气。两个三个都不行，母亲就开始念叨：人人都知道争抢、捡个好女婿，赶紧成家过日子，你就一天到晚画那些没用的，拍那些花花草草，你懒散、没工作、不理家务、不孝敬父母……因为母亲说的每一处，不过是拿人情世故的尺子比照，也全都在理，俞琥珀简直无可反驳，刚开始还忍着，后来就破罐子破摔顶回去，“你让我结婚，我偏不结婚；你让我省钱，我偏要当败家子。”她嚎啕起

来，也知道这些话没心没肺，她就是要拿话当剑，戳破老母亲的嘴，不能让她再伤自己。

“我要去旅游，去云南，去意大利。”

“我把房子卖了，钱给你们养老，我啥都不要，啥都不要。”

那几个地名，母亲根本没听清楚在哪里，只是凭直觉知道挺远的。一听要败家，老母亲更是气得哽在那里，“你总不能借钱生活！”她不知道该再去抱怨谁，一个女人35岁，还不尽人事，她有时也会想自己35岁的时候，赡养公婆、夫家，孩子都快初中了……老母亲此刻就会跺脚，满脸筋红，歇斯底里，两个女人就变得都不讲道理，看谁更不讲道理，总有一方能认输。

“这个破屋，我一天都不想待了！”两个人都厌烦得对方要死。老父亲也不管事，不是不想管，是不好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让父亲去给女儿说这番话，丢人。他往外屋里，听见两个女人吵架，默不作声，但是心里也一肚子火。院子里的鸡鸭若此刻蹿进了屋里，那就是不知好歹，往枪眼上撞，他就拿了蒲扇，往死里打，“出去，出去，看我不打死你。”院子里永远有股鸡屎猪粪的味道，风一吹，又灌进了屋里。

俞琥珀听出来父亲的态度，更烦了，心一横，这里既然如此留不得人，我还是走吧。她收拾好衣物，但又一直开不了口，若悄悄地走了，又会想起他们抹眼泪、捶胸顿足的样子。

琥珀能量修习所的“自然疗愈课”也停了好几天了。回乡下这几天，她也沒心情好好看看田园风光。偶尔有肉桂叶沾着雨水掉在草丛中，她也是扫了一眼就过了。雨是雨，叶是叶。那份闲适的心情没有一丝一缕。这些花花草草，哪里知道她心里的气呢。

唯有清早醒来的时候，她抱着手机，看虚拟学生们给她的留言，稍稍有点平复。但她心情仍旧不好，他们的留言太少，不足以平息她回家后的挫败感。

母亲也不让她回县城的那个屋，大概是怕俞琥珀借机跑掉，出门就带着她，不出门，就总是在院里忙这忙那，不是给鸡喂饲料，就是给猪捣腾，眼睛拴着她。俞琥珀觉得自己跟院里的牲畜没两样，等着吃、睡、交配、死。她坐在小板凳上，看着阳光洒落田间，空气活泼朗逸，唯独自己滑稽，母亲劳作的样子也是滑稽。滑稽，让她有了冲动，拿起了画笔，描摹

老妇人。但母亲总是在动，看见她画画，气又上来，“画那些有啥用。能画出金，还是画出银？”

她把这些话记下来了，作为自己画作的配语，阻塞了好几天的困顿，终于找到出口了。她觉得自己可以用这种方式改变她，也可以改变自己。

画笔下的母亲一点也不优美，佝偻的、讪笑的，傻里傻气。画完之后，俞琥珀就把这些照片传到了她的课堂里，取名为《母亲》。她用的是当代画家罗中立的成名作《父亲》之意，满脸沟壑是农村大地上的父亲，满身辛酸是委曲求全的母亲。俞琥珀的素描功底并不好，但这几张《母亲》，都是天天看，天天琢磨，手上功夫便有了真意和震撼。

“乡间的劳作如此辛苦，深深拥抱生命宝贵的存在。”她输入完这些字后，让人烦躁不安的母亲形象整个就变了。俞琥珀在虚拟课堂中也成了一个感恩天地、感恩父母的人。连她自己重读的时候，也被感动了，诅咒、争执、困倦，所有她和家庭里不和谐的音符全被抽掉了。

天地还是这么清明，没有轮廓的云层，似乎随时等待着一场爆发。只有漫不经心的时候，能注意到左右方传来的啾啾，生命始终都在。俞琥珀踱到里屋去了。她感到自己很无能，她唯一能改变的只有自己，而不是自己的母亲、父亲。

一天早上，母亲说，“我整天念你也念累了，土地爷惩罚了我，给我腰这里长了个瘤子。”说完，就掰给俞琥珀看。

那只是无数个清晨中的一个，但是那个瘤子却是第一次被俞琥珀注意到。深红色的，像小橘子那么大了。俞琥珀觉得心里被闷闷地敲了一下，应该是长了很久了。

“长了多久了？”她尽量平静。

“很久了。恶痒恶痛的。”

俞琥珀看看母亲，不笑的时候，只让人觉得特别可恨，总有一股子怨气，在皮肤层下堆积，就像天上的流云，你越是注视，就越会堆积成山。老，真是一件不忍目睹的事情。母亲发现女儿在端详自己，脸色便防范起来。

她又撩起母亲的衣襟再看了看，“你不能侧躺睡了。咱们得上医院。”

“去过了，开过药。”

“那怎么还没好。我们去大医院看。”

“大医院贵啊，排队又麻烦。”

“命重要还是钱重要？”

## 11

她们提前一天到了主城，在三甲医院坞城医院旁边定了快捷酒店，早上六点一到，两人就起床洗漱，赶往医院取号排队。八点钟才正式上班，但不到六点半已有人候着。母女俩一打听都是从周边区县来的，互相又扯了些杂话。七点时，已经是长龙一串了。

“还好来得早，没算白来。”母女俩看着这长龙，心里有了安慰。但俞琥珀心里却七上八下，害怕那最终结果。

“还痛吗？”有时她会问母亲。癌症啊死亡啊，她都想到了，这种想象让她心痛，她打住了这种预想，只想到钱，总之那是不会少的。

因为赶得早，结果出来得很快。

“最好是手术。”医生只稍稍看了下各种检查报告，平淡地说，“是腰椎滑脱和股骨头坏死，建议做两次手术。”住院、开刀、手术风险大……医生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大堆，“费用30万左右，基本不在医保报销范围内。”

医生的每个字都坚实有力，一个字一个字让病人吃下去，没有废话和铺垫，至于能不能消化，那是她们到诊室外面的事情了。

“要住院的话，得早作安排，床位特别难订，得排队，一两周之内还不一定有空位。”医生晓之以理，却并不强求，三甲医院就是一床难求。

候诊的人很多，不容他们在医生面前有情感，有犹豫。做或不做都要当机立断。母女俩犹豫着，被后来者推攘着出了诊室。过道里，除了就诊者，还有不少像他们那样拿不定主意的人，面色难安。

病，总还是要治啊。俞琥珀看出了母亲犹豫的脸色，“没事，我们去凑这30万。”这一说，母亲反而下定了决心，“那我们不做了吧。”

母女俩交流就像坐跷跷板一样，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为何不做？你没听医生说吗，不做的话，会病变，最严重的，瘫痪，撑不了几年。”

“他们就是想赚钱，巴不得你做手术。”

“没床位！”这倔老妻子，俞琥珀气得，“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我说不做就不做。”老太太提包就走。

她们互相之间连理由也懒得说了，直接急起来，“那么这两天的检查就算是白做了？一千多。”俞琥珀嚷着，她知道母亲怕花钱，就偏嚷给她听。

老太太也铁了心似的，只管往前走。

这一趟回家的路程也是颠簸，同上次一样，一句话没有，气鼓气涨。俞琥珀一开口，母亲就给呛回去。老太太不想讲。秩序全给颠倒。

回到家里，姨妈姨夫、表哥表弟表姐，都来参加救命会议了，俞琥珀把各种利弊说了一通，等着大家凑钱。

姨妈说，“手术到底稳不稳当，老太太能不能吃得稳，这是关键。我听说有些人手术后不到一年就走了。”

“也有人死在手术台上的。”母亲跟了一句。

俞琥珀知道姨妈说得在理，嘴上却不领情，“医生说了手术更好。不行的话，这条腿怕是保不住，以后瘫痪了，家里少个劳动力不说，我和父亲轮流照顾，挣钱就更不容易了。如果请个保姆，也是不小的开支。”

请保姆这种想法很快被大家否定了。农村里都是自己下力，哪来的命和钱去糟蹋请外面的人呢。

“缺啥不能缺健康。咱现在花点钱，还能做个正常的人，大家都不受罪。”姨父出面表态，“病是肯定要治的，至于怎么个治法，我们还是尊重医院的诊断，手术肯定是最快的，没有百分百的手术，也可以保守治疗，就是时间长，医药费少点，不管选哪种方法，我们都会物质帮助的。既然大家坐在这里了，就是救急、解围，我们一家出点钱。”

这一晚，大伙互相凑了20万。

## 12

人散去之前，母亲给每个人都煮一碗荷包蛋，俞琥珀在厨房帮忙。母亲用一种难得温柔的口气说，还差10万呢。

“我去跟朋友借，实在不行，就把我那房子卖了。”

“那不行！”母亲拿着汤勺的手抖了一下。

第二天清晨，鸡还没打鸣，俞琥珀就醒了。她到哪里去弄这剩余的10万呢。借来的钱终究是要还的。

把母亲生病这事拿到网络课堂上去说一说，也不直接要钱，就问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许学生们还发



善心呢。

她这么想着，就试着上传了一节课，《给太后上课》。大意说自己的母亲有皇太后般的专制，已经被医院查出了腰椎坏死的病变，要不要动手术，引发了一系列家庭争议。俞琥珀还特意提到了老太太在做光合作用操，使用玛雅能量，希望能够渡过此劫。下面照例是常规的打赏环节，即10元、20元……500元。

这不过是牛刀小试，用这种方法来募捐，来得太慢，而且说不好还有不少人说她诈捐。很快，正面、负面的意见都涌了出来。

俞琥珀把那些不好的声音全部滤去了，把各种称赞、关爱的留言筛选出来，公布于众。

### 13

“你的光和作用大师有点缺钱呢。”胡慕优在食堂主动跟丰华说话。

自从上次逐客令后，丰华和胡慕优就很少单独说话了。也不知谁欠了谁。有时丰华会情不自禁地想，是不是胡慕优和俞琥珀暗度陈仓了呢？但很快，她就觉得这种想法纯属子虚乌有，只是觉得自己做了好事，平白受了冤枉，心里有些愤愤。

她不知道该迁怒于谁，胡慕优或俞琥珀都不合适，于是便迁怒自己，索性和他们两个都拉开距离。不知不觉就三月有余。

丰华得知俞琥珀募捐的事情，本能地反感。但胡慕优这么一说，她立即生出个念头，“你要不发发善心？”

“你呢？”他表情莫测。

“我给不给和你有什么关系。”丰华不喜欢他这种口气。

“你们是同学，又是老乡，她妈妈住院，看起来会瘫，不然不会在网上搞众筹。”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丰华望望四周，看看还有没有熟悉的人在吃饭，可以借机离开胡慕优。她实在不是个健谈的人，餐盘里的饭怎么总是吃不完似的，她低着头，加快了咀嚼的速度，还是嫌慢。

“那你给了没给呢？”他刨根问底。

“最近有个电影很好看。”她试图岔开话题。

“关键时刻拉人一把，雪中送炭，总不是坏事。”他不接茬，继续说，“上次去你家，我就觉得做得太过了。”

丰华盯着胡慕优，猜测这话背后的故事。明明是他要做坏事，现在又要做好人。但她实在是个想象力贫乏的人，搭乐高积木除外。

“有机会还是当面去慰问，你说呢？更有诚意。”

简直无言以对。如果他知道俞琥珀母亲来她家捉女儿这一遭，又会生出怎样的念头？

午餐后，他们沿着设计院的绿荫道走了一圈。不忙的话，员工都喜欢选择在这里消磨十来分钟，三角梅、秋海棠开得春色满园。

“你看，这肉桂。”胡慕优指着几片被虫噬过的树叶叫道，“你看这形状，太美了。”丰华没吭声，这口气似曾相识。

“好的设计师还是要带点感性。”他摇摇头说，“我们都应该去大自然走走。”

他们俩的办公桌隔着五米远，但是从格子间抬头，还是能望见对方。这一个月来，丰华避免自己朝胡慕优的方向望去。这种克制，让自己倍感局促，她做不到坦然，就像那一段时间，故意把背影留给俞琥珀，留给夜晚。

俞琥珀走了以后，丰华感到独立空间的妙处，她甚至不用提心吊胆地屏住呼吸聆听她夜晚施展大法，她害怕自己影响了俞琥珀，也害怕俞琥珀影响了她。

她那些神神叨叨的法术，丰华在心里骂着：就是一个不结婚女人的副作用。虽然自己差不多，但还没有走火入魔到清晨夜晚地练光合作用操、玛雅能量法。正常的路也不好走，但多少能有迹可循，望见未来。脱轨的人，就是在赌了。

偶尔，丰华也设想过俞琥珀赚得盆满钵满的后半生，让人气愤填膺，于是她便停止想象，搭建乐高积木，有效地控制了她在琐事中漫无边际的猜想，心情也逐渐恢复过来。

三千元不多，但却是去往年村的好理由。

村里的景物在秋天衰败下去，黄色变枯，单调的虎耳、常春藤、海桐，带着一年四季不变的绿色，趴在路边，天地像是一个巨大的圈套，丰华只管摇摇晃晃地奔了去。年村也是她的家乡。既然俞琥珀这么大张旗鼓地需要，自会领情。

### 14

因为借到了二十万元，家里人都平静了几天的，觉得手术不过是即将到来的事情，母亲也催促俞琥珀快

点去订床位。俞琥珀嘴里应答着，却并没行动。过了两三周，俞琥珀说，不行了，医生说到国庆节前都没有床位。那意思是，一个月过后，再看看吧。

“估计也不是什么急病，才没给我们安排。”俞琥珀安慰家人。“你看现在还有一个月呢，要不咱们先保守治疗，出去散散心，谁知道这上了手术台后，会是什么情形呢。”

这番话，俞琥珀是专门等到今天才说。她琢磨着，把母亲带上走一道，就像过年时带个小孩在身边串门，那功用都是一样的。让那些信徒们自觉掏出腰包，十万元的缺口没了，也不用还了。

母亲坚决反对：“什么？出去旅行？”

“不是旅行，是旅游式治疗。”俞琥珀解释。“等着也疼得慌，去云南那里适合疗养，四季如春。”

母亲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对云南的理解也就是省会昆明。电视里，那里常常有各种花卉展览，杨丽萍还在那里跳舞。母亲稍稍动了一下心思，可转念就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花不了多少钱，我们出去一个月，先保守疗法。”俞琥珀往少里说。

“既然定了做手术，就做手术。去花那没用的钱干啥？”母亲隐隐感觉女儿有私心。这借来的二十万元可不能打水漂，“你不要乱花钱了，昨天还和你爸爸商量，把猪卖了，都凑不到一万。”

“妈，账不是这么算的。”回来这么久，俞琥珀难得叫几声妈，“这二十万元，一分钱不花，留在家，爸守着，你就跟我出去，我们去云南大峡谷里疗养，顺便把来去的路费挣了。”

“你是不是又想出去野？”母亲识透了她的心机，挣钱哪那么容易，养只鸡，下几个蛋，除去饲料，人工费，赚不了百来块钱。“不去，不去，我哪里都不去，你就一点也不给我省心。”突然嚎啕起来，她对女儿已经丧失了一切手段，只能用急法。

“如果不去，我就只能卖房子了。”俞琥珀也用急法。这是最后一招，险招。这房子几乎是嫁妆。

母亲被哽得肚疼起来。“你就把你妈气死！”她心中有十万个理由，但统统都说不出来。“你去给你姨父姨母他们说，看看他们怎么说你。”她又

着腰，那痛让她直不起身。

## 15

没有任何人会同意俞琥珀的决定，不用问，她也知道。在亲戚眼里，她就是个没谱没根的女人。没职业还到处浪，也不操心婚嫁生养、老无所依。他们也看不惯她随时随地咧开嘴的样子，一个人哪能那么快乐，只顾着自个儿。

亲戚们的反对排山倒海，俞琥珀纹丝不动。姨妈姨夫上门来了一次，大概是怕那笔钱还不上，苦口婆心说了两个小时。俞琥珀一味地顺从，“知道了，知道了。放心吧，放心吧。”等到他们走了，依旧跟母亲说，“我得带你去云南，必须去。”

她多次用到“必须”这个词，刻不容缓。母亲再去跟亲戚们说，亲戚们又来电话，问俞琥珀究竟怎么想的。俞琥珀好话歹话都听着，也不争。她只要把战争缩小到母女之间，只要她们两个人明火执仗。

一个坚决不走，一个坚持要走。

再不走就晚了，俞琥珀的急招说来就来。“你不是怕我花钱吗，你不是让我存钱吗？我现在不存钱，我就花给你看。”她拿出手机，给老母看微信，里面有个钱包选项，“你看好，我钱包里现在有两千多元，我马上把它们全部花掉！”

接着她给老母演示怎么在手机上给别人发红包，怎么打赏，怎么转账。密码输入瞬间，钱包里的数字就变小了。乡下人还没看明白，就又来一次，俞琥珀也有些心疼，“看到没有，我把钱都给别人了。平时别人都是这样几块、几十块发给我的，现在我把一个月的收入全在这几分钟花掉了。”

母亲很茫然，对于这些数字没有太多感受，也无法和金钱联系在一起，只有俞琥珀一个人是心疼的，她每个月就是这么靠着点点点滴滴的几块钱攒下来的收入，就灰飞烟灭了。

“你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她冲着母亲吼道。“我已经把两千多都花完了。这就是我一个月的收入。”

女儿怒气冲冲的样子应该是真的，母亲开始相信，女儿真的把钱给了别人，她也不想再看女儿表演了，也许她看懂了真的会扎心。母亲站了起来，一言不发地朝屋外走去。几声“咯咯哒”越发猛烈，

俞琥珀做了一通傻事，自己哇哇地哭起来了，“没钱了，我没钱了。”

等到母亲再回到面前的时候，她还挂着未干的眼泪，“我刚刚已经把我俩的机票订了，到昆明，一共3200。”她把支付成功的手机页面给母亲看，“3200支付成功”醒目地霸占着手机屏幕。

“你花那个钱干啥？我不去，我坚决不去。”母亲也冲她吼起来。

“你去不去都已经花掉了。航空公司是不会退给我的。我马上还要定住宿。”

母亲把俞琥珀的手机抢了过来。因为劲太大，俞琥珀差点从床沿被掀下来。两个人都气得胸脯起伏不定，各自在那里嘶喊。没有打起来，但都精疲力尽。各自想着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女儿，就是让人遭罪的。

## 16

在机场的那一天，一切都平静了。离登机的时间还早，俞琥珀还在虚拟课堂上发了长长的一篇通告《我干了一件几乎所有人反对的事情》。标题把大家都吸引过来。

“你发这干啥？”母亲看见女儿笑滋滋地捧着手机。

“看看有多少人在支持我。”

“没羞没臊。”

“我才不羞，不像你们只能在地里傻坐着等天下雨。”

“哦，你还能变成雨不成？”

“我会人工降雨。”

“有人给你打赏吗？”

俞琥珀看了老母一眼，“你终于搞懂了？”

“过去之后住便宜点，省着点花。”

“我们去一个叫故谷的地方，是个村，在峡谷里，特别适合疗养你的病。那边天气好。下了飞机还要转车。”

但母亲并没认真听。

辗转。

下了飞机到了昆明，仅仅是开始。她们换乘大巴，到了汽车总站，在那里等着开往数千站的汽车，可惜去数千站的汽车每天只有一班次，十一点半发车。她们刚刚错过，此刻是12点。她们不得不在一旁

的小食店吃洋芋粑粑充饥。俞琥珀盘算着，是在这里住一夜呢，还是包个车直接去？

人来人往，买到票的人心安理得，没买到票的人神色不定。

颠簸。

既来之则安之。俞琥珀安慰着母亲，我们坐到湖口镇下，然后在那里转车，实在不行，就在湖口镇住一晚。她查了下，包个车也要二百多。她把这个实情告诉了母亲，母亲自然应允女儿的决定。

俞琥珀拖着行李往前走，好几次她不得不停下来等母亲。母亲没有两手空空，她时时得停下来，撑着腰，尽量让它往后仰，才好过一点。“你看出门到处都是花钱。上个厕所、吃个饭、坐个车，哪一样不是花钱。人生地不熟的，谁把你骗了都不知道。网上的那些人就那么信得过吗？”等到她终于追上俞琥珀，她把满腔的苦痛喷向了女儿。然后她们又拉开一点距离，抱怨又变成一股远了一点的水枪，扫洒在后面，最后又集中水压扑倒俞琥珀。

“很痛吧？”她问母亲，也是问这唠叨的根源。云朵低低地挂在天上，好像伸手就可以碰到。俞琥珀没有再争执。那些云朵都低着头，把妈妈所有的抱怨都听进去了，这一路真的很可爱。

俞琥珀来过云南，对这里的风俗人情大致是明白的。实在像母亲所说那样不明就里，被人蒙了，大不了赶往昆明，买张机票回家即可。于是她便把这个想法跟母亲说了，这一说不得了，仿佛她们真的落魄了般，母亲叉着腰，唉声叹气起来：“受罪啊，受罪。”

平日里，俞琥珀最不愿听母亲谈钱，那简直就是在跟她谈失败，但这一路上絮絮叨叨听了很多与钱有关的怨气，倒也不让人生气。钱，在阳光下，简直就不是难题。

“妈，我活了三十几年，从没想过如何挣钱、存钱。”俞琥珀好声好气地说给母亲听，“钱，总有的，你看……”她指着外面明亮刺眼的阳光，“这阳光像不像钱？都扎得人刺眼。”母亲的眼睛也被无处不在的阳光闪花了，体内有了一种说不明的希望，也不再谈钱的困苦。这些，此刻，确实比钱更好。

峡谷里明艳艳的一串串沙棘，盘满眼帘；长得像葡萄藤似的洋槐花，几乎要掉落在地上。车开过的时候，俞琥珀看见一群小鸟展翅飞了。这多像一个梦。她在梦里和母亲穿过长长的峡谷，梦里是没有争执的。



她们和解了。她变成了母亲，母亲变成了小女孩，她们一同来到没有灼心、疼痛、内疚的山林中。她仰身倒在一堆风车草中，山青花欲燃啊，任它们痒酥酥地划过自己的肌肤。

晚上到达目的地时，俞琥珀累极了，但仍旧在虚拟课堂上传了自己的录音《一个正确决定的报偿正等着你》。然后她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如此困顿，如此兴奋，就好像邀请了远方的客人到家中做客一样，而这个客人，并不会给她增加太多麻烦。母亲似乎并没睡着，传来侧身辗转之声。

“妈，放心睡吧，今天有了两千多元的打赏了。我们要在这里先住上一周呢。”

## 17

她们安心心地过起了疗养生活。

万物滋养大地，太阳常新。晨起饭后，母亲就倚在窗边，感受气象万千。薄荷、月季、莽草、香椿，摇摇晃晃，晒着太阳，生发根系。俞琥珀便来到楼下的一处草地上，准备吐故纳新。这草地并不平坦，微微向南倾斜。但这十平方之地正对着东方阳光，且无人打扰，极其难得。她分开了两腿，与肩齐平，便闭上眼睛，一边叨念，“感觉脚底在草地上生根，长出根须，双手合十，吐纳，吐纳。”她一边说一边深深地呼吸。阳光的热能聚集起来，俞琥珀感觉到自己的头顶上长出了绿叶，自己变成了一棵树。

这一套光合作用操做完之后，神清气爽了许多。连日来和母亲的不和谐，也统统消解掉了。

从这一天开始，俞琥珀又恢复了常态，她的虚拟课堂恢复了过去的节奏。光合作用操的视频、音频每日都要放上网，大峡谷里的花草、落叶、乔木，也重新以爱的面目走进俞琥珀的视野。

母亲因为腿不好，最多只能在院里进行休养。这个农家小院，虽有些局促，但于病人并不约束，她也尝试着做光合作用操。现在女儿说的话，她也没那么反感了。院里随时都能吃饭，所以俞琥珀白日里便自行到了更远的地方，她也要好好感受这峡谷之中的天与地，与信徒们相亲相爱的感觉。

俞琥珀与人交往的能力并不是天生的。她把这一切归功于玛雅能量。

“玛雅能量预测2012年世界将毁灭，但是没有毁灭，2012年开启了新纪元。”她用玛雅能量来解释自

己的新生，一切众叛亲离的行为，听者虽然觉得玄乎，但极其尊重她的激情。俞琥珀讲述“玛雅能量”几个字的时候，一脸虔诚，没有丝毫忽悠或走火入魔的样子，仿佛是在讲昨天邻居送了她一碗治疗悲伤的汤。至于这位邻居的身份背景，是显赫了些，神秘了些，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碗汤，它安抚了我们。所以我想和你聊一聊，是神秘让我们面对麻烦，依然向前。

有时，说着说着，俞琥珀会亲切地拉上对方的手，没有人能拒绝，那么自然，反而会在一瞬间，为自己的不自在羞愧。

最后已经没有人来琢磨她到底是何时变成现在这样的，总之，她为自己的新纪元找到了理论依据。

她真不是胡诌，确有其事。在那个分水岭的年份里，正好有朋友报名上课，又附赠了一个名额，一千五百元一天，费用不小，于是便要做人情赠给俞琥珀。俞琥珀自然应允下来，坐上火车去了广州，这一去，才知道玄学的能量有多大。一周的课上下下来，她又自己报名了其他课程，算是得到了师出名门的执照。

学以致用。她便很快开设了玛雅能量的课程，她自有一种分辨力，能看到别人运程中的不顺。别人呢，相信她通天接地的本事，主动报上了生辰八字，她便手机上查找出了一张图。

“你的能量中有预示行动力的蓝猴。你应该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面对别人空洞的眼神，俞琥珀会循循善诱。“可瞧瞧你现在一筹莫展的样子，是没有让能量发挥到最好。你应该寻找到最好的频率，你是一个注定革新的人。”

“你的能量中有笃定享受当下的白巫师，慢慢走慢慢看，优哉游哉，心情好！这就是白巫师的状态。频率对了，就是能量最大化的时候。”

那些艰涩的术语虽然让别人云里雾里，但无一不点着头，承认俞琥珀说得对。尤其是她反复说到频率一词。

听者隐隐觉得这是一种类似占卜的东西，但俞琥珀摇摇头，“这个世界没有竞争，这个世界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她平和的声调里听上去多么像是观世音的普渡指引。她获得了尊重，靠着宇宙的能量。

一个人去深山中漫步的俞琥珀便受到了这能量驱使。峡谷里一个村和一个村之间起码有三四公里远，除了稻田、树林、叫不出名的草，再无活物，牛是看

不到几头的。一人在这样的山林里走着，多少有种遗世之感。好不容易看见一个老头，卷着裤管，光着脚，拖着锄头，她便试着去跟人搭话，可惜都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她远远地看见有一二方瓦屋，可是走了四十分钟，那瓦屋还在前方，一点也不见近。她索性坐在田坎上，眺望流云变幻。这样的時候不少，她也有备而来，拿出画笔和本子，记录起来。这些山间风貌，自带有一种地球的能量，她想肯定有时机把它们传递出去。

有一次，乱入了一个名叫夏村的地方。这个村奇怪，家家户户都关着门，由于总是起雾，空气就变得阴冷，一阵一阵的，就更觉荒凉。虽然关着门，但却不像荒芜人烟那种，窗台的花花草草都还精神着，一看就有人打理。主人家不知何处去了，或者干脆就躲在房屋里，躲雾？还是躲来客、生人？

俞琥珀好不容易看见个年轻人，“雾真大呀，路都看不清了。”“你是这个村的吗？”她用话头拉住别人。年轻人转过头来，却并不停下脚步。

“我去婶子家。”他身后还跟着孩子。“你找谁？”年轻人果真是有急事，也顾不得她，一脚踏进婶子家的门，就用俞琥珀听不懂的话攀扯起来。

他们并没注意到俞琥珀跟进去，正待关门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在屋里了。俞琥珀也不见外，要了一杯水，说了一通大概自己迷路的话。那一家人面露好心，但言语中却防范，俞琥珀便主动拉杂身世，“刚刚和大哥在这村里走散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到哪家屋里去拉家常了。大概是雾散了，人又会出现了吧。”片刻，又说自己从四川来，那里潮湿，人多患了风湿，一到秋冬，腿就痛，这不来云南疗养了，在这里先呆几个月，说不定也准备买个房子，在这里常住呢，便又跟人家打听这里的谁家要出售房屋，村里大概多少人，靠什么生活，村支书又在哪里，对这周边的情况摸了个大概。

这年轻人和他婶婶本还有些警觉，见她一个女人这么大方，口音也是外地人，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这村里的一些基本情况。别看这紧门紧户的，家家都有人呢。现在村子不比以前，常年都有来旅游的人，村民也开化了些，没事就不会开什么门。

俞琥珀又问有什么偏方治腰痛腿痛什么的，对方也说了一些。一来二去，关系也就熟了。等到雾气

散了，俞琥珀便抬腿走人，那家人说什么要留她一起吃饭，俞琥珀又怕迷路，说改天得了，这回去的路还长，哥也没去找。说完就当真自己走了。

路上好歹有乡亲骑摩托的，便招手，让捎上了一段，这才赶在天黑前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就这样，东一天西一天的，这山谷里分散着四个村，俞琥珀都混熟了。也有村民们送来鸡蛋、稻田鱼、茶叶或不知名的药材，老母亲因为这些东西，知道女儿还有这本事，心里有了高兴和得意，心里想着，女儿有时独自在外，应该也是这般能干吧，天天观花看草的，也没了坏心情。

## 18

山里天气变了脸，细雨绵绵了好些日子。母亲喊腰痛，俞琥珀就没再走远，附近转转就回来了，一回住处，说有三个朋友在等她。

这三个女人，带着鲜艳的围巾，半包着头，一听说这是俞琥珀，立刻谄媚起来。那种城市人的虚伪、热情，把俞琥珀妈妈也惊得躲到房屋里去了。

她们客客套套、支支吾吾说要跟俞琥珀练气功。她们原来也是来大峡谷里旅行的，住了一周了，茶余饭后听说有个叫俞琥珀的奇人，又听村里人讲了她好多传奇，便想来结识。

俞琥珀大大方方地和她们聊起来，也不说其他的，只说光合作用操。“每个人都是生命体。生命体，是生命的载体，就是有根系那种，像植物一样，得接受光合作用。当阳光照向我们的时候，根系从我们脚底生发，向地球母亲的深处生发，要我们和地球紧紧联系在一起，牢牢地抓住这土地。地球也是有能量的，每一天，这能量都不一样，我们得抓住它。我每天早晨都会在这块空地上做一遍光合作用操。在大峡谷里什么是最好的？阳光、空气、生命，自然而然的状态。宇宙中的能量无时不在，这里的夜晚应该也是好的，可惜我没有天文望远镜，不然能看见天空里被各种星体、星球包围，我每天都在冥想、感受。”她心平气和地说了一大堆。

其中一个人说，“真奢侈啊。可以不用为钱操心。”

“人活着就是太为钱操心了，所以没有对自己操心。”

三个人听罢，顿了下。

“山里人都说你好，怪不得把好东西都带给你。”

俞琥珀笑笑。她站起来，做了一个示范：伸开两腿，与肩齐宽，挥动两只胳膊，又垂下。“这就是光合作用操。我可以教给你们。”

然后，她又给她们其中一个人看了看玛雅能量，那一个被看的人起初不赞同俞琥珀的宇宙观，要争个是非，俞琥珀便停住说，“你只听我说完，对或不对，不用跟我争，不对的，就当废话，不理便是，对的呢，也不用跟我说。”不用问，她就知道这三个女人是因为情感问题，逃避到这里来，又这样闪烁其词的。

“断舍离。今年是红月之年，在玛雅能量里，今年是女性情感疏导的一年，你可以好好地在这一年里做一个梳理，感情的，事业的，这个世界没有竞争，这个世界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谈了两个小时，三个女人走了，第二天又来了。那个女人的眼睛特别明亮，随时都有一种聚焦某事的灵魂出窍状。俞琥珀什么都不问，只是告诉她们如何找准频率。

在小坝子里，一起做光合作用操。接连两周，来了十余个，她们就另外寻了块地方，天天操练起来。

## 19

一天夜里，老母亲灯下和女儿聊天，说，“既然大家这么喜欢你，你也物色个好的才行。”

俞琥珀说：“最好找个和我走江湖的男人，你不嫌弃我，我不嫌弃你。”

老母亲说：“过日子怎么能走江湖？要安定下来。第一件事，就是做饭、吃饭。”

“做饭、吃饭多简单。”俞琥珀说，“两人相爱，就商定好，要么你做饭，要么我做饭，要么一块做饭，要不都不做饭，点外卖。”

“啧啧。你以为做饭吃饭是一加一这么简单的事？”

“到哪里吃不了一顿饭？”俞琥珀把身体背了过去，“吃饭本就是简单的事。”

“吃饭说着简单，买、做、洗，件件淘神，做好了，一个人受累；做不好，两个人吵架。这架吵得两个人平日里看不见的那些腌臢都攒集了来，就像几辈子没洗澡的人，腌臢都有三尺厚。”

“又来了。”俞琥珀不想争。她没有婚姻，也不想去琢磨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没有到来的事情想那么多，无事生非。

“妈不是担心你找不到，是怕你不找。”

“哎，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窗外有个隐隐绰绰的月亮，光芒散乱，并不能将月光洒落到房间里来，可话题既然开了头，就有些刹不住车了。

“你说你来陪我疗养，我看是我来陪你疗养吧。”母亲不知何时就盘腿坐了起来，最近她喜欢这个姿势。“你整天不知去哪里游荡，可是我还有个家。”

“那个家不也是我的家？你还担心爸爸一个人在家里会饿死。他守着那二十万元。”

母亲叹了一口气，“女人，结没结过婚的就是不一样。”月亮昏昏的，让人起了思乡意，“以前想着儿女长大，这辈子就不缺了，其实，这个家永远，一辈子，到死都是背着。”

俞琥珀在月光下听着，想着，那结婚干嘛，一辈子背个壳子，想放下来的时候都不能够。但是，她没说出口，明月千里寄相思，母亲是想起年轻时候和父亲在一起的情景了吧。爱情，真是害死人，一辈子都扔不掉。

“你说我这个病，多少也是因为你。”母亲还在念叨，“你的婚姻大事定了，我心情一好，也不会这么操劳。”

“我婚姻大事定了，你也会更操劳，张罗孩子什么的。”

“我成天担忧、着急，总怕你过不好，又帮不上什么忙。”

俞琥珀翻了一个身。再说下去又得吵架了。

月亮越升越高，落在地上，像盆满钵满的银元。她闭上眼睛，都能感受到这银晃晃的光芒，看来她得和母亲回家了。

## 20

回家后没多久，她们选了一家三甲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一切顺利。

在俞琥珀的虚拟课堂上有一个神秘的留言：“感谢你带给我红月的频率，感谢你给我尊重与宽容，我要尽最大的能力帮助你。”

俞琥珀想起了那双眼睛。在云南的大峡谷里，在她上传的每日的光合作用操里，她非常尊重隐私，没有涉及到学员，因为离开，这批现实中的学员，自动转化成她虚拟课堂的学员。

她预支了医院三十万元住院费，是朋友们主动借



的。她看着收费处的白衣天使把银行卡轻轻地划了一下，觉得从未有过的轻松。她又想起那双明亮的时常出神的眼睛，她不需要知道她是谁，总有一天，朋友或其他什么人会跑来告诉俞琥珀，你们竟然认识？然后要耳语给她某某的显赫背景，俞琥珀也会处变不惊地说，“嗯，我们上周还通过电话。”

“我不是个敏感的人”。她常常对朋友们这样说，所以处变不惊，不觉某某是大人物了不得。“交个朋友还这么谨小慎微？”

俞琥珀在医院里陪了母亲两周，检查、手术、恢复。她们没有再发生过争执。

有时，妈妈会看着每天送到病房来的账单，露出不安的神色，俞琥珀就会俯下身来说，这些钱都是他们主动借给我的。

“总得还啊。”

“你放心好了。”

医院里一切都是虚无的味道。病人，病人的家属，都笼罩在这种氛围中，必须得把心脏肺腑全部掏干净了，才能靠着这躯壳前行。俞琥珀白天黑夜都呆在那张陪伴床上，晕晕乎乎的。每天跑几趟，由于医院门诊病人和住院病人都在同一地方检查，到哪儿都是人挤人，她拿着一堆单子，感到精疲力尽，生死轮回，触手可及。三人房始终很吵。每天她要跟隔壁床上打五次招呼，让他们小声点，虽然并没什么用。但她仍乐此不疲。琥珀能量修习所里，这段时间的主题就是生老病死，人生无常，“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因为医院环境所限，无法再联系光合作用，我采取了楼梯疗法。”俞琥珀在虚拟课堂上描述，“从九楼跑到二十多楼，再从二十多楼到一楼，再到九楼。站在最高处，会想，如果从这里跳下去，就是回到了地球母亲的怀抱，回到了母体。”

学员们就会发来一连串的关心和慰问，“千万别轻生啊。”

“别怕，我只是在感受这种母体的能量。”

有一个贵州来的女孩，14岁，住在隔壁，动了一次脊椎侧弯的大手术。刚手术下来三天，护士要给她用石膏绷带做石膏模型，然后去订做固定的支撑架。每次翻身的时候，女孩都痛得啊啊啊啊，直喊：“妈妈，我好痛啊，我好痛。”

俞琥珀很少为什么事动感情，但那小女孩的痛还

是让她有了发肤之感。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听见孩子不时喊痛，孩子妈妈不让打止痛针，“医生说了，孩子要少打那样的针，还在发育期。”

她上去握着孩子的手，眼泪在打转。

《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福田》，俞琥珀把小女孩的经历写了出来，“在这样的过程中，感觉自己趋于成熟，对于自己要承担的一切也更有责任和热忱。我在医院里，最想念春日野外的花开，对于这个世界，老家能看到的开放的花，统统想了一遍，泡桐、木香、桐花，这个春天是要错过去看你们了。”

母亲的手术顺利，不到一个月出院了。

## 21

过了秋分，农家的稻田由青转黄，乡村的房子带着刚刚粉刷过的味道，在道路上飘散。不过那都是别人的房子，远远的有种不相干的幸灾乐祸。

俞琥珀在院坝里伸开双臂，嘴里念念有词，“感谢地球母亲，感谢你赐予我们能量。”这段时间年村的天色都是阴霾笼罩，拖拉机的声音从云层中突突地传来，父亲在猪圈旁立着。这一年就这么过去了。

练完了光合作用操，俞琥珀就绕到父亲身边，“来，你跟我一块练练。”父亲并不搭理她，“练，一家人都得练。对脊椎特别好，别老弯腰佝背的。一辈子都这么辛苦，要保全好自己。”

“你去瞧瞧你妈。”父亲说。

回家养病两周了，老母亲的起居饮食虽无大碍，但俞琥珀还是在家里守着。母亲不是娇贵身，过不了几天就嚷着要做事，要不是俞琥珀拦住，早就去地里了。说是给母亲端茶递水，其实是监督着她不要干农活。

“你得坚持跟我练光合作用操。”母亲也由得她去了。

“少买鸡，别买牛。”她嘱咐两个老的，够吃就行了，卖不了几个钱，自己受罪。

她每天叮嘱完后，就开始研究光合作用操在不同时刻中的作用。比如早上九点、十一点，下午三点、五点练习时，效果有何不一样。她把这些心得一一记下来，连续好几天琢磨其中的不同，又比如在芦苇旁、水稻田旁练习，又会有什么能量上的差异。

“乡村是个最好的练习场，无人打扰，除了野鸭、大雁，而你的能量与它们共生。”她记录下来，并作为

每一次虚拟课堂中的要点，进行强调。

“你整天都抱着个手机，里面有金子还是银子？”母亲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又开始对女儿横挑鼻子竖挑眼了。

“这是我所有的工作。”实在不行了，俞琥珀回两句。然后她会抬起头，觉得这一切如此似曾相识。

一个月来，她在老家解读光合作用操，把这件事当成打发时间最有效的方式。人得尽孝，孝心不能等待，自爱也经不起等待。

“此时此刻，周围的一切合二为一，声音、草木和我们。这是乡村里最深沉的宁静。”俞琥珀在虚拟课堂中发送了一条语音，并配了几张自己吹棉花的图片。“感恩，感动。”只有在虚拟空间中，俞琥珀才能感受到真正的乡村之美，才能忘记这沉重的混合着鸡屎与猪粪的老屋。

凉山孤儿院发出邀请，“孩子们很需要爱。”

真是恰逢时机，俞琥珀临走前照例嘱咐了下，“少买鸡，别买牛。”“把猪给卖了，管好自己的身体。”

几个脸色脏兮兮的孩儿在手机视屏中挤眉弄眼。“你看，他们让我去做广播体操。”俞琥珀把手机递给母亲看。母亲觑着眼睛，问：“光合作用操？”

光合作用操应该在极端天气的地方能量发挥最大。“是啊，你保重好身体。”

凉山和年村隔着18小时的车程，老母亲抬头看了看天空，俞琥珀也抬起头，循着母亲的眼光，18个小时，离家还是有点远呢。

## 22

崭新的水泥路，像后妈的脸，印象中灰暗、模糊的童年记忆有一种被锁进华丽匣子的感觉。后妈似乎就在道路那头等着，而这一切的新生活，却并不是归来者期望的。

新兴小学整个操场都被水泥砖围了起来，死死的，再也不会再有足球被踢到马路上。丰华徘徊在铁门外，她和未婚夫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无非是小时候这里是怎样，如今是怎样，现在没有特殊手段，是无法进去看的了。大约半小时后，俞琥珀才出现在他们视野里。她像以往一样没有半句歉意。

“本想去看看阿姨的，看你在网上说起手术的事情。”丰华说。

“啊，都一年多了。”俞琥珀看不见眼前人的疲倦，她还是穿着一件红袍子，像西藏僧人那样，看着慈悲，实难进入。

“去复查了吗？听说这种病每过一年都要复查呢。”

他们沿着乡间的路又走了一段，直到鸦雀飞过，俞琥珀拿起笔，停了下来。丰华和未婚夫有些无所适从，不知道该不该在原地等她。俞琥珀心无旁骛，直到画完了，才直起身来，“哟，不早了，我该回去了。回见。”

分别的时候，未婚夫说，“你忘了告诉她。”

丰华看着他说，“不太合适说呀。”

“她刚才冲我笑了。”

“你这就被迷住了？”

“你说什么呀？”未婚夫有点恼。

“她的信徒遍及全天下。”丰华若有所指，“不过，我觉得她这里有问题。”丰华指了指脑袋。想想说别人坏话并不好，她又以笑解嘲。

“她刚刚坐下来画画的样子，好没礼貌。”未婚夫接着说，“她两条腿分那么开，一点都不难为情，也没把我当男的。”

丰华顿了下，胡慕优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不过是埋怨自己设置了界限云云。燕雀划过他们头顶，攀上了电线，在阴郁的天空下，像一只未完的五线谱。

“其实她家以前和我家挺近的。”丰华沿着路基走，“沿着这条路可以一直到她家，到我家，不过现在我家搬走了。”未婚夫并不像她这般饱含深情，她便放弃了热情的介绍。“回来的时间真不多，不知下次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他们的婚礼定在国庆节，估计大伙都出行了，一年难得几个长假，来不了几个人。所以，不明说，也想得过去。“你说的是吧？”丰华抬头望着未婚夫，并不要一个答案。

## 23

“每晚做梦的孩子伤不起，昨晚又梦见去到一个沙漠国家，好多小孩子，他们的课本文字都和中文差不多，写得几乎一模一样，意思却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梦里学了一场另外的解读。”

“今天竟然是这几天天气最好的一天，出太阳了，之前一直阴沉沉，雨水淅淅沥沥。”翻出玛雅历法一看，哦，原来今天的韵律是黄太阳，要晒晒，把自己也

晒成光，成为光，活出生命本来特质。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借助一些工具来认识自己的原因所在。很多人，很多时候，并不了解真正的自己是什么样，适合做什么，而有些工具却可以给我们方向和指引，使我们看清自身的圆满、挑战。”

……

每年的国庆节长假，丰华都会固定地收到俞琥珀的短信。这些短信莫名其妙又有些道理。

丰华若想知道俞琥珀在做什么，只要登录她的公众号便可知一二。有几年，丰华懒得看。结了婚的人总是瞧不上不婚的。

偶尔回农村，丰华便望着炊烟发神。她想起俞琥珀的老家总有炊烟，鸦雀盘桓，电线稀疏。农村的日子是越来越新了，新得把故人拒之门外。丰华仰望，只有这些鸟雀才是真正的无国界之神。子子孙孙，无穷无尽。

十五年后，日子还是日子，但土地不是土地。丰华有时也会默默地练一遍光合作用操，虽然无甚用，但没想到如今这么流行。

没有子嗣，离婚便简单容易。财产分割也没有争执。

乐高积木不能再给人镇静。设计院的工作稳定有余，每个月银行卡上固定的数字跳动，会让丰华小小地筹划下，下一次旅行去哪里呢？短则两三日，长则两周，都被她安排得井然有序。

有时去乡下看一栋清朝洋房或是元代一座老庙，有时是去国外过一段时差颠倒的日子，都有收获，刺激和宁静交替在这些旅行中。婚姻这个坎儿算是过了。人生还有没有惊喜呢？丰华也想看看，也想找找。

人过中年，攒钱无法再带来快感。

清晨的大提顿很冷，体感温度大概只有10摄氏度。这个位于美国的怀俄明州的国家公园，聚集了从世界各国奔来的人口。

时间以分钟计算。此时此刻，全球各地的天文爱好者都在守候着一场日全食。太阳渐渐炽热，戈壁反射出灼目的光，让人坐立不安。丰华和周围几百号人一样，惴惴不安中等待享受千年难逢的天文奇观。

早上十点，天色渐渐昏暗下来，原本炽热的戈壁甚至有了凌冽之感。好像有个巨大的阴影，在戈壁颠上发出叹息。丰华看着这阴影，开始猛烈喘气。过往

的不快，堆积起来，需要倾吐。

这日全食的序曲，让人激动。

许多人开始摆好架势，长枪短炮，严阵以待，记录旷世之影让众人心血沸腾。黑色的月亮无情地遮住了不可一世的烈日，就在食甚的一瞬间，天地大变，丰华感到了一种毁灭、重生、再毁灭、再重生……

“钻石环！”有人高叫。

“真的是钻石环！”

“太幸福了！”

“太震撼了！”

丰华浑身颤栗。神奇的自然景观从天空直接进驻到每个人体内，丰华看见周围的人情不自禁地拥抱、接吻、泪眼婆娑。

十几年来的人生遭遇此刻都化为一瞬间。

那束光从日全食上折射下来，对，钻石环，她心中默默念着，几分钟后它将消失，你可以对它许愿，对它赞同，就如同人们面对流星一样，当然，这钻石环远比流星更稀少，更惊艳。一瞬间，丰华开了个小差，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人群，那里有个女人在阴影中，对着那束光微笑，张开了双臂，然后摇晃，从上肢到下肢。她似乎吼了起来，用一种丰华熟悉又不太清晰的语音。

不知为何，丰华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好像梦来了，她得抓住，闭上眼睛吧。不由自主地，她伸了伸脚，甩了甩胳膊。在这个人人都在亲吻、相拥的戈壁中，她抖动双肩，摇晃起来，根须从身体里生长出来，变粗，变长，越过了她的手指、指甲，在极端环境中，向着日食之空，贪婪地攫取养料。



# 在“他者理性”与“技术感性”之间

——读强雯的《吉时》

杨丹丹 杨晓霞→

强雯的中篇小说《吉时》讲述了现实生活中两个“大龄剩女”完全不同的人生样态和命运际遇，故事并不复杂，情节也不繁琐，人物构成也相对简单。大龄剩女俞琥珀厌倦了现实生活的庸常、琐屑和无聊，试图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重新唤醒生命的内在激情。以在微信中讲述“灵修课”为载体和中介，通过传播虚幻的“玛雅能量”，重新沟通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神秘联系。在人与自然万物相互融合中，体验生命的自由和超脱，以此重新激活现实生活中委顿的个体精神。与此相对，大龄剩女丰华虽然也对机械重复式的现实生活感到厌倦，但丧失了冲破现实秩序，打破精神困境的勇气，只能在堆砌乐高积木中躲避灵魂的孤独，将个体生命泯灭于日常生活构筑的牢笼中，工作、相亲、结婚、生子、死亡成为丰华人生的全部内容。

## —

讲述一个相对和相反的女性人生故事并不是《吉时》的真正目的，也不是这篇小说的独到之处。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女性的生活样态和个体命运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不断追问的对象。“五四”时期的婚姻问题小说时常把追寻个体生命解放的新女性与死守封建传统伦理的旧女性并在同一时空中，并通过不同命运结局来彰显民主、独立和自由主题。同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也通过塑造革命女性和家庭女性的对立形象，来表述革命伦理的正当性，并且这种历史逻辑和美学范式一直延展和扩充到革命文学、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一系列面目相似的“铁姑娘”在政治意识形态召唤中，纷纷走出家庭生活，投入国家革

命事业的洪流中，而站在其对面的迷恋日常生活的“家庭妇女”则逐渐失去社会位置和话语权。新时期以来，这种女性主体意识在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女权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西方现代性话语的催使下，逐渐在新时期文学中取得普遍性共识，表述“她”而不是“她们”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维度，“她”与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关系被不断凸显和强化。

因此，如何摆脱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叙事的成规和消除同质性影响的焦虑，就成为强雯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吉时》能否呈现出差异性、独特性的关键所在。恰巧，强雯发现了这一问题，也在《吉时》中试图去解决这一问题。而解决的方法和路径，就是把女性从历史、社会和时代的巨型话语中抽离出来，让女性重新回归到日常生活。但这种重新回归，又不是类似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文学中暗含的鲜明的二元对立思维和极端的断裂态度——在对物欲和身体欲望的无限度追逐中凸显女性主体的能动性——最终寻找到的是破碎、空洞的女性主体；也和新世纪女性写作中的中产阶级生活逻辑——日常生活成为审美对象，精致考究的日常生活细节，带给女性的“小确幸”体验，以及资本带来的阶层分化——拉开距离。《吉时》选择让女性直接面对日常生活，直接面对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直接面对城市日常生活裹挟的一系列直击女性主体意识的问题，以及由这些问题堆积而成的现代城市生活经验。在如何处理这些惯常性的现代城市生活经验中，考量构建女性主体意识的可能性和限度。

在《吉时》中城市及其日常生活经验是一种“他者”的理性存在，女性时刻被“他者”审视和拷问，女性失

去对城市提问的权利和机遇，女性只能按照城市设立的生活样本去刻板地生活。但这种城市生活样本遵循的是工业社会的理性原则：工作是劳动力的商品交换形式，职位晋升要严格遵守现代科层制度，个体价值体现为对权力的服从和执行，社会交往边界受到阶层等级观念的严格划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界限分明，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明晰而模糊。《吉时》中的丰华就是被这种城市理性死死地按在日常生活中摩擦的女性。她厌倦了既定的城市生活，但又寻找不到逃脱的理由和通道，排斥现有生活的改变；她感觉到精神的异样，却又有意忽视灵魂的荒芜，拒绝让自己的思想丰盈；她刻意躲避他者的窥视，却按照他者的逻辑去生活，抵抗自我主体意识的声音。例如，《吉时》中对丰华工作的建筑设计院的用餐空间，进行了详尽描写：

“每次来用餐的员工，都会坐在固定的区域，比如第一设计院会在九点方向坐下，第三设计院在三点方向坐下，第八设计院在五点半方向坐下，其余的机动来吃工作餐的人便随遇而安了。这并非有谁安排，而是习惯使然。丰华每次看到这些习惯造成的秩序，就觉得有种不安，但不安在哪里，她又具体说不上来。俞琥珀有一次跟着丰华来吃工作餐时，就说，你知道吗，我们单位也是这样吃饭的，时间长了，我就想逃，看看这样的座位秩序，多可怕。”

在某种意义上，空间划分体现的是阶层区隔和社会地位分化，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空间占有权和使用权体现的是某一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尤其是城市空间的划分始终遵循这一原则和标准。权贵阶层、中产阶层和底层占有和使用的空间有着鲜明的差异性，并逐渐成

为表征阶层的符号。例如，星巴克咖啡馆、CBD商业中心、写字楼、休闲中心基本是中产阶级的聚集地，表征的也是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而城中村、棚户区、菜市场、街边摊、洗头房基本聚集的基本是底层民众，廉价、低端、无序成为其基本特征。这种空间划分和区隔构建现代城市结构的同时，也确立了城市生活的基本样态，并逐渐形成一种日常生活惯性和常态，人们都在无意识中严格按照其设定的秩序去生活，很少有人对这种差异性提出质疑，或僭越自己所属的空间。正如小说描写的，每个座位都是“固定的”，是“习惯造成的秩序”，虽然感觉到异样，但又“具体说不上来”。这正是现代城市理性对个体主体意识的篡改和重塑，最终使个体臣服于城市理性的设计和规划。所以，即使丰华对职场工作感到厌倦，也必须忍受领导的责骂和同事的嘲讽。因为她在城市结构中的位置和在城市生活的样态早已被确定，也在她的主体意识中生成。她无力，也不想挣脱。最终，在主体意识的消亡中成为城市理性的一个分子和要素，“设计院的工作稳定有余，每个月银行卡上固定的数字跳动，会让丰华小小地筹划下，下一次旅行去哪里呢？短则两三日，长则两周，都被她安排得井然有序。”

## 二

如果《吉时》只是讲述城市生活中女性的精神困境，那么《吉时》仍然无法突破当下城市生活写作的常态。从鲁迅的《伤逝》开始，如何解决女性的精神困境就一直是现代文学探寻的恒定对象，“娜拉出走以后”成为不断被续写、衍生和变异的话题，并形成三种叙事模式：一、女性在逃离既定的城市生活秩序以后，面对现实生

活的艰辛，浪漫的乌托邦想象迅速破灭，只能重新退回到原有的生活框架中，个体陷入更大的精神黑洞中。例如，鲁迅的《伤逝》中的子君。二、以出逃城市的方式，来抵抗城市生活对个体精神的规训，把个体放逐到远离城市的乡村，在乡土空间中重塑古典的世外桃源梦，在传统文化伦理中寻求精神的慰藉。但这种出走行为带有明显的非理性冲动特征，个体只是短暂的精神逃逸，而非彻底的精神治愈，因为经过城市理性改造的个体已经无法真正在乡土中找到任何有效的精神话语。例如，鲁敏的《奔月》中的小六。三、以宗教的方式对个体精神进行救赎，宗教成为女性照亮城市生活的光芒，在与宗教受难故事的类比中，为个体寻找继续破败生活的理由和例证。但宗教的虚幻性极易使个体精神滑向虚无，宗教演变成为一种幻象，而不是生成成为一种信仰。例如，北村的《强暴》中的美娴。所以，强雯在《吉时》中必须为个体精神救赎重新开辟一条切实有效的新路。很庆幸，强雯似乎发现了新路的起点，而这起点就在城市生活内部。

从《吉时》的表象上看，俞琥珀摆脱城市生活规训的方式是打破城市生活的既定规则和一切外在事物的束缚，在自由行走中追寻生命的自由，并通过“灵修”在个体与自然万物之间重新建立联系，获得神奇的“玛雅能量”，以此保持个体精神中的灵性：

“俞琥珀的骨架很大，却挂不住肉。摇动起来的时候便像一棵挂满锦帛的树，‘不要柔软，也不用妙曼。尽量像一棵树。发枝、吐芽。’她晃动的节奏渐大。‘感谢今天的地球赐予我能量，感谢地球母亲带来一切。’她对着那朵云，朗声念出来，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闭上眼睛，植物根须从脚底生出，长粗，生根，向着地心深处挺进，人的想象真是无奇不有，俞琥珀在那个冥想空间里看见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枝繁叶茂。这是每天都要开始一遍的光合作用操，今日天有异象，更易让人接受到不同的能量。她不知不觉露出笑容，做好了吸收精华的准备。”

这种以在自然中重新发现“人”，或者在人的现实生活中重新发现“自然”来重构城市生活，救赎个体精神的讲述方式，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并不新奇，赵德发的《人类世》、张炜的《艾约堡秘史》、阿来的《云中记》、陈应松的《豹子的最后舞蹈》等众多小说已经进行了实践演练。但强雯在《吉时》中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设

置了一个技术中介“微信”，俞琥珀通过微信视频，来传播自己的“灵修”观念和“玛雅能量”，并在此过程中捕获众多粉丝信徒。实际上，随着新科技的不断兴起，以及对城市生活的直接介入，当下中国的城市生活已经进入对城市和个人主体的反思阶段。传统的城市文学叙事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城市生活经验，或者说，新的城市生活经验对文学提出的根本要求不在于文学审美本体的革新，而在于对新的表述对象的关注，大数据、人工智能、5G、量子、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崛起的事物，及其形成的新的生活样态和城市经验，急需文学的关注，所以对象、经验往往比叙述方式和模式更为重要。具体而言，文学在面对城市的时候，要放弃先验的传统现实主义批评视角，消除把城市讲述为后工业时代个体异化的空间和场所，避免由“乡村”看“城市”和由“城市”看“乡村”的二元叙事结构，而是直面新技术、新媒介带来的虚拟网络与现实世界、技术幻象与生活情境、多元主体与人本主义、多样文化与单向度审美之间的共融合共生，从而使城市文学展现出新的面相和姿态。在《吉时》中，俞琥珀以“微信”为中介，在虚拟的空间中重新召回主体的自由感、愉悦感和幸福感：

“每天处理这些留言、反馈，推送晚安鸡汤文章，都会让俞琥珀忙到凌晨。疲倦潜伏着，被俞琥珀压实了，坐在屁股下，但它们会不经意地出现在俞琥珀的睡梦中，她忽然醒来，两眼睁着，莫名其妙，有一种不知何处而来的兴奋矗立在房屋中，待她要仔细辨认时，却又昏昏沉沉，下不了床。那种预想到的幸福感，被众人拥戴的幸福感，模糊又欢乐，她终于想起来了，刚刚在梦里，是从云蒸霞蔚的天上掉到了床上。”

俞琥珀的行为本身就是对新技术的独特理解，对新的城市经验的认同和对新的城市生活的拥护。《吉时》中有个非常有意味的情节，俞琥珀在母亲的要求下，被迫回到家乡，大龄剩女的身份受到家乡人的嘲讽。如何摆脱各种窥探和猎奇的目光，成为俞琥珀的难题。而为母亲凑齐手术费用成为她逃离家乡的理由，最为关键的是，手术费用是通过微信直播“灵修课”得来的，她带着母亲走进云南的偏僻峡谷中，在自然万物的簇拥中散播她的“玛雅能量”，同时获取金钱资助，疾病、凡俗、微信、自然、金钱、生活在俞琥珀的虚拟空间中得到整合。这个小说细节本身就暗含着对城市生活新经验背后的运行逻辑的审视和考量。俞琥珀对新技术的认同，并非被新技术



所奴役和臣服于新技术的逻辑和规则，而是利用新技术打破现实生活的压抑，重新构建新的城市生活经验和主体意识。俞琥珀的母亲对新技术的反感，源于俞琥珀通过微信的消费行为，但微信却为其带来手术费用，这无疑是对固守传统生活经验的反讽。

### 三

《吉时》在讲述新的城市生活及其形成的新的生活经验的同时，也对其进行哲学反思。新媒介技术通过构建一个虚拟世界，为个人主体意识重建带来新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构成一种潜在的风险。网络与新媒介技术不仅仅是联通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工具，而是为重新搭建有别于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组织提供了便捷途径。个体在使用新媒介技术的过程中，逐渐把自己从传统的家庭和社会单位中剥离出来，个体与国家、社会和他者的关系被新媒介技术慢慢蚕食和消解，个体成为游离于现实社会的“原子化个体”，个体与国家、宗族、单位、家庭的关系不再牢不可破，而是逐渐变得疏远和松散。这种社会结构和组织关系的变化，使个体更为注重自我生活经验和感受，“越来越多地质疑并趋向于打破人们传统的生活节奏——社会学家所称之谓的标准传记，坦率地说，即标准生活史让位于自我创造生活史。”这样，道德意识、责任意识和伦理意识就逐渐失去了对个体的统摄力，从而使个体在重塑主体意识过程中极为容易出现越轨和失范行为。或者说，新媒介技术采用“斩草除根”式的方式将个体从传统城市生活中驱除。因此，在面对多元化和多样性的虚拟世界时，个体已经丧失了进一步辨识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根基。尤其是，现实世界中阶级分化、社会结构固化、社会不公等失衡现象所产生的压抑、焦虑、怨恨等极端情绪，在虚拟世界的无序状态中更容易被点燃，从而轻易就放弃了道德、伦理和责任。尤其是，虚拟世界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使个体不断在各种流行生活中疾速流转，个体缺乏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去深入现实生活内部去探寻一种“总体性生活”，而是在片段化、破碎化和零散化的虚拟世界中迷失自我。虚拟世界在为个体重建主体意识提供可能性的同时，也为消解主体意识埋下了陷阱，“许多事物变得没有确定性，个体会感到严重缺乏安全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成了茫然无措的精神梦魇与信仰踌躇。”

在《吉时》中，强雯并没有把俞琥珀设置为“原子个体”式的人物，虽然俞琥珀像吉普赛人一样不断行走在路上，随时出现又随时消失，让人无法准确捕捉到她的行踪，但她始终没有割断自己与家乡、家庭和社会的联系，仍然努力维持自己在现实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她为母亲的疾病担忧，为母亲筹措医药费，带母亲去云南疗养，没有卖掉家乡的房子等行为，预示她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或者说，俞琥珀带有超现实色彩的生活方式是强雯在界定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边界的一次尝试。在《吉时》中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往往杂糅在一起，俞琥珀在虚拟世界中构筑的“灵修”空间，是以现实世界中的自然万物为依托，指向的也是现实世界中人的精神问题，现实生活堆积的精神暗伤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得到治愈，而虚拟世界中个体的无根感、漂浮感又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得到某种呼应。因此，在《吉时》中，强雯摒弃了情感指向和道德判断，无论是超验的俞琥珀，还是传统的丰华，在小说中都没有被置于评判的位置，强雯只是把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状态及其生活经验呈现出来。虽然小说结尾处对人们欣赏天文奇观“日全食”的场景进行了详尽描写，人们在新奇、惊叹、震撼中感受自然的伟大。但“吉时”是现实世界的时间，还是虚拟世界的时间，若隐若现的俞琥珀的背影是现实生活中的个体，还是虚拟世界中的个体，小说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那束光从日全食上折射下来，对，钻石环，她心中默默念着，几分钟后它将消失，你可以对它许愿，对它赞同，就如同人们面对流星异样，当然，这钻石环远比流星更稀少，更惊艳。一瞬间，丰华开了个小差，把目光投向了更远的人群，那里有个女人在阴影中，对着那束光微笑，张开了双臂，然后摇晃，从上肢到下肢。她似乎吼了起来，用一种丰华熟悉又不太清晰的语音。”

这“熟悉而又不太清晰的语音”也许正是强雯所要表达的！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本栏目责任编辑 冯祉艾

## 名家推荐

细致，绵密，凝重，有着缓慢的、但时时生出力量来的“流速”——年轻的王棘让我惊讶，他竟然能写得如此老到，仿佛是一个经历过诸多世事沧桑，在清水里洗过三遍、在浊水里浸过三遍、在血水里泡过三遍的“老人”。之前，我说王安忆是早早地就老下去的作家，现在，我认为王棘也是。当然，这里的“老”不是年龄上的，而是老到和成熟，他们仿佛不需要漫长的写作试验期，而“轻易”地成熟了起来，“轻易”地写出了好小说。

《在漩涡中》，和题目一致，王棘写下的是情感和情绪的涡流，它缓慢，吞噬，仿佛不那么尖锐地存在但却又无处不在，让人的挣扎无处用力——在这个涡流中，越挣扎反而越会沉陷，吴阳所面对的就是——王棘写下的是一种人生状态，是日常中诸多的人不得不面对的。它没有所谓的“大事”的发生，在这里，妻子陈丽的离去也仿若不能算是有什么大事，母亲的到来和他生活的介入同样不算。是的，吴阳和陈丽还有一个孩子，小说中，王棘有意让吴阳有所忽略，而她也对吴阳的存在有着忽略。在小说中，吴阳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错处，可是生活还是将他一点点、一步步地推向了这个漩涡。

就是一种人生状态，在这点上，王棘写下的似乎又是众人，无论这个“众人”是否经历过妻子的出轨和即将的离婚，无论这个“众人”是否有一个这样的女儿和这样的母亲，无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众人”，我们很可能会从王棘的这篇《在漩涡中》读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境遇和我们的内心，以及在我们身侧的那个时时拉扯着我们，让我们沉陷的漩涡。它，在这里，很容易地唤起“众人”的共鸣，我们可能会在这篇小说的某个点或某些点上发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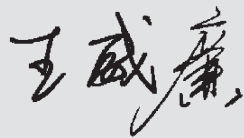
小说接续有前史却没有接续到“未来”，或许王棘认为，吴阳和吴阳们的未来是清晰可见的，他们会在这样的日子中沉陷，太阳每天都是旧的，他们甚至会重新过起父亲的、母亲的那样生活，没有特别的大不了，也没有特别的惊心动魄，日子过着，熬着，等着，和漩涡中的每一条涡流和解……可是，被写出来的这种生活和这种状态，是我们想要的么？是吴阳和吴阳们想要的么？他，是不是还有另外的可能？



小说的戏剧化特点总是让这种文体最吸引人的眼球，但是王棘这篇小说《在漩涡中》在描述日常生活的细节方面令人印象深刻，它自然有戏剧化的成分，但是被日常生活的细节掩盖了起来，犹如置身在生活本身的混沌当中一般。因此，小说的细节化与戏剧化同等重要。

简单来说，这篇小说写了当代人的苦难，人的漂泊——从身体到精神再到灵魂，但是它并不极端，它没有采用一种控诉的语调，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语调。叙事人被动地承受着已有的生活，而且非常清醒地认识到生活的种种不幸，并将这些细节编织成了生活的形状。这些细节是投注了情感的浮标，让人在阅读的时候被这种情感营造的氛围推动着沉溺下去，从而感同身受。这篇小说的这种特点是值得注意的，它与曾经的苦难文学、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是不一样的，尤其在小说的旨趣方面，尽管小说的人物同样是处于底层，但是人物所拥有的情感以及对待、表达情感的方式，已经有了巨大的不同。他回荡着一种自我质疑与辩难的声音，这样的自我声音，脱离了社会身份带来的叙述束缚，有了一种全新的质地。

叙事人勇于自我发现，袒露记忆的隐秘，让叙述步步为营，把婚姻的不幸，还有种种情感与家庭的不幸，在心理空间中反复考量。他认识到那些并非都是社会的原因，而有些时候是自我的一种选择，是自我生命的成长，是人的不完美与脆弱本身。小说的讲述缓慢而迷离，构造起了心灵的迷雾，却以这种有些疏离的方式靠近了某种生活的真相。生活是残酷的，是破碎了，一些美好不能挽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叙述的语调所建立起来的主体并没有破碎。借助这样的叙述，这样的声音，这样的细节，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在建构着和生长着的新的自我。我想，这也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正在听到的一种新声音，而且在更年轻一代作家的身上都有着多多少少的体现，我为此感到的一种去掉了虚无和廉价的希望与抚慰。



# 在漩涡里

(短篇小说)

王 棘→

还不到五点，吴阳就醒来了。窗外又在下雨，噼里啪啦的雨声吵得他无法再入睡。他靠在床头抽烟，裸露在外的身体感到些许寒意。寒露过后，连着下了三四场雨，气温骤然下降，前天晚上吴阳半夜里被冻醒，他不得不起来把夏凉被换成了冬天盖的厚被子。换好被子，他重新上床躺下，辗转反侧了一个多小时后，他坐起来，在一片黑暗中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床靠里的那一边空空荡荡，整个家里也显得空空荡荡，他的心里更是如此。

床头上方的墙壁上还挂着他们的婚纱照——回到家后，吴阳发现陈丽已经把她自己的东西差不多全都收拾走了，她的那些衣服、鞋子、化妆品等。他想象着她在房子里四处搜寻属于她的东西，找到一件就把它们放进一个收纳的大箱子里——那个男人可能也跟她一起过来了（等她收拾好后，她需要有个男人帮她把箱子搬下楼放进汽车的后备箱里），说不定他还坐在客厅里的那张长沙发上抽了一支烟。

三天前，陈丽打电话告知吴阳，说她马上就要离开石家庄了，她没说要去哪里，只是说既然他无论如何都不同意协议离婚，那他们就先这样拖着吧，她说反正不管他是否同意，她都不可能再同他一起生活了，她告诉他孩子在她父母家里。“你也可以把她接回去，不接也行，都随你。”她说完这句后就挂断了，电话外有列车播报员播报列车到站情况的声音，他估计她应该是在火车站打给他的。

他最后一次见到陈丽是一个月前的一个阴天的下午，在那之前她已经约了他不下五次，说是要当面对他谈离婚的事。他们是在他家楼下的一家饮品店见的，

她进来时身边跟着一个男人，吴阳下意识地打量了男人几眼，心里不觉得自己哪里比不上他。那是一个寡言的男人，从进门到离开一共说了不到三句话，他看吴阳的眼神里似乎还蕴含着一丝歉意。一定是陈丽主动的，吴阳不止一次这样想。

可能是看出吴阳不是那种冲动、有暴力倾向的人，刚坐下没多大一会儿，那个男人就出去抽烟去了。男人刚一出去，吴阳便探身一把抓住陈丽的手，他压低声音说我不想离婚，他说什么也不会和她离婚。陈丽用力挣着，她说若是他再不松手她就要叫出声了，到时候大家都难堪。他知道她说到做到，不情愿地松开了手。她以前不是这样的。他想不明白这个女人的心因何变得这么快，变得这么决绝。

“你怎么这么自私？”他盯着她的眼睛问道，“你为孩子想过吗？她的成长需要一个完整的家，你想想将来她读幼儿园，读小学，看到别的孩子都是爸爸妈妈在一起……”

“你不要说了，”陈丽打断他的话，她坦言承认她所做的是对不起楠楠，但她更想为自己活着，“你说这是自私也好，什么也罢。”

“我想她长大后理解我的决定的。”停顿了一会儿后她又接着说道，“我们回不到以前了，勉强生活在一起只会加深彼此之间的仇恨。”

这次谈话还是在从前的问题上僵持着，他们谁都不肯让步。陈丽和那个男人离开后，吴阳去超市买了一瓶白酒，在小区门口一家他经常光顾的餐馆打包了一份老醋花生米、一份凉拌木耳，回到家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喝





**王棘** 1993年生,山西灵丘人,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作品发表于《青年文学》《作品》《西部》《西湖》《青年作家》《山西文学》《南方文学》《山东文学》等刊物,有短篇小说被《小说月报》转载,并入选多个年度选本。现居成都。

掉了一整瓶酒,第二天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躺在沙发与茶几之间的地板上,头顶的灯还亮着,他扶着茶几沿坐起来,感到头疼得厉害。他看了下时间,此刻是凌晨五点。

下午他又回到了工地上。他尽量不去想陈丽以及他们的婚姻。在工地的宿舍,他的床底下堆满了空的啤酒瓶,每晚睡觉前他最少要喝两瓶,一开始是借助酒精麻痹自己,帮助入睡,到后来渐渐变成了一种习惯。隔上一个星期左右,他会出去花钱找个女人释放一下。偶尔,他也给丈母娘家打个电话——楠楠在那里——为的是听听女儿的声音。在电话里,岳父岳母委婉地问他和他的女儿之间的关系是否有所缓和,他们对这门婚姻似乎还抱着一线希望,期待破镜重圆。他们对吴阳说话的口气已不同于以往,小心翼翼说出口的话语里带着愧疚的意味,仿佛是他们亏欠了他一般。

他将烟头在烟灰缸里捻灭,定定地看着最后一缕残烟向上飘向天花板,最后消散不见。他意识到自己又走神了,然后他开始穿衣服,下床将窗户大敞开,清冽的晨风扑了进来,他趴在窗边,感到心里闷得快要喘不过气来了。

手机响了起来,是他母亲打过来的,吴阳接了电话。母亲在电话那头说她刚上火车,再过五分钟就要出发了,下午两点二十到石家庄。吴阳说到时他去车站接她。挂断电话后,吴阳突然开始怀疑自己昨天做的这个决定是否正确。让母亲来这里帮他照顾楠楠可能还不如让孩子继续生活在外公外婆那里。可现在母亲已经从老家出发,想后悔也来不及了。

父亲去世后,姐姐将母亲接到县城她那里,后来姐姐打电话告诉他,有人给母亲介绍了一个差不多年纪的男人,见过几次面后,母亲觉得那男人还可以,便搬去那个男人家里去了。吴阳在电话里说那样也好,姐姐也表示认同,不过她有些担心以母亲的性格可能和那男人处不了多久。事实证明了他姐姐的担忧不无道理,仅过了半年时间,母亲就离开了那个男人。姐姐告诉他,说母亲也不愿再搬回她家里去住,她在县城一家宾馆里找了份工作,自己租了一间房子,一个人过。

昨天在电话里,母亲听他说完他现在的状况,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似乎听到她轻声叹了一口气,然后她便挂断了电话。他又想起他结婚的时候,婚礼仪式上,他的身边只站着她一个人,等到让她讲话时,她紧握话筒的手不住地颤抖着,另一只手抹着眼角的泪水,她憋了好一会,终于说出一句话来,她说:“我希望你们过得幸福。”她只说了那么一句,对着台下的众多亲朋尴尬地笑了笑,把话筒重又交还给司仪。那天吴阳不止一次想到了父亲,他不知道母亲的眼泪是为谁而流,他更愿意相信,她也如他一般想起了他那沉默的父亲。

上午吴阳把房子简单打扫了一下,扫地、拖地、擦桌子,把床单被罩扒下来和他的脏衣服一起扔进洗衣机里。他走进厨房,隐隐闻到一股馊味,是垃圾桶里散发出来的,那里面的东西已经生出了白毛,他把垃圾袋袋口系住和其他垃圾一起提下楼扔掉。等他觉得打扫得差不多了时,他看了下时间,已经快十二点半了,他快速冲了个澡,换了身干净的衣服,下楼去吃饭。他估计若是开车的话,应该能在两点前到达火车站。母亲只在楠楠出生时来过石家庄一次,楠楠满月后她就回去了,说起来他

们都已经两年多没见过了。去年过年时，姐姐曾提出让他带陈丽和孩子回老家她那里一起过，他几乎没怎么思索就否定了这一建议。

吴阳到达车站，停好车时刚刚两点零五分，他给母亲打电话，问她出站没有，电话那边声音嘈杂，她说正在往外走。过了一会，出站口开始涌出人群，吴阳站在正对出口的广场空地上，努力在一张张陌生的面孔中搜寻母亲的身影。后来是母亲先看到了他，她走到他身边拽了拽他的衣服袖子，吴阳注意到她剪掉了之前烫卷的长发，颜色也从棕色染回了黑色。吴阳接过她背上的背包——她只背了这么一个牛仔布背包，估计是她换洗的衣服——带她去停车的地方，她说他比之前瘦了不少，脸色也不好看。

在车上母亲问他陈丽多久没回家了，吴阳如实相告说至少有三个多月了。她又问，孩子一直在她外公外婆那里吗？吴阳嗯了一声。她嫌他不早告诉家里这事。吴阳没接话。真是看不出来啊，她说。吴阳知道她是在说陈丽，实际上她跟陈丽在一起接触、生活的时间并不多，在这之前她对这个儿媳妇的印象似乎还不错。他们让她失望了，他心想。她一定不会想到当初在婚礼上对他们的祝福这么快就落了空吧。

一进家门，拖鞋还没换，母亲就连说了两次屋子里的烟味重。她在沙发上坐好，眼光四下打量着。吴阳去厨房洗了杯子，给她倒了一杯水，放在她身前的茶几上，他自己在另一边一张单独的沙发上坐下来。吴阳问母亲在火车上有没有吃饭，她说吃了一桶泡面，吴阳在手机上给她点了一份外卖，她说她想吃的話自己做就行了，数落他浪费钱。外卖送到后，她打开吃了几口，又抱怨说味道还不如自己做的，量也不多。吴阳点了根烟，懒得接她的话。吃完后，她站起来——推开卧室门、卫生间门、厨房门，将房子各处都看了一遍，然后她找了一个塑料盆接了多半盆水，洗了一块抹布，开始着手收拾打扫，先从客厅开始。吴阳告诉她，说他上午刚收拾过，她哼了一声，说你们男人干这事还不都是糊弄人的。吴阳只好随她去做，他挪到长沙发上躺下，闭上眼又睁开眼，心想他必须努力去适应重新和她生活在一起。

“多会儿去接楠楠？”母亲蹲在地上那盆已经变浑变黑的水边问道。

“明天吧。”吴阳说。

“到时我和你一起去。”

“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他其实是担心她可能会和他岳父岳母发生不愉快。

“还是我跟你一块去吧，孩子还小，不安分，你开车顾不上哄她。”她站起来一边说话一边用拳捶着腰。

“行吧。”吴阳犹豫了几秒钟，还是同意了。“你累了的话就休息一下，差不多就行了。”

吴阳在沙发上睡着了。他醒来时，看到母亲正在看电视，见他坐起来了，她将音量调大了些。家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她说。吴阳说厨房还有半袋大米，母亲回说已经生虫，她提下楼扔掉了。吴阳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又点了根烟，等水凉下来。快五点时，他们一起出了门，吴阳带她去了附近的菜市场 and 超市，买了米、面、肉类、鸡蛋、蔬菜以及一些家里没有的调味品。晚上母亲做了土豆炖鸡块，还是吴阳从小就熟悉的味道，他吃了不少。

饭后他们分别坐在长沙发的两头，母亲在看电视，吴阳则在看手机。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母亲问他什么时候回工地去，吴阳说他请了半个月的假。他又没忍住点进了陈丽的微信朋友圈，什么都没有，她设置了只能查看最近三天的内容。他猜测她一定是将他屏蔽了。

“是不是因为你经常在工地她才会跟别人好上？”母亲说，视线仍停留在电视机那边。

“不知道。”吴阳有些不耐烦。虽然他自己也经常会有忍不住想这些，但他并不想跟谁就此进行交谈。尤其是想跟她谈这个。

晚上吴阳怎么也睡不着，一包烟已经抽完，躺在床上，一点困意都没有。脑子里思绪纷乱，都是些过往岁月的模糊光影。他试着去理清它们，却发现记忆有它自己的逻辑，有些经历轻而易举就能在脑海里重现，而另一些被它所摒弃的部分则消失得无影无形，仿佛从没存在过一般。

高中毕业后，吴阳跟一个同学一起去了重庆，刚开始找不下其他工作，身上带的钱也越来越少，不得已只好进了工厂，他和他同学分在不同车间，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吴阳所在车间主要是组装打印机的某个部件——他到现在都没弄清楚那个部件的具体名字——他负责往一块电路板上焊接一个小锡管，即使戴了胶手套，拇指和食指还是经常被烫到，虽不至于烫伤，但却得一次次忍受那种像是被针扎般尖锐的

痛感。他每天至少要工作八个小时,加班是家常便饭,住八人集体宿舍,一到休息日,吴阳和他那个同学几乎一整天都泡在工厂附近的网吧里打网络游戏,晚上从网吧出来,常常买一打啤酒,坐在工厂东门前那条散发着金属味道的河边喝到半夜。或许因为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出来工作,直到如今他还对那几个月的生活印象深刻,甚至有时还会怀念那段时光,回忆过往,那时困扰他的那些苦闷如今看来根本就不值一提。后来他又相继去了东莞、武汉、成都等地,先后做过房产销售、仓库管理、保安、动物园饲养员等。他比较喜欢动物园饲养员那份营生,一个是清闲,还有就是比较自由,那份工作他只做了不到四个月,是因为私自喂长颈鹿吃腐烂的苹果被开除掉的。

在外漂了四五年后,吴阳来石家庄投奔他的一个表兄,表兄是工程学院毕业的大专生,已经工作了四五年的时间,当时是他们那个工地的测量主管,他跟着表兄学习测量技术。在北方,冬天工地无法施工,地一上冻,他们也就要放假了,要一直等到第二年春天化冻后工地才重新开工。放假期间每个月有八百块钱的补助。冬天放假后,吴阳没回老家,他在市郊的城中村租了间房子住下,批发一些围巾、手套等东西,在大学附近摆地摊,一个月算下来竟也不比在工地赚的钱少。他就是那时认识的陈丽。他们交往了不到三个月,她便搬去了他租住的房子和他同居。

爱情中最初的那些甜蜜的瞬间总是令人难以忘怀。他还记得她陪他去夜市摆摊的那些夜晚,她本就不耐冷,却依然非要陪他一起出去,她穿着厚羽绒服,戴棉手套,围两条围巾,没顾客时她便抱着他的胳膊紧紧依偎着他。有一次他们因为什么吵了起来,吵过后两人背对着,谁也不跟谁说话,到了出去摆摊的时间,吴阳收拾好后准备出发,没想到她仍像往常那般坐上了他摩托的后座,她挺直身子,双手握紧后面的护栏——平时她一坐好便会紧紧抱住他的腰,把胸和脸贴在他的背上;那一整晚她都没有理他,吴阳跟她道歉说对不起时,她板着脸无动于衷。但她始终坐在那里,陪着他,等着和他一起回去。那晚他们回到家,关灯躺下没多久,他听到她那边的低泣声,他从后面贴着抱住她,摸索着找到她的手握住,这次她总算没再反抗。后来她的哭泣声小了下去,她渐渐睡着了。第二天清晨吴阳醒来时,她还沉在睡梦中,眼角的泪痕清晰可见。

他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

起来上厕所时,吴阳看到母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发愣,他出来后,母亲跟他说早饭已经做好。他嗯了一声,坐在餐桌前的椅子上,用手搓着脸,他莫名地感到烦躁,他知道这是烟瘾又上来了。母亲去厨房盛饭,他穿着拖鞋到楼下的便利店买了两包烟,上楼时连抽了两根,回到家母亲皱了皱眉头,放下碗没好气地说她就猜到他是去买烟去了。吴阳坐下来给自己盛了一碗粥,母亲递给他一块烙饼,他咬了一口感觉有些硬,放在一边不吃了。把碗里的粥喝完,他离开餐桌,坐在沙发上看手机。

“咱们几点出发?不急吧?”母亲吃完后一边收拾餐桌一边问道。

吴阳看了眼时间,还不到九点,他对母亲说九点半出发,估计十一点前能到。母亲说时间有点紧,她说那她等回来了再收拾,他们先去超市给他岳父岳母买些东西。吴阳愣了一下,他没想到这一层。

“你和陈丽如何是你们之间的事,两个老人这些时一直帮你们照顾着楠楠,咱若是空着手去就是不懂事了。”母亲说着脱下围裙换上外衣。她打量了吴阳两眼,告诉他他还没洗脸刷牙,胡子也该刮了。

在路上,母亲问吴阳他有多久没来看过楠楠了。吴阳一时回答不上来,三个月还是四个月了?他记得他上次去的时候,岳父家院里的葡萄藤上的葡萄还是拇指大小的绿色颗粒。

“大人们可能用不了多久就能缓过来,但却苦了孩子,这事对孩子心理方面的影响远比你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母亲感慨道。

吴阳想说他不是不知道,但这也不是他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他想说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是被动承受的一方。这些话到了嘴边,他生生又咽了回去。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将车窗摇下去一掌宽,点了根烟。他眼睛望着前面的道路,以及路边逐渐矮下去的楼房、顾客寥寥的店铺、一闪而过的陌生人的身影,他忽然没来由地想到,以后他可能再也沒机会开车行驶在这条去往她父母家的路上了。他记起当年他们结婚时,他坐着婚车去她家接亲,走的也是这条路,吴阳还记得那个上午,他的心里既感到幸福、甜蜜,同时又伴随着一种莫名的焦躁,他觉得这条路如此漫长,



像是穷尽一生的时间也到达不了一般。

母亲问他快到了吧，她说她有些不舒服，可能是晕车了。她趴在窗口，嘴张着，在做深呼吸。吴阳问用不用停下来让她下车透透气。“不远了，再有十分钟左右就到了。”他说。母亲让他继续开吧，她说她实在难受得不行了再告诉他。“就是你不要再抽烟，我一闻到烟味更觉得恶心了。”她补充说。

车停下后，母亲打开车门下车，走到路边，弯着腰干呕。吴阳锁好车，站在一边等她。她脸色煞白，整个人看上去恹恹的。吴阳从没晕过车，对于母亲此刻正在经历痛苦，他无法感同身受。她干呕了半天也没吐出来，吴阳折身回车里，拿了瓶矿泉水给她，她漱了漱口，喝了两小口。

他们推门进去，他岳母和楠楠正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岳母站起来招呼他们，吴阳在上路之前给岳母打过电话，他估计陈丽一定也跟她说过什么。岳母拿杯子给他们倒水，有些窘迫地说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到了。吴阳喊女儿的小名，走过去将女儿抱起来，紧贴着自己的胸口。小女孩很安静，过了一会她轻轻在他耳边叫了声爸爸，然后又连着叫了两声。吴阳在沙发上坐下来，仍旧把女儿抱在膝头上，母亲从包里拿出给楠楠买的玩偶，问楠楠还记得奶奶不，小女孩摇着头，手伸着去要玩偶。

母亲把买给亲家的东西也拿出来放在茶几上，有气无力地说孩子们都不懂事，给亲家添麻烦了。岳母也说了些客套的话和表示遗憾的话，她看出吴阳母亲身体似乎不舒服，跟她说要不她去隔壁卧室躺一会儿缓缓。母亲回说不用了，她说她靠在沙发上稍坐一会就没事了。岳母问了母亲一些老家的事，吴阳说他带女儿到外面去玩一会。小女孩要拿着新玩偶出去，她看了看外婆，得到外婆的同意后兴高采烈地拉着吴阳的手往外走去。

出门往左拐五十米左右，有一个小公园，吴阳在一张长木椅上坐下，楠楠站在他腿边玩她的新玩偶，她的嘴里轻声嘟嘟囔囔说着什么，不知是对自己说话还是在玩偶说话。吴阳静静地看着眼前的小女孩，不由得又想起她刚刚出生时的模样。他在心里感叹时间的流逝，仿佛只是一瞬间，当初那个在襁褓里闭着眼乱蹬小腿的婴儿就长成了洋娃娃般漂亮的小女孩，他意识到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他一定错过了许多值得记住的瞬间，作为一个父亲，他本应该见证她成长的过程的。他的内心被一层愧疚的雾霭笼罩住，甚至不敢直视女儿纯真的眼

睛。同时，他也害怕女儿问起关于她妈妈的事情。

中午快十二点时，岳父才从外面回来。他看到吴阳，似乎还挺高兴的，张罗着要和吴阳一起喝一杯，但吴阳因为还要开车，不得不拒绝了岳父的盛情，岳父说喝醉了就在这里住下，明天再回，反正都不是外人。吴阳笑着摇头，盖住酒杯的手没有放开。他知道岳父岳母都还拿他当他们的女婿待，但他们越是如此，他的心里越加觉得不自在。

岳父似乎也看出了吴阳的拘束，他不再争着给吴阳倒酒，给自己的酒杯倒满后，他一句话都没说，端起酒杯兀自喝了一大口。过了一会儿，他掏出烟盒抽出两根烟，递给吴阳一根，吴阳凑近给他点火，岳父侧身躲开，自己拿起打火机将烟点燃。吴阳感到两人之间一下子变得生分起来。岳母似乎也看出了什么，她大声劝吴阳母亲多吃菜，又问她还难受不难受，问她从老家来这里是坐火车还是坐汽车。

饭桌上陷入沉默之中，岳父又给自己倒了半杯酒。吴阳心里明白，岳父表面上看总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但他的心里一定也郁积了不少的愁闷，从他喝酒时仍紧皱在一起的眉头就能看出一二，他的两个孩子的婚姻都破裂了（陈丽哥哥两年前就离了婚，打官司孩子判给了女方）。儿女的不幸，在父母的身上会加倍放大，他们总是想得更多。吴阳无法去安慰他，他忽然想到或许他真应该陪他好好喝一顿酒——就像以前一样，不去想那些令人不快的事——以后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但他刚刚拒绝了这个伤心之人，此刻岳父一个人已经喝得差不多了，他已不再需要他。

他们离开时已经下午三点多了，岳母将他们送出来，她嘱咐吴阳经常带楠楠回来看看。岳父没出来，他们吃饭时他喝完自己杯子里的酒后就到另一间卧室休息去了。吴阳对岳母说了再见，发动车子，驶向与陈丽父母家相反的方向，车子开出去一百多米，吴阳从后视镜里看到岳母仍旧站在门前，目光落在他们正在离开的这条路上。以前他和陈丽回来，到离开时也是这样的情景。楠楠睡着了，母亲抱着她坐在车后座。

天阴沉沉的，母亲说看样子可能要下雨。“但愿等我们到家后再下。”她喃喃说道。吴阳开得速度不快，尤其是转弯的时候，他怕母亲再晕车。出门时岳母专门给母亲从邻居家找了两颗晕车药，让她在上车前喝下，另外还特意给她备了些鲜姜片，说如果晕车药没效果的话，

就把鲜姜片贴在肚脐上，她说这是她以前从别人口中听来的秘方。现在他们已经驶出了陈丽父母家所在的镇子，母亲不时回头望一眼，她对吴阳说他岳父岳母人都不错，是实在人。

他与母亲之间的交谈大多数时候都是单方面的，母亲说了十多分钟后，似乎看出他的不耐烦，她不再试图和他聊天，头偏向左边的车窗，望着外面。道路两边是成片的玉米田，玉米秆已经发黄、变干，风一吹便发出哗哗的响声，他们队列整齐，似乎在等待什么，是挥舞的镰刀？还是冬天的第一场雪？

母亲将楠楠从身上抱下来，让孩子枕着她的腿平躺在后座上，她一只手护着孩子的头部，另一只手搭在孩子身体外侧，防止她翻身滚落下去。吴阳打开音响，将音量调到刚刚能听到而不影响孩子睡觉的高度；音乐随机播放着，大都是些怀旧金曲，这些歌曲陪伴他度过过数不清的漫长旅途，他从没想过换一批新的歌曲，它们像是一个个旧相识般让他的内心感到舒服、熨帖。

车窗外的天越发暗了下来，远处天边的云团中偶有闪电出没。母亲闭着眼靠在座位上，头向后仰着，看不出有没有睡着。岳母给她找来的晕车药看上去似乎起了作用，返程的这一路上没听她说感到难受。可能是天色昏暗的缘故，吴阳感到一种以往长途开夜车才有的寂寥感，他很想抽烟，但他怕母亲受不了烟味，再说车里还有楠楠。他只得忍着，尽管这种感觉很不舒服。

一种感受往往能在人头脑里引发对曾经历过的类似感受的回忆，就如此刻吴阳忽然想起当初他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连夜驾车回老家的那个夜晚。

开的也是这辆车。当时他的心里充溢着难以遏制的悲伤情绪以及对自己回去后将要面对的事情的无措感。陈丽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从上车后他们几乎没说一句话。她不时扭过头来望望他的脸，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她嘴里嚼着口香糖，左侧脸颊一鼓一鼓的，那时她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她不再抽烟，靠嚼口香糖来缓解烟瘾。她摇了摇手中的瓶子，问吴阳要不要，吴阳点点头，她揭开瓶盖倒出两粒，示意他张嘴，将口香糖喂进他嘴里。半个月前陈丽才告诉吴阳她怀孕的消息，她说她有想过自己偷偷去医院将孩子打掉，但思来想去，最终还是觉得该告诉他，由他来做这个选择。对吴阳来说，这个选择来得有些太突然了。他显然还没准备好，这些天他感觉仿佛突然被一架无形的枷锁枷住一般。他知道，如果他选择不要这个孩子，那么这段感情一定也

会跟着完蛋，如果相反的话，那就意味着接下来马上就要准备结婚的事，准备在石家庄买房子——可他家没那么多钱，恐怕连首付的钱都凑不够。有时，他试着想要忘掉她已怀孕的事实，但每次一看到她那双略带棕色的眼睛，吴阳脑海中立马就会联想到他们之间这段感情的结局，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他就要永远失去她了，他觉得有必要做好心理准备。

在挂断母亲打来的告知他父亲去世的消息的那通电话后，他站在原地愣了有一分钟左右。陈丽问他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他张开嘴，却说不出一个字，感觉像是一团什么东西堵在他的喉咙中，他眼眶发热，泪水已经在里面打转。他摸出烟盒，抽了一根烟，走到窗边，打开窗户，点着烟猛抽了好几口，直到那根烟抽完，他才终于对她说出了他听到的那个消息。他走过去，将头埋在她的怀中，不再强忍眼泪。她没说什么安慰他的话，他们默然拥抱着彼此的身体，她一手揽着他的头，另一只手在他背上轻轻摩挲着。这对他来说或许已是最好的抚慰。

他们在一个没听说过的服务区停下来休息。吴阳下车抽了根烟，回到车上后，陈丽提议他到后座上去躺着休息一会，她来开车，到下个服务区他再替她，这样轮换着开，两个人都不至于太累，也安全。她提醒他说回去后还有一大堆事等着他去办呢，而且她已经坐在了驾驶座，吴阳只好依了她说的，不过他没去后座躺着，他坐到她刚刚坐的副驾驶的位置，他说他并不太累。车重新驶上高速路，没多大工夫，他便靠在座椅背上睡着了。他醒来时车还在路上，他身上感觉冷，撸起衣袖，看到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他想起出发时太过匆忙，他们都忘记带替换的衣服了。

她扭过头来对他笑了笑，伸过手在他脸上抚摸了一下。她说他才睡着还不到半个小时。吴阳低头看了一眼导航仪，车子离他家所在的那个地方越来越近了。母亲在电话里说，他父亲在厂里干活时整个身体全被卷进了机器中。他无法想象那样的画面，如今他只要一想到父亲的形象，心就会像是突然被一只手攥住一般憋闷难耐。

他们到家时已经凌晨两点多了，守灵的姐姐、姐夫和二叔三个人将他俩迎进灵堂，磕过头上过香后，姐姐问他们吃过东西没有，张罗着要给他们热饭。吴阳和陈丽都说不用，吴阳让姐姐带陈丽去休息，他要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守灵。姐姐姐夫都劝他也去休息，吴阳坚持说没事，他说自己能撑住。姐姐带着陈丽出去后，他问二叔棺材有没有钉上，他还能看父亲的遗体一眼吗。二叔

摇着头说棺木已经钉死了。

二叔拉他在棺木左侧的垫子上坐下，痛心疾首地说：“整个人已经不成个形状了，谁看了也只会心里更不好受。”二叔还解释说，把棺材提早钉死这个决定是他和吴阳母亲以及同宗其他几个长辈一起商量后共同决定的，吴阳姐姐姐夫也都没看过他们父亲最后的样子。棺木前一张漆面斑驳的方桌上摆着一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张放大过的父亲的黑白半身照，这张照片吴阳还有些印象，应该是从七八年前姐姐结婚时他和父亲的一张合影里截下来的。相框左右各点着一支白蜡烛，随着烛光的跳跃，吴阳恍惚中仿佛感觉到了父亲眼神的注视。他在看着我，他心想，他一定有不少话想对我说。二叔一直在他身边絮絮叨叨说着什么，吴阳没怎么注意听，他开始感到困倦，自从在石家庄的出租屋里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他内心里一直紧绷着一根弦，直到此刻看到父亲的棺木并亲身守在它旁边时，这根弦才放松下来。他的心也不再感到忐忑不安。总是要面对的。

他们还在路上，雨便下了起来，开始时只有零星几颗硕大的雨滴落在前挡风玻璃上，紧接着刮了一阵风，雨点渐渐密了起来，雨越下越急，渐成滂沱之势。雨刷器快速而机械地左右来回刷着，路上的能见度急剧下降。尽管吴阳很想早点回到家中，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不得不把车速降了下来。雨滴落在车顶上传来噼里啪啦的爆响声，楠楠也被雨声惊醒了，她尖声哭喊着找她外婆，母亲的哄劝不起丝毫作用。吴阳在前面大声叫着楠楠的名字，说要开车带她去买玩偶，去游乐园，可她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在后视镜中看到女儿在母亲的怀中挣扎着打挺，她的嗓子已经哭哑了。

“这孩子性子真犟，怎么哄也听不进去。”母亲说。她手里拿着张纸巾帮楠楠擦眼泪，空着的手指向窗外，用惊奇的语气说外面有一只大怪兽，试图吸引小女孩的注意力。然而根本就不起任何作用，小女孩发出的哭声在声量上虽有所减弱，看气势却没有半分要停下的意思。母亲已经放弃哄楠楠不哭了，她双手并用，将楠楠控制在她腿上，不让她挣脱下去；母亲头扭向左边，无言地望着窗外的雨幕，她心里的烦躁显而易见地呈现在她的脸上。

雨声和后座上孩子的哭声已完全将音乐盖了下去，吴阳将音响关掉，透过左右摆动的雨刷器望着前方的道路，不知为何，路面上四散奔涌的流水竟使他感到些许

的眩晕。他的脑子里没来由地生出一种错觉，他不是坐在汽车里，而是在一条被卷入漩涡四下打转的小船上。某种熟悉的无力感再一次降临在他的身上。

父亲的去世，以及这几年所经历的种种使他慢慢领悟到，在命运以及生活的洪流面前，他个人的意志与力量实在太过渺小；面对生活的重击，你除了接受和忍耐，别无他法，最好不要不自量力地试着去改变什么，对抗什么，挽留什么，到头来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有些东西（尤其是情感这玩意儿）根本就没有道理可讲，唯有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人生哲学。

母亲问他：“你们还没有领离婚证吧？”

吴阳说：“没，之前她要去，我没同意。”

母亲说：“你做得对。只要没离婚，从名义上来说你们就还是一家人，万一她哪天想通了……”她的话音越来越小，后面的吴阳没有听清。

首先，她回来的几率微乎其微；其次，如果她真的回来了，他能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吗？说到底，正如她说过的，他们的感情已经变质，他们再回不去了。一刀两断或许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对谁都好。

“你当初有没有想过跟我爸离婚？或是离开他？”过了一会，吴阳反问母亲。这个问题在他年少时就埋藏在他心中了，今天他总算问出了口。

“没有。”母亲说。

“从来没有想过吗？”

“说完全没想过是假的，我想过很多次，但我没法那样做，放不下，那时你们都还小……”母亲说。

“你是说是我耽误了你？”

“不，你不要这样说，阴阳怪气的，我不是那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我有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做。我经常后悔自己做的那些事儿。”她说。吴阳扫了一眼后视镜，只看到她的右侧脸。

突然间他不想再对她的过去穷追不舍。现在质问她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发现自己年少时对她的那股恨意早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泯。

他们都不再说话。楠楠的哭声此时也低了下去，变成无声的抽噎。吴阳在心里想道，好在他们离家越来越近了。

父亲下葬后，吴阳又在家里呆了一个星期，帮忙处理后续的一些事情。他们离开时，母亲和姐姐姐夫在街



门口送他们，姐夫嘱咐他回去后别着急去上班，再好好休息两天，也不用太操心家里，还有他和他姐姐。母亲说工厂的赔偿款下来会第一时间通知他的，“我到时全部打到你的卡上，你们不是说想在石家庄买房子么，等房子装修好后你们就可以结婚了。你爸生前一直希望你早点结婚。”母亲说。

“那我们就走了。”吴阳说。母亲和姐姐让他路上小心，吴阳回说没事，陈丽也说放心，她会提醒他注意的。吴阳发动车子，母亲他们跟着车子朝村口的方向走了一段路，陈丽身子探出车窗朝他们挥着手。车子开始加速，他们就要驶出村庄，陈丽朝后看了一眼，说他母亲他们几个人还在街门口站着。

“你和你母亲关系好像不怎么好。”沉默了一阵后，陈丽小心翼翼地說道。她眼睛没看着他，好像是在自言自语，她只是讲出自己心里的看法，没想望他会作出回应。

吴阳嗯了一声。他双手紧握方向盘，眼睛盯着前方笔直的柏油路。过了一会儿，他缓缓舒了口气，将车窗摇上，接着又把音响打开。“她和我爸的关系很差。”吴阳说，他停了一下，说到父亲，他感到一阵心痛，他刚刚去世的父亲，沉默的父亲。

“她给他戴了绿帽子。”他说，仿佛是在讲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事。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感。

“我记得我小学五年级时，有一天傍晚，我回到家里，发现我家的窗户玻璃全都被砸碎了，屋子里一片狼藉，锅碗瓢盆摔了一地，父亲苦着脸坐在炕沿边抽烟。我预感到他们一定是吵架了，我不敢问父亲发生了什么，弯腰拾捡地上没碎的东西。父亲让我不用管，他的声音粗哑而空洞，好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我不得不听从他的话，将手里的不锈钢盆放在桌子上，上炕坐在另一边，与他隔着三四米的距离。那天晚上她没回家，我和父亲都没有吃饭。灯泡也碎了，黑暗中我闭着眼睛，我听到父亲出了院子，他将牲口拴进圈里，他在院子里来回走动，过了好一会才回到屋子里，他连着抽了好几根烟，后来他打起了呼噜。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父亲已经将地上的东西全都收拾了，我看到他坐在灶前烧火，他给我俩做了一大盆面条，没做臊子，只是在出锅时加了些盐和酱油。我们都只吃了一小碗，盆里还剩多半盆，父亲问我不吃了么，我点点头说不吃了，他拿着盆出去将剩下的面条全都倒给了狗。”

“我是后来从村里人们的闲言蜚语中慢慢知道那天

所发生的事情的。那时父亲在县城的一个工地上做瓦工，他请假回来探望家人，却没想到撞上了自己的妻子和其他男人苟且的一幕。他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我一直不知道父亲有没有对母亲动手，反正母亲回了姥姥家，在那里呆了一个多礼拜，她再回来时父亲已经回工地去了。父亲走的时候嘱咐姐姐照顾好我，那时我和姐姐都觉得我们这个家可能要散了，母亲不会再回来。父亲走的第三天她走进家，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她回来后的最初几天，我和姐姐都不跟她说话，她一定是看出了我们对她的不满。有一次只有我和她两个人在家里，她竟抹起了眼泪，她什么都不说，眼睛望向窗外。有那么一瞬间，我想安慰她句什么，可我立马又想起那天晚上父亲脸上的愤怒，于是我使劲摔上门出街去了，将她独自留在家。”

“她出轨的次数不止一次两次。后来就连我和姐姐都知道了——我相信姐姐一定知道，毕竟她大我好几岁，而且女孩大都比男孩更早熟、敏感——我们像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一般从不谈及这方面的话题。我有时心里也觉得父亲太过懦弱，我想她一定比我更早看清了这一点。”

“他的付出对她来说毫无意义。我经常为父亲觉得不值，也为他感到可悲。我有时也经常会想到自己，我不想活成父亲的样子。高中毕业后我从家乡逃离，去了南方，有一次过年回去，家中那种冷冰冰的氛围让我感到几乎要窒息了，一过初三，我就迫不及待地坐汽车回到城市里。你不得不承认，家已经没有家的感觉了，从那以后我回去的次数越加少了。我很少给家里打电话，偶尔我会打父亲的手机，但也仅仅只是简单的问候。说到底，尽管我不愿意承认，我还是继承了他的某些性格，我和他一样不善表达，一样拖泥带水。当然，还有软弱。”

“你不要说自己，你才不是这样的。”陈丽说，将手覆在他的手背上，她的掌心很温暖。

“这是我第一次将这些说出来，我感觉心里的憋闷减缓了不少。”吴阳说。

“你应该早点跟我说这些的，要不是这次我非要跟你回来，可能你永远都不会跟我说你的这些经历。”她目光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

“我也不知道。”吴阳苦笑着说。她的样子很严肃，吴阳捏了下她的耳垂，问她是不是不开心了。她回说没有。过了一会儿，她侧身调整了一番座椅，身体朝后靠在椅背上，跟着音乐轻声哼唱起来。从车窗照进来的阳光落在她的身上，她闭上眼睛，蝴蝶翅膀一般的睫毛偶

尔轻轻颤动。

吴阳不时回过头看她一眼，她已经睡着了，昨夜她是在另一间屋子和他母亲、姐姐一起睡的，夜里他听到她们那边传来的低声说话声一直持续到很晚。他不知道她和姐姐在说什么，而他此刻心里想的是他要做的选择。从石家庄回到家，父亲的葬礼前后这几天，他没少听二叔以及母亲说和父亲工作的工厂谈赔偿的事，他们出发时母亲还提到让他拿这笔还没到手的钱买房，这意味着他现在可以选择让陈丽生下这个孩子了，他们可以选择结婚（当初她父亲提的唯一的条件就是在石家庄买房）。他又看了一眼他旁边的陈丽，想到这几天她给他的安慰，心底对于婚姻的那一丝恐惧似乎已经完全消散。他笃信他们不会重蹈他父母的覆辙，他们会获得幸福。

他曾经对生活的美好幻想，已如泡沫般破碎了。他不止一次回顾他们的婚姻以及婚后生活，他想要弄明白她对自己的感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质的，她从什么时候开始与那个男人交往，他被蒙在鼓里有多久。他曾经直接问过她，而她坚称他们是在她提出分开后才认识的。他当然不信。往事纷纷在脑海中浮现，一些他当时感到甜蜜温馨的画面如今越想越觉得可疑，一切都像是假的，所有的浓情蜜意都像是装出来的。

他想起有一天夜里，他起来要去上厕所时，发现卫生间的灯亮着，他推开门，看到她披头散发地站在洗脸池前，她面对着镜子，一动不动，眼神空洞而呆滞。吴阳不知她已在那里站了多久，他被她的举动吓着了，那时楠楠刚过完一岁生日没多久，他心想她是不是得了产后抑郁症。他从后面抱住她的身体，低下头轻声问她怎么了。她打了个激灵，回过神来，双手搓着胳膊，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对于他的问题，她像是没听到般没做任何回应。她转身走出卫生间，还随手把门带上，留他独自在那个狭小逼仄的空间里。

那段时间她的情绪很差，动不动就哭，冲吴阳发脾气，找由头和他争吵。有一次吴阳回家时无意中看到她竟对着床上哭泣的婴儿大吼大叫，她吼完后自己也趴在床上嚎啕大哭起来，她一定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情绪问题，但却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吴阳请了几天假，跟她商量后，将孩子送到她爸妈家，带她去了一趟秦皇岛。在外度假的那几天，吴阳有时会产生一种错觉，感觉仿佛回到了他们刚认识那会儿。在海边，她光着脚丫踩浪

花，雀跃得如同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女一般，高兴时便毫不顾忌地放声大笑，丝毫不在意其他人看他们的目光。吴阳以为她的心结已经打开，在心里长舒了口气。

回去的前一天，中午吃过饭后，外面下起了雨。他们在餐馆等了一会，雨越下越大，最后两人冒着雨跑回宾馆。衣服和头发都湿了，他们一起洗了热水澡，还在浴室里做了一次。完事后他帮她吹干头发，用浴巾裹着她的身体将她抱回床上，他上床后她钻进她的怀里，脸贴着他的胸膛，一只手臂紧紧抱住他。

吴阳醒来时，屋子里一片昏暗，不见陈丽的身影。他一边坐起来一边叫她的名字，没有人答应，她显然不在这房子里。他打她的手机，号码拨出去没过几秒钟，铃声在枕头下响起来——她出去时没带手机。他心里有些不安，但转念想到她这几天的表现，觉得她应该不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他光着脚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朝外面望出去，雨似乎小了些了，但看样子一时半会也停不下来。

过了十几分钟，陈丽用房卡开门进来，她问他醒了啊，说那正好吃东西。她将手里的一个大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收了雨伞。她一边换鞋一边说她不仅买了饭菜，还有卤鸡爪和啤酒，她说这样的阴雨天气真是烦人，而排减烦恼最好的办法就是喝酒。

开始时气氛很不错。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回味这次旅行，甚至满怀憧憬地开始计划下一次的出行，陈丽说她想去再远一些的地方，最好是南方，广州、四川、云南或是重庆——那些他曾经漂过的城市。她手里举着鸡爪，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先去哪里。后来说着说着，她突然停下来问吴阳他们明天回去是几点的车，吴阳告诉了她，他注意到她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十分沮丧，她猛喝了一大口啤酒。房间里变得寂静，在他们喝酒的这段时间，外面的雨已经停了，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蛙叫声。吴阳看了一下手机，已经快九点了，喝酒时时间总是过得比喝酒的人所以为的要快。

“真不想回去。”陈丽开口说。

“是啊，我也不想。”吴阳低声应和着她。

“现在想起来，我当时真不知是哪根筋抽到了要让你作那个决定。”她说。吴阳一时没明白她说的是什么。

“我就是自己作的，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现在就只好在这个坑里烂掉了。”她说越说越激动。

“你在说什么啊？”吴阳感觉头有些晕。

“你说我说的是什么！”她突然生起气来，将手里的

空啤酒罐扔在地上，“我说什么你心里没有数吗？我他妈后悔和你结婚了，后悔生了孩子，你以为带我出来玩两天就什么事都没了是吧？你从来不知道我每天一个人在家里是怎么过的。”

吴阳说他知道她很辛苦，他说他能理解她，他安慰她说再忍两年，孩子大一点就好了。

“我一直在忍，但我不知道我还能忍多久。”她说着双手环抱小腿，头伏在膝盖上呜呜地哭起来。吴阳心里明白，她此刻的大哭是压抑许久的爆发，他什么都做不了，现在这时候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

雨下得小了一些，由于阴雨天的缘故，还不到六点半就黑下来了。母亲问他快到了吗，吴阳说他们已经进了市区，最多再有半个小时就能到家。母亲哦了一声，不再作声，视线望向窗外。吴阳从后视镜里瞥见她那已苍老的侧脸，猜不到她在想什么，他突然没来由地想到，自从父亲去世后，他似乎很少想起母亲，他像是忘了她的存在，他一次也没给她打电话问候过她过得如何。而她好像也并不在乎这些。在吴阳的潜意识里，他一直都觉得，她是可恨的，因为她自私，她不在乎除她自己以外任何人的感受，无论何时她都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但现在他发觉事实上不是他以前所想的那样，实际上，她同他们一样——父亲、他自己以及陈丽——他们都是身不由己的，大多数时候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的意义，他们所作的选择也是无意识中作出的，他们都不能掌握自己的人生，都一样是生活中的随波逐流者。

他又想起了父亲。他经常梦到父亲，在其中一个梦中，父亲沉着脸站在一座巨大的说不上名字的钢铁机器前面，父亲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眉头皱成两个隆起的肉疙瘩，后来他将烟头扔在地上，用脚尖一点点碾碎。父亲一步一顿地走向机器，在离机器仅有不到一步的距离时，他停下脚步，又回头看了身后一眼，咧开嘴笑了笑，然后他僵硬地转身，手脚并用爬上机器，在上面又抽了一根烟，父亲身体向前倾，如一片枯叶般落入运行着的机器的腹腔之中。机器继续不停地运行着，什么都没发生过一般，不会有人知道父亲曾在那里踌躇，唯有地上的那只被踩扁的烟头静静地躺在那里。

转过一个弯道后，吴阳感到车身左右晃了一下，从车底盘传来“哒哒”的响声，车速自动降了下来，踩油门也不管用，他只好靠边行驶，车子继续向前滑行了二

十来米，最终熄火。吴阳试着重新发动，发动机嘶哑着叫了几声又熄掉，反复试了不下五次，还是没能打着。母亲问他怎么回事，吴阳说车出了问题。他下车打开引擎盖查看，看不出个所以来，又回到车上试着发动了几次，还是不行。

“车抛锚了。”他抹着脸上的雨水说。

“那怎么办啊？咱们咋回去？”

“等一下你带楠楠先坐出租车回去吧，我在这儿等修车师傅。”吴阳说。

“那你得多久？”

“说不准，你们不用等我，我要是饿了在外面吃点就是了。”吴阳打开车门下了车，正好有辆朝他这个方向驶来的出租，还是空车，吴阳招了招手，示意师傅掉头。母亲下车后，吴阳走过去将楠楠从车里抱出来，孩子蹬了下腿，睁开眼，没有再哭，像是还在做梦，母亲在一边拿她的外套帮孩子遮雨。等母亲抱着孩子在后座坐好后，吴阳将家里钥匙交给母亲，他跟出租车师傅说了地址，问师傅大概得多少钱，师傅回说二十块左右，吴阳付了钱，将车门尽量轻地关上。出租车开走了，朝着他家所在街区的方向。

吴阳回到车上，给他常去的那家汽车维修店打了个电话，对方说正在吃晚饭，可能得等一会，吴阳回说不着急，慢慢吃，吃好了再过来。挂掉电话，他将车窗玻璃摇低，点了一根烟。雨已经停了，他感到车里有点冷，使劲抽了两口，将烟头从窗口扔掉，然后把车窗重新摇了上去。

他感到有些乏了，于是将靠背放低，闭上眼睛想要眯一会。可怎么也睡不着，他脑袋里浮现出他的另一个梦的片段，也是关于他父亲的。在梦里父亲正在撒尿，他好像还在笑，笑得肩膀不住地耸动，他的尿液像是没完没了，渐渐流成了一条浑黄的小河，河面上漂浮着草根、树皮等杂物，水面形成一个漩涡，吴阳漂浮在漩涡中心，他紧紧抓着一根狗尾巴草的绒毛，在漩涡中来回转着圈儿，他感到头昏脑涨，分不清东南西北，他仰起头，看到父亲仍旧还在笑着，但他的面容却变得模糊不清。

本栏目责任编辑 冯社艾



# 屠夫老马

(短篇小说)

陈应松→

话说神农架这地界，山民的肉食以腊肉为主。因为山高路远，赶一趟街不容易，吃鲜还不现实。农历冬腊月将猪杀了腌制后在火塘上熏好，就是一年的肉食。一般人家喂猪散养，三五头猪很正常，所以每家杀的猪会有两三头甚至四五头也不稀奇。屠夫因此成为了季节活，一年中少有活干，跟村里装神弄鬼的法师、端公们一样，平时看不出有什么唬人的架势，也不杀气腾腾，都是慈眉善目，老实寡言。

有一天老马提着一袋子砍刀，一个人往银杏坳去杀猪，一条恶狗跟着他狂吠，跟了有三里多地，还拦着他不让走。过了香溪河，又翻过老鸦岭，这事邪乎了。老马看那狗，呲牙咧嘴，眼神中有很阴怪的算盘子儿扒拉着响。老马有胸口疼的病，就是心脏不好，遇到这样的事就心动过速，气急如死，脸会煞白，像遭了吸血鬼一样。老马平时脸色亮堂，略有浮肿，耳廓坚挺，牙齿雄健，脖子粗壮，淋巴结包生来就大。看身板，厚实有力，长期擒猪的缘故，一双大手像铁爪，指甲沟里有永远洗不去的紫黑色，那是猪狗的血。往常，凡猪与狗见了他就会撒丫子飞跑，知道他是拿魂的无常，那种血腥气人闻不到，猪狗闻得到。就是进了老林扒子，野兽也得躲他。杀孽太重的人，鬼都怕他，老马外号就叫“鬼见愁”。但此刻，这条狗是咋回事呢，追着他咬，难道不怕死么？屠夫老马用手赶着狗，今天他没有杀意。就对狗说：你追着我咬是为什么？心想怕路上有凶险，这狗跟着我也是个伴。狗想说什么它说不出，是不是想要投胎转世了，想让我给它一刀？老马兜里揣了壶苞谷酒舍不得喝，就等下酒菜了。再一想这恶狗莫非鼻炎，没闻出我马云身上的血腥味，活得不耐烦了？可他心中也有一怕，是不是身上有秽物附体，让狗看见了？

走到白雾岭，天上地下全是雾，像满山烧草沤肥，那雾真的还呛人。又听到一声声狼叫，老马倒不在乎，没有兽敢惹他，就寻思将这讨厌的狗剁了。在狗围着他裤腿咬的当儿，一刀背砍过去，那狗就瘸了一条腿。狗有几次差点咬到了他，都被他躲过了。这下被打断一条腿的狗哪还有力量跟老马作对，估计回不回得去村里还是问题，弄不好就死在了老林扒子里，成为老熊或豺狼的美

餐。

可是，这狗被敲断了一条腿却不后退，晃荡着左前腿，依然朝他咬。老马愈加迷糊，这是咋回事咧？后退时绊到了一块石头，那狗就咬到了他的裤腿，没有咬他的皮肉，只是叼着他的裤腿往后拉。正在诧异时，听见背后一阵唬唬的吼声，转头一看，几头红眼野猪正站在后面向他围来。他看那猪，一头头嘴尖毛长，獠牙寒厉，浑身披着刺棵，眼睛像红灯泡，射出一道道光。为首的却不是长嘴野猪，分明是一头家猪，秃着嘴，眼睛里有跟人类交流的东西，耳朵上有个孔，系一条红布。这是什么猪？老马脑子里过电影一样想自己是否杀过一头这样的猪，这猪为什么要害他？可脑子一时混乱，想不起来，杀了太多的猪，哪记得这事。但这猪有点蹊跷，是主人挂条布做的什么记号，因为散养，怕自家的猪与别人的弄混了。不过一般会在猪身上用红漆涂上记号，不会给猪耳穿个孔什么的。好在这时，那条断腿狗对着那些猪狂吠起来，虽瘸着腿，可气势如虹，冲向了猪群，把老马与猪隔开了。趁这工夫，老马从袋子里抽出一把最长的砍刀，准备与猪决一死战。看到那断腿狗一跳一跳地狙击野猪，歪歪倒倒，就心生巨大悔意，原来这无主狗是来提醒我的，被我打折了腿还要保护我。这狗的来头怪，我又不认识它，想不起来是哪家的狗。也同时琢磨，这野猪群中咋有头家猪，还像是头领？我与它们有什么仇呀，今天要我复仇？但深山老林里的事情大多是没有道理的，你只有承认现实。此刻的现实就是，被他打断前腿的狗向那些劫道剪径的猪反击，而猪是想把他老马撕了。

一条狗和一个人无法逼退那些野猪。常言道，一猪二熊三虎，深山老林里，野猪最狠。那些猪不急不躁，一步一步，步步为营，将老马和断腿狗逼到一处悬崖边。老马往后一看，怎么就到了无路可退的绝境？心想明年的今天是我的祭日，暗暗叫苦道：“完了，就此完了。”又对那狗说：“狗呀狗，我以为你是条恶狗，哪知你心肠这么善，你为什么要帮我？你想今日投胎是么？请我帮忙补上一刀？”那狗无法说话，只是狂吠，摆动着身子和尾巴，像一条疯狗，前爪趴地，伸出一尺长的舌头，牙齿像是钉耙，不让猪们靠近。那头耳上系布条的猪，半闭着眼睛，似乎根本没朝那狗看，嘴拱着地，像是在找食，又像指挥着那几头野猪。突然，伤狗纵身咬到了那头家猪的耳朵，那猪被咬疼了，顿时嘶叫起来，几个摆头，想将狗甩下。那狗却是死死咬住不

放，这时另外三头野猪一起向狗扑去。狗在猪头上上蹿下跳，躲避野猪的攻击，还是被咬得鲜血淋漓，伤痕累累。但狗就是不松口，拖曳着那家猪，往悬崖边去。猪有劲，狗不是它的对手。但常言说身大力不亏，猪还是架不住狗的拼死劲，硬是被一点点拖到了悬崖上。狗用了最后的力气，生生把那猪拖下了悬崖。狗与猪同归于尽了。其它的野猪看它们的头领和狗一起跌下了悬崖，吓得拔腿就跑，一会就跑入老林中没了影。老马抓着石头，站在崖壁上，惊魂未定，恍如梦中。

经过这次事件后，老马大病了一场，浑身无力，拿刀子就抖，双手抖得像筛糠。过去杀猪他一个人搂猪捅刀，一刀进入脖子，就是气管，抽出刀，血直飙，流了一盆，不到半分钟，猪再大的力也就软了，再粗的喉咙，也就偃息了，服输了，走了，投胎转世了。这样双手乱抖，他就想要收个徒弟搭个帮手；另外，有个徒弟，胆就大一点，不再一个人山林里走路独往独来，去杀猪的时候有个伴。人老了，胆就薄了。

只有杀猪人知道，在猪的后胯里，有些黄斑点。一个黄斑点代表猪轮回了一次，猪一般要轮回六次，要杀六刀，才能投胎转托人生。只要猪进入猪的轮回，是一定要杀六刀的。所以，老马下刀都力求干净利索，一刀一个，让猪尽快脱离苦海。

找了很多，一听说是杀猪，没有想干的。找到秋上，终于有了一个。这娃子十七八岁，大头，大耳，黑皮，厚唇，宽嘴，敞鼻，一看就是个老实人。也没问他识不识字，再说一个杀猪的识不识字，与杀不杀得死猪关系不大，学好操刀就行了，只是看他有没有力气。这娃一进来，靠着门板，呆头呆脑的，喊了声：“您家哪？”

“你叫我马师傅得了。”懒得跟他啰嗦，没心的娃，“叫啥哩？”

“毛骡儿。”

证实了半天，还是这么个污糟的名字。这娃子穿着歪歪扭扭的旅游鞋，拉链夹克敞开，露出半个黑肚，就像个土匪。

“哪个村子的啊？”

“野猪岭的。”

“杀过野猪没？”

“没。打过几次锦鸡子，撸的毛。”

“我说的是拿刀捅。”

“没有。”

“杀猪没啥技术，就是下得了狠手，把刀磨快，往猪喉咙里塞，不当它是猪，就是块土布，不是生命，找准位子就行了。”

“就是狠啊。”

“就是狠。”

“我姐说狠心的人都没有好报。”

“唉唉，这活儿的确不好使。你父母双亲还健在吗？”

“不在了，就一个姐姐。”

“这也是个狠心的姐姐。”老马小声嘀咕道。就备了些酒和熟猪下水，让他给神农老祖敬上。

偏厦里面供着一尊长角的神像，戴着皇帝帽子，帽子上一排排珠串是木头雕的，应该是崖柏，有一股特别的香味。点燃了香，供的有卤猪心，还有一只腊蹄子，都是熟了的。老马让毛骡儿跪在那尊小小的神像前，说这就是保佑我们的神农大帝。“那……师傅，这观音是哪个雕的？”老马没回答。在神农大帝旁边还有个观音，也是木头的。神农大帝是个根雕，两只脚就是两根枝丫；观音菩萨也是一截崖柏，有瘤疤。可观音菩萨的头脸雕得圆润安静，闭目沉思，像有什么心事一样的，跟真人没有差别。因为是神，毛骡儿不敢摸。拜完神仙菩萨，老马就给了他一个小观音，也像也不像。老马说：“大大小小都是我雕的，你戴上了就算是我的徒弟。干咱们这一行，是折寿的事，你戴上观音就会好一点。能好多少，我也不知。”

另一个杓儿里，堆着杀猪的腰盆，椭圆形的，以后毛骡儿就要帮师傅挑这个大盆走村串户了。还有钹杖，铁的，很长，捅猪的皮肉让吹气的，以便刨毛。各种大砍刀，全是重家伙，这都是毛骡儿肩上的东西。还没有开杀戒的毛骡儿看到的全是凶器，全是血肉横飞。这些刀夹在芦苇壁上。它们的旁边，又摆着些小刀，很小，很窄，也有刨子、镑、锯子。有一尊雕出了轮廓的观音像，师傅说：“我自上次遭遇野猪后，双手抖得不行，有个狠郎中说最好的压惊药就是雕观音菩萨，他说得有点道理，我就试着雕雕看，果真可以治手抖的毛病。观音是神，你总不能把观音的脸雕成搓板是吧？那你就得平心静气，雕得跟石头结冰一样的光滑。那郎中给了我这截黄杨木……”他交代：“一边杀猪一边雕观音，你以后也跟着我学，没有猪杀的时候你就雕观音，雕好了可拿到街上去卖，雕观音是增寿添福的，这样就抵消了咱们这一行的恶孽。”

他看着毛骡儿一脸的懵逼，就安慰说：“也没什么事的，猪本来就是杀了吃的，我不杀它总有人杀它，猪生就是阳间的一碗菜。你说不会雕菩萨，你不雕也行，倒是我看你生就是块杀猪的料。”

这是哄他上路，好好鼓励他。

老马说这些的时候，坐下来，拿起一把雕刀，给毛骡儿示范。他雕观音的脸，轻手轻脚，跟细瓷上做活一样。他说这是黄杨木老料，现在没有这么大的料了。使这种刀跟杀猪的感觉完全不同，要完全变个人，不是杀猪的马云，也不是杀猪佬马云的徒弟毛骡儿，是镇上木雕厂的毛骡儿。不可使蛮力，要用心琢磨，心地善良，不沾血腥，就像是庙里念经的和尚尼姑。不过也没那么复杂，你用一把刀和一块好木头打交道，你自然就细心了；你用一把刀和一头猪打交道，那你就得狠心，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营生。猪天生是挨刀的，不是养着玩的。你看那猪，神农大帝就是安排让它浑身滚泥巴，整天站在粪水里吃糠咽菜，憋吃哑睡，然后过年一刀毙命。还别说，神农大帝也把它的味道调好了，你说猪身上的东西哪样不好吃？粉蒸肉好不好吃？带皮的，五花肉。那脏猪嘴卤过后好不好吃？红烧肉好不好吃？猪耳朵好不好吃？脆蹦蹦的。猪肝好不好吃？猪蹄子好不好吃？就是装屎的大肠，煨了煮面条，叫肥肠面，我每次去镇上必须喝上一大碗。但谁听说人肉好吃的？过去这儿的大土匪王大牙好这口，传出的话是人肉酸，跟泡豇豆一样，酸得尿裤子，咱不是土匪，没尝过……

毛骡儿觉得这事儿有趣，本来跟师傅杀猪的，却到这里拿雕刀雕菩萨。村里知道这事后，都来看稀奇，果然，老马的菩萨雕得真是有模有样。这不就是老话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么？“老马，你可是入错了门，你应该去木雕厂当师傅，你浑身是艺术细胞啊！”

师傅雕菩萨的刀子有二十多种，都是光灿灿的，不像他的杀猪刀涂满了污血，杀猪刀也就十来种。这雕菩萨的刀有锉刀、圆刀、斜刀，还有自制的羊毛刷。他说心中有观音，才能雕出观音，心中有什么样的观音就雕出什么样的观音。这些各种各样的刀具，雕刀也好，杀猪刀也好，都是师傅设计让村里的张铁匠打的。毛骡儿看着他师傅一杯酒放在木墩子上，那个他吹嘘的观音像好像也蒙了灰，很久没动了，估计是去年或者前年的木头。师傅是这样说的，这活儿是磨性子的，慢慢来。又说，有猪杀的时候，我们就出去干活，咱们的主业还是杀猪。说个不欺菩萨的话，咱还是喜欢杀猪，有吃的，东家杀了猪，



会把多的心肺呀肠子呀什么的一大堆给咱们，所以吃你不用担心，干咱们这行的别的不行，但油水厚，挑回来一筐下水，那就有事做了。心肺煨汤加上木姜子、鲜花椒，再添些萝卜，比吃肉有味多了，常言说吃肉不如喝汤，就是这个理。还有辣子肥肠面、肥肠粉，不说也罢，说就流清涎。虽然肠子有点臭，哪个人不爱臭？吃香的我还吃不来哩，一碗牛肉面和一碗牛杂面摆在这里，我肯定吃牛杂面。人在世上，其实就是吃饱喝足，有苞谷酒喝，有心肺汤喝，说个丑话，让我去京城当皇帝我也不干。杀猪虽然是杀生，也就是为了混饱肚子，吃碗肠子，过个日子，然后睡几块棺材板子。

来蹭酒喝的是挖药材的吕老崽，师傅马云的酒友。老崽只要闻到老马家炖出的香味儿，就会不请自来。随便找出师傅家盛酒的碗或者杯子，不洗也没关系，就用手在杯子里转上一圈，再撩个衣角在杯子里转上一圈。筷子咧也不管洗不洗，先用虎口一抽，再将筷子夹腋窝里这么一拉就干净了。先前在外头闻出的味道就知锅里煮的是什么。这人跟野兽一样，可以闻风五里，而野猪可以闻风十里。神农架这地方很小，客人不请自到并把别人的餐桌当自己的家，这事非常正常。见又是心肺，先喝碗浓汤，油厚，味重，老马是他的菜。心肺厚而不实，煮久了吃进嘴里像棉花，但到了嘴里，加上酒，还是有嚼头的，有点像猪肝，比猪肝味短。可是一旦连汤带水捞到碗里，加上葱蒜、花椒、木姜子，汤又浓酽，可以放开肚皮吃，一副心肺就是一顿大餐，管吃饱，不像猪肝香肠那么一点点，在人家桌上吃，根本下箸就是挑花绣朵。但是吃的幸福也不就是这样大碗喝酒，大碗喝汤么？吃了心肺，吕老崽也不白占便宜，将他采到的好药比如金钗拿出来，丢一根到老马的酒坛里，还有头顶一颗珠，再加两颗，老马知道价格，比他的心肺汤贵多了，又有强身健体、活血补肾的功效。老崽说：“老马，你这观音要雕到猴年马月呀？”他把酒放在嘴里回旋，然后吞了，然后放下酒杯，然后抹了下胡茬子，鼻子往上揪揪，眯着雀蒙眼，等老马的回答。老马哼了一声，沉浸在心肺汤的热噜中，说：“这个嘛，你操啥子心，你个牛鸡日的你采你的药，心急吃不得滚粥，烫着自己，那可难办。再说，我这尊菩萨，自雕自用的，还想送与你不成？”吕老崽吃了人家的嘴软，说：“老马，你跟这尊菩萨很像，大慈大悲啊。”老马听了呵呵一笑道：“你个牛鸡日的会说话。”可吕老崽话锋一转说：“不过嘛，我左看右看，你雕的菩萨手上不像是杨柳枝，

就像是拿着把杀猪刀。”老马一听，脸就垮了，头上青筋一跳老高，发起脾气来：“老崽，你这是日嘍我呢，还是日嘍菩萨？没有老子杀猪，有你的心肺汤喝？观音菩萨的眼里就是要普渡众生，杀猪也不是普渡众生吗？那些蠢猪，让它们早点投胎，转世为人，不是积德行善么？”老马虽然生气，还是给吕老崽的酒杯里倒酒。吕老崽就逗他说：“猪不蠢，外国的猪还画画，成了全世界知道的画家，一张画卖好几万，你卖画能卖几万吗？”老马说：“猪再聪明，它永远是猪，能喝酒不？能睡床不？能搞女人不？它不蠢它怎不逃跑，想挨几刀好受吧？我给它们一刀，就是助猪为乐，咋不是做善事？咱一辈子杀猪就是一辈子做善事，就是活着的观世音菩萨，你牛鸡日的不信吧？你不信小心没有酒喝。俺不杀猪，今天你有汤喝？喝足了给老子滚。”吕老崽哪会滚掉，每到这时，吕老崽就笑着用筷子头点一下师傅老马，大声说：“天天来，就想你狗日的大善人。”

可徒弟有疑惑，毛骡儿有天对老马说：“师傅，你说杀猪是做善事，添福添寿。我咋听老人说，杀孽太重的人，都不得好死咧？我们村有个专门逮雀子的，后来背上长了一个大疮，周围几十个小疮，大疮小疮都像鸟，叫百鸟朝凤，后来烂死了。还有一个打家狗的，人家的看门狗，全给打了，打了狗，就在山洞里下菌子煮吃。有一次煮的菌子中有一种食肉菌，是细菌，因菌子没煮熟，食肉菌就钻进了那人的体内，开始吃他的肉，每天吃得沙沙响，就像蚕虫吃桑叶。肚子里五脏六腑全吃空了，又吃他的脸，脸吃成了骷髅，就剩一张皮，包着个骷髅，后来就躺在床上，像一张纸那样死了。”师傅说：“你讲的是狗屁，我们是人家请了去的，请去杀猪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我们只是帮忙补一刀，你以后就懂了，相当于城里的安乐死，与杀生没有关系……”

话说有一天，林子里传来了动物的嚎叫声，像狗，也像狼。老马给徒弟毛骡儿说：“你听下是什么在叫？”毛骡儿说：“是狼吧？”老马说：“八成是狗。”那叫声有点凄惨，就像要发生什么大事一样，叫声往天上飞，又拖得很长。山林里有人下了套子或“铁猫子”，反正套住了东西。下套人早忘了，也许是很远的盗猎者在这下的。那声音停了一会，到了晚上，叫得更加凄惨。老马说：“也保不定是狼，咱们若去看个究竟，狼会唤来同伴，等明儿白天再说。”

那叫声嚎哭了一整夜，到了早上，师徒二人的眼圈

都是黑的，还肿，都没有睡好。毛骡儿拿着刀子准备学雕观音，老马叫上了他，说：“拿把大的。”指着那些杀猪刀，上前去取了一把，交给毛骡儿，自己也拿了一把。毛骡儿拿上师傅给的刀，刀柄又腻又沉，举起来像一块大石头。因为猪是大牲口，需要用力，所以这一把刀可以改二三十把雕刀。捅跟雕就是不同，摸摸刃口，就像是悬崖一样让人胆寒，刃口上还浮着一些细小的蘸水磨过的铁锈。

师徒二人一前一后往叫声发出的山沟里蹚去。路上，师傅老马叮嘱徒弟毛骡儿看着脚下，也看着四周，防止有狼跟上。狼是很鬼的野牲口，跟上了你，再邀上周边的狼，你就只有死路一条。师傅说，遇上狼，就是咱们师徒两个在一起，在狼面前都不是对手，何况狼后头还跟着狈。狈更鬼，因为前肢短，只能趴在狼的背上。有的狼懒惰，背一只狈让它们先去攻击猎物，狈无论是吃人还是吃猪吃鹿，都是先抓眼珠子出来。因为前腿短，但抓力强，掏出眼珠子先给狼吃，这是感谢狼背了它。猎物被掏吃了眼珠子，基本就成了废物，只有让狼狈吃掉。

师傅老马的话说得徒弟毛骡儿两只腿瑟瑟发抖，浑身汗毛倒竖。老马观察这个徒弟，也没把他说的当回事，憨头憨脑的，还带着笑意。蹚进灌木丛，拨开荆棘往下走，就看到山崖的凹处，有个东西被套着了，是条狗，不是什么狼，就是条野狗或是哪家里来野外撵兔子竹鼠的饿狗，一不小心踩上了猎人的铁猫子。

“是狗哩，师傅。”徒弟毛骡儿就过去，要为那狗解套，却被师傅老马一声拦住了。

那狗哀哀地叫着，身上的毛没有光泽，刮瘦的狗头上两只眼睛有着诡异的求情，嘴角因为嚎叫全是干结的涎沫，长长的舌头都发黑了，像是吃过煤炭，呼呼地往外冒着火。

“这狗可怜。”

“可怜是可怜。你等着看看。”老马就拿着树棍子，慢慢向那狗靠近。狗看到这是村里杀猪屠狗的老马向它走来，这人一身的猪狗血，狗就挣扎得更厉害，拼命想跑，可后腿被夹，已经拉脱了皮，血肉模糊，像这样一定会挣断，看到老马手上的砍刀又更猛地挣扎。只见那刀，寒光闪闪，前尖后秃，刀背宽厚，敲过多少猪狗脑壳，刀锋又捅过多少喉咙。今天没死在铁猫子手上，定会死在老马刀下。于是恐惧逼疯了那狗，又扯又撕，又蹦又跳，又叫又噪。喉咙已经哑了，夹着那条又脏又黑

的尾巴，就像一个人害羞捂着裤裆。

老马不急，伸过去树棍去拨它的后胯。那狗见树棍过来，呲牙就咬，咬着不放，怕这棍子上身。老马与咬棍的狗拔河，竟然拔不出，他就嘿嘿笑起来，旁边的毛骡儿也被逗得呵呵发笑。

看那个夹它的铁猫子，已经锈得不成样子，像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这铁猫子下在这里，估计几年都没有夹到东西，这只狗咋踏上去了？但这铁猫子沉，有五六斤重，两边的夹片有牛脚大，是夹老熊和草鹿的，这条狗运气太孬，夹住了认命，就哭。一会儿哭嚎得像个死了亲人的妇人，一会儿又尖叫得像挨了揍的小娃子。老马终于用棍子戳开了它的后胯，但狗乱动乱摆，毛骡儿不知道师傅戳胯里是干什么，这么近，一刀捅过去，不就了结了么？他以为师傅在研究夹狗的铁猫子，怎么把它掰开。师傅好像没有下手的想法。看那铁猫子，太大太沉，又锈蚀了，师傅一定掰不开，毛骡儿就说：“师傅，你把狗头压着，我来掰行么？”老马还是用棍子横着不让毛骡儿动手，说：“毛骡儿，你听这狗是咋哭的？”

毛骡儿不明就里，摇摇头，不就是个干嚎吗？狗和狼都是这样的，叫像哭。

“一会儿是妇人哭，一会儿是小娃子哭，这事儿蹊跷。你知道周围有没有要生娃子的人家？”

“昨日听说漆树坳有个女的要生娃子，今天还没生出来哩。”

“喔！好了。”师傅说，再死死撇开那狗的后胯让毛骡儿看，“你数下它胯下的黄斑。”

毛骡儿依然不明就里，朦朦胧胧地俯身下去，看师傅用棍子指戳的地方，“三个……师傅，怎么了？”

“按说猪要轮回六道，才能投人胎，狗少两个轮回，也要杀四次，这狗到了投胎转世的时辰，却还困在这里，生不能生，死不能死，咱要渡它上岸。这么叫了两天，让人家的妇人难产受罪，它也受罪，只有结果这狗的命，才能救那漆树坳母子的命，明白么？”

说完，师傅迅雷不及掩耳，一刀朝那狗砍去，狗来不及腾跳挣扎，好像还送上了脖子，高仰着头，正好迎上了师傅的刀，将那喉咙齐齐砍断，狗头耷拉，立马倒地，抽搐了几下，淌着热血，就不动弹了。然后师傅老马再去取那狗腿上的夹子，小心翼翼，不是硬扯，而是让毛骡儿帮忙，师徒二人狠狠地掰，又恐夹到自己的手。那铁猫子的力量真大，夹断一只熊掌也是一秒钟的事。毛骡儿就对师傅说：“把狗腿砍断算了。”老马说：“使不得，使

不得，如果砍断一条腿，人家家里生的娃子说不定就会有腿疾的。”

师徒俩费了好长的时间，终于将铁猫子给撬开了，死狗就由毛骡儿背着，经过漆树坳时，正在路上走着，突然听到了寂静的坳子里有婴儿响亮的哭声，就像是弹洋琴，清脆高亢。老马就让徒弟毛骡儿放下死狗，说：“我们去那家人家看看。”

两个人将死狗藏在了路边的树洞里，循着婴儿的哭声，走到那家人家门口，一看，是徐窑匠的家。这徐窑匠在给别人打窑烧瓦时，窑塌下来把腿压断了。看他门上已经贴了红纸，告知村人这家生了娃子。他们在门口就看到徐窑匠用大红花小被子抱着一个婴儿，这时一个姓赵的乡村女医生从屋里走出来，一问，才知徐窑匠的媳妇已经动胎了两天，因为胎儿不是头先出的，好在赵医生手很小，伸进产道将那小孩儿胎位给弄顺了，此刻，刚好生下来不到一个时辰，还是个男娃，徐窑匠高兴得直打喷嚏。老马就去看这娃子的脚，看到脚脖子那儿有一道深深的红迹，心里就明白了，就让徒弟毛骡儿看。可徐窑匠说这是赵医生给拽红的。“不管咋的，只要母子平安就是天福了。”老马说。徐窑匠的妈给了老马和他徒弟每人两个红鸡蛋。老马要毛骡儿接着，说：“这红蛋要吃，一定要吃。”

师徒二人吃着红鸡蛋，又上了路，老马说：“事情就是那么的，万事都是相连的，你信还是不信呢？”

毛骡儿说：“人家医生拽的，干嘛扯上这条狗哩？这样说来，咱们都是猪狗托生啰？”

老马说：“不是是咋的？你就是头猪！”

到了腊月，火塘的火红了，山里就没事可干了，地里的苞谷洋芋都收了，苞谷挂在梁上和墙壁上，熏猪肉就成了比较重要的事。这么说吧，农家的火塘顶上，不挂些肥滋滋的猪肉，这火烤得就没有什么滋味，这么好的松木烟子不熏猪肉难道熏人的眼珠子吗？头上有一排排猪肉，就相当于秋天钻进了穗子挤挤的高粱地里。再者，到了吃饭的时候，站上椅子手拿刀割下一块熏好的肉来，肥瘦相宜，切好，丢进炖锅里，再到菜园里砍一蔸白菜，一并煮好，酒杯一端，活色生香的日子就开始了，人生的幸福就不过如此嘛。

徒弟毛骡儿挑着木腰盆和一堆刀具，虽然天寒地冻，但头上走得热气腾腾。师傅老马拄着铤杖，叼着烟。路人遇上了，说：“马云哥，去杀猪呀？”“嗯啊。”

“这徒弟是哪儿的？”“野猪岭的。”“一把好力气。”

老马对徒弟毛骡儿说：“杀猪本来是个力气活，猪也是完成它的生命，虽然反抗一下，也会乖乖地受刀。但猪毕竟是猪，有些发蠢，送它转世它还扭七扭八的不肯就范，会发些横劲，你就必须心狠手辣，快刀斩乱麻，当断即断，就是为了快快送猪脱离苦海投胎去。”

说的是腊月初八这一天，老马和徒弟二人来到了马嘶岭，这一家杀猪要杀的有两头。第一头拖出来，被几个人摁在了两条板凳并成的猪案上，主人紧紧抓着猪的后腿，张着阔嘴，蹬着弓步，拉拽着捆猪的绳子，大喊着，不要松啊，不要松手，压住它呀。那猪被捆绑了四肢，嘴里喷着白沫，声嘶力竭，同时奋力射出污臭的粪便，叭叭叭地把压它的人喷了一身，扇着大耳，吼着粗气，猪眼望着天空，像是知道了自己的死期来临。但它心里也许在盼着这一天，好结束这吃糠咽菜喝泔水的日子，寻个好人家做人去。猪在挣扎时老马已经看好了猪的胯下有五个黄斑，它假模假样地嘶叫了几下，老马就让毛骡儿上去操刀。毛骡儿接过师傅的刀，那刀柄粗、凉、莽，像一块石头攥在手上。毛骡儿抓着猪的鬃毛，毛死硬，戳手，猪还发抖，三四个人压着猪，作墙倒众人推状，巴不得杀猪人赶快结束猪的命，让它早点咽气。加上师傅指点，插刀之前毛骡儿已定下了心，斜着刀果断插下去，进入了猪皮，切割声利索。可毛骡儿毕竟是第一次杀猪，刀进去不猛，猪皮又厚又软，脖子上皱巴巴的，刀尖滑了一下，没有对准喉管和动脉，猪血出不来，只是小股滴到盆子里，劲儿依然挺大，在垂死挣扎，竟然有腿从绳索里挣扎出来了。老马想，这徒弟手软，于是发出啾啾的惋惜声和提醒声。毛骡儿既然已经出刀，手软心不软，开弓没有回头箭，就将刀狠狠地挺进去不退缩，那刀正在进入时，突然一头大猪跳出猪圈，直直地朝他们冲过来，像犯了疯病一样用猪嘴全力朝他们攻击，毛骡儿双腿被撞开，又紧紧压在猪身上。那疯猪见人就拱，把人拱得东倒西歪。疯猪又去拱板凳上的伤猪，是解救它。果然，伤猪有了救援，回光返照，四肢在绳索里乱踢蹬，终于成功，后腿钻了出来，想翻个身，用力一踢，正中老马的下怀。那老马本来有胸口痛，立马，心脏一阵锐疼，呼吸窒息，人就倒地了。他捂着胸，看着那伤猪跳下板凳从他的身体上跨过去，脖子上还插着刀，淌着血，气吼吼地往后山的村子里跑去。

猪的主人和帮手们见猪喉咙上插着刀跑了，就去追那头猪，顺着血印子。后头的疯猪，因为救了它的猪队



友，在屋场上手舞足蹈，摇头摆尾，癫狂乱跑，见什么拱什么，拱翻了腰盆，拱倒了桌子和开水壶，拱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毛骡儿这时护着师傅，把他扶起来。老马说：“快去追那猪！”毛骡儿放下师傅，跟着人一起去追伤猪，但那猪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

垂头丧气地转回程后，那些人迁怒于屋场上狂暴的疯猪，见它还在那儿撒野，挥舞棍棒便将它逼在了角落里，将它五花大绑结实地捆住。主人就说，快杀这头！等老马去看那头猪的胯下，只有四个黄斑点，这猪咋这么急？你牛鸡日的还差两次。

老马捂着胸口坐在屋场上，没有接主人的话茬，一捶一捶地砸自己的胸。徒弟毛骡儿拿着刀站在老马身旁等指令。你急还不是投猪胎吗？如果今天有哪家生娃子，一定是凶多吉少。那头猪带着刀子跑了，这不是让生娃子的受罪么？主人催促说：“马师傅，开宰呀！”老马闭着眼睛说：“今天不能宰，最好将那头跑掉的猪找回来先宰。”主人说：“先宰后宰不都是个死吗？到哪儿找去，山这么大，林子这么深。马师傅看你手抖得厉害，是不是猪踢得撑不住啦？”毛骡儿凑过来小声对师傅说：“师傅，还是我来。我保证宰好。哪头都一样，都喂肥了。”老马却骂道：“你个小杂种坏事，今天是你闯下的祸，你若手利索一点，不至于如此，猪死活不算什么，出了人命要不得！这猪抢了那头猪的好事，能宰它吗？”

那些摁猪的人气喘吁吁，等着杀猪匠操刀，急得不行。这老马看来老了，被猪踢一脚就废了，找个徒弟也手脚笨拙。主人就去倒了一杯酒给老马，并对毛骡儿说：“小师傅你上呀，你又没被猪踢！我们按紧就完了。”主人这么一说，毛骡儿就管不得师傅的意思，就想把面子挣回来，再不能失手，一定要一剑封喉。此时老马喝了几口酒，胸口依然疼痛难忍，看着裤子松松垮垮的徒弟毛骡儿，提着气，两个腮帮子鼓得发紫，像冻伤了一样，比划了几下就动手捅刀了。这次他出手快，老马来不及说什么，就见刀子在毛骡儿手上短了一截——进了猪喉，那刀在猪脖子里游刃有余，下手忒快，还搅和了几下，期待已久的血，一下子就喷涌而出。老马放心了，端起剩下的酒，一饮而尽。毛骡儿抽出刀，在猪身上擦着，就听到师傅喊：“捅深些。”毛骡儿听到师傅的指令，心里说，你没看见血不是出来了么？可他不知道猪垂死挣扎的力气，那猪本来疯狂了，血流尽时，突然一阵狂嘶乱扭。毛骡儿有点慌张，就用

刀背去敲猪的脑壳。只听到师傅一声断喝：“不可！不可！”

猪的脑壳一砸，它就昏死过去了，免得再踢到人不正好吗？可师傅说不可就是不可。毛骡儿把挥到空中的刀收回来，再用了吃奶的劲来跪住猪身，朝冒血泡的刀口再进了一刀，哈，这一下补得好，终于畅通了，最后流出的血是黑血，朝盆子里直淌。猪的气泄了，气短了，几声小哼，身上绷紧的皮肉松软下来，终于没了声响。

刨猪时，老马给徒弟毛骡儿讲：“你可记住，不得用刀背敲猪头，如果敲了，这猪若是投什么别的胎那我不管，投了人胎，生下的娃子脑子就会不好使，那你不是害人一生么？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留一手，给别人留个后路，也等于给自己留个后路。这世上的万事万物，要讲关联，可以扯得很远很远。前世今生都是因果。你师傅杀了这么多生，越杀心里越胆寒，越是有怕惧。没有怕惧，你杀猪的刀那不去捅人呀？人一辈子不可逆拂天意，万事逆天，必有恶报啊！”

“师傅，就算你讲的这些迷信是真的，也不一定所有的猪都投人胎呀，嘿嘿。”

“你这娃子是抬杠的，你也没关心国家大事，也不看看手机。现在外国人的研究说，三年内，猪的心脏就会移植到人的身上，猪的腰子也能移植到人的身上……”

“猪的腰子移植到人的身上是什么？”

“是肾呀，你这娃子读书少，啥都不懂。我们叫腰子，书上叫肾。如今吃了污染食品，得尿毒症的人多，都要换肾的，排队要排好些年。有的没有排到就只有换血，就是透析，每周都要到县城以上的医院透析换血。这下可好了，医学太发达了。你没想下，为啥是猪的腰子能移植到人的身上，而不是狗的腰子牛的腰子羊的腰子，这是啥道理？所以呀，人跟猪，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与人离得最近。猪投人胎最方便，你要它去找老虎豹子投胎，到哪儿找去？得等到猴年马月，那不永远在地狱了吗？你这娃子，你要设身处地想想。猪再怎么也就一年的寿命，如今养的猪放了激素，三个月就出栏，一头猪就三个月的寿，可怜可怜……”

杀了猪，吃了酒，师徒二人往回走。这天，月光如水，恍若白昼，连树上的癭瘤瘤都看得清楚。走到岩包冈，老马因为胸口被猪踹痛了，多喝了两杯，有些恍惚发飘，看到月光突然被雾遮了，眼睛像上了翳子。冬天的山林万木枯干，森林像披着荆棘的怪物在他们眼前爬动。这时，老马看到前面隐约有一户人家，屋场上有一个白

衣人提着个篮子在那儿转悠。老马顿时酒醒了一半，把毛骡儿拉住，对他小声说别声张，别动，让他躲到树背后。然后，老马就看那个白衣人这么晚了想做什么。

他瞪大眼睛细看，是个女子，那女子放下篮子，就从窗户外钻了进去。老马慢慢靠近一看，那窗子是关着的。这女子定是个邪秽之物。这儿深山老林，总有些怪人怪事怪物。老马听到屋子里有女人的呻吟声，声音怪吓人的。老马想着这不是采药的酒友吕老崽的家吗，上次两人喝酒就听他说他儿媳快要生了。这精怪定是个产难鬼，让孕妇难产后用篮子把婴儿提走的。于是他提起来篮子，拿出一把杀猪刀，把篮子给插到了猪圈旁的粪凼子里面。那女鬼一会儿从窗户里钻出来，一看，哎，篮子哪儿去了？就循着篮子的气味，找到了粪凼那儿，看到了自己的篮子，咋跑到凼子里了？一抬头，见凼子边立着一个黑糊糊的影子，一个身上散发着血腥的大汉，像一筒大柏木，手拿着一把长长的尖刀，嘴里喷着浓浓的酒气。

“师傅大哥，你能不能用刀帮我把篮子挑上来？”

“你是做啥的？”

“不做啥，我想到田里去摘些菜回来。”

“半夜三更的摘菜？哼！我知道你这个妖怪，还不快走？这家是我的朋友，三代单传，你还想拿人家的娃子提了走的？你好大的胆，你吃得起我这把杀猪刀啊？”

“大哥啊，你这把刀……”

“老子杀了九千九百九十九头猪，就差一个野鬼头来祭这把刀了。”

那女鬼顿时跪下来，双手作揖道：“大哥想要我怎么办？”

“一个字：滚！三个字：滚远点！越远越好，别让我碰上了！”说罢，用刀挑起臭熏熏的篮子，扔到崖下。

那女鬼爬起来，就飘下崖去了。

这时，吕老崽屋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娃子顺利地生下来了。

徒弟毛骡儿躲在树后面，看得真真切切，看到那个妖怪果然怕他的师父。等那妖怪飘走，他跑出来，看到师傅老马竟然瘫坐在地上，嘴里喃喃地说：“咱也是接生婆，咱也是接生婆啊……”又说：“老崽呀，我今天又是被猪踢了一腿，又是帮你赶邪鬼，你个牛鸡日的命好呀……”

正在那儿坐着，雾突然散了，只听见一阵呼呼声，

有一群野物跑过来，是一群野猪。那野猪们是从吕老崽屋旁的茶园跑的，似乎没有发现老马师徒。跑着跑着，一个铁家伙当啷一声掉在石头上。是猪身上掉下的，老马要毛骡儿赶快去看看是个什么家伙。毛骡儿跑过去俯身捡起来一看，大叫道：“师傅，是那把刀子！”老马的酒完全醒了，眼神也正常了，再往猪群那边看，领头的猪头上有个显眼的红布条！他陡然想起他遭遇野猪的那次，咋又碰上了，而且猪身上还掉下一把今天插着的刀？一摸，刀上有血，血是热的，黏乎乎的。老马心惊肉跳，痴痴地看着月光下挑着腰盆和工具袋的徒弟毛骡儿。那徒弟像一个老树桩站那儿，一动不动。老马攥着那把失而复得的刀，大声质问徒弟道：“你这把刀是哪天插进猪身上的？”

陈应松，1956年生，湖北公安人，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出版有长篇小说《还魂记》《猎人峰》《到天边收割》《魂不守舍》《失语的村庄》，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等70余部，《陈应松文集》6卷，《陈应松神农架系列小说选》4卷。小说曾获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学会大奖，《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小说奖，全国环境文学奖、上海中篇小说大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梁斌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华文成就奖（加拿大）、湖北文学奖等。作品翻译成英、法、俄、波兰、罗马尼亚、日、韩等文字到国外。中篇小说7度入选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

责任编辑 冯祉艾

# 孤岛来的人

(短篇小说)

草白→

几年前，我还在解放军日报当记者。那年五月，我随海岛巡诊队的军医们去了马蹄岛。在那里，我认识了一名叫司月光的士官。很多年过去，那次见面的场景我依然记得。

马蹄岛是一座孤岛。用官方的话来讲，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四无岛”，没有居民、没有淡水、没有耕地、没有航班。当我们抵达马蹄岛的时候，司月光已经在那里待了十三年，度过了从士兵到士官的最初几年。也就是说，他所有的军旅生涯都是在那个岛上度过的。

在去马蹄岛之前，我们到过岩岛、竖琴岛、鸣沙岛和大鱼岛。

那些岛上都很热闹，有一种热烈生活的气息。低矮的石头房子，高低不平的街衢，男女老少肤色深黝；黄昏到了，他们穿着拖鞋，低着头在海岸边走来走去。当然，那里和陆上很不同。最大的不同是那些气味，随处弥漫的海腥味，好像那里的土地、房屋和植物都在散发出这种气味。

我们在大鱼岛，那个盛产海带和海马的小岛上滞留了三天。大风过后，舰船带领我们驶离那里。如果没有螺旋桨搅起的水花，海面几乎是平静的，海天近乎一色，大海的色比天空的色

略深一些，有时候又倒置过来。大船在海面上行驶，它庞大的身躯犁开海面，所过之处留下一道平缓的蓝灰色的波浪，浪背上喷溅着白色泡沫。

马蹄岛就在这汪洋大海之中，那个叫司月光的士官就在那孤岛之上。起先，船上的人只看见远处一抹朦胧的横形的灰蓝色，好像是由海上水汽凝结而成。渐渐地，那抹灰蓝色变深了，显示出某种依稀的轮廓来。后来，那轮廓变得更为清晰，那是一座褐色与绿色间杂的岛屿。岛屿变大了，越来越大。

——那就是马蹄岛，海岛巡诊的最后一站。

午后，阳光最炽热的时刻，碎银一般细密的光斑洒在海面上，远远看去又像是春天里的落花。天空成了中灰色，与海面的灰蓝色相映衬，和谐而紧密地依存着。我们的船慢慢驶近那里，从视野所及到真正抵达，还有近半小时的航程。它的形状一点也不像U形的马蹄铁，它到底像什么，我们并不知道，因为我们在船上所能看见的只是其中一个侧面。

我们的船一直在朝那个侧面行进。

现在，我已经忘记那个岛上最先被我看见的是怎么了，它们可能是整个出现在我的视野里，崭新的白色营房，水



泥道路，训练场，白色墙体上也被刷了标语和宣传口号，与别的岛上没什么不同。我们从那船上下来，营房就在白色水泥道路所通的前方，已经有穿迷彩服的战士在路边候着了，他们的人数并不算少，至少比我想象中多，大概有十几个人吧。或许有二十个左右。因为着相同的衣帽和鞋子，他们看上去都差不多，连表情都很像。

远远地望见一个亭子，亭子里有一口井，边上竖了一块牌子，说这是初登此岛的人所开凿，水质咸涩难以下咽，“但老海岛们视此水为甘露”。现在，营房里不仅有海水淡化装置，连菜园子也有了，至于那些泥土是怎么运来的，没有人过问和在意。别处都有的家属楼这里也有，但这个岛上并没有随军家属，只有到了寒暑假才有女人带着小孩渡海而来。战士们住集体宿舍，四人一间或六人一间。枕头、帽子、皮带都有固定的摆放位置。所有的床看着像是同一张，所有的房间看上去也差不多。

人群中，有人轻声嘀咕，说这里也挺好的呀，和别的岛上并没有什么区别呀。区别当然是有的，那就是这个岛上除了士兵，并没有一户人家、一间民房；除了军营和石头山，便是浩渺、深阔的海水。

巡诊队的医生开始看病了。年轻人能有什么大病呀，不过是训练伤、皮肤病之类。这样的巡诊也类似于心理诊疗，医生们过分耐心的解释好像只是为了延长就诊时间。他们不仅来看病，还为了给这岛上唯一的人群捎去力所能及的安慰，比如说：陪他们多说话。

大概所有到这岛上的人，事先都会这么想：这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年轻的战士们在此过着孤独而与世隔绝的生活。当登岛亲眼所见之后，尽管视野所及的一切并不显示出明显的匮乏，但还是很难完全消除那种先入为主的感觉。

这里的营队也养猪——巴克夏猪，那种黑耳白嘴的猪很可爱，肉质也鲜美；这里也有颇具规模的腌制区，为了备食物短缺时之需。

总之，别处该有的这里也有，一点也不少。

有人开始介绍以前的境况，那时候的营房低矮而潮湿，来自海上的大风随时可能掀掉屋顶上的瓦片，他们不得不用石块压住那些瓦片，或者干脆取后山上的石头做建筑材料。如今崭新而整洁的钢筋水泥营房，固若金汤。院子里的杏树、桃树也和陆上一样开花、结果，只

不过花期略迟几天而已。还有月季、紫花地丁、冰菊，也是花型饱满，照开不误。

按照惯例，每到一处我都要做人物采访，而马蹄岛又是一个如此特殊的地方，我更没有理由放弃。于是，那个叫司月光的士官被叫到我面前。他是这里入伍时间最长的，从十九岁到三十二岁。

采访在他的宿舍里进行。这是他和连队另一名士官共用的房间。这个房间里有一排柜子，一个书报架，一个健身器材架，两张床，两把椅子，两张写字台。

写字台靠墙摆放，上面依次放置着茶杯、电话机和竖立的书籍：三本关于牲畜养殖方面的书，五本《毛选》、一本《平凡的世界》、一本《活着》——那便是他全部的藏书了。

我们面对面坐着，身体占据着房间里仅有的两把椅子，几乎有些“促膝长谈”的意味了。现在，我还能想起他脸上的表情，那种自我嘲讽、自我满足似的笑，有一些羞涩，但又不给人自我封闭的感觉。不用说，那些人脸上的肤色几乎一模一样，户外训练和阳光暴晒所留下的痕迹，年深日久，越来越成为他们身体和身份的一部分。那是一种很容易让人产生敬意的肤色，也给人造成某种迷惑及进一步了解的障碍。

这名叫司月光的士官，被当作资历最深、最会说话的士兵推荐到我面前。但当他说到“那样”的话时，还是把我吓了一跳。

当得知他的年龄后，我顺口问道，那你结婚了吧？

他马上说，我离婚了。

——如此迅速而直接的反应，倒让我不知所措了。我快速地瞥了他一眼，他的表情里有一种微微的讶异感，似乎惊讶于自己的大胆，也为自己大胆所达到的效果而暗自得意。当然，话题很快被转移到明亮的别处，但彼此心里都明白，那番问答所引发的话语的漩涡，并未消散。

在我这边，的确很想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他那里，倾诉的欲望始终存在，这一点从进门看见他的那一瞬就知道了。碍于陌生人初次见面所该有的规矩和礼数，也因为那些东西并不能被写入严肃的采访内容里，一开始，我们聊的是别的话题。

司月光告诉我，他初中没毕业就到社会上做事了，吃过很多苦，受过许多骗。比起这些，部队里的生活实在太好了。他说起刚入伍时的新兵训练，有五公里越野跑，要背着二十多公斤的装备跑，许多人都坚持不下来，只

有他轻松过关了。他知道那不是比谁跑得快，跑得快没有用，关键是要能跑到最后。果然，他做到了。当初一起入伍的战友们都走了，只有他被留下，还当了士官。

士官转业后，是不是可以被安置在一个比较好的单位？我问他。

司月光点点头，微笑着默认了。

接下来，他的那番话，让我大为吃惊，甚至比刚才提到的“离婚”更让我诧异。

——即使转业，我也不想去麻烦地方政府，去给他们添负担。我想过了，如果转业，我就回到村子里去，去养猪、养羊、养兔子，和村民们一起劳动，带领他们致富。

简直是标准的答记者问！

与报纸上、电视里那些人不同的是，他说那些话时的语气坦率而真挚，似乎是多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如果不是亲耳听见，我是不会相信这样的话的，但那一刻，我不仅信了，喉咙里还有一种莫名的哽咽感。——在我不算短暂的记者生涯中，这很罕见。

为了表明自己不是信口开河，他说了一些在部队里的具体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项便是养殖家禽。他看理论书，也实践，都是为了积累经验。

尽管如此，你还是不想转业对不对？——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我一般不这样说话的。

那一刻，他显然愣住了，等反应过来，他反而直言不讳了：是的，我一点也不想转业。

为什么呢？岛上不是很孤独吗？出一次门都那么不容易！我脑海里还在想着船，想着孤独不孤独这些问题。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想（转业）。大概已经习惯了吧。也不觉得什么孤独不孤独的，每天都很忙，根本没有时间想那些事。当然，如果留不成，就回去吧；如果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也会自己走掉的。部队不能留没用的人，也留不住。

我们交谈时，他脸上始终浮现出那种微笑的表情，自我嘲讽、自我满足似的。他完全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就是这样的人，这个人让我想起那部叫《一滴血》的电影。电影里那个被战争毁掉的男人，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根本无法回到日常生活中。有一天，当面前这个男人退伍回去，会不会也这样？

那一刻，我忽然想，我可以问那个问题了。对这样

的人来说，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回答的。然而，我并没有马上这么做。

他再次说到养猪的事，这让我想起那些黑耳白嘴的巴克夏猪。

你这是在逃避现实，怕自己不能很好地适应外面的生活……既然总有一天要转业，为什么不早一点出去？也好早点适应啊。

听完我的话，他再次笑了。这一次，他的笑容显得颇为牵强。

你说得对，或许我就是在逃避现实。我觉得外面这个世界，我可能不会喜欢，所以干脆就不想去面对它。但我能接受回家养猪。我一直告诉自己最坏的打算就是回去养猪。

其实，你用不着养猪的，你完全可以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让自己过得体面些。士官转业待遇不会差。再说，你要是以后结婚了，也需要养家啊。

……

在此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可以与这个叫司月光的士官聊到这种程度。宿舍里没有别人，只有我们俩，而他的表情完全是旁若无人的，好像是在与想象中的某人说话，这是他渴望已久的一场对话。

还有，离婚也是你提出来的吧？

他诧异地望了我一眼，果断地说，是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紧望着他，不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既然面前这个人并不害怕我的好奇心，那也就没有掩饰的必要了。

还能有什么事。结婚一年后，她在外面有人了。那个男人还打电话给我，叫我给她自由。她本来就是自由的啊。我在岛上，她在外面，她从来都是自由的。

你们那可是军婚啊，法律上不是有规定不能破坏军婚的？

嗯……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谁还会去提那个。

这么说，你们很快就离婚了？

那倒没有。我们有一个女儿，那时候孩子才三个月大……是两年后才离的。说到女儿，他脸上那种冷淡而略带嘲讽的表情才得以收敛。

那以后，你再也没有找过别的姑娘？

没有。——我一直在这小岛上，去哪里找？

也没有结婚的打算？

应该说，我并不急着结婚了，既然这种状况并没有

改变……那么，以前发生过的事，以后就有可能再次发生。

你看，你今年也已经三十一岁了，早点转业回去，还能早点结婚。你怎么就不想出去呢？

听我这么说，他再次笑了，一种轻微的脸颊部位肌肉的抽动，似乎这是一个无须考虑的问题，因为他早已考虑成熟了。

对此，他并不想轻易说出口，但还是说了。

——我不是不想结婚，而是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很难，太难了。我已经不那么着急了。真的。这世上该你拥有的，迟早都会有。没有的，想也没用。

他说的这些，我当然能理解。这个小岛之外的很多人，也都是这么想的。可是，那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还是不一样的。有一刻，我忽然感到自己比刚才更理解他了，那份感动也进了一层。他想要的伴侣不是年轻时找的那个女人，那个女人在舞厅里上班，有很多男性朋友，到处玩。与他离婚后，女人并没有与那个给他打电话的男人结婚，在他回家探亲时，女人来找他，流露出复婚的意思。

那一刻，他发现自己竟一点也不想了。甚至，他对自己这辈子能不能结婚这件事，也无所谓了。相反，他更坚定了留在部队的决心。他说这辈子他从没有在别的地方获得过这种安全感，而在岛上，他找到了那种感觉。

说那些话时，他脸上嘲讽的表情消失了，被一种迷茫而不明所以的神情所取代，好像他自己也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这样，那个说出口的事实既让他无限确定又充满怀疑。

不过是在一个地方待了十三年，他就已经不想离开了。

无疑，这个房间里的一切离世俗生活很远，没有一件多余之物，也没有任何审美性的装饰，除了桌上的那几本书。

这里是单调的，可也是让人满意的。

我们之间忽然无话可说了。

从宿舍出来，我们来到楼下的休息室。

整个屋里都是穿迷彩服的人，战士和军医都是同样的装扮，不同的是后者手臂上戴着红袖章。他们似乎正在谈论什么，却不发出任何声响。我忽然感到这屋子里的人，一个也不认识了。

有人端来一杯水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微微一笑走开了。

我望见屋角落里的饮水机，边上还有未拆封的桶装水，和陆地上的办公室一模一样。来来往往的人都是举止规范，步态轻盈。我在人群中寻找司月光的身影，寻找那张自我嘲讽者的脸，那或许是整个屋子里我唯一可以辨认的。毕竟，我和这张脸聊了那么久，我熟悉那上面的表情。即使在黑暗中，我也能认出那种表情。

但我没有找到他。

后来，我才意识到刚才那个给我端水的人就是司月光。

或许他还在这个屋子里，或许已经不在。我知道他很难与这个屋子里别的人说那样的话。他在说过那些话之后，就变得有些沉默了。未来某一天，他或许会离开这个岛，回到出生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来自哪里，是高山还是平原，刚才采访的时候，忘记问了。

临近落日时分，阳光依旧炽热而晃眼。军医们结束就诊任务，从营房里列队出来，战士们也鱼贯而出。他们站在一起，以相似的动作和步伐，走在那条通往码头的灰白色的水泥路面上。我感到恍惚，也有些诧异，不知道他们为何也要随我们去那大船所停泊的码头之上。我的右手边是墨绿色的山体，橱窗里陈列着许多礁石，那上面镌刻着守岛士兵离岛时的赠言。一拨又一拨人来了，又走了，不远处就是大海；一出营房，我就看见了大海。

舰船已经等在那里了。

列队送行的人已经在码头上候着了。

他们望着我们走近，靠近那艘大船。此刻，在我眼里，那艘登陆舰好似变得无比庞大，可以装下这岛上所有人，带领我们和他们一起离开。

可他们只是站在那里，列队站着，向我们敬礼。右手长时间地举在那里。那过分凝重的脸庞上，神情庄重、肃穆，不可解答，不能猜测。那一刻，我依然没有发现司月光的身影，但我知道他就站在那里，站在他们中间。

我们上了船，站在高高的船舷上，眺望岸上送行的队伍。

缆绳被解开了，舰船“呜”地一声响，渐渐离了岸，在船体与码头之间露出湛蓝的海面，那面积越来越大。

就在那一刻，所有船舷上站立的人都听见了那声声喊叫。一个声音在喊，再见！一群声音接着喊，今后再来！那个声音接着喊，再见！一群声音继续喊，今后再来！



来！那个喊话的人将手罩在嘴边成喇叭状，他仍然在喊，再见！再见！再见！所有的“再见”和“今后再来”汇聚在一起，汇成一股隐隐的、巨浪般的声响。然后，那声响渐渐地，无可奈何地低了下去。

他们仍然挥动着双臂，仍然发出告别之声。

岸越来越远，那些黄绿色的身影逐渐变小，越来越小，可那些声音仍在持续不断地释放出来，似乎与滚动的海浪一起向大船的方向翻涌而来。我们始终站在船舷上，直到那些声音变成模糊的嗡嗡声，那些人成为茫茫大海中的一个点，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见，我们还站在那里。

我们的眼角无端地变得潮润，那种叫眼泪的东西迷糊住了我们的视线，好在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太久——那些声音消失了。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们的船永远离开了马蹄岛，而他们被留在那里，那些战士被留在茫茫大海之中。本来他们就是在那里的，但因为我们的离开，显得他们好像是被临时弃置在那里。在他们眼里，我们大概也是如此，一艘大船渐行渐远，慢慢消失在海面上。

我从马蹄岛带回一瓶海水，取水点就在码头边，位于北纬38° 1' 18"，东经120° 56' 4"处——是那群人唱着歌、挥着手向我们告别的地方。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如何保存海水”，搜到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答案，有人建议放盐使微生物脱水死亡，还有人建议将水烧开，冷却后就可保存。

最终，我什么也没做。后来，那瓶海水被塞进书桌抽屉里，连同海岛上的告别一起被忘却了。我不再当文字记者，也不与军营里的人接触。有时当在电视里看见穿迷彩服者的身影，也会想起马蹄岛上的人，不知那名叫司月光的士官现在怎样了。更多时候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几年之后的某一天，我在一个海滨城市出差，手机上忽然收到好几条短信。

是司月光发来的。他在短信里问我能不能帮他，部队想让他转业回去，但他并不想。你不是军报的记者吗？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啊。我就此事询问了过去的同事，但都说没有办法。我不知道如何回复他，或许只是轻描淡写地安慰了几句，劝他早日回归日常生活，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很快，我就将此事淡忘了，如果不是两年之后，我遇见了登陆舰上的张姓副队长——他们的船就是给马蹄

岛送补给的。张姓副队长名叫张豫，我托他买海岛上的海米和海带，深海里的海鲜味道鲜美，是不可多得的佳肴。有一次，不知因为何事，我问张豫是否认识司月光这个人。他犹疑了一会儿，才对我和盘托出。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张豫告诉我的。

——我们并不知道他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人说他女儿出事了，一个六岁的小女孩，还在上幼儿园。

——女孩从小是外婆带大的，妈妈也不怎么管。放学回家路上，女孩掉进一口枯井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探亲假还没结束，他就回来了。那次之后，整个人就不太对劲了。据战士们讲，那段时间他经常半夜起来爬山，或者深更半夜跑到海里游泳。领导找他谈话，劝他转业回去。一开始，他是答应的。等那一天真的到来，他又不肯了，说什么也不愿回去。说回去也没有用了。他在部队里又待了几个月，什么事情也不让他做。后来，他就自己要求回家了。

说到这里，张豫叹了口气，继续说道：这个人也真是怪，地方上要给他安排工作，他就是不要。

那件事发生后，是不是他的精神状态一直有问题？——我指的是他女儿的事，毕竟谁遇到这种事，都会受不了的。

那倒没有。等他自己要求出岛的时候，那方面倒是完全恢复正常了，没有一点问题了。

那后来呢？后来他怎么样了？

后来的事，我就知道了。张豫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又不得不信。

——你不要去问别人，他们不会告诉你的。

现在，张豫的船仍每半个月去马蹄岛送一次补给，遇到风浪则延期。每年，他的船上都要迎来一批入岛和离岛的人。

他们在码头上送来迎往。

在那里告别。

一年年过去，这个告别的传统一直被保留下来。每一个来到这孤岛的人，都会被这样的场景感动，本能地流下眼泪，事后连自己都觉得诧异，好像仅仅是为了眼前这片浩渺深阔的大海而感动哭泣。

此刻，我想起那只海豹。在离开马蹄岛之前，去沙滩上取水的时候，我遇见了它。那是一只幼豹，全身布满

墨黑色斑点，蜷缩在一块大石边，或许是涨潮的时候被冲上来的。黑而湿漉的毛发，它的眼睛也是深黑色的，宛如两个大而深邃的窟窿。它如此疲惫，好似因在海水里彻夜不息地游荡，而变得精疲力尽。

就在我低头取水的刹那，它再次快速地游走了。

现在，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获悉司月光的下落。他或许回老家的村子里去了，去养猪，养羊，养兔子。

半年之后，我搬进一间底楼带花园的公寓。我在新房子里闭门不出，通宵达旦地写作。我的窗外有一棵树，我从来不知道它的名字，春天里当它长出那种很绿很明媚的叶片，羽毛状的叶片，我忽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想要认识它的决心。

之后，我在院子里捡到一些棕黄的、皱缩的、半透明的球果，可以洗手的果实。我知道它就是无患子。而它的另一个称谓——江南的菩提树，似乎更让我兴奋。我想起在那些炎热的国度里，人们盘腿安坐在这种树下，聆听神谕。而现在，这棵菩提树离我只有咫尺之遥。在写作的间隙，我能听见微风吹动叶片发出的哗哗声。当夜里躺在床上，我似乎也能听到那种声响。

那段日子，或许是我成年以来最平静、最安宁的时候。自从辞掉记者的工作后，我东奔西跑地尝试了许多职业，直到开始写作才真正定下心来。我几乎离群索居。很多时候，我感到世上只我一人；而当动笔的时候，那些远去的人又被我一一召唤回来。

一年过去，我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出版了。那是六月，我在快递公司的公众号里下了订单。我要寄书给远方的友人，与他们分享喜乐。很快，有业务员上门来取件了。来人拥有一张瘦削而深黝的脸庞，站在半人高的院门外，看着我。

我第一眼就将他认出了。

他就是司月光。

没有想到，我们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他的外表几乎没怎么变，除了不再穿迷彩服，不戴迷彩帽。大热天，他还穿长衣长裤，衬衣最上面的那颗纽扣照样紧系着，整个人裹得可谓严严实实。记忆中那自我嘲讽、自我满足似的笑，已被一种沉静而淡然的神情取代。他的动作带着职业性的熟练，娴熟地为我打包书籍，打印回执单，提醒我别张冠李戴，出了差错。就在我犹疑之时，他再次低头核对那些地址和电话。

我该说什么呢，先是向他求证那些传闻，继而安慰

他？那不断涌上我心头的話，最终却被一种莫名的力量阻止了。期间，不断有电话找他，催他赶赴下一地点或者向他询问业务问题。他的语气好似在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耐心而谦卑，有求必应。

临走时，他望了我一眼，抱歉地笑了，说还要赶到下一个客户那里，以后要是寄件的话，随时可以找他。

——那一刻，他似乎觉察到我的言犹未尽，其实以他的敏感，早就该知道了。

他开着那辆深蓝色快递三轮车匆匆离开了，那里面还塞着满满当当的包裹物品，需要他去一一递送。走之前，我们互加了微信。他的朋友圈几乎没有更新。最后一条还是三年前，那个下雪天，一个小女孩站在堆好的雪人身边，全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红色绒线帽下露出一张胖乎乎的小脸，鼻子冻得通红。因为知道那个最终的结果，在看到那个红鼻子的刹那，心里一阵揪痛。

好几次打开微信对话框，想要和司月光说点什么，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口。可那张最后的照片我看了又看。我喜欢那个女孩，那胖乎乎的脸蛋上几乎没有任何悲伤的气息。我遇见过一些在这尘世只作短暂逗留的人，那些人大多是天使。我相信这个女孩就是这类人。自从开始写作后，我看见了更多，对许多事情也有了新看法。可是，我没有办法说出自己的想法，也不愿轻易说出口。

那段日子，每到午饭时刻，餐厅所对的窗户外面，大的黑猫带着一只介乎深黑与棕黑色之间的小猫——这两只猫一前一后，日日安然、优雅地走过那里，好似帝王们巡行自己的领地。因为是在饭店里所见，每次都很想将碗里的食物匀一点给它们。如此纠结了一个礼拜之后，我的意念终于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做完这一切的我，坐在窗下，安静地等待着。我渴望见到它们的身影，那样一摇一摆地向我走来，走过我的窗前，看到那碗里食物的惊喜——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猫流露出那种表情。

可是，它们再也没有出现。一天过去，又过了一天，食物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三天之后，我确定它们不会回来了。我像往常那样端坐着吃饭，不再往窗外张望。

秋天来了，无患子树上的叶子渐渐黄染，并在某个落雨的清晨，或刮风的午后，一片片，猝不及防地往下掉。青砖地面上积了一地暗沉沉的黄。午夜时分，当我结束一天工作，便在那棵逐渐变得光秃的树枝的暗影下静坐片刻。树叶在脚下发出窸窣而安静的声响。

那天，我给司月光打电话。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他告诉我他在路上，被公司派到乡镇片区，以后我这里就不归他管了。如果要寄快递，可以找他同事。随后，他将同事的手机号码发给我。——我似乎看见他正骑着那辆深蓝色快递三轮车，平稳而快速地穿过城市汹涌的车流和人流，穿过尘灰弥漫的城乡接合部，奔走在长满水杉和木槿花的乡间小路上。他一边行车，一边用手机和人说话，让人不由为之捏一把汗。

我想起童年时代的邮递员，那墨绿色的邮袋里好像装着关于这个世界的全部秘密，而在司月光的快递车里，大概也藏了类似的东西吧。不然，他怎么那么热衷于载着它们在路上奔跑，挨家挨户地递送。尽管那些收件人只在拆开它们的瞬间获得片刻欢愉，隔不多久，他们就会将那些东西随意丢弃。

或许，他是喜欢这份工作的。这正是他最想得到的工作。有一天，当我抬头望向窗外枝叶凋零的无患子树，忽然如此想到。

秋去冬来，冷意加剧。这一年，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冷。一天深夜，我从电影院出来，迎着冷风，我的脸庞瞬间冻僵了。走过那家已经打烊的奶茶店门口，一开始，我并没有注意到那辆侧翻的快递车。

一个轻微的声音让我不由得回过头去。

幽暗的灯光下，三轮车底部朝天，货物洒了一地。

他坐在那里。

当他看见我，并认出我的瞬间，忽然伸出那只右手，并摇晃着它，就像一个溺水之人发出求救信号。他似乎想要抓取什么，或许是想叫我拉他起来，但那只手很快就缩了回去。他开始低声啜泣，双手在那些压瘪了的物品上神经质地抚触着，似乎那些黑乎乎的东西是他安身立命之物。没有它们，他一刻也活不下去。

他说，它们都被压坏了。统统坏掉了。

他开始摊手向我诉说遭遇，因为避一只横穿马路的流浪猫，他的车子翻倒在地，身体震荡着被甩出一米开外。就在那一刻，一辆跑车从那些货物上快速碾过。说到这里，他的身体仍趴伏在那货物上，像个女人那样哭啼啼。

我蹲下身，隔着那些散乱的、横陈在地的物品，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他，却不知该如何安慰他。那些眼泪弄湿了他的脸，这让他的模样显得有些滑稽。他就是用那种滑稽的语气与我说话，说自己不知该如何和客户解释，那些好端端的东西，怎么就被压坏了，他无法解释

那只猫怎么忽然窜了出来，那汽车为何恰巧跟在后头，而且速度那么快……他无法解释这一切。

他的眼睛睁得老大，双手已经从那些物品上移开，上身仍挺直着，挣扎着想要从那些围困之物中脱身出来，但没有获得成功。此刻，他无法接受的似乎不是那些物品毁损带来的后果，而是那个事实。它们被压瘪了，损坏了，彻底坏了，不成样子了。而他没有保护好它们，这是他的过错。

黑漆而凹凸不平的路面上，那些深色的、大小不一的物品散乱地横陈在地，却奇迹般地形成一个近乎规整的圆。他就坐在那圆心里，一脸茫然，长时间地呆望着它们，好似孩童面对满地狼藉的玩具，不知如何向马上就要出现的大人解释这一切。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冲动让我一屁股坐了下来，坐在那个叫司月光的人身边。

这时，我听见那个声音在对我说，谢谢你。

深黑色的夜里，它无比清晰地在我耳边响起，好像我小说里的人物在沉默了许久之后忽然开口说话。

我聆听着，迫切地想知道它会对我说什么。

草白，1981年出生，作品散见于《山花》《天涯》《大家》《青年文学》等刊，部分作品被《散文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选载。曾获台湾《联合文学》新人奖、浙江青年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出版有小说集《我是格格巫》、散文集《嘘，别出声》。现居浙江嘉兴。

责任编辑 冯祉艾



# 进城

(短篇小说)

苏 迅→

一对金丝楠木牛腿终于得手，正宗徽工戏文人物，精细得跟画出来似的，小胡决定动身了。

小胡将他的存货拾掇起来，满满装足两只巨大的编织袋。大都是些笨重家伙，除了那对牛腿，还有从建筑或家具上拆卸下来的雕花木板，以及瓷器、铜器、线装书之类。一只背上肩，另一只拎着，他这人就又小了一廓，汗衫被牵扯得变了形，走起路来明显有点打摆。火车要过安检，电视上铁路部门打击文物贩卖的新闻时有所闻，他决定坐长途汽车，都是同样大包小包出外打工的人，把编织袋塞进大巴车底箱，过省界无需再拿出来检查，这些小胡早就探听得一清二楚。

古城这座市场可真是大啊。上千个摊位聚在朱红高墙围砌起来的广场上，那片声响显出一种奇怪的喧闹。其实也没有几个人高声说话，可走近这里的人都感觉到讲话的费力，整个广场发出嗡嗡的响动，那是一种背景，因着混沌而无从攻破，身处其间的人就显得渺小起来。卖什么的都有，邮票明信片、像章纪念币、和田玉料玉件、折扇毛笔、放大镜、猪毛刷、各色丝线、包装盒、器物座子甚至收藏类图书画册……跟“玩”有关的这里应有尽有。广场上有一块区域是专门为做“旧货”的商贩划定的摊位，小到有点年份的针头线脑瓷片瓦块，大到修配过的古家具古门墩，这里都有。小胡的摊位自然属于这个片区。

初来乍到，难免心气高，小胡开价不低，尤其那对金丝楠木牛腿，在这个市场里独一份，他更是觉得奇货可居。多少双脚在他面前停留，徘徊，又走开，坐在小板凳上的小胡不断仰头看过客的脸，一次次看到了迎面洒下来的剧烈的白色刺目光线，有点眩晕。偶尔有问一问价格的，那皮鞋或健身鞋的脚尖甚至指了指木雕，停了片刻，又走了。接连两天，小胡只卖出一只青花过墙龙纹瓷盘，从八百被砍到三百块，想想一日三餐的费用和每天八十块的招待所住宿费，咬咬牙，成交了这笔生意。小胡接过三张钞票，感觉轻忽得跟空气一样，那钱早已经预支出去，并不属于他。第三天是工作日，广场上倏忽冷清了下来，除了几十个固定摊位畏缩在角落树荫里，顾客比摊位还少，连收摊位费的老头都没有出现，省了他十块成本。在这一天，小胡居然听见了蝉鸣，不过这嘶声跟家乡的不太一样，是带着某种焦躁情绪的，短促而急切。这是城市里的蝉，他想。

旁边的摊主是位乐观的本地人，自从企业下岗以来摆摊已经多年，现在领着四五百块退休金，每个星期有几天走街串巷铲点地皮，另外的时间就在这个广场上打发掉。多年的摆摊生涯历练，早已经将原来国企职工特有的刻板 and 拘谨消磨殆尽，

他鼻梁上架着一副太阳眼镜，蓝镜片一块黄镜片一块，你无法看清楚他是在打盹还是睁着眼睛，他睁着眼睛的时候充分显示出乐观的个性——乐观的人话多。小胡跟他交流过，说自己是听说古城玩家多、经济发达、生意好做才特意赶奔过来，自己摊上可都是从第一线收来的正宗老货，为什么生意倒清淡得很？老人呵呵地笑，说小朋友你的东西旧是不假，但是太普呀，古城这种地方，此类普货遍地都是，你都当古玩来开价，这生意怎么做呢。小胡听了不响，经过两天的实证，倒心里先凉了半截。老人却又安慰他，你这对镂雕牛腿倒是个高头货，本地古建筑上几乎见不到如此精美的构件，材质也高级，如果碰到有缘人想必可以赚上一笔。这两天小胡其实很细致地观察过地摊的状况，他第一次切身感觉到了大城市的某种不可测，或者说与他原本预想的很不一致。他原来的意识里偏执地认为，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应该是缺乏古代遗存的，凡是有年头的古物，在这样的繁华大城市均应该是稀罕并可贵的。他所在的那个偏僻小县城里，如若能够收到一柄青花瓷灯盏或者背面浇铸花纹的铜镜，就足以在同行中炫耀一番。可是在古城，这些玩意地摊上到处都是，居然成了用脚尖指指点点的破烂。大城市怎么倒这样？奇怪！

小胡在摊位上有点坐不住了，这一天一百多块的成本有点吃不消，他决定抓紧时间深入“考察”一下古城的市场。小胡拜托老人帮助照看摊位，自己抬脚往广场旁边的古玩市场里走，想到无时无刻不在累计着的成本，脚下不觉加快了步伐。一圈走下来，小胡有了整体印象，古玩市场里一两百家店铺，分布成几条小街巷，都是统一搭建出来的低矮平房，每户十几个平方的样子。这样的酷暑天气，石条路面都快冒出白烟了，店铺三三两两开着门，有的店主把躺椅在门口凉棚下一横，闲人免进的架势，有的干脆直接埋头伏在柜台上，小电扇哐哐转着，好像是特意赶到店里来补昨夜所欠好梦的。本身就是个懒散的行业，也没什么好惊怪的。

他终于捕捉到一个鲜活的人了。一个穿着白棉老头汗衫、圆口黑布鞋的胖子，蹲在店门口洗西瓜，他的动作很有力，哗哗溅了一地的水，宣泄出过剩的精力。那个翠绿的西瓜在他肥厚的掌心里滚动，玩一件有趣玩具似的，小胡觉得他是在这个死气深深的午后最有生机的一道景象了。胖子回头望了一眼，看见站在影子圆心里的小胡，难民似的一个，

倒笑起来，小伙子做什么的？摆地摊。小胡回答得很简洁，他想在这种天气攀谈，最好直奔主题，谁也没有足够的耐心跟你迂回曲折。进来坐坐，主要做什么生意？胖子再看了一眼这个外地人，果然伸出了橄榄枝。收到什么做什么，我们那里老货多。小胡跟他一步跨进了店铺，看到了满橱满柜的古旧器物，他的弦外之音很明确，自己可不是个简单的贩子，他是跑第一线上铲货的。胖子听出了小胡的口音，你们那里出好木雕哇。对！这次我就带来一对难得的精品大号牛腿，戏文人物，金丝楠木的。提起这对牛腿，小胡掩饰不住骄傲，这木雕是值得他说道一番的。哦？卖掉了没？胖子果然来了劲头，切开半个西瓜，推过来两片——好沙甜的大红瓤！有戏了！小胡自踏进古城以来，终于第一次感觉到点激动的情绪了，他三两口啃完西瓜，舔着恢复潮润的嘴唇，一搓手，我去收拾摊子，拿实物给你看！

小胡一路小跑到广场上，却见管理处的老头在补收摊位费，好说歹说少付了五块，向旁边摊位的老人道了谢，归置起东西连背带拎重新往胖子店里奔。

胖子擦着汗，把两大袋货看了一遍，只对楠木牛腿感兴趣。俯身逗了一下手头，拿出块湿毛巾在平整处来回揩几把，深褐木色中泛出绸缎般的金黄荧光来，他拍拍散发着暗香的木雕，坐回椅子上，这对牛腿什么价？

小胡在地摊上连着两天都开价四千，没一个还价的，今天他得抓住机会，不能再落空，否则这一趟眼看就白跑了：底价三千五！

小伙子，你抢钱呢？就是大成坊古董店里也只能开这个价！胖子先声夺人了，对付刚出茅庐的乡下新手，他有的是办法。诚心想出手，就说个实在价！

老板，咱们有缘，我才报的实价！我在地摊上一直是开五千。小胡看胖子有意砍价，心知这笔生意有门了。行话说，褒贬是买主。看东西只怕你不说话，一个劲说“东西不错”“是个精品”的，十有八九生意歇火，对方如果追着嫌弃东西不精、价格太高，则准是心动了。我小胡也是混过几年江湖的人，这点会不明白？

胖子切开剩下的半个瓜，匀过来三片，看小胡吃完，才开口：小伙子，做生意要懂得灵活运用，价格上你松一松！乡下收上来不过瓜俩枣的价，生意成交才叫赚，钞票落袋才是你的！说句痛快话，最低多少？

小胡看他倒是个急性子爽快人，知道也不能绷得太紧，道，我们能够相识也是缘分，今天认你这个朋友，再让三百！可是一分也不能再少了，再少就到肉里去了！

三千二？就一分不能让了？胖子朝门外望了望，空空荡荡的，连只活物也没有。再让点，我一口价：两千八！讨个好口彩，大家发发！

小胡知道答应得不能太爽快，否则显得过分得计了，他愁苦着脸不应口，诉说着铲下这对精品委实费了老大的劲，赶了这么一趟长途，弄到最后却没有赚头，这一回算是白忙乎了。胖子等着他说“成交”，看他嘴巴动个不停，似乎确实十分地无奈憋屈，一把握住小胡的手说，好了，小兄弟，今天我们有个良好的开端，今后有好东西你直接送我店里来，咱们争取长久合作。你也看到了，这市场里哪有客户，都是在压货，也不知道何年何月能卖出去呢。小胡看火候到了，便也顺风落篷，也使劲一握胖子的手，说，第一次生意，这回给老兄你面子。以后合作，你老兄要记得多照顾我小阿弟哟！胖子把一对木雕摆放到柜台上，哪个角度看都是一幅绝好图画，很是满意。刷刷点出了二十八张崭新票子，笑吟吟的。

古城的这个市场里，从第一线铲来的新鲜货是不会直接在地摊上开卖的，都是先送到熟识的店铺里，挑剩下的东西才去地摊上甩卖。你说地摊上有哪个肯花大钱买东西呢，都是贪小便宜的主。这一天，小胡从胖子嘴里获得的很多信息，是他在小县城里根本不可能意想到的。这对金丝楠木牛腿他前后跑了五六趟，花了六七百

才到手，原想着到古城能卖个四五千，现在耗了几天时间才成交两千八，跟预期还是有些距离。但是总算打开了局面，真真切切做成了一笔像样交易，尤其是跟胖子这半天的交流，让他感觉这笔生意是值的。他感到从此刻开始，自己才真正接触到这座城市内在的实情了，他跟这座城市发生着的一切关联，才开始变得真实和明确起来。

小胡问过胖子一个问题，他对其他货品为什么不感兴趣，提问完毕他附加一句，这些东西价格优惠呀。胖子的意思跟地摊上老人一致，这些都是古代普通日用品，不是艺术品，所以只属于旧货的范畴，根本跟古玩不沾边！他从小胡编织袋里拎出一只红铜香炉，举例道，这只铜炉呢按说也有三五百年的年头了，但是器型、款字、手头都不行，就是一两百块的货！说完，他从柜子里取出一只铜炉来，指点给小胡看：这只炉子才是古代文人雅士书房里焚香用的陈设器，算得是件古玩，只可惜“大明宣德年制”六个款字疲沓了些，品级上就次了一等，不过这炉至少还有两千块的身价，真要放到高档古玩城里，保险卖过半万！这话说得小胡心里阵阵发热，他认识这种仿青铜器式样叫做鬲炉。小胡伸手接过这只铜炉，小小尺寸，倒有一斤出头的身重，炉身皮壳黄中泛红，炉膛内漆黑发亮，结垢很瓷实，县城里何曾见过这样上等的器物。他拿在手里左右摆弄，爱不释手了，听胖子的话音，价格似乎不很贵，便嚅囁着探问道，老兄，这只炉子收购价不会很高吧？胖子今天捡了他漏，心情正好，也不敢将收购价说得过高，一则怕日后他送铜炉过来价格上要攀比，二来怕他将木雕牛腿价格跟这个铜炉去比，万一感觉吃亏反生麻烦，就索性说了句大实话：小兄弟，实情告诉你，铲地皮朋友送货上门图的是个变现快，我们坐地收购也是要将本图利的，必须留出利润空间。虽说这铜炉在我店里可以卖个两千来块，但是收购价都不会超过市价一半，这是我八百块入手的。小胡一听，心内狂喜，这样的宝贝即便是在老乡家里收购，只怕也不止这个数，便开口央求道：老兄，牛腿我是没有利润白忙一场，这件铜炉你也不要赚钱了，转让给我玩玩吧。胖子稍微一呆，有些后悔刚才没有在底价上“戴帽子”，转念再一想，在那对牛腿上都可以找补回来，也乐得卖个人情，一分没赚就平转给了小胡。小胡千恩万谢。

小胡从胖子店里出来，决定在古城再多呆一天。

第二天早晨，他拉门上了辆出租车，司机回头问他目的地，他说“大成坊古董店”——昨天，他听胖子提到这个地名，当时就死死记住了。司机说，是大成坊古玩城吧？他答道，对！



这才叫古玩城！整栋大楼上下三层，每层楼面整齐开设着三四十家古董店，家家挂着匾额，这个轩那个斋的，显得堂堂正正，气象庄严，令人不敢胡乱说话。每家店堂里都树着精品橱柜，疏朗有致地陈列着挑选出来的精品，瓷器、玉器、文房杂件各有专长，墙上或多或少张挂着字画，也是各有优劣。应门的器物，跟识货的顾客暗通款曲，向外人透露着这家主人的雅好与实力。小胡找自己感兴趣的器物请店主取出来上上手，问问价，那些古物的精美程度超出他以往所接触到的任何一件，那价格听了自然也叫他目瞪口呆。他忽然觉得自己以往在家乡时不时冒头的怀才不遇、目高于顶的心态竟是如此虚妄而不堪一击，面对人家雅洁整肃的店堂，原来那点自怨自艾顷刻之间变成了一种粗鄙可笑。他时时告诫自己不要露出马脚，以防让人看出他的惊慌与浅薄。

小胡发现一家主营铜炉的店铺尊明斋，不由看得格外仔细用心。店主是个精细人，见小胡一手拎着鼓鼓囊囊的包，不像过路闲客，倒主动问起来，是否家里有老货？小胡也爽气，说自己在家乡也收点古物，特意来大市场开开眼界。店主招呼他坐下来，问有没有好铜器。小胡道，只有件鬲炉可供一观。说着从包里取出那只铜炉放到桌上，店主看其他的花板线装书之类并不感兴趣，掂了一下铜炉，手头还可以，问道，听听价格？小胡开价两千，他是按照胖子的套路出牌。店主点点头说，就是款弱了些，头次生意，一千五百块吧？小胡没想到居然如此顺利，人家是大店，不好跟对方过于磨叽，否则显得自己不上台面了，就没有多话，一口答应。店主感觉这个小青年很懂规矩，做事上路子，说下次收到好铜器，可以送我这里来，价格好谈，一分价钱一分货。

第一次生意做下来，气氛十分融洽，小胡指着柜台里摆放在铜器中间的一件玉佩问店主，能上手看看吗？店主递出来，是一块联珠纹云鹤小带板，碧玉材质，不大不小正好佩戴，绿油油的，很是可爱。小胡多年想买件古玉随身佩戴，可惜小县城难得看到一两件古玉出现，偶尔在老户家里遇见，索价也很惊人，不是他能够染指。店主看他喜欢，说道，这件是朋友放在店里代卖的，这种实用玉器，早几年在古城是铺天盖地，每家古董店都能拿出几件来，近两年却也难得收到了。这件虽说美中不足是单面工，但毕竟到代明朝，价格不贵就是了。小胡也直来直去，说这件玉器太有眼缘了，一见就喜欢。店主道，朋友要价一千块，你拿去玩玩？小胡知道对方是做大买卖的，不会为了几百块来说谎，忙不迭连声道

谢。店主帮他吧玉器穿了线，又付出五百现金。互相留了传呼机号码，小胡满面春风地步出了店堂。

走出古玩城，小胡实在忍不住了，猛地笑出声来，他赶紧找个僻静的街角站定，背对着马路一手扶住墙壁，笑到眼泪都流下来。这角落里有人撒过尿，飘出阵阵尿骚气，可是小胡不觉得，他太喜欢这座城市了！他想吼出一声：好！

小胡决定明天返家去，回到招待所房间，发现随身粗笨器物太多，路上实在麻烦。他想了想，又往胖子店里去。胖子哼着歌正拿把刷子在为楠木牛腿掸灰，见小胡进门倒是一愣，小兄弟你还没走？小胡笑笑，说这趟来古城长了见识，但是没赚什么钱，想便宜出手点货，路上也好轻便些。胖子为难起来，那些玩意实在不容易出手，买了就是死货，再便宜也是耽误流动资金。两人毕竟相交日浅，这么一说，局面就有点尴尬了，谁也不好再开口。小胡到底年轻，脑子活络，忽然就问起胖子：这边市场里好像看不到像样的古玉？胖子松了口气，说道，玉器、名家字画都是贵重品种，我们这种蓬门小户就难得收到了。他眼光一闪，看到了小胡脖子上绕着的丝线：好家伙，挂着玉器呢，昨天也没注意到啊。胖子就请小胡取下玉器来容他欣赏一下，小胡眼中忽闪出一道清亮的光。胖子追问玉器价格，小胡却不愿意出手，说自己一个做古物生意的人，佩戴一件古玉很符合身份。君子佩玉嘛。胖子却开导他，咱们做生意的人，除了老婆孩子，还有什么不卖的？两人纠缠了半晌，胖子答应玉器连带那些花板一起打包，两千五百块成交，胖子点出钱来麻利脆。小胡想想日后常跑古城，买到古玉的机会应该还很多，再想想入手半天时间就赚了翻倍的利，这比贩毒还暴利哇，也就迅速抚平了那点不舍之情。

古城的夜很安静，小胡平躺在散发出洗涤剂味道的床单上，听窗外河水静静流淌的声音，那水声里竟然也有层层叠叠的虫鸣蛙声。他贸然闯入这座城市的时候还是口袋空空，可是这才几天时间呀，此刻他的腰包里已经足足装了五千多块的现金，这是他在那个县城里一年也很难攒下的一笔巨款。而刚来前两天的狼狈落魄跟后两天的日进斗金，人生更像是一种可以任意折叠的东西，一转眼当口就可以平白地翻转了一百八十度的大弯！这种被叫做传奇的事情，似乎只是大城市的专利。前两天，现实冷酷而刻板地教他认识到，所谓城市就是成本，就是消费！没有钱真叫寸步难行，一文钱逼得死英雄汉。而后两天的经历又温情脉脉乃至激情迸发地挑逗他诱惑他，城市就是变数就

是成功！伟大的繁华都市，是年轻人与命运之神自由搏击的战场，在这种地方，什么样的奇迹创造不出来？只要你有本事，只要你勤劳，你就能够收获，就能够实现小地方永远无法兑现的梦想！这一切似乎是对他二十多年平庸小县城生活的全盘否定，甚至是一种嘲讽。直到此刻，他才明白，这么多年闷闷不乐，彷徨焦虑以至内心的敏感脆弱，性格的极易受伤，其实只是为了期待一种现实的改变。而他长期以来不甘于困守穷乡僻壤，一心想着要走出去，可总也没有想明白到底怎么走出去，要走到哪里去，走出去干什么。现在，他终于切实捕捉到那个机会了！

古城的这个市场，地摊、低档店铺、古玩城里古董商家这三个世界的分野显示出它体量的非凡厚重，分别活动在不同领域的人们各有各的优长，也各有各的局限，这三个世界可供人穿行其间，依托信息的障碍、现实的幽闭，由他们来互通有无，创造出全新的商业机会。感谢历史的恩赐，这个市场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泊，水域是如此深厚，水质又是如此的丰饶，它足以生生不息地滋养起无穷的生物。哪像家乡那种小地方，它跟古城相比，简直就是一汪浅水，足可见底，却也纤毫毕现，只能长成蝌蚪水藻之类，却无法容纳他栖身的了。在城市的水声月色之间，小胡做了一夜的梦，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条摇头摆尾的鱼，欢快地在往蓝汪汪的湖心深处游去……

同道堂开张了。就在大成坊古玩城三楼，位置虽说冷僻一点，但是房租实惠呀，紧靠安全通道楼梯口，比其他店铺还多出一个转弯折角，面积大了不止八九平方。堂号是常来喝茶的申伯伯给取的，黑底金字的招牌挂在门楣上，欢迎同道中人光临的意思嘛。其实这底下还有另外一层寓意，乃是鼓励小严跟小胡两个志同道合，把店经营兴旺呀。小胡现在松了一口气，这几年在古城奔波，总算是初见成果了，虽说是跟小严合开的店堂，但到底是让他站住了脚，扎下了根，开出了店。尤其是在大成坊古玩城这样的高档地方，这可是他多年前就梦想的境地啊！

自从那年单枪匹马闯进古城，小胡就开始了往来于两地之间的奔波。一段时期实战下来，他日益发现小县城的味同嚼蜡，为了铲一两件货，累断腿，磨碎嘴。老乡把普通物件都看重得跟个国宝似的，没见过好货嘛，眼皮浅就全当回事，价格不便宜不说，来回折腾还费时

费力。东西到手，拿进古城市场里一比，那质量也不过如此。细算算，回家乡铲货浪费的时间实在可惜，十天里倒有六七天是干耗着等消息、跑冤枉路，白白折损了。哪像在古城，两天休息日他一边去广场摆摊，一边就带只眼睛在同行摊位上漏，一边卖出一边买进，卖出是赚，买进其实也是赚。平时他是不出摊了，忙得很。新到手的货根据档次先送古玩城，挑剩下的再送到广场旁旧货店铺去，生意往住是十拿九稳的。小胡迅速掌握了古城数百家店铺的状况，他发现很多别人不曾注意到的商机，譬如古玩城里每家古董店的经营主业是各不相同的，主业货品的价格往往被店家看得高，而他弱项的货品则收购价一定偏向保守。你送货上门就要找契合对方主业的货品，这样容易出手。而在人家店里“交行”买点东西，就要挑他弱项的门类下手，倘若到瓷器店里偶尔买几件寿山石印章、象牙雕件之类，价格就往往比杂件店里优惠很多。你也不要以为古玩城高档店里的东西就一定贵，那店里货品成规模、生意做大的老板，对于中下等质量的玩意是不太上心的，很多货色也是多年之前购置，成本就很低，你只要把人哄开心了，他甩手给你，那价格有时候反而比地摊上还实惠。人家老板大嘛，卖的是个开心！小胡像一条生猛的黑鱼，在这个市场的深浅水域之间穿梭，很多通道是只有他才识途，委实是畅快！到后来，他就在古城长租了房子定居下来，家乡约几个朋友帮他收货供货，打开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现在胖子每次见他都会说：小安徽，你稳坐“古城第一掮客”交椅！是的，现在小胡做出了名声，也做出了信誉。现在他不仅可以在各个层次的商家和店家之间买进卖出，还能借货出来交易，可以先货后款，行话叫做“掮皮箱”，生意做得越发顺畅了。

小严是古城本地人，两人年龄相仿，他们是在广场摆地摊时候结识的。那年小严高中毕业，俗话说毕业就等于失业，父母都是国营工厂的下岗职工，上哪里找人帮忙招工就业呢。再说当时国营企业都普遍亏损，破产的破产，改制的改制，转制的转制，青年已经没有待业这一说，都是自谋出路。他从小喜欢收集邮票、小人书，后来发展到古钱币、小杂件之类。在古城这地方，历史遗存是从来丰赡，像小严这样从小起步的有心人，总是有所斩获的。小严不好意思待在家里吃白饭，只好拉下脸来，到广场上去摆个地摊“下海”了。父母看儿子有清头，懂得体谅大人，倒也欣慰。小严是本城人，人头熟，门路广，又兼着嘴甜腿勤，几年走街串巷铲地皮收获不小，跟大户出身的老先生取经学习，鉴古玩古的技术也突飞猛进。小严赶上了好



时候！那些年正好是城市拆迁高潮，老户里流散出来的好玩意那是源源不断，他地摊上卖着旧货，家里积累着古玩字画，没几年时间，便隐然成了行业里的后起之秀，很多老辈高手都悄悄直奔他家去挑选精品。小严和小胡摆地摊经常凑在一起，几次接触下来，两个年轻人一拍即合，合伙开店！两个人的资源归并一处，抗风险系数自然加强，成功的胜算极度提高。作为小胡来讲，跟本地人合伙显得尤为紧要，因为说到底，古城人骨子里还是保守排外的呀！

同道堂的经营出奇顺利，从店堂的日常其实就可以看出点端倪来。古董这一行，生意能否发达，你看店堂里有没有常客熟客就能判断。同道堂每天是有几位老者端坐着吃茶讲古的，到了休息天则是老少咸集、高朋满座了。行里古话说得好，老人是宝！这几位老者其实根本不是同道堂的客户，他们多半是旧时大户巨族后裔或者名工巧匠传人，喜欢找个热闹去处谈古论今，有的店堂不欢迎他们，因为带不来实在生意，势利点的老板还嫌弃他们的老人气，认为会影响自己的财运。可是，你做的是古董，不就图个老气吗？这几位老者都是小严和小胡结识多时的朋友，有的是经常求教请益的师长，有的是帮助掌眼的高人，有的是热心为他们提供很多老户信息的帮手，两个年轻人常年好茶好烟招呼着，一点不敢怠慢。而老者们呢，也是谨慎庄重，真心实意来帮衬。有时候两个年轻人结伴出门铲货，拜托老人帮着看守店堂，一切也似乎都合理合辙，并无什么不妥。古玩城里很多商家经营日久，处于市场食物链的顶端，养尊处优惯了，应对市场自有不紧不慢、不肯冒险轻进的惯性。小胡和小严是从地摊上脱颖而出的草根，他们本来经营的路数就跟其他商家不同，从地摊而登堂入室，那经营的手法自然更为丰富和灵活。人虽说是格外辛苦一些，好在他们年轻，有的是精力和活力，街巷里弄跑进跑出劳累了一天，晚上喝口小酒慰劳一下自己，睡个懒觉，第二天则又是浑身劲道，在市场里冲进杀出。同道堂短短几年间，就在古玩城里独占鳌头了。

小胡和小严字号合在一个屋檐下，生意上是有合有分，小胡主打杂件硬片，小严主要是字画软片。近年古城可铲的字画“源头货”日少，小严深察隐忧，把战线拉长，三天两头跑上海，维持了货品充盈、快进快出的局面。而小胡铲杂件，也感觉到瓷器、文房等货源紧张，第一线上非但出货数量没有前几年充裕，玩意的质量也逐年下滑，只好把杂件的门类进一步拓宽，瞩目于丝绸、织锦、服饰等原本不甚重视的品种。古城自明清以来就是

丝绸贡品产地，以至宫廷还将织造衙门设在此地，解放之后更长期是全国丝绸研发和生产基地。小胡得到申伯伯的帮助，铲出了原国营丝绸公司研究所资料库的库底。

丝绸公司转制以后，新老板只懂贸易，对于研究开发视为社会职能，认为跟他的企业没有关联，果断关闭遣散了原来的丝绸研究所，他说企业就是赚钱，不养闲人。对于资料库开出十五万的回收价要求下面尽快“消化”掉，因为研究所那栋楼他要另外装修，改造成新品展销馆。申伯伯得到消息，带着小胡前去商谈。那些具体管事的人其实就是转制前的国企管理人员，看在申伯伯的面子上开库房给小胡浏览了库底，楼里电已经全部断闸，库房里昏暗闷热，灰尘扑面。小胡初步查看了库存实物和库底清单，果然主要分三大部类：专业图书资料、历代丝绸原料样本、丝绸制品实物样本。申伯伯早年是轻工业局退休，对这个库房有清晰的印象，这次小胡亲自验看以后，他判断出最近十几年这批库底并没有散失，完好保存到了今天。看现在的老板如此贱卖，心中也只好叫一声“作孽”，他建议小胡赶紧出手。小胡悄悄塞给管事的每人两条香烟，那些人给了小胡一个痛快话，叫他尽快来签合同，付款以后即可将库房清空。

虽说这几年同道堂生意兴隆，但是这个行业就是这样，利润都滚进了货品，一时叫小胡拿十五万现金出来，却也不容易。当时市中心一套像样的二手房也不过十来万，这是一笔巨款了。好在小胡同业口碑极佳，他向同行商借腾挪了十万才凑够款子，赶紧签了合同，对着清单把库底搬运了出来。东西到了自己库房，申伯伯帮着一起清点，却见清单上的“旧袍料样本”里夹杂着清代织造衙门进贡的整匹织缎，缎边上还织绣着“大清乾隆五十一年”的字样，“清代官服样本”里混杂着缂丝绣金蟒袍，“历代服装样本”更是五花八门，既有清代宫廷服装又有民国旗袍等各色精品。申伯伯倒吸一口凉气，说道，古城丝绸业的家底都在这里啦！解放以后从文管会、海关、文物商店陆续抽调过来的很多丝织文物都在这里，作孽呀，作孽！说归说，他申伯伯可不是个多事的人，对外是滴水不漏，一点风声也没走。

小胡先把图书分几批出手了，清代《耕织图》等线装书和民国外文版《丝绸》等稀见豪华精装书是一拨，请小严帮着送到北京拍卖公司上拍，民国简装书和解放后图书转手卖给了几位本地藏书家。图书上其实已经回本，小胡赶紧按照合约连本带利把同行的借款还了。这才短短几个月，就来主动还款，同行哪个是阿木林呢？个个是老君炉



里百炼成钢的人精，头顶拍拍脚底板都会得响的主呀，一时行里都在盛传，说今年小胡交大运了，肯定是挖到“大金矿”了，这小子发大财了！尊明斋的店主老陆说，那年小胡到我店里一坐，我就看出来，这小子日后肯定能发达。现在，小胡手上几十箱丝绸文物就成了没本钱的存货，他可以从容等待时机了。

小胡两万卖给本城收藏家一件清中期石青缂丝蟒袍，从此消息在行内就算是放出去了，很多藏家玩家盯上来要求看货。小胡把存货分成三拨，一批丝绸原料，一批民国服饰，另一批宫廷服饰，按批次整出，不再零卖。申伯伯听闻，心下有点欣慰。后来，申伯伯听说有个盛泽那边做丝绸的女老板在跟小胡谈判，想整体洽购，她正筹建一所丝绸博物馆，这批藏品一旦谈定，开馆就是指日可待了。目前价格谈不拢，梗住了。行里谈大宗货品一时无法成交，互相绷着，是常有的事。冷处理，丢一边过一阵再看看吧。

这一向小胡成了行里议论的热点，说来说去，大家发现同道堂的两位青年老板还都单着身呐。这可不成，也都是事业有成的优秀青年了，怎么可以这样！有热心人为他们开始操心起来了：这个小严嘛，条件出挑一些，本地人，卖相也体面，这几年也赚足了。虽说年龄不小了，可是看他也不急啊，老往上海跑，花花世界见过世面的，肯定是要求高哇！以前也有同行的老板娘为他来牵线，说的是尊明斋老陆的女儿，也算得门当户对，人家小陆虽说长得随他爸，黑胖了些，可终究是在银行工作的正式职员呀。热心人是先征求的老陆意见，他说男方没答应，我女方可怎么好表态啊？看他那一脸的笑意，心里自然是一百个满意的。你瞧瞧，他嘴上没答应，却撂下了一句闲话：婚房倒是无所谓的，我家是早就预备妥的，找女婿，贪个人好！古城人嘛，说好听是含蓄，说白了就是喜欢做劲！可是人家说到小严这里，他却来了个一言不发！热心人后来偷偷问同道堂的几位老者，申伯伯指指墙上挂着的胡三桥《执卷仕女图》，道：小严啊？喏，他喜欢这个样子的！热心人碰了一鼻子灰，脸上发烫，啐道：那难找的，除非图画上摘下来了！这个小胡呢，人是瘦生些，可是为人和气呀，逢人便是笑容满面的，你就是当面喊他几声“小安徽”，人家也没跟你急过吧？这些年同行都看在眼里，做事情中规中矩，老成持重，是个过日子的好品性。要说不足么，也就是个外地人，不过现在这个世道，古城人对这点似乎也都不很计较了，男人么，其他的都不要紧，主要看事业和人品嘛！热心人又说到尊明斋，老陆还是笑笑，

没应声。热心人回来对小胡说，别急啊，再等等，好事多磨嘛。这事，就这么暂时搁置着。

小胡至今都回忆不起来，自己是如何狼狈地跨出那道门槛的。自己从那几间亮着橘红灯光的玻璃门口走过无数遍，他都别别转头，努力不去看那些热情向他招手的女孩。好几次深夜路过，他看见一片红光里，穿着紧身衣小短裙的女孩们在无聊地蹦极，飘散的长发遮住了脸庞，那白花花的胸部可真像两只欢腾着的小兔呀！自己活了二十大几，还没摸过一把真正的女人，连那点可怜的性知识都是在三级片里看来的，他甚至无法确认高潮跟梦遗是否是同一种感受。好几次他都站定在玻璃门对面迟疑着，夜色给了他很好的掩护，但是最后他都命令自己的脚向着自己的出租小屋走去。可是最近的几个月，他在众人的目光中一遍又一遍确认出自我的身价，并从中寻找到了足够的自信，这一次他没有丝毫迟疑就“哗”地推开移门，拉起一个雪白肌肤、小巧玲珑的女孩的手，直冲冲往后面的小单间里闯……他尝到了甜头，此后屡屡光顾，甚至有了固定的女孩，现在这点开销对他来讲确实已经不成问题。直到这一次，当他被外间一阵尖叫吓呆，被呵斥着“穿好衣服，出来”的时候，他的脚下都像是踩着棉团，脑子里一片空白，对周围发生着的一切都丧失了真实感。在派出所做完笔录，思维才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他是自由职业，无法通知工作单位取保，可是当干警问他通知谁来缴保证金时，他愣了一下。最合适的人当然是小严，可是这种事情，如果被他知道，今后可如何抬得起头来。于是，他给胖子打了电话，请他送五千块钱来保人。胖子倒是义气，不到一个钟头就来把他带了出去，小胡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外传。胖子贼眉贼眼道，我的胡老板呀，讲究人！现在也知道保持公众形象了？你累不累！都是男人，又没老婆，正常需求哦。要玩下次跟着我啊，熟门熟路从来也没有失过风！

可是没几天，小胡就觉察出了异样，市场里每个人看他的眼神都不对了，最后小严甚至还向他打听起了那天的情形。从小地方走出来，举目无亲，孤身在陌生的大城市里一路打拼，而这个处处讲究文化传统的古城时时给外来人一种无形的挤压，长期以来他都刻意压缩着自己。尤其是开店以后这些年，他更是夹紧了尾巴做人，逢人三分笑，把所有人都当神一样敬着！这一切努力也给他赢得了一个好名声，行里都知道，他小胡可是个文质彬彬的规矩人、体面人！但是这回他感觉整个人都被剥开了，这些年的做人算是全白费了！小胡好些天都没精打采甚至无地自容，

在古玩城进出都是低着头快地走，唯恐遇见熟人要打招呼。终于，那位热心的老板娘扭扭着来对他明确回话了：老陆说想找个本地女婿，外地人有诸多不便呢。她说着不断偷瞄小胡的脸色，看他都把脸埋到了胸口，拍拍他肩膀，走了。其实，老陆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这些外地人的素质总是靠不住的！你看，看着挺老实的一个人吧，做出这种事了吧？你看好，这样的人，就是成了暴发户，也是长久不了的！我们古城人，最注重的就是个品行，找女婿还是要本地人。哼，外地人！到底是不一样的！——这话，后来也慢慢传到小胡耳朵里了。

盛泽那位女老板办博物馆的建筑已然竣工，就等着藏品入驻了，找小胡谈判就立时升温，紧锣密鼓起来。前一阵小胡为了自己的烦心事，心理压力一时难以承受，回老家住了几日，手机也不开。待回到古城跟对方谈交易，多少还有点心不在焉，这笔生意就一直没成。小严也劝过他，见好就收，快进快出才是王道。可小胡却一反常态，辩驳起小严来，古董这个行业只有捂货才是正道，快进快出？你以为是小菜场卖鸡毛菜呢？小严一时语塞，嘀咕了几句，你这人现在是怎么了，总喜欢跟人拧着来呢？他却认了真，铁青着不给小严好脸色看，说，理全让你们古城人占了，我们外地人做什么都是个错！小严看天色不对，店堂里岂是吵架的地方？挎起背包就奔了上海，眼不见为净。

其实小胡跟女老板的价格分歧并不大，小胡开出的打包价是四十万，开始时候女老板出价二十五万。耽搁这么些时日，女老板松了口，已经逐步加到三十五万，如果按照一般生意常规，在这个点位上双方两凑凑就可能成交了。可是女老板是成功人士，历来也是顺心惯了，看对方竟然油盐不进，丝毫不肯让步，又拖了这么久，推三阻四、悬而未决，就先有了一口气，脱口道：你们这些外地人也真是的，脑子一点不活络，看得铜钱磨盘大，大家互让一步又怎么啦？

殊不知现在的胡老板也不是初来古城处处赔着小心的小胡了，“外地人”三个字则更是触动他的忌讳，顿时变了脸色，说：是你找我谈的生意，又不是我找你！如果不是想保全文物的完整性，多少老板找上门了，我愿意卖早卖了！

女老板更生气了，指责道：小伙子，口气别这样大！人民币不是西瓜皮，几十万的生意不是这样容易做的！那神色里就带着一些轻蔑了。

小胡感到被深深伤害了，你本地人又怎么啦？有两

个臭钱就了不起？爷我就不伺候！他冷笑道：几十万又怎么样呢？我没见过钱！这些玩意我哪怕一分不要捐给公家博物馆，随我愿意！

女老板感觉小胡是趁人之危，明知道她开办博物馆的房子已经建好，就等米下锅了，你拿捏我一把？后悔当初不该心直口快将老底先交出来，现在倒被捏准了软当，想讹诈她的意思了。

生意再一次谈崩了。女老板以为只是价码上的问题，想稍待时日再重新谈过。而小胡却真的铁了心要捐文物了。申伯伯听小胡的意思，准备把丝绸文物整体捐给公家博物馆，尽管观念上也是接受的，但是作为朋友，看着小胡这些年白手起家的艰辛，好不容易才碰上这么一次千载难逢的翻身良机，却要身入宝山空手而返，心里直为他惋惜。作为过来人，他几次提醒小胡，这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一次捡漏机会，东西不卖没事，捐了，就没了。小胡不响。

小胡真的忙着联系博物馆了，又是写捐赠信，又是开列详细清单，又是复印拍照，奔前奔后，十分繁忙的模样。似乎除了这种是涉人类文明、民族文化的大事，其他的均属细微末节、蝇营狗苟，现在都不在他的眼中，无足挂齿。申伯伯说，你捐一批文物，工作量倒比做成笔大生意还繁重。可不，现在的公家机构办事复杂着呢，你要捐文物，要自己先开列好清单，提供出图片，他们请专家鉴定以后，才能决定接受与否。小胡提出捐赠的要求只有两条：一是召开捐赠新闻发布会，二是捐赠消息要在《古城日报》《古城晚报》同时见报。博物馆的经办人答复，这两点都没问题，你还有没有其他要求？对方问了好几遍，小胡知道他是在问，要多少奖励金额，心想你们国家的博物馆能奖几个钱，我要钱的话随便出手就是几十万。于是索性好人做到底，豪爽地告诉他，奖金多少无所谓，本人不是为钱。公家机构做任何事都需要层层汇报、批示、回复，博物馆把捐赠活动方案报给文化局文物局，局里批准同意后，再请示市政府秘书长和宣传部，得到明确批示之后才回复博物馆如何如何操办。这样一圈转下来，三四个月就过去了。女老板再来接洽的时候，知道捐赠合同都已经签署了，急得跳脚，骂小胡“愚昧”“昏了头”，但已无可奈何。

捐赠仪式是在博物馆的会议室里举行的，出席的领导有市政府副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兼文物局局长，还有文管办主任、文物处长、博物馆长，邀请了报社和电视台好几家的记者。台底下坐了博物馆等单位通过

来的百来人，他们鼓掌整齐划一，纪律良好，一看就知道经历过无数会议场面。小胡被邀请坐上主席台，位置在局长和处长之间，主席台上每个人都有打着名字的席次卡。仪式的隔夜他接到博物馆经办人的电话，通知他要“正装出席”，他特意去美罗商场买了一身深色西装，配上红领带很是得体。主席台上的大小领导一个个唇红齿白，器宇轩昂，镜头所到之处他们更是神态潇洒，顾盼自若，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出来的新闻照片都是无懈可击。小胡本身瘦弱，脸颊有点干瘪，这种脸型原本就不上照，再加上现场紧张，神色慌张，后来刊登在报纸上的照片就尤其显得老气，人也没有精神，夹在官员之间显得很突兀。他当场就发现了这一状况，晚上看电视新闻时特意多看了一遍回放，好在三十秒的新闻里主要是各位官员的镜头，他那张小脸只出现了一次。电视台记者比较专业，拍摄时打灯补了光，脸型就显得饱满白皙，效果比报纸上要好看，他看后才放了心。一个多小时的仪式，其实主要是几位领导在讲话，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事先约定给他十五分钟时间，他捏着申伯伯为他起草的两张稿纸对准话筒开始念，因为事先已经练过多次，倒也读得很顺溜。他感觉刚刚“各位尊敬的领导、社会各界”开个头，一会工夫怎么就念到“谢谢大家”了呢，有十五分钟吗？但是，稿子肯定一字不落地念完了，他听见台下和旁边都鼓过掌了。

小胡身穿正装出现在店堂里，他买了五十份《古城晚报》，免费提供给人看。古玩城的同行和同道堂的老者们翻着报纸议论了两天，后来多余下来的几十份报纸就没人碰了，被小胡收进柜子里，有时候会连同那本副秘书长亲手授予他的《捐赠证》一起拿出来翻给新客户看。他其实有个遗憾一直没说出来，新闻里只报道了他捐赠文物的事迹，虽然记者也点了“据专家评估，这批文物具有较高研究价值和市场价值”，但是他总觉得过于笼统了，对于文物价值本身缺乏系统的详细的表述。但是事情过去了，就不再是“新闻”，没人理会的了。这次捐赠，博物馆代表政府奖励他一万五千元，局长说，物质的鼓励终是有限的，但是对于这种大公无私、高尚奉献的爱国爱市的义举是永远值得提倡的。小胡觉得，这话是说得冠冕堂皇，却很难真正打动他的心。

自从捐赠过文物之后，小胡时常觉得自己已经跟之前的那个自己完全切割开了，他已经把原来的那个自己一脚踩在脚底下了。他又感觉自己应该跟市场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因此时时提醒自己，不能“混同于一般”。

其实，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发生这样奇特的突变。有时候他看市场里的同行，莫名便会生出些厌恶鄙视的情绪，这些人真是无聊，除了想钱，他们竟什么精神追求也没有！这样的一生有什么价值。有时还生出些怜悯之心，这些愚夫愚妇目光短浅，懂得什么叫做文化责任、社会担当！他们只晓得眼前的生意，浑浑噩噩还自以为精明，真是可怜！现在，他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以前古玩行的前辈可不是这样的呀，他们都是跟翁同龢、王懿荣、张之洞这些大人物比肩论交的，他们那才叫替这个行业争气！现在的世道，没法说的了！

年龄是大上去了，总归要成家立业，买房子是桩好事情。可是，申伯伯想不明白的是，小胡为什么不在靠近古玩城的地段寻套二手房，却一趟趟去老城区看老宅老房子。那老街区老房子，外人走马章台看着是个风情，住着可是活受罪呀。家里还使着马桶呢，黄梅天阴花落雨，屋里的返潮湿气爬到离地一尺多高，家具脚都要烂掉，那种日子怎么过？

小胡却有自己的打算！他看新闻发现政府已经开始规划老城区改造项目了，而平江路是重中之重，首选的区域。现在平江路一套老房子的价格只相当于狮子林旁边同等面积二手房的一半，只要政府实施规划项目，开发成旅游景区，此地的房价势必飞涨，翻倍是指日可待的。另有一层意思，小胡是不能明说的，这几年跟小严合伙开着同道堂，生意是兴隆，两个人的实力都膨胀起来，共用一个屋檐就显得局促了。如果日后各自成家，继续合伙也是不现实的。而大成坊古玩城仓促之间关闭，迫着商家们迁离出来，分散进了另外几处工艺品城，这城市里的商城今天开明天关的，让人捉摸不定，妄自烦心。如果能够在平江路买套老房子，前店后宅，作个百年之计，一手就把所有问题给解决了。

小胡看中一套老宅，很符合他心目中的标准。三开间，前面是沿街的平房，古城人叫做门厅，当中是一个比天井阔大些的院落，可以种紫竹芭蕉，跨过花街铺地，后面是木结构二层小楼。房屋是老旧破败了，那小楼的轮廓线完全走了形，一面山墙外用两根杉木长柱顶着房架，一阵风吹来只怕柱折房摧，又怕那柱子万一撑过了头，把楼推倒另一边去了。可房主开出的价格是诱人的，十八万。这价格仅比附近三居室的二手房略贵，毕竟是一所四方折角的宅院呀！小胡是中意的，几次拉了小严、申伯伯去实地踏勘，小严现在对他的事是很少发表意见了，



申伯伯说，只怕整修的代价比房价还高些！小严在背后议论，我们是小本生意，这样的排场有必要吗？小胡间接触到了，道，古城说话是现代化大都市，古城人的意识却仍是保守落后的！虽然这样说着，后来小胡还是放弃了宅院，不为别的，只为钱不凑手。买下了宅院你要不整修出来，是根本无法使用，等于闲置。你要整修，谈何容易！小胡请懂行的朋友去估算，不投入个三四十万，根本免谈！申伯伯就对小胡说了，当初那批丝绸如果不捐，你是有这个实力了。小胡心里说，如果那批东西压到现在，一百万也稳稳可以到手！

最后，小胡到底还是“买”了平江路老房子，就在宅院隔开几家的斜对面，沿街的两开间两进平房。说是“买”房，到交割手续的时候发现有了问题，这清代老房根本没有产权证书，且平江路属于文物控制区域，政府早已明令不能转让产权，不得擅自翻建。幸好街坊们足智多谋，指点双方签订了一个七十年租期的《承租协议》，将购房款作为一次性支付的七十年租房款，如此虽说买房终成了租房，房屋户主是无法变更，但是七十年的使用权归了你。七十年以后怎么办？小平同志说过，后人的智慧一定高于我们，谅必七十年之后跟在座的各位都没什么直接关联了。老街坊说，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前屋起得高敞，顶上架起框架在内部就可以隔成两层，阁楼上照样直得起身，也有天窗可开。一侧贴墙安了楼梯，下面开店，上面是房间，后面的房屋就做了库房和厨房，果然是个店宅合一的格局了。小胡就此跟小严分了家，一归一置，分门另过。有时候，小胡在自家堂屋里叉着腰欣赏张挂起来的字画，他感觉有了“拥书权拜小诸侯”的满足，时时会回想起自己第一次来到古城时所经历的种种。时至今日回忆起来，那艰辛似乎也都镀上了一层美好的迷彩。不过话说回来，日子一旦安定下来，这时间就似乎过得飞快了。

父母在老家给小胡介绍了个女朋友，比他小了十来岁，亲戚领着女孩子来古城相亲的时候，其实这事已经八字有了一撇。这姑娘是个小巧身段，看来家里物色对象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小胡的具体情况，皮肤却挺细，一双单眼皮，眼神像永远处于一种惊讶的状态。跟她说话，她低头一笑，那笑容是有所克制的，就很自然冲淡了眼睛里含着的那点惊恐的陌生感了。凡事征求她意见，多半不说话，也不反对，笑一笑就表示了接受，是个绵软的性子。双方都觉得合适。婚房已经是现成的，小胡和这女孩就在这里结了婚，很多同行朋友前来贺

喜，小胡的父母初到大城市有点不知所措，还只好是小胡亲自忙着前后张罗。第二年，妻子为他生了个大胖小子，孩子随父母，是个小骨骼，但是营养充足，长得滚壮，见人一笑，像小胡也有点像妈。

孩子只要脚一落了地，就能见风长，跟个吹气娃娃似的。孩子该上幼儿园了，园方说孩子没有本地户口，只能进民办幼儿园，这情况给小胡当头不小的打击。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千辛万苦拥有了房子，可那只属于“事实婚姻”，并没有法律的保障，户口是迁不进平江路的，原来自己至今还不是个硬当当的古城人，他仍然只是个外地人！幼儿园还好说，托了几个朋友找门路，最后缴纳了一笔借读费，总算开后门进了公办的。读小学时候却没办法想了，教育局一律取消借读这项弊端，你不符合条件肯定进不了公办学校，孩子就只能到了民办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小学，这师资和教学质量摆在那里，跟公办学校没法比。读到三年级，妻子说话了，四年级如果再不转学，这学籍可就冻结了，孩子考中学就要受影响。

这城里人不都说吗，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小胡忍痛仓促出手了几件压箱底的精品，算一算手头的现金，又奔忙着找中介看房子。这一次的目的跟上一回不同，这次是为了落户，他打听清楚了：必须是产权证、土地证俱全的七十五平方以上商品房。七十五平方！既然一切是为了孩子，那自然还要考虑房源所在地的学区。整个一个暑期，小胡都是围绕着看房买房团团转，好不容易选定了狮子林旁边的一套二手房，连房款带税金超过一百万。最后一次顶着酷暑去收房，小胡和妻子爬上六楼，浑身冒出冷汗。当走进这套闷热的顶楼三居室时，小胡脸色发白，眼中起了一层雾气。他忽然有点恍惚，生出一种错觉，仿佛今天是他平生第一次踏进古城，仿佛他仍然是那个充满梦想的二十余岁小县城青年，仿佛这中间日渐模糊的十几年光景是从来也没有在他的人生中发生过的一样！他喋喋不休，反复追询陪同的中介人员：我买了这套房子，就可以迁户口了，对吗？我老婆和孩子也能落户了对吗？我儿子就能够读公办的学校了对吗？我买了这房子，我就是古城人了，你说对吗……

简单装修好房子，小胡就累倒了，挂了十几天盐水，低烧才逐渐消退。人是瘦了一圈，脸色更白了，时不时的肩腰酸胀，更让他被动地感受到了中年的不可抗拒。但是现在他到底是松了一口气，这下好了，我是个完完整整的古城人了，我这一家人都真正有了古城户口了，他经常在心里这样告慰着自己。

平江路是真的繁华了！这里真的成了旅游热点了，沿街房子都成了商铺了，如今一年的房租都够当年“买”下整间房子了。可是，小胡笑不起来。老房主的子女要求废止当年的合约，收回房产。小胡自然不肯，当年本来谈好的是“买”，为了规避政策才写的“租”，当时支付的款子都是按照“买”的标准，当事人俱在，怎么能出尔反尔呢？人家子女就说了，当初这个契约本身就不合法，如果直接上法院，你胡老板也没有胜的可能性。现在上门协商和解，你还能得到一些经济补偿，现代人要学法懂法，按法办事！小胡的“百年大计”眼看就被砸得稀烂，他气得差点晕过去！他的本意是奉陪他们打官司，可是妻子说一听见“打官司”三个字就眼皮噗噗跳，小严和申伯伯也劝他，还是双方协商的好，走司法房子是肯定保不住的。现在小胡也不是当年的毛头小伙子了，人到中年，岁月磨损了他的精力，也侵蚀他的气性，城市教会他太多世故的东西，教会他需要忍耐、妥协甚至从众。这些品行看似世俗，可是它的芯子里是合着一定之规的，是具有普适的合理性的。申伯伯给他出主意，当初这房子是他重新大修过的，这个钱得算回来，对方毁约也要支付一笔赔偿款出来，如此一算，也是不小的数目。

小胡把店又迁移进了市场里，好在现今他家搬在了三居室，生活和生意都没受直接影响。那笔赔偿款用来支付新店的房租和装修费还有富余，只是从此他每年的成本里要加上店面租金和住宅物业费这两笔新增加的开支了，有什么办法呢，这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所必须支付的代价呀。申伯伯说，你看啊，当年你们分家的时候，你要是跟小严一样，工艺品城租了店面，城区买了二手房，至于如此折腾吗？当时二手房才多少钱，二三十万尽你挑呀——申伯伯有本账他还没有算过来，这些年小胡守在平江路老房子里，房租和店租几乎为零，低廉的生活成本对他的生意是不无裨益的。腆着肚腩、明显发福的小胡微微一笑，申伯伯，我怎么好跟小严比？他是古城人，我是个外地人，我倒是想不折腾啊，可我不折腾能有活路吗？

小严那年分家出来单独开店，随后也结婚生子，妻子帮他看守店面，他还是上海北京地跑着。这妻子确如申伯伯当初所说，像是个画上摘下来的人物。小严会存钱，生意流转讲求的是一个快字，客户资源也拓展得迅猛，刚分家时候就把全部积蓄扑到货品上，店铺规模也就迅速做大。眼看店面生意跟不上进货速度，他就跑通

了拍卖渠道，后来利润主要通过拍卖公司实现，店面无非只是几个熟客落落脚、喝喝茶的联络点了。现在国内货源告紧，他成了常跑日本、欧洲的“回流客”，用他的话说是“铲洋地皮”，货品发运过来都是成箱成捆。精品送拍，中档货委托专业朋友替他网拍网购发卖出去，低档货在上海成堆批发，零碎玩意放在店堂应景。古城的店里却一个月也难得再见他露一两回面，实在是忙呀，飞机火车连轴转。妻子为小严分解道：这年头，竞争激烈，小有小的难，大有大的难。确实，大多数古董店这些年都遇到了货源告罄的危机，店租年年涨，货品收不到，不少店铺企图转型突围，成功的十无一二，不少店铺无法维持，也只好关张歇业。现在小严回头看看，兀自一阵心惊肉跳，暗说侥幸：当初如果自己不是义无反顾地全力扑进，在最后关头逆势而上抢占了这个行业的制高点，那么现在这些同行的处境也就是他的现状了。人，任凭你怎么精明强干，只有顺应了时代的潮流才有生路啊。

小胡儿子初中毕业，没考上普通高中，读了个职业技校。他母亲牵肠挂肚犯了愁，孩子技校毕业之后可怎么办呢？从小是宝一半贝一半，捧在手心怕凉，含在嘴里怕化，从来没有吃过半点的苦受过半点的委屈。想坐在写字楼里吹吹空调就把薪水赚了吧，你没这个本事啊，学人家外地人费心巴力挣份辛苦钱吧，你没这个体格啊。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娇生惯养的，却都是心比天高，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可怎么好呢？

小胡也时常暗自为此犯难。

妻子说，实在不行的话，日后等他毕了业，跟着你子承父业吧？小胡突然生了气，暴喝道，你以为这个行业好玩？干嘛行也比这行强！

临到末了，小胡添了句：咱这生意，能不能支撑到我领退休金的那一天还不一定呢！

苏迅，1974年生，文学创作二级，江苏省无锡市文化艺术研究所所长、《太湖》杂志社社长，无锡市作协副主席，无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在多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万字。出版有个人文学专集2部，有作品被《小说月报》《报刊文摘》等转载。

责任编辑 冯祉艾

# 春钓

(短篇小说)

徐秋良→

“喂，章局长，明天有什么安排？”

“哦，沙粒子，沙总，社区人，还能有什么安排，在家无聊呗。”

“您人缘关系好，退下来每日行程满满的。吃顿饭都要跑场，您想闲，朋友能让您闲？”

“沙总莫调我的口味，过年到现在，没出门。你有什么喜事好事要捧场？”

“您就是这么一贯亲民，我家大凡小事都劳您捧场。是这样，开春了，明天天气好，我抢在其他朋友前插个队，请您去乡下钓鲫鱼，呼吸新鲜空气，照老样，明天上午八点半有车到老地方来接您。”

“好哇，宅里憋得慌，正想吐故纳新呢。明天还有谁去？”

对方挂机了。

打电话请章文亮去钓鱼的是沙粒子。沙粒子二十多岁进城做木工，包着局里的桌椅板凳修修补补，到现在变成小工头沙总。人灵泛，嘴巴甜，待人接物讲话让人感觉冷水冒热气。局办公大楼和家属宿舍在一个院墙内，常有一些小工程，诸如下水道堵塞，院墙垮塌，树木枯死重栽，瓷片脱落，电线短路，厕所维修，都由沙粒子包揽着做。那一年章文亮调到审计局搞常务副局长，分管办公室，财务科。不久，个别机关干部向他反映沙粒子有问题，长期包揽局里小工程做，直言这里有很大的猫腻。章文亮找了一些人谈话，听了一些人的意见之后，就和局长交换看法，建议换一个工程队来做局里的修修补补，免得闲言碎语。局长没有同意，他说“沙粒子不止包揽我们审计局的事做。”到了第二年冬

天，下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雪，院内的修补任务就更大。章文亮提议要招标，也被局长否定了。局长说“大的工程要招标，这修修补补怎么招？”最后局长对他补充一句“慢慢你就知道了。”

知道什么呢？章文亮心里想，局长和沙粒子背后一定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牵扯。等时间一长，并未发现局长在这些修修补补的小工程里捞什么好处。每做一项小工程，章文亮派人对原材料，工时进行严格审计，挤出水分，沙粒子也不申辩。付给沙粒子的工程款都是经他章文亮审核签字，由财务科拨付的，局长从不过问。在常务副局长这个岗位搞了一段时间后，章文亮终于解开了局长那句“慢慢你就知道了”的谜底。市里有几位领导喜欢喝杯酒，隔段时间来局机关食堂喝上一顿，喊喊叫叫，热热闹闹，不影响外人。领导每次来都是点名要喝沙粒子从乡下弄来的米酒，酒是用一把塑料壶装着，章文亮不喝酒，不知道这乡下米酒怎么就这么招领导喜欢。后来从沙粒子的司机口里得知，塑料壶里的酒全是飞天茅台瓶装灌进去的，遮人耳目。市里几个领导在郊区都有别墅。别墅院内花花草草的修补栽种都是沙粒子包着。年底，市里几个领导出面，拨点钱给沙粒子有业务的单位，这些吃吃喝喝的花销都塞进了单位的修修补补中，神不知鬼不觉。章文亮来审计局前，市领导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干，老局长快到龄了，”每当市领导来局机关食堂喝酒，他就回想起领导拍他肩膀讲的这句话，自此就再也没有向局长提过要更换沙粒子的事。

今天吃过早餐，章文亮斜背着渔具袋，手提能伸缩的捞鱼网，帆布凳，遮阳伞，准时在马路上等候。这个



上车地点是和沙粒子多年的约定，章文亮不住在审计局机关，车子拐进小巷耗时，他就从小区走几分钟路，在马路边上等。九点钟了，等了半个小时，还不见沙粒子的车子来。等人久，嫌人丑。他正要掏手机打，电话还未拨通，“哧”越野车停在了他的身边。

沙粒子今天是自己开车，说是司机家里有事放他一天假。他从驾驶室出来，帮章文亮把渔具放进车子后备箱后面。趋向章文亮耳边悄悄说“局长的孙子哭闹着要跟我来，劝娘娘一样劝了好一阵才哄他回家。误了点时间。”章文亮没有吭声。正要伸手去拉副驾驶的车门。沙粒子连忙把车子的后门拉开，做好“有请”的手势。章文亮上车一看，副驾驶上坐着局长，后排还坐着办公室主任。车玻璃贴了暗色遮阳膜，从外看不清车内。他连忙打招呼：“哦，老板今天有空。”章文亮心里嘀咕，过去经常是我们等他。一把手不守时，没人敢问原由。

局长“嗯嗯”两声算是对章文亮的回应。

章文亮刚调局里时，局机关上上下下都称呼局长为“老板”。章文亮只能跟着喊，刚开始有些别扭，口齿不那么利索。这正儿八经通过人大常委会任命的政府官员。怎就称呼“老板”呢？又不是私营企业。时间一长，章文亮也就自然而然跟着喊老板顺口。大家都退休了，突然又不叫“老板”，显得自己势利。机关老干部在一起学习，搞活动，有时外出钓鱼，章文亮也继续沿用“老板”称呼。

沙粒子昨天没告诉他，钓鱼还请了局长。他要知道局长今天也参加垂钓，他会借故推辞。也不知什么原因，章文亮现在不太想跟在局长后面做拖尾巴。沙粒子这人太抠，小气，单独请局长，或单独请我章文亮，钓几斤鲫鱼花不了几个钱。

章文亮到审计局任职时，局里只有一台小车，基本是局长坐，其他人不能沾边。局长每次外出总把他带上，局长喜欢坐在副驾驶位子上，他和办公室主任坐在后排，活脱脱是局长的大秘二秘。副驾驶宽敞，舒适，视线好，去哪个单位调研，迎接的人都守候在副驾驶车门恭迎。局长坐的座位，局里没人敢去坐，即使局长不在也是空着那个座位。有两次局长在省里开会，章文亮带几个人下基层调研，很自然坐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当时司机用异样的眼光看了他两眼，他没意识到。事后局里传出章文亮迫不及待想当局长，要挤一把手的位置。局长虽没说什么，但局里很多人是这样议论，在背

后咬耳朵根，弄得章文亮很尴尬，心里的不舒服没地方诉说，直到现在章文亮心里还有阴影。局长大他五岁，已退休七年了。他是前年退休的，退休时也解决了正县级，与局长一个级别。怎么就到了退休后，这副驾驶的位子还只有局长坐得？见鬼。章文亮口里不说，表面风平浪静，水底下像有很多鱼蹿来蹿去。

车子开出市区，沿着县道向猫公山方向驶去。沙粒子说“为了让几位老领导开钓大吉，过了年我就四处踩点，终于在猫公山下找到一口水塘，从未有人去钓过。塘里全是清一色的土鲫鱼，足有半斤一条，爱煞巴人。中餐我们就在山里人家吃点野菜，刮刮几位老领导肚子里的油水。”

“沙总，你吊足我们的胃口，到时没鱼上钩，我拿你煎油”办公室主任虽是打趣，他是怕塌场，今年开钓，钓不到鱼扫了局长的兴趣。

“钓不到鱼，我沙粒子脱了衣服光屁股下水去摸，也要给各位摸几斤上来。”沙粒子的话逗乐了一车人。

不到两个小时，车子开到了水塘边。钓鱼经上说“钓中间，不钓两头”，就是指春钓一天中最佳钓鱼的黄金时段。眼下正是下钓的好时段。这口水塘大约三四亩水面，是七十年代修的一口水塘，截留群山雨水供应下游的数亩滩田。近些年来这些田都栽种了樟树、桂花树，水塘的农田灌溉功能也就消失了。这口水塘多年未维修了。

塘堤不宽，临水一面很陡，水深寒冷，靠塘堤这边下钓是没有鱼的。塘堤对岸形状就着山势，很不规则。章文亮下了车，他不急于去拿渔具，而是张目环顾，寻找下钓的最佳位置。章文亮心里念着钓鱼经“春钓滩，夏钓渊，秋钓阴，冬钓暖”口诀。才过春分，水温还低，下钓要去滩上。他目光停在对岸，心里一阵窃喜，差点叫出声来。斜对岸的山坡延伸到水塘里，形成浅滩，又朝阳，还有水草，那是下钓的最佳位置。他连忙去车的尾箱拿渔具。这时就听到办公室主任咋呼“老板，去对岸那浅滩上钓，我帮你拿渔具，你先去。”等章文亮拎着渔具，要往浅滩奔去时，办公室主任和局长已抢先几步去了。他能说那个位置我先看中？他再去又有和局长争位置的嫌疑。

章文亮迅速放下渔具，重新观察新的垂钓位置。

看着局长向浅滩走去，章文亮满肚子在翻搅。你个办公室主任，解决到了副调研员，也是副县级干部了，怎么就还像在职在岗那样伺候呢？你也是来塘边钓鱼的，你自己选个位置蹲下就行了。那么好的黄金码头，你自

已占据下钩，我也无话可说。你却为老局长抢占，你这不是生得贱吗？你这不是故意凉我吗？

大家都退休了，开春塘边钓个鱼，休个闲，打发时光，你还在拍马屁，让人小看。那么好的下钩码头，我一眼就看中了，你不嚷嚷，我占据了，老局长能说出口让我挪窝吗？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你这一喊叫，我再挤上，传出去，别人会讲我章文亮在位未抢到局长的位置，耿耿于怀，钓个鱼也要把局长挤一边。

“章局长，你来这个地方钓。”办公室主任把局长送达浅滩垂钓点后，又在水塘的对面隔空喊。

章文亮站在这边也看中了，那地方有个废旧的抽水机埠，位置仅次于局长的那个浅滩。他内心生出几分惬意。办公室主任并未忘记他这个副局长。办公室主任解决副县级，章文亮是力荐的。看来办公室主任还是记得他的好。

“你自己钓吧，我再找个地方。”章文亮谦让。

“章局长，这个调位非你莫属。好鞍配好马。你内行，里手，我半瓶子醋，钓鱼是当相公的。”办公室主任极尽奉承，盛邀章文亮去。

再推脱就虚伪了。章文亮拿着渔具朝机埠方向走去。去到那一看，到处是丢弃的鱼饵塑料袋。沙粒子这个鬼精，还说从未有人来钓过。但章文亮转念一想，心里就踏实了。这个位置过去是有不少人在这儿蹲过，青草都踩趴一大块，下钩不会落空呀。

沙粒子去附近的农户家里准备中餐去了。把他们三个人丢在塘边，隔着一定距离，说话不方便，只好各自闷头钓各自的。局长在中间，章文亮和办公室主任分左右两边。站在局长的位置上看，他们三人摆成“品”字形，局长居后看他们方便，他们看局长要回过头来。

章文亮试了水的深浅，打了鱼食，手握钓竿，眼盯浮漂。章文亮手上的这根鱼竿，是沙粒子去日本旅游带回来送给他的，人民币要二千六百块钱。沙粒子的工程款，都要经章文亮的手批，章文亮从不借故拖欠卡他。每年的端午，中秋，春节，沙粒子都会塞给章文亮一个信封，里面东西不多，也就二十张老人头。章文亮当场收下，节后及时退还，从未受过沙粒子给的信封。这钓鱼竿章文亮很喜欢，他要付沙粒子钱，沙粒子死活不肯收，章文亮就找个机会给了沙粒子小孩一个二千块的红包，他占了沙粒子六百块钱的便宜。沙粒子平时送点乡下土鸡蛋、土鸡、鲜鱼和蔬菜，章文亮从未拒绝过。他

怕水至清则无鱼。退休后，这根钓竿给章文亮带来了很多的快乐。

章文亮的思路从鱼竿挪回到浮漂上。这鱼食丢下一大包也有半个小时了，怎么还不见动静？今天无风，水面平静如镜。水下只要有鱼啃食，水面一定会冒水泡，今天怎么回事呢？这里没有鱼？不可能呀。

“哎哟，又一条，这土鲫鱼肥实，一肚子鱼籽。”

身后只听到局长在嚷嚷。

“哎哟，又一条……”

章文亮忍不住回头一看，只见局长一脸的快意，正往回收鱼竿。鲫鱼弹出水面，拍打水响，溅起一圈一圈浪花。

“哎哟，又一条……”

章文亮的浮漂没有动静，但章文亮的内心很不平静。钓几条鱼，咋咋呼呼干啥？又不是升副厅。办公室主任不拍你马屁，你那位置是我在钓呢。我占据着你那位置，钓上的鱼比你还要多呢。章文亮听着身后传来的得意洋洋的吆喝声，心想，这局长是怎么啦，和他共事这么多年，在单位平时话语不多，显得稳重内敛，有些深不可测，琢磨不透。这退下来钓几条鱼，怎么会跟打了鸡血一样兴奋？钓几条鱼要这么吆喝，这么张扬，这么激动，这么兴奋吗？章文亮听着局长这么喊叫，就想起那件极不顺心的事，想起那件事心里就冒泡。

那年局长要退了，组织上也找局长谈了话，他自己也在局里的会上公开讲，在即将卸任前宣布三条：暂停人事变动研究，暂停财务审批开支，暂停干部外出审批。全局上下都有接受老局长退下来，迎接新局长到任的思想准备。在这段时间里，局长从不单独找章文亮谈话，透露半句口风。他章文亮有没有可能接替局长，行还是不行，露点口风总行吧。一局之长，人事推荐有很重的分量。局里很多人都或明或暗流露他接局长的可能性，民意基础厚实。终于有一天，章文亮憋不住了，下班时他借一公事汇报之后，试探局长的口风。局长听了他的想法之后，两眼像盯着浮漂一样，眨都不眨，盯着他发怵。然后把视线从他脸上移到局长桌上的记录本上，停了一会才慢慢说“你不是搞不下，而是搞不上。”章文亮不明白就里，满脸疑云。局长解释“审计局长这个岗位的担子，你担得起，放得下，能胜任，但你搞不上，背后没人推你，迈上这一步很难。”

“为什么？”章文亮脱口发问。话一出口，自知失态。

不问又纠结。七八年的副县级了，常务副局长也有几个年头了，工作上不偷懒，班子里不贪权，分管财务不贪利，人缘关系也好，凭什么不让我挑这副担子？是骡子是马让我遛遛试试。你当一把手的可以力荐我章文亮呀，我章文亮不是过河拆桥忘恩负义之人呀。

“慢慢你就知道了。”局长还是那句摸不透风的话。

章文亮为这句话生了很久的闷气。直到局长退下来，新局长走马上任，他内心的冒泡也未消停过。后来市里出台政策，副县级干满十二年，自己打报告挪位腾窝，可解决正县级。章文亮离退休还有两年，他连忙递上报告，解决了正县级。无官一身轻，章文亮对老局长的成见也像这鱼在水下啃食，冒到水面的泡泡，经微风一吹，水面上是什么也看不到了。

章文亮看到局长一条接一条钓上鱼，自己连鱼鳞片都没钓上，心里很躁，凳子上像有个钉子扎在，坐不住。他又往水里扔了几大坨鱼饵，仍然没有响动。今天出鬼了。

“文亮，你过来。”局长在喊。

章文亮装作专心钓鱼，没听到，不搭理。

“文亮，你到这里来钓。我钓了五六斤了，收竿子不钓了，你来这里。”局长是诚恳的。

章文亮不能再装听不到了，“老板，码头好，你再钓一会，过足瘾。”

“我不钓了，这个位置好，这个窝子有鱼，你快过来。”

章文亮心想：你从局长退下来时，怎么不像现在钓鱼一样使劲拉我呢？让我坐坐局长那个位子呢？这话当然说不出口，便提着渔具过去了，挨着局长坐下。钓不到鱼，毕竟脸上挂不住。章文亮试过水的深浅，把鱼竿一节一节往前伸出，让鱼钩轻轻落在冒水泡的鱼窝里，生怕下钓惊散了鱼群。事情怪得出奇，水泡一串串往水面翻，就是没有鱼咬钩。章文亮心里有猫爪在抓，表面上文文静静的，一副安心静气垂钓的模样。

局长看了章文亮一眼，没有吭声。掏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上一支，递给章文亮一支。章文亮平时不抽，坐在塘边偶尔也抽根。

“你听说了吧，喜欢来我们局里食堂喝米酒的那位领导，被省里喊去配合调查，几个月了，电视里一直没有露面呢。”局长看着水面的浮漂说。

章文亮心里“咯噔”一下。他在社区里也有所闻，但未见公开报道，他从不传说。局长这一说，他虽退休

了，却带有几分权威。局长一般不随便发议论的。

“局里那位一把手，是这位领导力荐的。不知这位一把手心里安不安稳，踏不踏实。”局长说。

老局长说的这位“一把手”，就是现在审计局的局长。老局长退休后，市里从另一个局调一名副局长来接局长。市里当时宣布说是年富力强，有培养前途的干部。章文亮想当局长，被他抢先一步。章文亮没有正面回答老局长，只是说“我好久没去局里了。”

鱼还是不咬章文亮的钩。塘边上静得能听到两个人吸烟的声音。过了好一阵，局长又打破沉默“这钓鱼跟坐禅一样，要心静，六根清静，心急心躁心不安，钓不到鱼。”局长吸完一根烟，又递过来一根，对章文亮说“我们现在安心在这山冲沓晃里垂钓，安稳踏实呢。”

章文亮在琢磨局长的话，当年若自己接任这个局长，心里会安稳踏实吗？食饵就丢在嘴边，不会去啃吗？

“赶快起竿，咬食了，浮漂打横了。”老局长在提醒章文亮。

鲫鱼开始咬钩了，章文亮一条接一条往渔网里丢鱼。

中午吃饭时，章文亮慢慢地替自己斟满一杯酒，又给老局长斟满一杯酒，他举起酒杯对老局长说“老板，我敬你一杯酒，你随意，我干完。”

“哎哟，我们共事这么多年，印象中文亮不太喝酒的。怎么这退休后，酒量还见长增大，原来文亮是深藏不露啊。”老局长打趣说。

“老板，我明白了你当年的话。”章文亮说。

“明白了什么话？”

“‘你慢慢会知道的’那句话。我现在安稳踏实陪你出来钓鱼，当然要感谢你，敬你的酒。”

“干。”

“干。”

章文亮先一口喝完，老局长把那杯酒一口倒进了肚里，还把杯底朝上，一滴不漏。

徐秋良，笔名阿良，中国作协会员，湘潭市作协主席。先后在《中国作家》《湖南文学》《天津文学》《创作与评论》《绿洲》等发表小说散文，多篇小说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转载。

责任编辑 袁姣素



# 见到一场春雪

(短篇小说)

张逸云→

## 1

新年的第一场倒春寒，野蛮袭击了南方这座城市。晚上，我做了一个梦，跟着一帮发小，跳进老家结了冰的河里，争先恐后朝前滑行，先到达终点的，便是这个季节的孩子王。

大哥孤零零站在岸上，像头目光阴森的猫头鹰。麻绳箍了几圈的破棉袄污渍斑驳，雪光一照，刺得人眼睛发花。

忽然，我脚下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没来得及反应，就一头掉进刺骨的深水中，咕噜噜往下沉。我拼命叫唤，挣扎，没几下就把自己弄醒了。

躺在床上，回想梦里惊心动魄的场景，胸口仍怦怦地跳，感觉魂魄还在躯壳外头飘来飘去。

空调呼呼地开着，室内异常憋闷，仿佛负氧离子凝结成了颗粒，伸手便能抓到。

瞌睡全让赶跑了，我摸索着穿衣下床，将窗户开出一条缝隙，斜着身子躺到客厅沙发上，两眼盯着墙上静音状态的电视，任由五颜六色的画面梦幻般摇曳。

唐滢依然熟睡着，墙上挂钟显示凌晨三点五十分，小区像条疲惫的船只，缓缓划向夜晚深处。我站起身，想伸个懒腰，双手刚举到一半，脑子里忽闪了一下：这个点上，老父亲不会来电话吧？

父亲是个有性格的人，不屈不挠地犟了一辈子，他想干的事，天皇老子都拦不住。那年，他十六岁多一点，一声不吭溜出家门，参军到了朝鲜战场。攻打无名高地那场战斗，敌军重兵把守，交叉火力相当猛烈，眨

眼工夫，身边倒下几个战友，他一把夺过班长手中的炸药包，匍匐，翻滚，蛇行，凭借有利地形掩护，一口气炸掉敌军三个暗堡。

这些年，“老援朝”两眼鼓鼓盯上我了，不分晨昏打电话过来，没容我回复清楚，就凶巴巴挂断。老爷子执拗偏激不假，倒是个明白人，为何老揪住那桩让人为难的事不放呢？

果真不出所料，搁茶几上的手机嗡嗡嗡颤动起来，我连显示屏都没看就直接摁下接听键。

仿佛呼啸而来的寒风，粗糙干涩的声音扎进耳朵里，我慌忙将手遮挡到嘴巴前面，压低嗓音道，爹，有话说话，哭啥呀？

父亲不理我的茬，只顾一抽一搭，重复前几次电话里说的那些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狗窝，他要回去，跟母亲一道住回老家月亮湾。

面对絮絮叨叨的父亲，我真心无言以对。他却恼火了，大声嚷道，你再不把老子的话当回事，我一头钻进你娘坟里去！

我吓了一跳，赶紧说出一连串行行行。

父亲夜鸟般噢噢噢，接下来是拖鞋吧嗒地面的声音。估计他忘了挂断话机。

## 2

算起来，母亲去世已有十五个年头，葬在姐姐屋旁树木葱茏的山岗上。坟地坐北朝南，冬天向阳，夏日纳凉，按照老辈人说的，那是享福的地方。母亲走后，我寻思将父亲接到城里来，他瞥我一眼，转身就往一边走。

第二天，姐夫开来小四轮，突突突跑了几十里路，将父亲接到他家里，好酒好肉侍候着。

唐滢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披衣去了厨房。这是她多年的习惯，半夜里用电饭锅给我煲粥，天亮洗漱之后，就能喝上热气腾腾的稀饭。她知道我为母亲迁坟的事犯难，这位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庭长，用调解的口吻说，老林，我看还是顺从老爷子算了，叶落归根嘛。

我已困得睁不开眼睛，扭头进了卧房。

吃过早饭，电话跟副省长、省公安厅老关告了年休假，拎起装满衣物的箱包下了楼。足足等了十分钟，才见唐滢不慌不忙走出楼道。

林副厅长，让您久等了！

我瞟她一眼说，回到村里，不许瞎叫唤，大伙就知道我小名元宝。

唐滢嬉笑着递来鬼脸，那我也叫你元宝！

我假装生气地白她一眼，松开手刹，小车鸣哧一声出了小区院子。

唐滢系好安全带，侧过脸说，嫂子来电话了，说午饭就在他们家吃，有荤有素，地道的农家风味。

人还没出门，满世界哇哇打广告，你这人真是的！

唐滢让我这话呛得满脸通红，半天没吭声。过了一阵，她轻声解释，大哥那儿，这回注定绕不开的。

我落下脸，不想应话。

十六年前，我跟大哥林振彪吵了一架，之后，跟他断绝了往来。倒是嫂子给我家打过不少电话，每逢传统节日，家长里短跟唐滢唠，赔礼道歉加劝慰，希望我们兄弟和好如初。

唐滢说我这人什么都好，就是恨意重，时间过去那么多年，就是再有气，不看僧面看佛面，早该释怀了。妻子的话没有错，我尝试忘掉那些不愉快，就是没法做到。

大哥大我十八岁，他有个妹妹。我们两家并无血缘关系。父亲十四岁那年，从邻村过继到月亮湾，他养父跟大哥的父亲是叔伯兄弟，亲缘关系就这样扯上了。

大哥十五岁那年，伯父伯母血吸虫病到了晚期，相继离开人世，兄妹俩成了孤儿。

他看上去可怜兮兮，却招人嫌。好吃懒做不说，还偷鸡摸狗，让人逮住，挨过拳脚耳光，差点被剁了手指。母亲嫁过来后，帮他盖了两间茅草房，说合了一桩婚事，将山里一位漂漂亮亮，能说会道的姑娘娶进了家门。

大哥和嫂子接连生了四胎，母亲接生，侍候月子，帮他们拉扯孩子。姐姐跟大哥虽一母所生，完全不同的两个人，贴心贴肉跟着叔叔婶婶过日子。父母送她上学，念到初中后，姐姐说什么不再念了，回到家里当帮手挣工分。十九岁那年，母亲给她挑了户好人家，风风光光嫁了过去。

照理，婶婶的这份恩情，当侄子的应当用一生的心血报答才是。那年，母亲突发脑溢血，一句话没留下就咽了气，下葬的坟坑挖在大哥家的后山上。起初，他没二话。等到母亲出殡那天，他疯子一样从山上跑下来，手一挥，全家上下十几口，齐刷刷跪在道路中央，拦住母亲灵柩不放。

大哥边嚎边嚷，说请风水先生看过，他家后山处在龙脉，埋了婶娘就坏了风水，他家子子孙孙就会遭祸殃。

抢道拦丧，还有天理？我怒不可遏地奔向大哥，将哭丧棒插到他膝盖前头，命他全家人赶紧让道，不然，就棒打拦路狗！

大哥脖子拧了拧，抬起头，目光凶狠地剜我一眼：“你不就穿了身公安皮吗，往家里人跟前抖威风，我今日撂句话，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他话落手起，从腰间拔出砍柴刀，捋起袖子，往自己胳膊一拉，一股鲜血直冲而去。噗通一声，挺尸一样，横躺在路上。

姐姐一惊，片刻，拉过姐夫，跪到母亲灵柩前，接连磕下三个响头，领着“八大金刚”，将母亲埋到她家屋旁的山头上。

父亲去了姐姐家，日子过得乐乐呵呵。姐姐说了，老爹比她的亲爹还要亲，生养死葬都归她管。

### 3

小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顺着路牌指示，我将车拐进新开的连接线。

这里地势平缓开阔，湖汊河塘纵横。已是二月底，三月天了，原野里散落零星的绿色。我的记忆中，过了惊蛰日，家乡的田垄沟坡到处都是鲜艳的油菜花和紫云英。眼前的水田，布满一尺多高的稻谷枯秆，显得荒芜萧条。父亲电话里说过，如今，大伙嫌种田种地来钱慢，每年只种一季，够吃就行，田地抛荒，或者少种的现象一点都不稀奇。我眼前有些恍惚，脑海中传统的农耕图景，让飘忽的光雾笼罩了。

不过，家乡的变化确实挺大。高等级公路南来北往，

东西相连，或从头顶上穿越而去。

唐滢异常兴奋，啧啧称赞沿途风格各异，时尚漂亮的别墅式楼房，举起手机，不停地拍照。

唐滢边拍边说，我说老林，等到退休，我们将老家那幢老房子扒了，盖栋小别墅吧？

瞧着妻子满脸惬意溜溜的神色，我心里有话，却没说出来。

前面是三岔路口，我靠右打了一把方向。凭印象，这条路通往老屋那边。

刚跑出一里地不到，一条黑乎乎的铁栏杆将路面拦腰隔断了，往来的车辆绕着十米开外的泥巴路艰难爬行。

拦路的铁栅栏旁边竖起一块牌子，写着“收费路段，大车二十，小车十元，不愿交钱者请绕道！”

毋容多想，纯属非法拦路收钱。

我有些不悦地走下车，一位头发皓白的长者，不紧不慢朝这边走来，他后头跟着几个陌生面孔，表情有些怪异。

老头看看车，看看我，眉头皱起了小山包，阴阳怪气地说，你是老林家的宝崽？

陡然让人叫上小名儿，真不大适应，我红着脸，尴尬地笑笑，将手握了过去。

炳忠叔，是您呐？

那人勉强碰了下我的手，脸上挤出不冷不热的笑意，不是说你进去了吗，这么快就出来了？

炳忠叔的目光，刀子一样刺过来，我脸上顿时火辣火烧。

唐滢快步走过来，沉下脸说，这是谁搬弄是非，造谣生事呀？

炳忠叔不屑地瞟了唐滢一眼，鼻孔里哼出几声。

唐滢气得脸色发白，胸脯剧烈地起伏，我赶紧将她拉上车。

唐滢坐定，从包里掏出化妆盒，给自己补妆。刚才一激动，额头泌出了汗星，擦过之后妆就花了。这个城里长大的女人，相当看重她那张白皙的脸蛋。

什么人呐，牛逼哄哄的。唐滢对着小镜子嘟哝道。

这人就是父亲常在电话提到的马道士。他年轻的时候，在武当山学过功夫，会些诡秘法术。哪家小孩不吃不喝，半夜里闹腾，他打来一碗清水，闭上眼睛，念念有词，然后喂给小孩儿，几个时辰过去，小家伙破涕为笑，吃睡都香了。有些疑难杂症，小医院一时半会没什

么好办法，他一番掐算，画符念咒，让病人喝下神符飘飘的凉水，病疼很快就能缓解。父亲说过，马道士凭借这套把戏，糊弄过不少钱。他还有个看家本领，就是“做道场”，赚死人钱。装模作样给亡人超度，吹吹唱唱，念经打卦，一场白事办下来，孝家给的报酬，不依不饶敲竹杠，能赚大几千块，多的时候上万元。

马道士手里握有一帮人马，吹唢呐的，敲锣打鼓的，唱夜歌的，徒子徒孙上百号人。遇上什么事，他只要放个屁，准能一呼百应。

我原本不想去大哥家，马道士拦路，正好是个借口。早晨出门前，电话跟姐姐打过招呼，说今天会回老家，究竟什么时候到她家，倒没把话说死。乡下的道路拓宽拉直了，小车只跑了十来分钟，发现前面山包上站着一个人，我胸口一热，轻轻叫了声姐姐。

唐滢瞅我一眼，绷着的脸，露出了笑意。

我停住车，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姐姐拉住我，仿佛几十年没见过一般，将我浑身上下瞧个遍，喃喃自语道，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弟弟的鬓角都添白发了。

我们姐弟肩并肩走向一幢三层楼房，父亲假在楼房一角，闭着眼睛打呼噜，太阳照射过来，脸上泛出一层苹果红。看样子，他早上抿了几口小酒。

半年没见父亲了，感觉苍老了许多，满头白发像蓬胡乱堆放的苇花，我心里一阵难过。

爹，您看谁来了。

姐姐走到父亲身边，轻轻推了他一把。

呼噜声戛然而止，父亲睁开眼睛，用手背抹了把流到嘴角的口水，看着我傻傻地笑。

姐夫闻声从里屋出来，身后跟着一个同我年龄相仿的中年人，开口就叫我老舅。

这是姐姐的大儿子学斌，长得虎背熊腰，一看就是庄稼地里的把好手。前些年，姐姐不无自豪地告诉我，说，你学斌外甥出息了，当上了副乡级。

学斌只比我小三岁，像他父亲那样老实巴交，农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乡里干，到现在还只享受副乡级待遇。

我在父亲身边坐下来，从兜里掏出烟，给他点上。老人吸了一口，笑呵呵地说，回来了就好。抽空到你大哥那边看看，他给你娘砌“千年屋”（墓窟），还说要帮我砌生基（活人墓）。

父亲牙齿剩下不多了，言语有些含糊，脸上洋溢满意的神色。

我眉头却紧锁起来，默然无语。



唐滢过来跟父亲打招呼，见我脸色不对劲，用胳膊肘碰了我一下。

我面无表情看她一眼，一句话还都不想说。

#### 4

吃过午饭，我躺到楼上卧房补觉，怎么都睡不着。打开手机，翻看全省警务资讯，一阵后跟敲打地面笃笃笃的声音由远及近，姐姐和姐夫跟在唐滢后头。

弟弟，倒春寒比冬天的寒气还要冻人呢！

姐姐取过搭在衣架上的围巾，递给我说，为了娘，你得受点委屈。姐姐和姐夫这就陪你过去，到月亮湾那边看一眼吧。

姐姐乞求般看着我，眼里泛着泪光，我的心一下子软了。

唐滢捂住嘴巴偷笑，我盯去一眼，她嘻笑着往姐姐身后躲。

一行人上车，行进到半道上，我临时改了主意，说先不去大哥他们家，直接上后山看看再说。

我们踩着松软的泥土，沿着山梁往上爬，越过几处坡地，我直起腰身抬头看，立刻懵掉了。

两台挖机嗷嗷叫唤，低矮的山丘挖去大半，山脚下平整出十亩左右的地坪。

我板着脸，转身下了山。

坐进车里，我给学斌打电话，问他忙不忙。学斌说他正往乡工业园那边赶，听语气，遇上了难事。

我提出晚上抽空聊聊，他爽快答应了。

唐滢，姐姐和姐夫陆续上了车，我猛踩一脚油门，飞也似的离开老屋那边。从反光镜可以看到，姐姐脸色不大好。

车到三岔路口，我握紧方向盘，在泥坑里折腾了半天才爬出来。

底盘刮擦了，我停住车，下来察看，一抬眼，见到不远的地方耸立一幢石雕和木雕相间，气韵飞扬的徽派建筑。马道土木桩一样钉在大门前面，我立马感觉有股寒流直逼而来。

姐姐瞅他一眼，细声道，就是那个老妖怪，横竖不讲理，看把这路弄成了什么样子！

晚饭过后，我独自坐到电视机前，拿起遥控器摁来摁去。父亲有个早起早睡的习惯，已经进入梦乡。

将近八点钟了，那位副乡级才泥糊糊地进屋。他洗了个热水澡，端上保温茶杯，坐到我身旁。

我一脸疑惑看着学斌，刚进门的样子，好像跟人干过仗。

学斌看出了我的心思，沉沉地叹了口气。

下午，工业园区工地发生阻工事件，学斌前去协调，让人推倒在地上。

事情并不大，被征收的农户在青苗补偿问题上同工业园管理人员意见不统一，双方顶牛，鼎鼎有名的“林一刀”派人过来了。学斌领着乡干部赶到现场时，双方情绪激动，你推我撞。学斌上前制止，说他是代表乡政府，专程处理这件事的，大家有话好好说。

“林一刀”的人两眼一横，嗤笑道，你一个副乡级算个球，我们老板他叔叔什么来头，知道破？他老人家吼一声，保准吓死你！

学斌苦着脸告诉我，“林一刀”就是大哥的四儿子。开了一家社会资源服务公司（专门给人解决难事），还统领乡里的大小猪肉市场，那些摊主杀猪卖肉，都得向他交份子钱。

学斌喉结滚动几下，突然冒出一句，老舅，晚辈说句大为不敬的话，外婆这坟不迁未必不行吗？

刚说起小四子的事，怎么扯上迁坟了？

学斌见我不解，说出一桩令人震惊的事情。

月亮湾马上就要改选村民委员会，小四子作为候选人之一，打着我的旗号，到处拉选票。命他手下那帮人，挨家挨户送钱，说死了，谁都不能投，要投只能他本人。

学斌凑过来，小声给我嘀咕，说大舅舅挖山给外婆迁坟，未必是真孝心。

很明显，大哥这回搞一箭双雕的把戏。不但超规划挖山，占地地盘，以迁坟之名，蓄意把我的招牌亮给人家看，替他儿子选主任找靠山，惹得村里人非常不满，有人往乡里告状了。

这个时候，屋外响起了尖厉刺耳的汽车喇叭声，有人高声叫嚷，姑姑，我叔叔在你家吗，我爹要见他！

我几步出了门，灯光下，看见一条四十出头的汉子：光头，穿一件花花绿绿的夹克，嘴里叼着香烟，踮起半条腿，不停地摇晃，后背靠着一辆高大的奔驰。

眼前这个家伙，就是传说中的“林一刀”？

我记得小四子光屁股那会儿挺老实的，成天鼻涕嗒嗒，见到生人就往嫂子后头躲，眼前这人，一身匪气，俨然江湖大哥大。

“林一刀”认出我来，哈了下腰身，从上衣口袋掏出香烟，满脸笑容递过来。我晃了晃手。

车门拉开了，走下来一个驼背，白发凌乱的老头，不停地咳嗽。

大哥明显衰老了，仿佛一株躯干光秃的老树。

哎呦，他叔叔呀，不是说好了中午到我们家吃饭么，害得我们一家老小等了好半天呢！

唐滢走过来，迎着春风满面的嫂子往屋里走。

嫂子挨着唐滢坐下来，一把拉住她的手说，弟媳呀，我们好多年没见面了，嫂子好想你呢！

嫂子嘴巴快，话头长，旁人没法插嘴，平日巧舌如簧的唐滢，这回只有陪笑点头的份。

大哥还是那副德行，不哼不哈，像根寒气逼人的冰棍。

小四子一边嚼槟榔，一边哇哇哇地给人打电话，吩咐手下的人在县里五星级宾馆“纽约之都”定好包厢，他明天要宴请在省公安厅当厅长的叔叔，市里领导要来作陪的！

大哥见我的脸一直沉着，拉了小四子一把。

祖坟那块地，还满意不？

大哥像往日那样，吝啬得生怕多说一个字。

我不想跟大哥谈坟地的事，拿眼看住小四子，听说你准备回村参加竞选村干部？

小四子啪的吐出嘴里的槟榔渣。叔叔，前几年，我就有这个想法，当时公司刚起步，顾不过来。现在运行正常了，能腾出精力，就想替父老乡亲办点实事。

想法倒不错。你那是啥公司，卖啥产品？

小四子怔住了，小半天才说，我们是“社会资源服务公司”，通俗解释，就是替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排忧解难。

我冷声道，应当称“了难”公司吧？

小四子有些慌乱，吞吞吐吐解释，他们公司以养殖为主，经营还涉及矿业和土建工程。

乡里的猪肉市场都归你管吧，连工商和食品卫生监督部门都要让你三分？

小四子明白我在跟他叫真，脸上的肌肉不自然地抽动几下，辩称他们公司跟屠宰户是合作关系，产供销联合经营模式。

我的问话咄咄逼人，小四子明显胆怯了，低下头，不再吱声。

你还没回我话呢，迁坟的日子得定下来。照黄历上说的，这几天都适宜。

大哥边说边咳，咳得浑身发颤，差点背过气去。

嫂子连忙插话，说老娘迁坟，得按正丧操办，钱的事，她家包了，我的任务就是好好当孝子。

嫂子话音刚落，大哥的咳嗽声应点似的停了下来，两眼直直地看着我。

唐滢莞尔一笑说，大哥，嫂子，这事先不急，待我们同老爹商量后再说吧。

大哥茫然地瞅瞅我，一路咳着钻进小四子的大奔驰。

## 5

大哥一家人走后，我叮嘱唐滢早点休息，叫上学斌，两人边走边聊。走了一程，发现前方一处建筑灯火通明。

那儿好像是马道士的豪宅吧？

学斌鄙夷地点头。

马道士是当地富得流油的有钱人，为何将本已修好的公路堵死，明目张胆收费？

天气愈加寒冷，远处的灯影，鬼火似的在呼啸的夜风中摇晃，学斌双手合拢，哈口热气，慢慢道出实情。

那个地段原先属于马道士家宅基地，三年前，他向政府申请，称全家人口多，还在逐年增加，老宅基地已容纳不下，要求新批一块地皮。村里据实上报，给他家批了一块两百多平方米的地皮。马道士盖成现在那栋雕梁画栋的新居。不久，他自行拆了老宅，那儿便成了毛荒草乱的废墟。去年村里修公路，这块地刚好落在红线范围，村里告知马道士，准备填埋，铺成路面。马道士一再表示没问题。公路修通后，他却变了脸，提出要按国家土地征收标准，至少给他补偿二十万元。不然，就将路封死。

学斌顿了顿说，问题出在大舅舅身上，关键在那块坟地。

原来，大哥打后山的主意有了些年头，以给我娘迁坟为由，找村里磨了一块地。

村里新修的公路紧挨大哥家的猪栏厕所，这块地征收了。双方谈的条件是以地换地，村里划出一亩地作为补偿。地到手后，大哥却变卦了，说他那块地，原本是盖门面的，地换地亏大发了，死磨活缠找公路建设指挥部要了十万块钱。

马道士得知这个情况，当然不干了，一气之下，就把路封了。

学斌忧心忡忡说，这次月亮湾竞选村主任，候选人还有一个人，就是马道士那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孙子，活生生的调皮角色。

天气越来越冷，冻得人受不了，我和学斌打道回府。

走进睡房，唐滢睡眼惺忪说，老林，老关找你了，说不管什么时候回来，都要给他回话。

我按了下连着充电器的手机，显示两个未接电话。

老关接通电话，忙说，老伙计，你总算回话了。

老关是那种处变不惊的人，天大的事，到了他这儿，都会云淡风轻。听这会儿的口气，跟往日不大一样，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老林，明天能回厅里一趟吗？

什么事这么急？

肯定有重要事情。

我稍加迟疑道，回老家刚一天，耳闻目睹不少事情，几乎都能跟我扯上关系。

我将大哥超标开山修建墓地，侄子林小四采取非法手段竞选村主任，马道士搞宗派势力，要挟老百姓，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等情况说给了老关。

老关哦了一声，告诉我，下午快下班的时候，省纪委转来一封举报信，举报省公安局常务副厅长林啸，违反国土管理法规，建死人墓和活人墓，造成山林被毁，水土流失，在当地产生恶劣影响。还有一条更严重，说林啸存在给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嫌疑。他侄子林小四有恃无恐，涉黑涉恶涉毒，公然采取贿赂和胁迫手段拉票参选村主任。

老关发来几张微信照片，画面显示，我到大哥后山坟地察看的场景。

居然有人在老警察鼻子底下要花招，我稍加思索，便将此人锁定马道士。

我告诉老关，这是有人别有用心，混淆视听，说明这里边有名堂，想亲自调查。

老关没提反对意见，叮嘱我千万别冲动，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可以直接调遣附近警力，最好取得当地党委和政府支持。

## 6

唐滢让我一通电话吵得没了睡意，身子靠着床头跟我聊。我眼皮沉重，脑袋迷迷糊糊，没聊几句就和衣躺了下来。溟濛中，天气变得晴朗，太阳的光线从云层喷射出来，像缠绕的绳索，拉扯我的影子，将我拉到了一座起伏不定的山岗。山不高，四周树木茂盛，半山腰的豁口，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女人，笑容满面地看着我。

妈？

我鼻子一酸，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母亲却不见

了。正迷茫的时候，一缕白烟从眼前飘过，飘进了山腰那片丛林。那里耸立一座坟茔，坟头绿草丛生，几朵白花点缀其中，伴随山风轻轻摇曳，密林深处传出苍老的声音。

宝儿呀，你看妈妈来了？我睡在这儿挺好的，你不用惦记了……

妈妈，您在哪儿呀？

我迈开两腿，哭着喊着跑过去。

老林，哎，林啸，你干嘛呀？

感觉让人推了一把，睁开的眼睛时候，我发现唐滢惊恐不安地看着我。

喉咙和脑袋疼痛难受，鼻子堵住了，我意识到自己身体出了状况。

唐滢洗漱完毕，见我躺在床上不动，奇怪地问道，昨晚精神抖擞当夜游神，这就懒床了，不会吧？

仿佛无数条虫子在喉咙里爬来爬去，痒得我特别难受，禁不住一阵猛烈咳嗽。唐滢感到不妙，三步两步走了过来，用手贴住我的额头。

哟，好烫，肯定重感冒，赶紧去医院吧？

我晃晃手，示意她别大惊小怪。

唐滢哪里理会这些，拿起衣服给我穿上，不由分说要将我送到医院去。

这里离县里不远，大约二十分钟车程，可是，一旦进了医院，名目繁多的检查，没有一上午耗着，根本下不来。回到老家不过一天的时间，所见所闻令人寝食难安，有个信号，明白无误向我示警了，林家和马家已成对垒之势，一旦开选，极可能诱发恶性群体事件。我准备去趟乡里，建议乡党委、乡政府，采取断然措施，制止这场非法选举。

唐滢也觉得刻不容缓，立马改了主意，同意我服些感冒药，然后，陪我一道去乡里，路上有个照应。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响了，学斌慌慌张张报告说，马道士纠集一帮人开赴大舅那边，一场群殴流血事件即将爆发！

大哥这人胃口大得很，借开坟山之名，企图强占邻近几个山头，挖机挖过村里划定的红线，还挖到马道士家的祖坟区域，挖垮了马家一座老坟。马道士借机发难，向他“三套班子”发布号令，男女老少一齐上山，保护祖坟。不少人，扛着锄头，铁锹，扁担，气鼓鼓地扑向大哥家的后山。

十万火急，我电话向老关作了简单汇报。老关当即指示，启动应急机制，控制月亮湾局势。



我立即拨通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电话，命令火速调集两百警力向月亮湾方向集结，限定二十分钟到位。

安排妥当了，我深呼吸一口，看了唐滢一眼说，上车！

路障被人撤除了，沿途见到不少扛家伙的村民，目标大哥后山。

工地上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两大阵容怒目相对，剑拔弩张。林小四领着他的“光头党”几十号人马，握铁棍的，拿杀猪刀的，操板砖的，还有几个手持套筒猎枪，黑洞洞的枪口指向马家班的人。林小四背后，有双目光扑朔迷离的眼睛。

马家班这边毫不示弱，锄头扁担举过了头顶，几个青皮后生骂骂咧咧，嗷嗷叫喊。

马道士站在队伍前头，头上缠着白底红字布条，上书“护祖归灵，除恶扬善”的字样。

马道士不停地嚷嚷，当众开出四大条件：第一，林振彪领着他全家老小，披麻戴孝，给马家祖宗上香下跪磕头；第二，将损毁的马家祖坟修复如初；第三，替受惊的马家祖宗做三天三晚道场；第四，赔偿马家班祖坟护卫队员误工费五万元。如是不从，他就号令平了老林家祖宗坟墓地，将林振彪的家打得一片水响。

我突然出现在现场，引起了一阵喧哗，一彪人马如影相随，县公安局特警队员已准点到达。

我冷眼扫了四周一遍，用命令的口气说，各位，限你们十分钟内撤离坟地现场。

小四子知趣，领着他那帮啰嗦朝山地的东边方向撤离。

马道士不理不睬，纹丝不动杵在那儿，摆出洋洋得意，趾高气昂的样子。

我走上前去，轻声劝道，炳忠叔，您老先回吧，后面的事，我们坐下来慢慢商量。

马道士没听见似的，仰面看着天空。马家班的人来疯了，嗷嗷喧天地瞎起哄。

我强压心里的火气说，炳忠叔，请您配合公安部门执法行动！

马道士瞪我一眼，冷声笑道，你们给谁执法呀？今天把话挑明，林振彪如不答复那四项条件，我这把老骨头就戳这儿了！

他这一吼，如同往滚烫的油锅撒了把盐，马家帮的人情绪上来了，叫喊着冲向大哥他们家。

马小四见势不对，一个唿哨，那帮玩命的光头，气

势汹汹地杀了回马枪。

我脑袋嗡的一声炸响，大声喝道，全体特警队员，执行命令！

几十条黑影飞奔向前，挡在眼看就要火拼的人马中间。马道士已经失去理智，歇斯底里地叫喊着要将林振彪的楼房扒了。

几名特警一拥而上，将他抬下山去。

马家班的人挥动手里的家伙，翻身扑向特警。千钧一发之际，刺耳的警笛声骤然响起，小山谷产生巨大的共鸣声，大批武装警察冲进现场，吓得马家班和“光头哥”们四处逃散。只听哎哟一声，有人扑倒在地上。

我腿脚一软，眼前一片漆黑，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一点都不知道了。

## 7

接连下了几场暴雪，到处白花花的。

我在医院躺了几天，高烧始终退不下来，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病历显示，病毒性感冒，肺部感染。医师征得唐滢同意，给我点滴瓶里加了抗生素。

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唐滢、姐姐、姐夫守在病房里，姐姐眼睛红了一圈，我无力地笑道，姐，没事，你别担心。

姐姐抹了把眼泪，幽怨地说，烧得腿脚都抽筋了，还说没事。

她责怪我总不知道照顾自己，说这话时，眼看着唐滢那边。

唐滢两手一摊，用手指指点滴瓶，她的意思很明白，像我这号犟脾气的人只服抗生素。

姐姐看我几眼，神情忧郁说，大哥病得不轻，往阎王爷那边走了一遭。

提起大哥，仿佛触动了反感的神经，我闭上眼睛不想说话。

姐姐的呼吸声急促起来。片刻，她拉住我的手，往手背上摸来摸去，感觉她的手，像母亲的手那样温暖。打了几天吊针，手都打肿，真的很疼。

姐姐边摸边唠。她昨天去大哥住的医院陪了一整天，说大哥这人性本并不怎么坏，只是私心多了点儿，说到底，那是穷怕了落下的后遗症。

这几年，父亲好像对大哥改变了看法，电话里念过他几回好，说大哥给我娘迁坟，看得出一片孝心和诚意。

姐夫特地强调了这一件事。大哥为了迁坟，没少吃

苦头。他身体本来就不怎么好，但从早到晚都盯在工地上，生怕人家偷工减料。那天下大雨，千年屋拱门只建了一半，大哥放心不下，拉扯塑料布去盖，不料脚下一滑，从龙门架上摔了下来，摔断了一条腿，肋骨断了两根。

难怪那天晚上见到大哥时，他弯腰屈背，走路一瘸一拐，满脸的痛苦模样。

姐姐的眼泪像开闸的洪水滚滚而下，把大哥的心里话，原原本本说给了大伙。他这次往病床上一躺，清楚“死”算什么回事了，一夜之间醒悟过来，什么都想明白了，一肚子的愧疚和悔恨。

听完姐姐说的这些，我撑起身子说，唐滢，我们马上出院。

来到大哥入住的医院，我同姐姐去了医师办公室。

主治医师取出病历，详细讲解病情。大哥患有严重的冠心病，送到医院的时候，心肌大面积梗塞。更严重的是，已是肺癌晚期，顶多能活一个月。

姐姐脸色突变，捂住嘴，呜呜呜地哭了起来。我身子不由自主抖了一下。

走进大哥的病房，恍惚闻到了死亡的气息。大哥靠着床头，两只眼睛，盯着头顶的点滴瓶。

大哥见我来了，眼睛一亮，嘴角挂着笑意。

姐姐没跟进来，估计躲在外边痛哭流涕。

大哥缓缓抬起手，指着床边的凳子说，听说你也病了，快坐下吧。

我看住大哥的眼睛，发现他的目光春阳般温暖润泽。

我俩都不说话，仿佛偶遇的两个陌生人。毕竟十五年没交流了，一时半刻不知道从哪说起。

僵持了几分钟，大哥开口说，弟弟，小四子的事，我不怪你们，他是罪有应得。

大哥的声音十分微弱，却像雷声在我耳畔震响。

回想起来，这是他第一次面对面称我弟弟。我胸口一热，将凳子朝床边挪了挪，握住了他骨瘦如柴的手。

大哥鼻子抽搐几下，声音哽咽说，弟弟，大哥浑了一辈子，给我们老林家丢尽了脸！

我轻轻摇动他的手，动情地说，那些事都过去了，当务之急是给你治病。

大哥艰难地笑了一下，两只眼睛盯了过来，我仿佛看见两口深不见底的枯井。少顷，井口缓缓放大，一束锐利的亮光从井底冲出来。他猛地挺起身子，一把抱住

我，声音颤抖说，大哥闭眼睛前求你一件事，等小四子出来了，你要让他活出个人样来！

我紧紧抱住大哥瘦弱的身子，含泪点了点头。

门外传来嘈杂的声音，进来一帮探视的亲友，把小病房挤得水泄不通。病室气氛压抑，像有把钳子钳在心口，我感到呼吸不顺畅，安慰了大哥几句，独自乘电梯下楼。

雪还在不停地下，道路两边的树木，挂满白色的绒球。一群孩子正起劲地打雪仗，堆雪人，采摘垂挂在树枝上的冰凌子，清脆的笑声回荡在原野里。我迈开步子，一脚踏进雪地，踩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种感觉非常奇特，我兴奋不已，恍惚回到了往日的岁月。

小时候，老家的冬天雪花纷纷扬扬，这是一年当中小伙伴们最开心的日子。银白的雪地，印着大小不一的脚印，茫茫雪野，晃动无数的人影，到处响着咯吱咯吱的韵律。大哥带着我，在雪地里踩过几回，兄弟俩踩得格外带劲。雪地滑溜溜，很容易摔跤，我不小心跌倒在斜坡上，身子急速朝前滑去，前面就是深不见底的河流。大哥大叫一声，冲过来，扑倒在地上，死死拽住我，膝盖磨出一个洞，鲜血直流。这些事几十年过去了，刀刻般印在我的脑海里。

这些年，气候变暖，下雪的冬天少之又少，像今年这样轰轰烈烈下雪的时日很难见到，咯吱咯吱的声音成了一种美好的回忆。

雪越下越大，铺天盖地似的，孩子们追赶雪花的影子，嬉闹得更加欢快了。一个穿深红色羽绒服的小男孩，径直跑向我这边，红口白牙冲我诡秘一笑，眨眼间，一团白光飞了过来，小雪球击中我的脑袋，散落的雪花掉进脖子里，我居然没觉察出寒意。

张逸云，著有长篇小说6部，作品散见于《诗刊》《芳草》《阳光》《今古传奇》《创作与评论》《青海湖》等期刊，多部获奖。

责任编辑 谢然子

# 狗命

(短篇小说)

董妙林→

保安二迷糊喜欢喝酒，一喝酒就迷糊，一迷糊大脑就有点失控，做事、说话都出意外。

下午当班，他不在小区保安亭值班，不去四周搞巡逻，竟莫名其妙地牵着那条捡来的大黄狗，蹲在保安亭前的哈哈镜那里，一个劲地照着，不停地变换姿势，许是想从那里找到展示自己与狗最好看的一面吧。但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哈哈镜里的他总是一会儿头大身子小，一会儿身粗脑袋尖，稍微变换一下角度，好端端的一张脸，又变成了十分难看的猪腰子脸，感觉很不是滋味。

在保安亭前装哈哈镜，可是开发商的一个创举。作为惠万家小区项目总负责人，邗总平时面对业主念叨最多的话就是：贴心服务业主，从细节着眼体现公司关怀。比方说在小区门前装上哈哈镜，业主们出出进进，看着镜子里不断变形的自己，即便正处于郁闷、沮丧、气恼时，也都会忍不住哈哈一笑。如果遇上高兴的事，那就会笑得更加捧腹了。这就叫笑口常开。笑一笑，百年少，住在惠万家小区的业主们都会益寿延年。精明的生意人一般都晓得为消费者打算。

大黄狗可不管什么关怀不关怀，也不会与二迷糊默契配合，当发现镜里同样有一只大黄狗时，它装起威来，龇牙露齿地瞪着它，可对方也毫不示弱龇牙露齿地瞪着自己，大黄狗伸出前爪去抓，对方也同样伸出前爪来抓它。这可将大黄狗惹怒了，立马对着哈哈镜汪汪吠叫，且越叫越凶。

二迷糊对着狗背上重重地擂了一拳，气愤地骂道，你真比老子还笨，叫什么叫，那就是你自己啦。大黄狗

不知所云，委屈地退开了。酒精在二迷糊的血液里加速流淌，眼睛开始有些花了，再看哈哈镜时总觉得里面不是一个人和一只狗，那不断变幻的形状好像是两只狗了。

怎么会呢，他迷迷糊糊中似乎记起了只有一只狗，怎么会多出一只来？他极力眨了眨眼睛，摇晃了几下有些晕的脑袋，深处的记忆似乎又找回来了，再去看时，他确认镜子里不是两只狗，而是自己和大黄狗。

大黄狗是他今早从垃圾站捡来的。清早那阵，垃圾站里相当的空寂，只有成群的绿头苍蝇围着散发恶臭的垃圾嗡嗡地狂飞乱舞。大黄狗恐怕也是趁这时人稀车少来找点吃的，填填空空的肚子。大黄狗挺瘦，毛发稀糟糟的，浑身沾着泥巴和垃圾，看样子有些像流浪狗。二迷糊潜意识里怀疑这是一只癫狗，随即操起旁边的一根铁棍朝正在吃食的大黄狗打去，那狗倏然闪开，一见是二迷糊，先是一愣，然后摇着尾巴十分兴奋地朝他跑过来，嘴里含糊不清地嗷嗷叫着扭着身子，十分的亲热。他感到莫名其妙，难道想和自己交个朋友？

不过，很快他就回过神来了。他发现自己的保安服被这脏兮兮的野狗给蹭脏了！在小区打工，这身保安服对于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每次回家里去，他都要穿上。村里人都说二迷糊出息了哟，在城里干一阵子都穿上公安制服了。大家眼里流出的是那羡慕的眼神。

二迷糊大喝一声，想将狗轰走，可那狗依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朝着他摇尾巴。二迷糊已是十分地狂躁，这狗到底要干什么？难道非要我拿东西打它才肯走？千万不能再被这狗耽误事了。二迷糊连忙去寻找那把铲垃圾的铁铲子，准备赶它走。当他拿着铲子转过身来时，



猛然发现这狗的颈圈上挂着一个铃铛，两边还挂着四枚长长的野猪獠牙。

野猪獠牙？他突然记起这狗不就是他老家隔壁邻居养的那只大黄狗嘛？难怪与他这般亲热，在家时，二迷糊经常给狗饭吃，主家没时间，他还隔三差五地带着大黄上山狩猎，一口一个大黄大黄地叫着。除了主家之外，他就是和大黄关系最亲近的了。在老家养猎犬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凡是猎犬猎到了野猪，每猎一头就要将野猪的獠牙取下一颗系到猎犬系戴的铃铛上，显示那狗的功劳。因此，在犬市中，野猪獠牙系得越多的猎犬价钱越高。大黄无疑是捕猎高手，好多人出了高价钱，也没能从邻居手中将它买走。

按说邻居家对大黄的看管是相当严的，从来没让它独自跑出来过，这回怎么就让它跑出来成了流浪狗呢？他曾听说乡里要建自然保护区，开始禁猎了。另外，据说大黄的主人早有要去广东那边找事做的打算。也许主人走后，无人看管的大黄便漫无目的地流浪，从遥远的大山深处流浪到了这里，在垃圾站与二迷糊重逢了，真是有缘。

看着大黄变成了现在这副窝囊样子，二迷糊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不想让大黄再流浪了。他决定要将它留下来看守小区。

惠万家小区工程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刚刚竣工，一部分业主就搬进来了。可没住上多久就有几家被贼偷，再说公司工地上的水泥、钢筋也隔三差五地被盗。保安们夜以继日巡逻都没有结果。有了敢于捕猎野猪的大黄把守小区，对于那帮肆无忌惮的小偷无疑会构成威胁。这事没有先向邝总报告，但二迷糊在心里是掂量了的。原来他和狗娃（现在的邝总）是远房亲戚，同在一个村子长大，玩得相当好，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养狗，喜欢打猎。即便以前邝总回到老家，只要二迷糊他们在山里打猎，有空时邝总也要带上猎枪去玩一阵。两人说话也比较随和。二迷糊认为收留大黄看守小区，减少业主们不必要的损失，这么好的事，邝总应该会同意。

二迷糊将捡狗的事告诉了邝总。对于留下大黄看守小区，邝总首先有些犹豫，他认为小区严格要求业主家的狗都要看护好，不能随地大小便。你却留下一只来路不明的流浪狗，虽说是用来看守小区，但对于狗的管理会更麻烦，万一看管不好，出了不该出的问题，到时你怎么去说服那些养了狗的业主们。但是，当听到二迷糊介绍说这是只猎犬，嗅觉灵，速度快，性子凶，曾经猎

过野猪时，邝总来劲了，他觉得能够猎得野猪的猎犬对付那些小偷、毛贼是比较靠谱的，于是他又勉强同意了将大黄留下来。他说，既然有这样好，暂时将狗留着，算是“试用期”吧。

大清早，保安亭前忽然躺着一条狗，这令业主们十分错愕。业主们质问二迷糊，怎么保安也养起狗来了？你们口口声声要业主把狗看护好，你能保证你这来路不明的狗就乖乖听话吗？就不会到处乱屙屎，晚上不会乱叫吗？还有，小区出出进进的人这么多，万一有人被狗咬了，谁来负责？是房地产公司还是你二迷糊？言语咄咄逼人，如出膛的炮弹，打得二迷糊哑口无言，脑袋嗡嗡直响。有的甚至威胁说，保安要养狗，今年的物业费就不交了。

二迷糊万万没想到捡只猎狗用来看守小区，却引来业主们如此大的反弹。围着的人根本没有要散去的意思，大有要将狗马上弄走才撤兵的架势。孤掌难鸣的二迷糊不得不拿出了最后一招，那就是打出邝总这张牌。因为小区的房子还没完全建好，整个物业上的事暂时由开发商代办。表态自然只有邝总说了才算数。二迷糊说，狗是我捡的，把狗留下来，可是邝总的决定。邝总说试试看行不行，不行再处理。

找邝总去啊。有人喊。

## 二

听说二迷糊捡了一只猎犬，专门用来对付那些前来小区行窃的梁上君子，蔡花十分乐意。

蔡花住在临河A1栋，上次家里进了贼，损失相当惨重，被盗的金银细软宝石加起来大概有个二十来万。蔡花在小区里是个神秘人物。她没什么正式职业，偏偏出手阔绰。经常独来独往，今天去云南，明天又到了深圳。飞机去，高铁回。似乎有着用不完的钱，据说她那套房是某大款给的，还说她和市里某个实权单位的领导有暧昧关系。反正有关她的风流故事流传了好多个版本，究竟是真是假谁也搞不清。

一下失去二十多万，蔡花至今心里痛得滴血，恨不得将那小偷碎尸万段，然后再熬成膏喂猪。她甚至厌恶那些没被盗，不知道心里痛，反而对小区养狗守家说三道四的人。二迷糊错在哪里？小区有一只管事的狗守着，大家出门后心里就踏实多了。

蔡花想无论如何要与狗拉好关系，今天她懒觉都没睡，一大早就拿了几根火腿肠下楼来了。

晨雾中，远处迎面走来了晨练的邝总。见到雾中的

蔡花，邝总眼睛倏然一亮，在他的记忆里像放电影般地搜寻着，感觉小区好像还没发现过长得这般标致的女子。邝总平时事多，业主大部分不认得。更何况蔡花很多时候宅在家里，肚子饿了就叫美团外卖，一般情况下连人影都很难见到，自然是不认识的。邝总有些心花怒放了。

美女好！邝总情不自禁地主动向她打起了招呼。蔡花狐疑中有些矜持，正当她准备与邝总打招呼时，手机响了，是他打来的。她连忙将手机音量关到了最小，电话那头的他说：我回来了，好想你哟。蔡花同样温柔地说，你放心，一切如旧，谁也不敢动一下。然后瞄了一眼在身边发呆的邝总，她甜甜地招呼了一声，遂咯蹬咯蹬地扭着腰肢走了。

邝总目送着蔡花远去，微笑毫不吝啬地黏在他的脸上。“你放心，一切如旧，谁也不敢动一下”，如此隐秘、黏乎，那打电话的人会是谁呢？邝总七想八想理不出个头绪。

他摇摇头，竟莫名奇妙地打了个响指，才意犹未尽地转身离开。

蔡花找到二迷糊时，他正在给大黄洗澡。

冷风里，她感觉到二迷糊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曲酒气味。看来他有可能又吞了二两。二迷糊常念叨的喝酒经就是：二两正相当，人不醉，劲势大，做事如切瓜。二迷糊全然没注意到蔡花的到来，拿个大刷子如切瓜般就着水龙头使劲地刷着大黄那泥巴巴的毛，嘴里不停地吹着口哨。随着流水不停地侵蚀，地面上如下雪般地堆起了密密麻麻的泡沫。终归是烧酒起了作用，这大冷的天，在冷水中刷着狗毛的二迷糊似乎一点都没感觉到冷。但大黄却被冷水冲得浑身直打哆嗦。

蔡花见状连忙叫二迷糊住手，她说，别洗了，狗会感冒的。蔡花平常出出进进与二迷糊打的招呼多，说话就随便了些。谁知二迷糊却更加毫无顾忌了。他说，你晓得的，狗哪有人那般娇气，平常下雨天它不一样地淋雨，可从来没见过病过呀。洗个澡就感冒了，我才听到你说呢。

蔡花没与二迷糊计较。瞧着那从狗身上不停地流下来的泡沫，蔡花有些心疼了。她劝二迷糊不要再用洗洁精了。她说，洗洁精是用来洗油污的，不是洗泥巴的。你那样会将狗毛都洗没了，我还指望它守院子呢。这下弄得二迷糊不高兴了。他气嘟嘟地，哎哟，你比我还关心起狗来了？告诉你，只有你们女人一天到晚不是沐浴

露洗澡，就是各种高档护肤品往脸上一层又一层地抹，俨然你那皮肤就是豆腐做的，经不得一点风吹日晒。狗么莫说洗洁精能洗，就是用砂布擦它也毫发无损，哼。说完，他拿着刷子故意在狗肚皮上放肆地擦了起来。

蔡花无言以对，大有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的尴尬。她苦笑着说，真是个酒迷糊，懒得跟你扯。说完掏出火腿肠，叫二迷糊拿给狗吃。二迷糊火气更大了，你没看见我双手不得空吗，你把包装撕了，自己拿给大黄吃。

通常来说，绝大多数女人都怕狗，更何况大黄这号特别凶的猎犬。二迷糊本想以此吓吓蔡花，谁知蔡花根本不吃他这一套，三下两下就将火腿肠的包装撕掉了，然后走过来轻轻地放在了大黄面前。她的这一举动，竟让二迷糊感到吃惊，居然停住了手中的活，双眼十分奇怪地欣赏起了蔡花来。就在这时，大黄习惯性地抖动起身子，以此来抖掉身上的水分，竟抖得猝不及防的蔡花和二迷糊的脸上、身上都有了水。刚洗澡的大黄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腥味。蔡花骤感胃里翻了起来，连忙双手抹着了嘴巴、鼻子。

说来也怪，要是往常别人给东西，大黄一般是不吃的，它的警惕性非常高。此时却出奇地相信蔡花，它稍微嗅了嗅火腿肠，一连就吃了三根，而且边吃，尾巴一直摇着没停。

蔡花喂过狗，感觉到莫名的成就感。她朝二迷糊漫不经心地笑了笑，然后走到了哈哈镜前。想起自己十来天没吃晚餐，又坚持散步，是不是瘦了些。可令她意想不到的是：镜里却显示出个两头尖、中间大的葫芦娃。她不禁又气又好笑丢出一句：这破镜。

### 三

住在市中心的惠万家小区，最大的好处就是孩子们上学十分方便。但最烦人的，实在是太吵了。每逢周末，好些业主都不住在这里，一到晚上整个小区竟又显得那么的空荡。

惯偷们每每选择在这个时候下手。

每到这个空当期，邝总会吩咐物业上加强巡逻，尤其是一些安保措施薄弱的区域，保安们还要加强力量，重点看护。甚至有时他还会亲自上阵搞巡逻。可近来事多，仅筹备新楼盘开工仪式，就弄得他疲惫不堪。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工程验收的事，当时由于有些小孩要开学了，业主们就提前进来了，有部分房子还没验收就住了人，尽管眼下住户们还没有什么反应，但有的地方存

在的问题，他心知肚明，如绿化面积少了，消防设施简陋，屋面漏水……

房子验收过不了关，他作为惠万家小区工程的总负责人，既向业主交不了差，也向董事长交不了账。如此一来，自己提拔升职的事也就化为了泡影。想起自己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就因房子验收不过关而弄得前功尽弃，灰头土脸，真是狗屁不值啊！邗总在床上想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之念之，该怎么办才好呢？老也理不出个头绪，越想越没有了睡意，干脆披衣坐到了书桌前，望着窗外深邃的夜空发呆。

就在他限入冥思苦想时，楼下由远而近传来了急促的狗叫声，那叫声近乎于狗咬野兽时那般凶恶，而且一声紧过一声。凭邗总曾在老家养狗的经验判断，这狗一定是碰到了什么情况，不然没有这么恐怖的吠叫。是不是二迷糊捡来的那只大黄看到什么了？

邗总打起了二迷糊的电话，却打不通。邗总一急，拿着手电就下楼了，循着狗叫的方向赶去。借着路灯光，他看到大黄凶神恶煞地将一个肩上背着一圈电缆的人逼到了小区楼房最后那个相当狭窄的巷子里，这里两面高墙，一面陡坡，唯一的出道被大黄堵着。见到电筒光，那人丢下肩上笨重的电缆，想从陡坡上爬出去，大黄更加凶猛地跳跃吠叫。小偷手忙脚乱，加快了攀爬。邗总急忙冲过去，刚抓住小偷的一只脚，那家伙突然从裤袋里摸出一把水果刀，就势坠落转身朝邗总刺了过来。千钧一发之际，大黄腾空而起射向小偷，一记猛撞将小偷重重地撞倒在了地上，从外边闻讯赶来的几个业主冲了上去，将那小偷擒住了。这时，酒气熏天的二迷糊不知从哪里拱出来了，歪歪扭扭地朝这边走来。

邗总好久才从那恶梦中清醒过来，二迷糊连忙过来安慰他。

邗总有些不满，用手指着二迷糊气愤地骂了起来，你、你、你倒好，又灌猫尿去了吧？关键时掉链子，今夜不是大黄救了我，你恐怕见不到我了。你真的不如一只狗哟。

一脸酒气的二迷糊被骂得两眼发呆，无语。这时，正累得喘着粗气的大黄连忙走到二迷糊身边，朝着邗总怔怔地看了一阵，然后头一歪伸出舌头在二迷糊的手上轻轻地舔着。

见状，邗总伸出手欲去抚摸大黄的脑壳，谁知大黄牙齿一龇，喉咙里发出两声闷响。吓得邗总连忙缩了手，然后一本正经地告诉二迷糊，要他以后好好待着大

黄，多买些沃德佳狗粮奖励它，不要怕用了钱，花在它身上的，公司一律报销。

二迷糊嗯嗯着，心里乐开了花。

要是平常，保安上班喝酒，是要辞退的。邗总今天的确网开了一面。他认为大黄对二迷糊感情如此深厚，倘若把二迷糊辞了，大黄同样也会跟着走的。小区可不能没有大黄啊！如此，二迷糊今天躲过了失去工作的那一劫。

#### 四

一夜秋风扫过，秋老虎滚热的余威几乎被扫得荡然无存。邗总举行项目启动仪式碰上这般舒适的日子来，硬是运气来了。

其实邗总是很相信兆头、吉日的。

早在一周之前，他来到了镇西头的福神仙那里乞求挑选良辰吉日。邗总报过生辰日子后，福神仙白眼珠翻几翻，嘴里念念有词地将八字排好，然后微微笑着说，恭喜老板，贺喜老板，按你的八字推算，您命里逢八逢九，总有吉星护佑。如果启动仪式选在九日上午九点过八分开始，这是这一天里与你八字相配的最佳时辰了。

老板生于狗年、狗月、狗日，三狗临门，必是富贵之人。说到这里，福神仙的白眼珠又翻了几翻，然后高深莫测地说，据我推测，仪式当中，必定有狗来到现场。这狗你可千万不能打，要好生招待，俗话说，猪来穷，狗来富。狗是给你带财富来的。看来老板，你这新楼盘的销售准会红红火火啊。

邗总心里如吃了蜂蜜一样甜滋滋的，连忙将预先准备好的红包塞到了福神仙手里。福神仙拿着红包倒过去、顺过来地摸了又摸说，邗总您是大老板，这红包是不是薄了点啊？邗总连忙说只要大师说的能兑现，新楼盘竣工后，我一定重谢。听完，福神仙哈哈大笑起来说，重谢不敢当，只要你大老板能记着就行。

项目启动仪式现场搭起了一米多高的舞台，铺上了大红地毯。密密插着的彩旗迎风招展，远远看去，仪式现场成了一片五彩的海洋。另外，邗总特地从市里请来了几位小有名气的歌星，配上本地乐队，一大早就热热闹闹地开唱了。

蔡花被仪式现场的流行歌声吸引了。蔡花是个歌迷，平常隔些日子就要到歌厅去吼几嗓子。今天好不容易有了这么个机会，她打算露一手，吼几曲。她认真打扮了一番，穿上了好久没曾穿过的礼服。正当她风急火急赶往



仪式现场时，她突然想到什么似的，拿起还在充电的手机，从上至下反复搜寻微信中那一长串的联系人的信息，可就是没发现她所希望得到的那人的信息。前几天他告诉她，他已被安排主管基建工程质量了。这可是个肥缺，哪个开发商，哪个包工头在他那里敢不和颜悦色呢。按理小区今天开工仪式他应该会来，怎么到现在还没见他在微信里打声招呼呢？也许他要来个先到后联系，给自己一点惊喜吧？不管那么多，蔡花穿着高跟鞋将下楼踏步敲得一路咯噔咯噔地脆响。

受到邀请的客人们在迎宾小姐的引导下鱼贯而入。邝总和他们打着招呼，亲自引导入座。仪式上用来祭祀鲁班和过往神灵的大肥猪已戴上了大红花，只得邝总宣布仪式开始，屠夫就要杀猪了。在下马坑这一带，但凡有较大工程上马，都得宰猪杀羊来祭祀上苍，祈求清吉平安。

蔡花走在支着话筒的仪式台前，用手遮着有点刺眼的阳光左顾右盼，她在搜寻着她迫切希望见到的那个人。然而，目光所及之处，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不顾斯文的秋风竟将她那满头长发搅得乱糟糟的，弄得蔡花想上台露一手的兴趣都烟消云散了。

在邝总眼里，那被秋风搅乱的青丝配上精致的礼服倒是一种难得的自然美，他呆呆地瞅着。一边的二迷糊连忙悄悄告诉邝总：那女的就住在小区河边A1栋二楼，单身呐。邝总自知失态，连忙转过身来板着脸说，你跑来干嘛？我叫你做的那些事都到位了吧？

离九点八分仪式正式开始只差二十六分钟。黄副站长一直没联系上，邝总打过电话，对方无法接通。万一他不能来，这仪式办得再隆重再出色，可意义就大减特减了。因为工程验收得他到场认可，不然就验收不了。邝总想开车去接，但是时间又来不及了，如果在路上碰上个塞车，有可能人接不着，连自己都塞得回不来了。怎么办？急得像热锅上蚂蚁的他不得不再一次吩咐手下接着打电话，他说，哪怕把手机打烂也要把他打出来。希望是恳切的，但所有的回复都是冷酷的：你所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

时针指向九点过八分，黄副站长还是没有来，仪式不得不按时进行。走过诸如介绍来宾、汇报项目情况、领导讲话等程序后，邝总宣布项目开工，顿时鼓乐响起，鞭炮轰鸣，贵宾们操起铁锹开始铲泥奠基。与此同时，那个肥头大耳的屠夫举着寒光闪闪的杀猪刀，对着猪的脖颈，猛地一刀砍下去，手起刀落，猪头顺着前边

的斜坡滚了下去，猪血像高压龙头的水一样喷射而出。这时，大黄一阵风似的跑过来去舔吃那冒着热气的猪血。生性就怕看到鲜血的蔡花一手提着绊在脚上的裙边，惊慌失措地跑开，正好与匆匆过来的大黄撞了个正着。蔡花吓得脸如土色，慌忙奔跑中高跟鞋陷在了泥巴里，人就一个趔趄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然后只有她的哎哟的尖叫声在人群中喊起。

其实邝总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也就是当宣布项目开工时大黄不早不迟就在这点子上及时地出现，这不正是与福神仙预测的一模一样吗？猪来穷，狗来富。看来大黄或许还真能给公司带来财富呢。阳光下，邝总一脸笑意瞅着正在吃猪血的大黄，叫二迷糊把那猪头留下，炖给大黄吃。本来按规矩那猪头是要留给屠夫的，二迷糊有些为难。邝总干脆地说，折成钱付给屠夫，猪头非得奖赏大黄不可。说罢又吩咐二迷糊去商场买点滋补药品，他说他要代表公司去慰问一下刚才那个摔在地上的业主。二迷糊接受任务后，用手抹着嘴巴诡秘地笑了一下。

## 五

黄副今早起来脚踝节又有些痛，这是他近年来患上的脚踝关节疼痛病。不痛时和好人一样，痛起来真是要命，走路一瘸一瘸的。最近站里事情特别多，有些事情又必须要他亲自到场。他怕万一这病大发起来会耽误公事，便决定去药铺里买些药吃缓解缓解，等空闲了些再去那些著名的大医院里医治。

考虑到离上班时间不是很久了，黄副就提前来到了办公楼。许是多走了点路，他的脚踝疼痛加剧了，轻一脚重一脚地敲击着地面，空荡荡的大楼里便回响起不规则的步子声。正当他掏出钥匙准备去开办公室的门时，一抬头猛然看到通知牌上写着：明天上午九点过八分惠万家小区举行新旧楼盘竣工、启动仪式，请黄副准时参加。落款时间是昨天。因为昨天下午他有事提早离开了，没看到通知。

黄副赶紧四处望望，当发现办公楼再没有其他人时，便咬紧牙关加快步伐离开了办公楼。

黄副决定不去参加惠万家小区新旧楼盘开工、竣工仪式。

他接任不久，情况还不太熟悉。据别人说惠万家小区的基建项目存在一些问题，诸如消防设施欠缺、绿化面积不足、屋面漏水、地面下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验收都是不能过关的。谁验收谁负责，黄副思来想去决定不

## 六

去蹚这混水。如果上司追问起来，他就说他病了，在吃药，去不了。以防万一，随即掏出手机将那一大包药拍了照片，接着还拉近焦距对着发票上自己的名字拍了一张，以防到时有人打破砂锅问到底。

黄副走出办公室后，微信铃声如影随行地接连响了起来。信息是蔡花发来的，同一个内容一连发了四条。看来问题有些严重，黄副的眉宇骤然紧锁起来。内容有些恐怖、有些肉麻：亲，宝贝被狗狗咬了，流了好好多血，赶快过来，宝贝好痛哟。黄副马上回过去：亲，哥现在有点事，很快就过来看你，挺住哈。结尾处还特意加发了一串红唇和拥抱的表情。

蔡花被狗咬了，无论如何得去看看。再说他也有十多天没去她那了。蔡花比他小了整整十八岁，看上去俨然拧得出水一样的诱人。以至于每次与她温存后，他的心情总是相当的愉悦，四十九岁仿佛减去了二十年，眼睛所及之处，感觉满世界都令人心旷神怡。唯一让他遗憾的就是自己的脚痛病老也治不好，严重的时候，走出去一瘸一瘸的，与蔡花很不般配。蔡花虽没有明确抱怨，但从她毫无表情的脸上就能读出她内心的不悦。人家那么年轻，有什么理由硬要守着你这样个半截子残疾呢。黄副为这看了好多医师，上了好多医院，吃了好多药，结果都只能缓解一下，过一阵子又莫名地痛起来，反正治不好。

黄副对此相当苦恼。

黄副估摸着小区的仪式应该结束了。但那里人多眼多，疑怕有人认出他来，便将自己伪装了一番，戴上了礼帽、墨镜和大号口罩，然后滴滴打车一会儿就溜到了惠万家小区。

黄副是在离小区大概百来米远的地方下的车，然后一瘸一瘸地往河边那栋楼靠。路上行人不多，有几个人见了，果然都用手盖着嘴巴，像避瘟神一样绕开走了。当他路过保安亭时，保安亭也没看到一个人，看来保安也已躲开了。难道自己真被人们误认为是传染病患者，真有那么吓人吗？有些好奇的他走过哈哈镜前时，有意识地停了下来想照一照，只见镜里的自己脸上除了墨镜、口罩外，其他部分也就看不太清楚了。脸变形得相当严重，看上去和国外的那种叫沙皮狗的脸很相似，憨里憨气，丑得相当滑稽。见状，他忍不住地嘿嘿一笑。他想这哈哈镜还真是个蛮令人开心的东西呢。

黄副打开房门，一瘸一瘸地走了进来。一见他那打扮，本来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的蔡花马上脸色一沉，毫无表情地说，人家被狗咬了，你怎么弄到这阵才来。瞧你、瞧你那鬼样子，像个人吗？

黄副先是一愣，然后一脸微笑地说，当然像人，不像人还能像什么？说完他坐了下来，一件一件地解除了装束，摸了摸有些乱头发，那只手就习惯性地伸过去紧紧地搂住了蔡花的腰，然后解释说，单位上原本安排要我来参加你们小区的项目启动仪式的。据说要验收的那楼存在着安全问题，我来了就得签字。我是来也不是，不来也不行。来么，你说那字我能签吗？不来么，你又被狗咬了，我好担心。怎么办呢？当然就只有这一招了。蔡花将身子移开了些，极不高兴地说：说了好多回了，要你轻点搂，依然改不了重手重脚，你不晓得我被狗咬了吗，人家受不了呢。

老黄嘿嘿笑着把手松开，又在她的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就去查看伤情。

蔡花伸出脚说被狗咬的伤口好痛。

老黄有些急，都这么久了，打防疫针没有啊？

蔡花说，没有。

老黄连忙将她的鞋袜脱了下来，左看右看，没见脚上有被狗咬破的任何痕迹，只是小腿处有点红肿。见状，老黄有些质疑，你肯定那狗当时是咬了你吗？

蔡花说，不知道，反正我跑过去时撞上了那狗，然后我倒下了，然后就痛得要死。

老黄摸了一下，蔡花痛得尖叫了起来。老黄却没什么事似的哈哈地笑了起来，什么狗咬的，你这是自己摔的，一点皮外伤，擦点红花油，坐着没事时揉一揉，一两天就好了，莫自己吓自己。

听他这么一说，蔡花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终归十余天没见面，两人又自然而然地抱在了一起，老黄的手便如水蛇般在蔡花的身上不停地游走着，蔡花也主动配合着，丢出轻微的呻吟。两人便如胶似漆地黏在了一起，正当他伸手去做进一步的动作时，蔡花猛然推开他的手说：一只馋猫。你那脚痛病治得怎么样了，看你走路的样子，最近又患了吧？说到这里，蔡花毫不掩饰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指着桌上那盒药告诉他，说这药是她在网上花了好多功夫找到的“一抹好脚痛消大王”药膏。听别人说很有效。要他按照说明去吃，如果无效，无论如何要

去大医院治疗。

刚刚萌发出的一点激情被蔡花一瓢冷水浇得烟消云散了。老黄一脸无奈地说，一直在治呀，只是这病有些反复。等忙完了一些事，一定到大医院去检查治疗。亲爱的你放心。说完，老黄用中指在她的额头上点了一下。蔡花没予理会，有些艾怨地说，治治治，治了这么久，一直治不好。到时我带个一瘸一瘸的男朋友回家见爹妈，他们会同意么？再说，我比你小这么多，病治不好，未来的家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这时，黄副生怕失去蔡花似的，一把将她抱进怀里哽咽着说，别、别把话说得这么严重，为了你，我无论如何也要把病治好，我的一生不能没有你啊！蔡花听着突然扑哧笑了，然后小鸟依人般偎进了他的怀里，眼角流出了晶莹的泪珠。

咚、咚、咚，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扰了他们温馨的缠绵。蔡花闪电般离开了他的怀抱，定定神，张起耳朵像受惊的兔子一样静静地听了一阵后，敲门声又响了起来，来人说是惠万家小区的邝总，是代表公司来慰问她的。

原来是邝总亲自上门来慰问了，蔡花心里瞬间有种异样的兴奋。她指指卧室，叫老黄躲到里边去。然后将放在桌上的礼帽、墨镜、大口罩拿起全塞给了老黄，一连带了进去。快速整理一下衣服，抹抹头发，最后她才打开房门迎接客人。

邝总穿着毕挺西装，打蓝色领带，俨然一副绅士的样子，笑咪咪的还未进屋就问，美女，脚好些了吧？进得屋来，刚好坐在了黄副刚才坐的那把沙发上，顺手将提来的那一袋古汉养生精、乌鸡白凤丸、六味地黄丸放在茶几上。邝总说，本来早就应该来的，被一些事情缠着脱不开身，弄到这阵才来。然后指指那一堆补药说，这是公司的一点小心意，请收下。蔡花有些受宠若惊，邝总您太客气了，我这没什么的，老黄说只是伤了一点皮。

什么老黄，美女的老公吧？邝总有些疑虑地问起来。邝总明明记得二迷糊告诉过他，说这女人单身。蔡花连忙解释说，不、不是老黄，我是说大黄没咬我，是我自己摔了点皮外伤。你看我这人，见了你们这样的贵人，人一激动说起话来就不利索了。邝总毫不在乎地说，什么贵人不贵人，都差不多的。

邝总感觉到坐的沙发上还留有别人刚坐过的热度，屋里似乎还有一股冷烟的气味在弥漫着，便伸出手来左右来回地扇了扇。

趁蔡花泡茶去了，邝总快速浏览了一下房间。他发现桌上摆了一盒“一抹好脚痛消大王”。烟灰缸里有刚刚丢进去的烟蒂，证明屋里确实刚有男人来过。再看那过滤嘴应该是价格不菲的高级香烟。当他的眼光从大茶几下扫过时，突然发现桌脚处掉落一张名片，拾起来一看，名片的主人叫黄九高。他连忙将名片收到了衣兜里。从所发现的这些迹象看，刚来屋里的那男人十有八九是个有身份的人了，邝总估摸那人不是从政的就是经商的款爷。

蔡花递上茶，然后在邝总对面坐了下来。

蔡花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你看我这屋子里乱糟糟的，真有些难为邝总了。说话间蔡花发现了茶几上的“一抹好脚痛消大王”药膏没收起。连忙顺手收进了茶几里。这期间邝总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那药膏。蔡花连忙解释说，这药是我准备用来擦脚的，平时用过，蛮有效的。

蔡花扑闪着大眼睛，有话没话地找个话题说，邝总真是替业主们着想，最近捡来的大黄狗，没几天就抓了小偷，这事可大快人心，那帮小偷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隔三差五的来偷了。这么好的狗早就该养，有了它，小区安全多了。这话邝总爱听。邝总说，作为企业事事处处都要为业主着想，你们满意了，我们也就成功了，以后还要多加努力，把我们的小区建设得更好。

## 七

住建局来电话，催促邝总他们要配合质监、消防等部门尽快将房屋验收搞好。全市质量信得过十佳楼盘评选活动即将启动。如房屋未验收，将取消参选资格。作为开发商谁也不愿意放过这个机会，一旦评上十佳，那就是块金字招牌，对于房子销售有很大的帮助。

邝总这下可急了。作为早餐，秘书给他准备的玉米肉丝包也没有来得及吃，随手塞进了公文包里，急匆匆地到保安亭找二迷糊来了。他要二迷糊打电话，证实在蔡花房里拾到的那张名片上的黄九高，是不是质监站新上任的那个黄副站长。他只晓得管质监的换了人，但还没见过面。姓黄的是高子矮子至今不清楚，不过他有一种预感，上午先他一步来到蔡花屋里的那个人，有可能就是质监站新上任的那个姓黄的了。

保安亭前聚了一群人。但这些人可不是围着大黄看热闹的，更没有像上回那样喋喋不休地吵着不准保安养狗。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和二迷糊搭讪着，说多亏了邝总替业主着想，养了一只能抓小偷的大黄狗。如今的小



区安宁多了，大家住得比以前踏实多了。

大黄已成了业主们的新宠。业主们只要一遇上了它，身上带了什么食品的都要掏给它吃，有的在菜市场买了几根火腿肠从保安亭经过时，也要拿一两根给大黄吃。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男女们，还抢着和大黄拍照合影。

刚才一听到邗总的声音大黄就从远处跑了过来，邗总喜出望外。因为自从那次骂了二迷糊后，大黄一直与邗总保持着不近不远的关系，即便邗总主动去亲近它，大黄似乎也不领情。可今天一听到邗总的声音居然又跑来了，邗总想也许经历了一段时间后，大黄已原谅了自己吧。他正欲要伸手去抚摸大黄的脑壳时，大黄摇着尾巴后退了几步，依然静静地望着他。看来它对于邗总的心理防线依然没有解除。邗总摇了摇头，一声叹惜。但在心里不禁为二迷糊点赞，他遇上了一条这样情深义重的好狗，真是难得。邗总打开抽屉看看，里面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他连忙从公文包里拿出那两个玉米肉丝包给了它。看着大黄津津有味地嚼着包子，邗总开心地笑了。

待人们陆续离去，只剩下他和二迷糊时，邗总掏出了名片，叫二迷糊打电话联系。邗总说这张名片是在蔡花房里拾到的，他怀疑名片上的人有可能就是那个黄副站长，但也不敢肯定。二迷糊接过名片一看，有些不解，这名片没有地址，没有头衔，就一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这是什么名片呢？说到这里，二迷糊忽然记起什么似的说，就是楼盘启动仪式结束后一阵，小区里来了一个人，那打扮挺新鲜的，戴着礼帽、大口罩，眼睛上还搁着一副宽边大墨镜，看上去挺神秘的，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后来朝着河边蔡花那栋楼的方向去了。

邗总有些遗憾地说，你作为保安队长，出现了这样形迹可疑的人怎么就没有登记，没有盘问一下呢？万一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要查寻起来，你这里没有登记，就是失职。一天到晚就只晓得灌马尿，迷里迷糊，你的的确确不如一只狗哟。

二迷糊有些委屈地说，瞧他那样子，我还以为是患了什么肝炎、肺炎等传染病呢，万一在登记、盘问时，我不知不觉传染上个什么病，那可就麻烦了。当时我还巴不得他快些离开呢。说到这里，二迷糊话锋一转，当着邗总的面表起了硬态来，他说，邗总真是对不起您了，以后不管碰上什么情况，那怕就是来人手里拿着刀，我也会舍命去登记好，确保小区的平安。

瞧着二迷糊那认真劲儿，邗总不禁又笑了，你哟就

是个脑袋不想事，现在真有了肺结核那样的病人，医院不早就隔离医治了，哪能任其在人群中四处游荡。好在也没造成什么后果，以后可要注意哈。

别看二迷糊平时迷迷糊糊，可关键时刻也鬼精着呢。他怕那姓黄的通过熟人打听自己的电话，便向一旁搞卫生的女人借起了手机，然后按照名片上的号码拨了起来，电话铃响了八九下，对方才接。二迷糊说，请问您是黄站长吗？

对方略微停顿了下才说，是，请问你是？二迷糊显得很诚心的样子连忙虚报家门，啊，我是河西平安里小区的业主，我买的房在顶层，但住进来不久，屋顶就漏水，这样的质量问题，可以找开发商赔偿吗？

这时对方突然改变了语调，也许是真以为一个投诉房子质量问题的电话，他说，你这个嘛当然是质量问题啦，但要看在是否在保质期内，超过了就得自负。你查查看，我在开会呐。说完很快就放下了听筒。邗总在二迷糊的肩上拍了拍，你小子，半天不见当刮目相看了，鬼精得很。然后朝他伸出了大拇指。

二迷糊有些得意地吹起牛来说，没有几下子，能在你邗总手下混吗？这就叫强将手下无弱兵呐。然后丢一响指，哼着：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搞巡逻去了。

## 八

幸福唱将歌厅的总统KTV包房今晚被惠万家公司包了。

随着街道两边灯光慢慢地亮得如同白昼一般时，邗总邀请的小区业主代表，公司员工等客人已陆续走进歌厅。二迷糊告诉邗总，他进门时，远远看见蔡花是从一台豪华车里下来的，那司机戴着墨镜，看个头和走路的姿势和那天那个戴着礼帽、口罩来小区的人很相似。而且左脚有点瘸，上车走时还在蔡花的屁股上捏了一把。

管他是谁呐，只要来了就好。邗总淡淡地笑着，似乎对二迷糊提供的信息毫不在乎。

二迷糊没时间跳舞，他回保安亭去接班了。二迷糊出门时大黄也跟着一起消失在了人流密集的大街上。

舞会在梦幻般的灯光和悠扬的歌声中开场了。男男女女翩翩起舞，两三曲跳罢，邗总来了个突然袭击，他邀请蔡花为舞会献歌。他说蔡花女士是我们惠万家的业主，不但人长得好，歌也唱得相当不错，下面诚挚邀请蔡美女为舞会一展歌喉。蔡花一开唱，果然与众不同，大家被

她那缠绵的歌声吸引了。歌厅里不约而同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口哨声，晚会很快就进入了高潮。

邗总意犹未尽地又给蔡花点了一首。唱歌中，蔡花接连喝了好几杯啤酒，微微有点酒兴，脸上红晕晕的，五彩灯光下看上去更加迷人，而且话也比平时多了起来，一举一动似乎更加的黏人。蔡花伸出大拇指说，知我者，莫非邗总了。蔡花接连又喝了几杯啤酒，脸比刚才还泛红了，当人们举起酒杯还要敬酒时，她说她最近感冒了，喉咙有些发炎，不能喝了。然后摇摇摆摆地走出舞池去休息了。

邗总一看火候已到，走过去，相当礼貌地邀请她到内边的休息室去跟她谈点事。听邗总这么一说，蔡花虽说有点醉意，但意识依然相当清晰，她站定思索了片刻后说，邗总有事就在大厅说吧，包房里好压抑，我不习惯呢。邗总连忙解释起来，美女别误会，我可是有事找你帮忙，这里人多嘈杂，里边清静，便于聊事呐。原来如此啊。蔡花紧绷的弦倏地放松了。她接过邗总递的香烟，打着浓浓的啤酒嗝很干脆地说，就凭邗总养狗守小区，就凭你今晚这样周到热情的招待，你算是个有情有义有办法的老板了，你的忙我一定尽力而为。

邗总拿出市里关于十佳楼盘评选的通知给蔡花看。蔡花扫了一眼后说，这号事我又能帮上什么忙呢？

邗总顺着蔡花的话跟进来说，眼下也只有您能帮我了。要请您在黄副那里帮我说一声，请他在万忙之中挤出一点宝贵时间，或者派人把我们小区的楼盘验收了。当然我们的楼盘也不是十全十美，也存在着诸如屋面漏水、消防设施欠缺、绿化没达标等问题，在此我可向您保证，一定认真把它搞好，决不会留任何尾欠，决不会给黄副惹麻烦。

蔡花先是睁着双眼朝邗总看了几秒钟，然后打起了哈哈，我就晓得你那天到我屋里来，明是来慰问，实则是来探风，当我发现你老瞧着烟灰缸和那盒“一抹好脚痛消大王”时，我就知道你来是有目的的。谁叫那鬼戴个什么破礼帽、大口罩，引起别人怀疑呢。其实我和老黄也没什么，他已离了婚，我也没男人，结识一下甚至结婚都是可以的，不过我现在还在考虑是不是与他结婚，就他那身体……说到这里，蔡花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苦涩。接着她斩钉截铁般地告诉邗总，你那我事我会尽力去帮你说，但你刚才的表态必须兑现了，我是录了音的。她亮了亮手机。

邗总如释重负，连忙又递了烟过来。然后他又开导

起蔡花来，蔡女士你千万不要气馁，现在医学技术这么发达，老黄脚痛病一定能治好。千万别胡思乱想。我可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呐。说完他掏出一个信封塞进蔡花的坤包里。蔡花推辞不要。邗总双手按着那包解释起来，这不是送礼，上次大黄撞了你，你受伤了，这是公司对你的慰问，不收也得收下。蔡花便没再推辞。

邗总的手机响了，是小区保安打来的，叫二迷糊马上去接班，说他打了好多个电话寻问，都说不晓得二迷糊去哪了。邗总清楚记得二迷糊走时确切说是要去保安亭接班的，怎么过这么久还没去呢？是不是又到哪里喝酒去了？邗总连忙拨通了二迷糊的电话，无人接，一连拨了好几次，结果都一样。邗总这下可急了，偌大一个小区，岂能一时无保安，万一出了什么状况，可不好向业主交待。

正当邗总急得团团转时，大黄箭一样射到了他面前，嘴里嗷嗷叫着，一口咬着他的裤管就往外走。大黄的举动令邗总惊愣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邗总自从离开老家后，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去还是不去，在没有做出选择之前，他依然站着没动。急了的大黄就咬着他的裤管使劲往外拖。

邗总曾经听到过传说中，有灵性的狗拖着熟人的裤管去救人的。顷刻间，他的脑袋里嗡的一声响来，难道二迷糊出了什么事？容不得过多思考，邗总就跟着大黄出来了。走过两条街，在一条相当僻静的老街拐角处，大黄停了下来，只见前面的地面上躺着一个人。邗总刚要走近那人时，就闻到一股浓浓的酒气味。邗总的担心得到了验证，地上躺的不是别人，正是二迷糊，而且他的手里还捏着一个酒瓶。这时，大黄走过去，在二迷糊的脸上舔着，然后衔着他的袖子嗷嗷叫着拖他起来。二迷糊不起来，迷迷糊糊地说，我不走，你让我休息一会，你先回去吧！然后把那只酒瓶往胸前挪了挪，看那样子是想再喝上几口。见状，邗总肺都要气炸了，他走过去，把酒瓶往二迷糊嘴里一塞，气愤地说，你喝，你喝，我让你喝个够。就在邗总塞酒瓶的同时，正在舔着二迷糊的手的大黄骤然停住，立刻全身毛发倒竖，伸长脖颈，两脚呈八字形站立，全神贯注地盯着邗总叫了起来，而且声音愈叫愈大，愈叫愈恶。

这是大黄在向邗总提出警告了。邗总立刻停止了动作，满脸是笑地站了起来，然后退到了一边。这样，大黄也停止了汪汪的吠叫，复归在二迷糊的手上、脸上舔着。

尽管邗总在他的嘴里塞了酒瓶，但二迷糊仅是口齿

不清说了一句什么，接着又打起了牛皮。大黄则一动不动地坐在一边守候着，生怕有人打扰了它的主人。望着大黄守着二迷糊那寸步不离的忠实样子，邗总很不是滋味，他在心里咬牙切齿地骂着，养不熟的畜性！

但骂归骂，一想到大黄对于公司，对于业主们的重要性，邗总能做的依然只有无奈。他极不情愿地叫上的士，将二迷糊他们运回了小区。

## 九

邗总接到质监站的电话，说有两个人来惠万家小区搞建筑质量调查，其实也就是验收前的一次把脉吧。当然按照平常是不会这样快安排的，看来蔡花的枕边风吹得起了作用，黄副果然挺快就派了两个人先来了解情况。也就是想证明一下以前圈内流传的有关惠万家楼盘质量问题的虚实，为后面的正式验收摸摸底。

黄副这一招是很有艺术性的，情况可以，验收照样进行，谁也不担风险。如果不行就随便找个借口往后拖，拖到何时算何时。说句不好听的话，验收这号事一般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呐。

邗总告诉二迷糊说，最近两天质监站派人来小区搞楼盘建筑安全质量调查，验收能不能一步到位，此举十分关键。他叫二迷糊带领保安保洁人员认认真真将小区的卫生打扫一次，所有已安装了消防栓，看看通没通水，没有水带的要配上，开关不好的要修理好，反正要他们看了尽管设施少了点，但已安装好了的就要过关。再是要联系一家餐馆，不要多豪华，但要卫生、实在，要让客人吃得满意。

二迷糊说，明天是他母亲的生日，他想请假回家一趟。邗总没有答应。邗总说这次调查是事关验收能不能过关，能不能进全市建筑业十佳，事关本小区后续项目能不能做下去的大事，你要克服一下，等这个关口过了，我特批你回去休息几天。

质监站的人如期而至，在邗总的带领下，他们针对所反映的问题，沿着小区一路查去，没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中午就在公司食堂吃工作餐，饭碗一丢，接着又干，几乎忙了一整天，才算忙完。问题并没有有些人反映的那么严重，但有的问题确实存在，尤其是楼前地面下沉。这个问题相对严重些，好在面积不大。是基础整体下沉，还是新土没压实造成的，很难说。

对于存在的问题，邗总表态他会抢时间在最近按要

求搞好。至于地面下沉，他可以人格担保，绝对不是有的人说的地基下沉。如果是地基下沉，沉了这么久，房子早就倒了，那是填充新土时，局部没有完全夯实，加之进出车辆多，碾来碾去造成的，他将全部掘开来，填入新土再夯实，到时请他们验收。来人嗯啊回应着，他们说把情况带回去向上级汇报，反正事实摆在那里，就是这么回事，怎么定夺还得领导说话。你们就等等消息吧。

来人收拾东西准备回去。

邗总一把将他们拦住说，本来想中午请你们用餐便饭的，考虑到怕影响工作，也就作罢。现已收工，晚饭无论如何得吃，八小时之外不会影响什么。说完他就将收拾好的工具拿到了自己的车上。将车开到保安亭前，叫上二迷糊，大黄不知从哪里一支箭样射到了车前，一跃就上了车。对于大黄，来人有点紧张，连忙往座位的另一边挪了挪。见状，二迷糊告诉他们，不要怕，大黄是只有灵气的猎犬，从来不乱咬人的。

二迷糊联系的这家餐馆叫“一口鲜狗肉馆”。狗肉是他们的招牌菜，并且狗都是本地养的那号紧毛土狗，肉鲜味美，生意一直相当红火。

主客入座，服务员就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香喷喷的狗肉送上了桌来。来人一看那么大一盆，随口说，这么大一盆又香又好看的狗肉，今天要是黄副来了那可就对路了。一听这话，邗总马上接了过来，你们黄副站长也喜欢狗肉？来人点点头，那不是一般的喜欢，简直可以当饭吃。

那真是对不起了，今天怎么就没想到邀上他呢？这样下回仍旧在这里，我私人请他搓一顿。这可是全市最有名的狗肉馆，到时你一道来作陪。邗总边说边给来人舀了一小碗狗肉，来人推辞。邗总说，后生家推辞什么，只要喜欢就多吃点，这菜可是挺补的呐。

两碗菜吃过，邗总突然发现大黄不在屋里，便问二迷糊，怎么大黄不在，去叫它来吃狗肉。二迷糊肯定地说，它还吃狗肉，只要一闻到狗肉气味就走开了的。邗总不信，就跑出来看，果然见大黄趴在屋外的空地上休息，邗总唤它，它没予理会。

来人感到惊讶，狗还分得出什么是狗肉香，什么是猪肉香呀？二迷糊咕咚吞了一口白酒后说，大黄可不是一般的狗，它是能捕获野猪的猎犬。你看它颈脖上挂了四颗野猪獠牙，就是说它已猎过四头野猪了。还能闻不出狗肉气味么。

啊，有这么厉害呀，真是看不出呐。来人的口气与



刚才比来了大的转弯。二迷糊又咕咚吞了一大口酒，慢慢地话便多了起来，你晓得不？大黄经常吃野兽的生血，长得身强力壮，不但它的肉补人，还有它的血特别补人，专治脚痛病。如果将狗皮剥下裹着脚痛处，病还好得快些。尤其是大黄这样全身长着纯黄毛的猎狗，治疗起来效果更好。

邝总有些怀疑，大黄的狗血狗皮真有那么神效？

二迷糊对于邝总的不相信真较上劲了，信口开河地吹起牛来，他醉眼朦胧地说，上回一个从远处闻信赶来的中年男人，愿意出一万元买大黄，说是要买去杀了给他父亲治疗久病不愈的脚痛病。可是它的主人舍不得卖……

听到这里，邝总突然眼前一亮，暗自点了点头。

饭局已接近尾声，那一大盆狗肉，吃得只剩了一点汤。已有点醉意的二迷糊连连叫来人再喝几杯。来人说他已经吃饱了，家里有点事，在催他早点回去，然后起身告辞。邝总连忙挽留起来说，今天可辛苦了，怎么样，我们去放松一下，吼歌去，工作固然重要，但还要注意劳逸结合啊。来人看了看表，邝总真不好意思，下次再来吧。邝总觉得来看表那着急的样子，可能真是家里有事，而不是搪塞。来人走时嘿嘿笑着说，我们将认真向领导作好汇报。最后怎么样，还得领导定夺，您清楚的。说完，来人十分诡秘地眨了眨眼睛。

邝总心领神会地点了点头。

## 十

邝总决定要杀了大黄来打通“关节”。

回想起大黄来到小区的这些日子，从业主们吵着不准收养它，到大伙争着与它拍照，给它食物；从抓住小偷，奋不顾身救他，到楼盘启动仪式那天飞奔着来到现场，给他一个“狗来富”的美好征兆。冥冥中，他觉得大黄与小区，与自己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缘分。

但现实就是如此的严酷。“狗来富”只是一种未知的虚幻的美好向往。再说小区被盗的损失远远抵不上楼盘不能验收而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如此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利润分文没有，公司还将背上巨大的债务，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再三权衡利弊得失后，邝总拨起了二迷糊的电话。邝总在电话里吞吞吐吐地把想要宰杀大黄招待客人的事告诉了二迷糊，叫他看护好大黄，千万不能让它跑了，到时找不到。

手机那头沉默一会后，传来了二迷糊的声音。

自从上次喝酒延误了接班，且在街头出了丑相后，二迷糊的酒也喝得少了些，说话也没以前那般迷糊了。他想万一被人家辞掉了，又到哪里去找一个这么好的老板，一份这么轻松、好做的事呢？

二迷糊许是午休刚醒来，喉咙里似乎有点咳痰般的停顿。他说，老板您这样安排也是没得办法的办法了。大黄，我确是舍不得，好歹跟了我这么久，但为了您的事，我不可能为了一只狗而不顾啊。说到这里，二迷糊的声音似乎有些哽咽。稍微停顿后又恢复了正常。他说，蔡花姐多好的一个人，我也不能眼看着她为了黄副的那个病而苦恼。万一父母那一关过不了，再拖下去，年纪大了，婚姻就成问题了，只要大黄能治得好黄副的脚痛病，能成就他俩的婚姻，大黄就此走了也值。老板，就按你的办吧。

邝总听着，嗓子竟也有些哽咽，知我者莫过你二迷糊了。作为惠万家小区项目总负责人，我真不知怎样感谢你才好啊！这样我叫财务上拨点钱到你的银行卡上，这样也算是对大黄守护小区的一点补偿吧。另外，你要找个剥皮技术好的屠夫，狗皮尽量要剥得均匀，不能剥穿，要整块地裹上脚痛处，这样效果更好。

手机那头，二迷糊又是沉默。过一阵他才慢慢地说，屠夫我去请。钱就没有必要补了，反正大黄的主人也不在，让我收钱也不妥。

邝总说这怎么好意思啊。然后话锋一转，那就这样，既然这狗那么补人，到时你就多吃几碗狗肉汤。还有那个狗头也归你。说好了，这个周末上午，你带上大黄，我们一道前往“一口鲜狗肉馆”。不见不散哈。

自从接了邝总的电话后，二迷糊感觉日子过得特别快，尽管他一直掰着手指头今天、明天、后天……地数着，但他极不情愿看到的那一天还是一眨眼就来了。

二迷糊来到保安亭办好交接班后，往椅子上一坐，人就感觉如坐针毡般难受。特别是当他从抽屉里拿出那根系大黄的铁链子时，虽然分量较轻，但拿在手里感觉有千斤重；虽说从抽屉里拿出来只有几米远的距离，但双脚却如灌了铅般沉重得拉不开步子。因为系上这根铁链子，就意味着要送大黄上断头台啊。

二迷糊心里如刀割般难受。

这时，邝总来电话了，过问屠夫请好了没有，狗系好了没有，又一次叮嘱千万千万不能塌场啊。该怎么办呢？不按照邝总吩咐的办吧，自己很有可能失业，如果按

照邝总的执行呢，明天中午大黄就会成为餐桌上一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治疗脚痛病的神药。二迷糊猛然感到如果不是自己那天喝酒中嘴多吹牛皮，说大黄的血是专治脚痛病的神药，大黄也不会落个今天这样的下场。其实真正的凶手，不是狗屠夫，不是邝总，而是自己啊。

时间紧迫得已不容二迷糊再犹豫不决了。他在再三权衡利弊后，还是采用了前者，一切按邝总的办。他伸出手指插在嘴里使劲地吹了一声口哨，大黄不知从哪里风急火急地跑来了。一看二迷糊手里拿着那副铁链子，机智的大黄没有像以前那样跑拢来亲他、蹭他，而是远远地站在那摇着尾巴。当二迷糊掏出链子往它颈上系时，大黄的尾巴不再摇了，而是将尾巴一下就夹紧在两腿之间。扭着头不让系。二迷糊破着嗓子骂了两声，大黄不挣扎了，耷拉着脑袋让他将铁链子系上。在系的过程中，二迷糊忽然发现大黄的两只眼角流出了一线晶莹的泪水。顷刻间，他再也忍不住连日来积蓄在自己心间的痛楚，浑浊的泪水夺眶而出。他三下两下解开了刚系好的铁链子，然后在大黄的屁股上狠狠地踹了一脚，只听汪汪两声，大黄一阵风样地跑出了保安亭，消失在他的视线中。

可是当他在小区巡逻一遍回来后，竟发现大黄又站在了保安亭前，不停地向他摇尾巴。真是大祸临头了还不知死活，气得二迷糊头都大了，干脆将大黄叫了进来，然后将保安亭的门锁上，边锁门边咬牙切齿地骂着：不知好歹的东西，你就等着去死，等着姓邝的他们把你炖着吃了吧！

关在保安亭里的大黄撕心裂肺地叫着，然后伸出双爪在那铁皮门上猛抓。那一声声的吠叫，那一阵阵的狂抓，如针芒般都刺在二迷糊滴血的心上，他何尝忍得心让大黄就那样被宰杀了呢？想起在老家与大黄上山打猎，捕获野猪；想起大黄从遥远的乡下流浪到城市，然后跟随来到小区，几乎形影不离，这是什么？这就是缘分。想到这里，他拨通了下一班的保安电话，与他交涉一阵后，快速抽出了手机上的电话卡，气愤地丢入了保安亭边的下水道里。接着打开铁门叫上大黄，从容地在小区走了一圈，然后带着它一步三回头地消失在了小区出门通道的尽头。

半上午了，二迷糊那里还没得一点动静。平常有事外出，只要邝总确定了出发时间，钟点一到，二迷糊准

要打电话催他，可今天一直没有。难道不记得了抑或睡得还没起床？真不想事呐。

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邝总急匆匆来到了保安亭。保安亭里没发现二迷糊，也不见大黄。邝总拨起了二迷糊的电话，语音告诉他：你要的用户已关机。这是怎么回事，头几天约得好好的，怎么不见了人影呢？是不是生病了，还是躺在床上没起来？是不是又喝了酒，犯迷糊了呢？邝总又一次拨起了电话，语音依然如此：你要的用户已关机。这时正好一名保安过来了，看到邝总那猴急的样子，他告诉邝总，二迷糊刚才打了电话叫他提前过来接班，他说他带着大黄走了。也没说去哪里，只是告诉我惠万家这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他还要我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邝总迫不及待。

我不敢说。保安有些顾虑。

就是要死人你也只管说。时下情况紧急着呢。邝总急不可耐了。

我还是不敢说。那保安依然嘿嘿笑着搞巡逻去了。

邝总一头雾水，他咋也想不通，二迷糊老实憨厚的一个人，本来答应好好的，为什么忽然间跑了人呢？把自己当猴耍，一点面子都不给。邝总气得脸色铁青，心口似乎有什么堵着，他猛地转过身来，正好对着了哈哈镜，发现镜里的自己那张红润清秀的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青黑，本来冬瓜形的脑袋居然变成了狐狸样的三角形，像个啥呢？

邝总气不打一处来，猛的一脚将哈哈镜踢了个稀烂。随着玻璃叮叮当当掉下来，邝总那张脸随之散落一地——

董妙林，湖南平江人。先后在有小说、散文散见于《湖南文学》《少年文艺》《芳草潮》等刊。现供职于平江县文联。

责任编辑 冯祉艾

# 忏悔

(短篇小说)

谢宗玉→

## 一、审讯

干部，你告诉我，罗队长么子样了？要不要紧？

——没死就好……没死就好。

干部，你现在问吧，你问我么子，我都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那天，我只是吓唬吓唬大伙。从一开头，我就没打算去北京。我去北京干么子？我两个眼珠又不识字，又不认识哪个，我找哪个啊？还有，我本来就没有理，北京的领导哪个会搭理我？

初六那天，就是细前日，我确实发火了。村干部、扶贫队，这么多人围着我、拦着我，我暴脾气一来，完全晕头了，发起车子，就朝罗队长撞。

我当时完全没想过，三轮车怎么撞得赢小轿车？要不是罗队长脑壳聪明，我就死定了。我死了不要紧，我是烂命一条，可我当真死了，罗队长就不得了了……

——一言难尽，说不清。是啊，贫困户与扶贫干部，弄成这个鬼样子，确实世上少见。都是我造的孽。几年前吧，上面有款子下来，我听说过，也问过。他们说我不够条件，也就算了。前年吧，我本没么子念想了，却突然砸个大馅饼下来，罗队长亲自把钱送到我们手上来了。那阵子，我两口子都把罗队长当作救命恩人，当作观世音菩萨了。就两年时间，恩情变仇恨，恩人变仇人。你说可笑不可笑？这其中的曲折，我说三天三晚，也说不完……

……

——嗯，这个笔……录，我看过了，是我开车子先撞的罗队长，怕我撞不赢，会出事，罗队长才把自己的

车子开起转了一下，就转到崖下的。过程就是这样子的。我认，我签字。政府怎么判我，我都认。

## 二、出狱

蠢婆，哭死啊？！

摸摸摸，摸个死啊？！大街上，像个么子样？我说了没事就没事！没挨过打，也没挨过骂，肉没少一块，反而长胖了，里面的伙食怪他妈的好，这算什么坐牢？

……你看到罗队长没有？

——没见着？被他屋里人赶出来了？

你就不晓得想办法啊？不管用什么办法，你下跪下拜都要得，你个妇人家，跪一下有么子要紧？打你不还手，骂你不顶嘴，你得让他们一家人消了这口气，消了这口气就好了。他们一家人若不原谅我们，我们一家下半辈子都不得安宁哪。哎，你这个蠢婆，赔礼道歉都不晓得！你说我讨你回来做么子？

你这个蠢婆，快点子吵！还在那里哭个鬼？车子开来没有？两个瘸子，跛过来，跛过去，现世！

——我就是这么冲！！不是你掉在钱眼了，我会落到如今这地步？老话说得好，屋里有家财万贯，不如有个好婆娘。你这个舵，没撑好呐！

——你说不上话？哪个用线缝了你的嘴巴？我做的那些事，你劝了半句没有？旁观者清。你呀你！哪怕早一会提醒我，罗队长也不会……哎，不说了，我自己造的孽，也不推给别人。过两天，我自己去道歉，请罪！……对了，罗队长恢复得怎么样了？

——一条腿？哈，哈哈，扁垂的老天，瞎了眼珠咧！



扶贫扶贫，两个瘸子没扶出么子名堂来，又加了一个瘸子！这下他还跟哪样上班？不上班，他又跟哪样养家糊口？

——你别挡我，这个耳巴子，我应该早点打，早打，我早清醒。那罗队长的腿说不定就保住了。

老天真是瞎鸡巴搞哪，还记得两年前吗？我们两口子，可是拼着命要给罗队长下跪，把他当作这辈子最大的恩人了。那天真搞笑，罗队长扶起这个，却挡不住那个，搞手脚不赢。最后，还是你给他磕的头。把罗队长弄得怪不好意思的，脖子都红了，像个新郎公。……每月千多块！兜底扶贫！把我们乐呵得，把我们兴奋得……可惜，人心不足蛇添象！

——怪我？！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晚上，你这个高兴劲一过，就笑我眼窝子浅，没见过世面，说村里的强梁分子，早几年就弄到扶贫项目了，而且都是大数目！我都跟你解释过了，说那是农业项目扶贫，跟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就是不信！

——我承认，我错就错在，不该从那天起，我就丢了手艺。可你也没阻拦我啊。我是真的厌烦了，以前吧，乡下人多，去一个组，都可以剪几个头。好的时候，可以忙一天，一二十个头，也不算么子。现在，一个组，剪一两个头，就不错了。而且不是老人，就是细伢子，小气死了，二三块钱一个头，十几年不涨价，还要跟你啰里吧嗦，我油费都不够啊。过年过节，好不容易回来几个年青伢子，可他们宁愿上县里，十几块，几十块，丢给美发店，也不会找我。那头发，啧啧，剪得那个鬼样子范！……

——我不是找理由，好不？！你眼珠瞎啊，我赚钱，是不是比别个难得多呀？！你还记得翻车那回吧？落好大的雨，老天像烂了个窟窿眼！车子压着我这条破腿上，根本动不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栽在那丘田里，差点没被泥巴水呛死！偏偏那天，就没一个过路的。要不是你这个蠢婆，还有点良心，晓得不对劲，满路子去找，我可能就死翘翘了……

又哭？哭个鬼啊？！来来来，快点上车，莫要在这里丢人现眼！人嘛，就是个贱骨头体，过去了，就没有么子大不了的。再说了，谁一辈子还不遇上几个坎？莫说是我们这些残疾人，一个正常人，就能一辈子顺顺利利了？说到底，我就是死懒，给自己找借口！

你坐稳，我要开车了！

——你说什么啊？风太大！我听不清楚！

说到底！就是这笔扶贫款！把我们的心思搞乱了！满脑壳的胡思乱想！再不肯踏实过日子！政府总结得好哇！扶贫先扶智！治穷先……先治愚！我俩就是太蠢了！合在一起！蠢上加蠢！

以前吧！每天起床！把眼珠子一睁开！就想着十里八乡！该去哪个村哪个组了！哪个村！哪个组！哪几个人的头发可能长长了！可能正想着我去！如果我不去！别的剃头匠会不会去？！现在有了这笔钱，养家糊口的压力，一下子没了！精气神！一下子散了！

就是这样！我开始胡思乱想！我想啊！这笔钱为什么不早几年落到我头上？！早几年！我就早几年解脱！早几年享福！这么一想！我就没那么感恩戴德了！

你也一样！天天在我耳边嗡嗡嗡！像个饭虫子！谁谁谁！并不穷！也搞到了兜底户！谁谁谁！挺富的！因为送了礼！也搞到了扶贫款！我听得心里烦躁！这不公平哇！扶贫扶贫！就该扶我们这样的困难户啊！怎么能乱扶一气？！

呀？！你个蠢婆！车都没油啦！不晓得先加油！

### 三、赔礼

书记，我晓得您在屋里，我们是看见您进了门，才过来的。

我不会吵事了，我们是来赔礼的。您大人大量，把门打开。我不求您原谅，我只想告诉您，我不会给村里、给你们惹祸了！我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洗心革面！

书记，您打开门，我就想请您做个见证。

——好，好，谢谢书记，谢谢书记。

——不，不不，不怪嫂子，莫说关门，嫂子就是拿刀砍，拿棍子排，都是应该的……

——对对，嫂子，都是我们的错，害得书记挨了批，记了过，扣了奖金。害得书记好心没好报。今天我们两口子，就站在这里，随您跟哪样打，跟哪样骂，我们都接着……

——是的，是的，我们不配，打会脏了您的手。

——书记，您别吼嫂子，嫂子说得对，做了没屁眼的事，不是道一下歉就过得去的。

——书记，浪子回头金不换。老话是这样子讲的，但关键还得看行动。在来您家之前，我已带着婆娘去了罗队长家，这个兜底户我也不要了，我准备把以后的款子，全部让给罗队长一家。以前的，我花光了，暂时拿不出，但我可以打欠条。肩头顶不起，我背顶！

我不晓得罗队长屋里过得这么苦哇！上有老，下有小，娘老子长年有病，爷老子身体也不好。还有九十岁的娼娼要养，婆娘又是下岗工人，一家子重担全压在他身上。我就不明白了，他怎么就不申请贫困户？铁定的贫困户嘛！亏那些烂嘴巴的说得出口，说扶贫干部和村干部合在一起瞒款子？！真要遭天雷劈呐……

——是是，今天我们来，一是向书记道歉，二是向书记讨个主意，如何才能消除那一家子的恨意？我真的愿意赎罪啊。

——确实，我是泥菩萨过河，现在没能力说这话。但再苦再难，我也不怕。其实我从来就没怕过，我晓得日子多难才算难。我准备再去理发，还要拜师学艺。以前揽不到活，我总归咎别人。现在才晓得，我的技术的确不行，我只晓得剪锅盖、平头、光头、七分头，花样少，也不注意收拾自己的行头，搞得乌漆麻渣的，别人看着嫌。

——是管教干部讲的。他讲得没错哇！对对，以前你们也提过醒，可我就没听进去。这回管教干部带我上街，一家一家，看人家怎么做。我才晓得其中的弯弯绕绕。以前，我总以为，自己是个瘸子，发理得再好，也是个瘸子。天生低人一等。现在才晓得，未必如此。

——为么子？有个瘸子竟是一家店里的头牌理发师！有个瞎子竟是一个店的头牌按摩师！管教干部还给我看了网上一则消息，一个跳舞的萝……莉军团，收揽的竟然全是侏儒！缺陷反而变成了优势。

我就想，若是能把老本行学好，跟上时代，我何必局限这十里八乡？我怎么就不能上城理发？

——是的是的，我不好高骛远，要一步一个脚印。

——哦？照片和视频，是我这个蠢婆偷拍的。我已经叫她全删了，没留底了，对，就是备……份，备份，没有了。对对，都是枫树村那个死李文革教的。他唆使我们两口子，磨光你们的脾气，磨得你们像个疯狗子疯，最好让你们动手，然后拍下来，作为把柄，拿捏着。

——是的是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就不该与他结老庚。其实我们既不同年，也不同月同日，只是他叫李文革，我叫吕革文，他说两个名字，就像一张床上睡两头的兄弟。

——是的是的，他羡慕我是兜底脱贫户，可以每月有钱进。我羡慕他是易地搬迁脱贫户，可以住新房。

——是是，我们错了，国家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

那都是人家纳税上缴来的。

——对，对，我够不上易地搬迁的条件，他也够不上兜底脱贫。其实我们都晓得，可就是有捡漏子的心思，觉得政府手缝里漏点渣渣，对我们就是一个天大的馅饼。

——我以前确实不是这样子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以前我爷老子是这么教我的，他说瘸不是懒的理由。他早早送我学理发，并给我置办三轮车。他在世那会，我就能养活自己，还娶了婆娘，生了崽女，很多人在我爷老子面前翘大拇指，夸我比正常人还能干。

——我也是个爱面子的人，骨子里也好强。每回人家要多给点理发费，我都推掉了。我又不靠那几块钱发家，何必让别个小看了？有些孤寡老人，实在没钱，我也是能免就免。少收几块，我也饿不死。

——嫂子，谢谢您的茶。我……我不是天生的坏人。以前我就是个做硬事的，老老实实做，就可以了，每天一觉睡到大天亮。现在呢，一天到晚，满脑壳官司，算计来算计去。虽然让政府退让了，帮衬着建了新房，可这种得到，一点满足感都没有，一点都快乐不起来。

——呵呵，上回那事，不是我的主意，我没这么聪明，都是李文革那个鬼精搞出来的事。我是好久之后才晓得事情的来龙去脉。李文革早有安排，我们前脚出门，他婆娘后脚就在村里说我们要上北京，他断定枫树村的村干部会报上去。断定上面的领导会中途把我们截下来。他说有个么子手机……定位？公安隔着几千里，都能晓得我们在么子地方。本以为我们在湖北就会被挡回来，但你们反应慢了，直到河北衡水，你们才赶上我们。

一路上，他是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而我却担惊受怕，惶恐不安。特别是在河北，从火车上被揪下来那会，站台上呼啦啦七八辆车，有的还亮着警灯，我的心脏都差点吓破了。

——呵呵，文章不是这个名，是《瑶村残疾人发出求助信：村支书何宗亮、扶贫队长罗泊布，这个世界的恶，你们占全了》，的确是把全世界都弄疯了。那个么子网络，竟然这样可怕，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良心都在打颤。真是苦了您与罗队长了。

——他写不出。主意是他出的，写不是他写的。是我请我婆娘她姐夫二姨家的小子写的，说是名牌大学的笔杆子，真是了不得啊！看起来句句都属实，字字当真，可味道全变了。明明是我们无理取闹，但读起来，却是你们把我们欺负得不行，呵，网上傻子可真多。

——他呀，没这么聪明，但这个老鬼善于学习，网

上越新鲜的事，他学得越起劲。说是有个么子……一票否决？是不是？有个叫“一票否决”的说法么？说进京上访，是上级干部百分之百的死穴。又说我们已到了社会最底下，没么子能被你们干部拿捏。说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又说是横的怕愣的，愣的怕拼命的。

——是啊是啊，一个好好的大学生，被我们引上了歪路。我的确对不住他，还是春花家的亲戚。我为了自个的贪心私念，把一个伢子，弄得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他是学法律的，我可不想他以后毕业了，像电视里演的坏律师一样，吃了原告吃被告。

——我晓得咧，嘴巴上说一千，道一万，都没用。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已经改邪归正了。……书记，给，这是这两个月的扶贫款，我给您，您帮我转给罗队长。再是，我想请您出个面，带着我们两口子，去罗队长家赔个罪，认个错。至少，要让罗队长晓得，我们没有在邪路上越滑越远。也许这样，他心里会好受一点。

#### 四、绝交

李文革，李癞子！

——是的，我再不会喊你老庚了！我们本来就不是老庚，是不是？

——不不，我的事，不要你道歉。如果你当真觉得对不起我，那你给我想个办法，让罗队长原谅我。你不是一肚子主意吗？罗队长若是原谅我了，我就接受你道歉。

——好你个李癞子，到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你有点良心吗？！

——是的是的，若跌下悬崖的是我，我可能会更恨，更气，脑壳没有这么快转弯。现在我良心发现了，不行吗？开弓是没有回头箭，可老子不想开第二弓、第三弓了，不行吗？！

——对对，我又做起了老本行。今天我来枫树村，就是给大家剪头的。我根本就不是来找你的。我就晓得你嘴巴里吐不出么子象牙。你也别挖苦老子，说那么多风凉话干嘛？我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

——是的是的，我承认我死脑筋，不如你精明，不会钻政策的空子，可我真不觉得你那一套，能畅行一辈子……关键的是，你心安吗？你良心不痛吗？罗队长的事，可能是个意外，可如果我再跟着你混下去，罗队长不出事，总有人会出事，甚至会出大事！上回我们闹的事，还不够大吗？！全国的人都晓得你我的大名了！李

癞子呐，吕癞子呐，光彩吗？呸！臭不要脸咧。

李文革，听我一句劝，收手吧。何必呢，你有手有脚，到头来，还不及我一个残废吗？政府给我们，是政府的恩情。我们想着法子去讨、去要，就是我们的无耻……

——是的，我无耻，我承认。但你比我更无耻！我还晓得自己无耻，你都不晓得自己无耻！

——死癞子，你莫推我！怎么，你还想打我？你以为癞子好欺负？你再推我一下试试？！死癞子，老子根本就不怕你！看你个瘦骨精，比我个癞子又强多少？！

——哈！哈！出血了吧？！癞子的腿是没力！但癞子手劲大啊！你他妈的这回怎么样？！以为癞子好欺负，要不要再来一下试试？跟你剪了二十三年头！九十四个头！三百八十元账！我记得清清楚楚！别以为叫一声老庚，就给你白剪了？！

——你们别拉我，我没受伤，莫看我是躺着的，他是站着的，但这回我没吃亏哈！哈哈！李癞子他也有今天！欺负老子一辈子，今天放血了吧？哼！欠了二十三年的账，他妈的也好意思！

李癞子喂——！那笔账老子也不要了，送给你吃药了！你他妈的最好没得治，以后大家一看到你的歪鼻子，就晓得你不是个正派人！

#### 五、弥补

二公公，您莫要躲了，我真不是来跟你纠筋的。

以前我恨您，骂您，那是心眼坏了。今天我来，是真心实意向您道歉的。这些天，我做出的这些事，您就算没看到，也应该听说了一些。我确实是走正路了，再不会乱来一气。

您看看，何支书都原谅我了，您是自己屋里的人，更要原谅我，是不？不看僧面看佛面，就冲着我爷老子，你也得原谅我，是不？

自我爷老子归西后，从血缘上讲，从辈分上讲，您都是我最亲的长辈了。这些年来，我一有过不去的时候，都不要我开口，您就会主动帮我，要钱借钱，要物给物。我感觉，您都把我当成自己崽女了……

——二公公，我就晓得您心软。当然了，我如果连您都搞不定，我又怎么能求得罗队长原谅？我就晓得，您躲了一回两回，不会躲我三回四回。可是，二公公，我去找罗队长，都五六回了，硬是回回都被他屋里的人赶出来了。这个仇，看来解不了了哇。



——哎，为这个事，何支书我也找过。可当初为了我的事，听说何支书跟罗队长的意见也不统一，现在他屋里的人连何支书都恨上了，看看我造的什么孽哪！哎，估计他屋里的人把我们瑶村都恨上了……也怪不得人家，人家好好的来我们瑶村扶贫，结果却把一条腿丢在了这里，换作谁，都受不了哇。

——我是想请您给我想个办法，最好您老人家亲自带我跑一趟。我只想见罗队长一面，见一面，不管他是不是原谅我，我都死心了。闹网络那会，只有您站在罗队长那边，帮他们说话，大家都晓得，罗队长心里服您呢。

——嗨，您老人家别说了，那时我混蛋呗。那时候全世界都支持我，惟独我最亲洽的长辈，却跟我唱对台戏。当面锣，对面鼓，在记者面前，反对我。

那时候，我确实恨您！若不是春花拦着，我都想拿块砖头砸死您。那时候我就想问问，您究竟安的么子心？您年年可怜我，给我施舍，为的是么子？就为了满足施舍带来的快感？现在看着我下了狠劲，能够改变自己命运了，您为么子却不乐意了？

——我说过我混蛋嘛！我是中了李癞子的蛊啊！那时候，我认为自己的要求并不过分，是村干部和扶贫干部在有意刁难我。政策可伸可缩，他们为什么就不能抬抬手？他们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

——是的是的，如今我晓得了，就算你反对我，也是为了我好，您是不愿看着我越陷越深！要是全村多几个像您这样的人，要是所有的村干部和扶贫干部都能顶住压力，一步不退，我也不会越陷越深，您说是吧？要说，那个网络，也不是我和李文革私人的，我们根本一窍不通！可那个时候，我俩居然就成了么子网……红？这不是白天见鬼么？

——是的是的，您虽然表明了您的立场，可没有人听您的，网上的人都认为您是政府带笼子的，政府也没出来辟谣。所以您说的话，对当时的形势，确实没么子用。但您的表态，让政府在处罚罗队长他们时，明显高抬贵手了。呵呵，那会儿网上很多人还说，这是打雷不落雨。

二公公，给，这是根皮鞭，我以前编的，很牢实。虽然好多年不放牛了，我还没舍得扔。现在您拿着，以后只要看我不走正道，您就抽我。哪怕只做做样子，也是给我提个醒。

——我晓得，晓得咧，吃一堑，长一智，说起来，

我也年近半百，能犯的错，的确不多了。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现在这个社会小心思满天飞，我读书又少，谁晓得么子时候又会迷信什么人？

——太好了！您什么时候有空？就坐我的三轮车去，行不？我听说，罗队长早就出院了。我就想看看他现在是么子样子。

## 六、叮嘱

鬼妹子，你给我站住，你也老大不小了，天天跟弟弟打打闹闹，疯疯癫癫，像什么样子？！

——没事就不能叫你了？你明天就要走了，老子思来想去，还得跟你把话挑明。爷老子没读什么书，有些路，走糊涂了，酿成了大错，现在是悔不当初！你读的书比老子多，千万别学老子！

——鬼妹子，笑什么笑？老子就不能在你这个细把戏面前说这些了？你现在要出远门，老子是怕你走弯路啊！

——你不会？你说不会就不会？！你已经走了弯路，晓得不？老话说得好，有什么样的爹娘，就有什么样的崽女。这两年，自从每月有了扶贫款，我与你娘老子都变得好吃懒做了。你与雄伢子，是有样学样，变得游手好闲，学习成绩是一退再退。我们也不管，也不急，甚至有那么一会，还愚蠢地认为，以后你们两个，吃一辈子低保，也蛮好。真是太搞笑了。

为了保住你的低保不被收走，你初中毕业，我都没让你出门找事做。罗队长上门要让你参加么子“雨露计划”，去县里进行岗位培训，起初我还不肯呢。

——还笑？还笑？！死妹子，当初你不是一样不肯去培训吗？哎，你还年轻，做错了也不要紧，做错了晓得马上改就好。林美是个好妹子，听说在广州做得不错，做的都是正经事，在村里的口碑也蛮好。你跟她去南边，我放心。

大城市，诱惑多，匪眼也多，一不注意就掉进去了。你要多看多听多想，凡事多找几个人拿主意。老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别不管不顾地瞎闯，最后钱没赚几个，还弄得一身伤、一身病回来。

——鬼妹子，你不要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好吧？！不是我啰嗦，村里的静妹子你也认识，搞传销，最后搞得亲朋好友全反目成仇。还有老湾组的发伢子，居然吃毒！那是闹着玩的？到现在都还没戒掉咧，把个家败得精光！还有慧妹子、娴妹子，哎，出去做那种事，把祖宗十八代的

脸都丢光了。

——哪种事？就是那种事啊！总之，你是想都不能想。虽然我巴不得你多赚一些钱回来，给屋里搭把手。存点钱，先还清罗队长他们垫的账。罗队长屋里虽然还没有原谅我们，但上回，他们还是见了二公公一面。二公公也说了，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他们总有原谅我们的一天。

——我们是还穷，但穷都是相对的，是不？相对七十年代，我们现在已富得流油了好吧。至少现在吃菜不缺菜油了吧？贫与富，是比较出来的，一个人，如果饿不死了，冻不死了，那你认为你自己穷，就是穷。你认为自己富，就是富。既然这样，那凭什么只能是别个扶我们屋里的贫，不能是我们扶别个？兰妹子，做人要有志气啊！

## 七、原谅

啊！？罗、罗……罗队长！你……你怎么来了？！

你的腿？！我，我对不起你哇……呜呜——

——嗨，不哭，不哭。让你看笑话了。嗯，向前看，只能向前看，不向前看，还能有什么办法？……可是，你真的无法站起来了吗？

——装个假肢？可我听说，假肢要好多钱，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政府会帮你？真的吗？我听说，你又背处分了？可我都跟政府解释清楚了呀，这回完全不怪你，是我自己作死，老拿上北京卡你们的脖子，才把你害成这样的啊。

——不不不！你的工作态度没有问题，当初你就应该更狠一点，看到我不对，就多给我讲点重话，我就可能没那么嚣张了，就没有这么混账了。说不定，早清醒了。

——不，不不不！你屋里的人也没错，他们就该这么对我，我活该！不管你晓不晓得，不管你会不会制止他们，不管你是不是跟他们一样的态度，我们都不会怪你！因为不管你和你的家人怎么对我，都是我应得的！

春花，过来，跟我一起跪下，我们谢谢罗队长大人不记小人过，还来瑶村，还来看我们！

——不，不不！这一跪，都是必须的。要不然，我们的良心，一辈子都不得安啊。

我都听说了，因为你反对起诉，我在里面，才只呆了三个月。如果你硬说是我把你撞下悬崖的，我还不知

要在里面呆多久……

……

——什么？你提前退休了？也是的……也是的，你这个样子，是没法子上班了，都是我害的啊。这以后你跟哪样搞？你一屋人跟哪样搞？我是晓得的，你上有老，下有小，以后跟哪样搞啊？

——你？！……学理发？不是讲笑话吧？

——啊？还准备在城里办一家最大的理发店？就招腿脚不麻利的人？还要办出特色？要以最优质的服务，最时髦的发型，吸引广大顾客？你行不行啊？你不是开玩笑吧？

——什么？！邀请我一起去？！太……太……罗队长！

——罗队长，从今往后，你指哪，我打哪。我一定好好学技术，我要成为最好的发发……发型师。我发誓，真的，真的。我要脱贫，我要致富。我不但把你们垫的房款还上，还要凭自己的本事，建第二层，建第三层。还要为国家出力，也尝一下纳、纳……纳税人的滋味看看。按管教干部的话说，我来世一遭，不能只做个造粪机哇！

——只是……只是……，罗队长啊，你的想法，是不是不太靠谱？呵呵，剪头真的可以开连锁店？搞得全国到处都是？

——罗队长，这还不夸张吗？我都怀疑，这会不会又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我是既兴奋，又害怕呀。当初我就是听了李癞子的鬼话啊。

——对对，你说的绝对绝对不是鬼话！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区别？罗队长说得太好了！对对，关键看行动！我真的像打了鸡血！

——好！我这就去收拾行李。

谢宗玉，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毛泽东文学院管理处主任。著有《老爸，我想把这个世界整明白》《独自远行》《末日解训》《与子书》《时光的盛宴》《涂满阳光的村事》等16部文学专著。

# 乡村归来派

(报告文学)

王丽君→

## 一、惹巴妹

### 钻心之痛

当我们在龙山县里耶镇的街头、村落走一走，便完全被它的古色古香所俘虏：古意浓郁的建筑，有“哒哒”脚步声的大石板路，惹巴拉村的摆手舞广场、冲天楼，还有横架在溪水之上的木屋凉亭、花桥，更有2002年被发现并迅速走出深山，震惊世界的古井、古简牍、古墓葬群——厚厚的历史，不管哪一页都是那么古意俨然。从古建筑群的整修、秦简博物馆的建设、河堤的修砌以及街头、山村野后不断出现的一框一框、一树一树金黄的桔子可以看出，美丽乡村的轮廓仿佛已由画家用笔轻巧又灵性地进行了勾勒。

但我终究不甘心，直到我走近2018年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的惹巴妹谭艳林；走近那些即将走出深山、飞出国门的土家族手工编织民俗织品；走近那栋有着精致镂空雕花的木楼，挂着红底黄字的“龙山县惹巴妹里耶扶贫车间”——一群工人正在欢快地忙碌，他们中有老人，有妇女，还有残疾人……我知道，他们不是“他们”，他们是一簇簇跳动的火焰啊！有了这一簇簇火焰，里耶才是真正的里耶，龙山才是真正的龙山。有了这一簇簇火焰，祖国大地的火焰才会生生不息！

诚然，世上没有笔直的路，每一个故事都有伏笔。

“比郁，你阔阿捏爬树摘柿子，从树上摔下来了，很严重啊！”2006年那个秋天的夜晚，身在广东工作的谭艳林听到父亲在电话里的语调沉重得就像窗外的夜色。

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比郁”和“你阔阿捏”是对女儿和姑姑的称呼，都是语音。

“赶紧送医院啊，严重到什么程度？”谭艳林曾是一名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打工的日子，姑姑没少照顾自己。那些由姑姑牵手走过凉亭、走过山林的画面不停地在脑子里晃动，那些背不动背篓时姑姑接过背在她自己背上的深情就会从记忆深处走出。

“双腿都喊痛，好可怜啊，而且，而且丝毫都不能动了。”

“化阿过巴，一定要帮你阔阿捏治疗，需要钱我寄回来。”谭艳林紧握着手机走到窗边，着急地大声说。

更让她震惊的还在后头，家里不断传来给姑姑医疗无效果的消息。日子如蝶，



翻飞停落。几年后，姑姑终于绝望了。

治不好，不治了！在反复的治疗中，她的婚姻也和她的双腿一样，由失去知觉到最后只能以高位截肢的方式来处理。独自带着两个孩子，没有男人照顾，没有经济来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

2008年3月，谭艳林纠结多日后终于打开电脑的设计软件，不停地敲击键盘，于是，有着“喜洋洋”和“熊猫”风格的玩偶图案……

窗外，灯光闪亮，星星闪亮，夜色逐渐后退，成为灯和星星的背景。那些图案，是夜里的灯光，天上的星星，闪亮在谭艳林的天空。

她遥望向故乡，故乡的山山水水便有了雾一般的轻纱。

“你阔阿捏，您那么聪明，尤其那一双巧手，多漂亮的东西都能做出来。能否帮我把这些图案用钩针用毛线钩出来呢？”她将图案寄回龙山。龙山地处武陵山脉腹地，连接荆楚而牵手巴蜀，有着古老神秘的土家民俗，浓郁迷人的民族风情，在那种环境中泡大的人，灵秀聪慧自不必说。

“嗯，好哩，我试试吧。”三个月后，一些原料为毛线的手工钩织玩偶寄到了谭艳林手中。谭艳林连夜拍照征求国外客户意见，得到的回复是：

手工活是有情感有温度的，这很好！但一定要定好位。手工玩具不宜太大，太大成本高，建议做小点的，比如小玩偶、小挂件、小摆件之类，也许更受欢迎。

姑侄俩交流、修改，也不断接到一些零星订单。她们还不断开发新品种，从婴儿鞋帽服饰、创意礼品，到有民族特色的女性饰品，一步一步把大山里的特色产品带到山外，带到国外。

2009年底，谭艳林回到龙山县石羔镇十字村发展。看着小店不断接单，看着姑姑因为有了收入，眼神里有了希望之光，逐步变得积极乐观，谭艳林觉得所从事的手工编织有市场，也值得去做。于是，两年之内又开起了另两家店。

此后的日子，有雨雪霏霏，更有次第花开。

#### 扶贫车间

2015年8月，龙山县茅坪乡水沙坪村。

“听说我们苗寨要办厂了，需要手织工人！”村

里的人奔走相告。

“真的吗？我们能不能进去做事？”

在政府的支持下，谭艳林和她的惹巴妹公司在龙山县茅坪乡水沙坪村租赁一个200多平方米的场地开办手织品厂。

“听说残疾人也可以参加，太好了！我们家的她也可以参加培训。”

“要是男人可参加就好了，我家的‘罗必’（侄子）——唉！不能外出干活，学学编织总可以吧？”

那段时间，水沙坪村谈论编织的热度就像冬日的火塘，有人不停地添柴加炭，温度渐高，大伙充满了期待。

培训的那一天，终于来了。

在一阵哗啦啦的掌声中，谭艳林给大家介绍惹巴妹公司的基本情况，介绍自己的设计宗旨，更是谈到通过织锦，大家可以得到多少收入，如何像姑姑一样拥有精彩人生。

惹巴妹手工织品培训会的第一天便招聘了89名职工，其中有23名残疾人。

走到这一天不是件容易的事！回头之时，谭艳林感慨万千。

“2011年，电子商务开始火起来，我在阿里巴巴注册了一个个人网站，还创办了惹巴妹手工织品有限公司，身残志坚的姑姑成了我的第一个员工，实现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

后来她还创造了“公司+车间+农户”经营模式，采用产品回收、劳动力入股、产业帮扶等方式带领贫困户脱贫。

“为什么叫‘惹巴妹’呢？”我好奇地问。

“惹巴是土家阿妹美丽手腕的意思，表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后，电子商务就像一束光让谭艳林看到了通往外界的路，她抓住一切机会，有事没事就会在阿里巴巴等各种电商平台上“逛”，总怕漏掉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错失机会。

记得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有自称张小姐的求购手指玩偶的信息。并且决定前来考察。但是，当她到了张家界后却发来信息：“天啦，还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达龙山？我不来了。抱歉！”

谭艳林知道，张小姐是不敢来。从张家界到龙山

地势险峻，路途遥远，其实就算人家来了，自己一没有工厂，二没有办公场地，凭什么信任自己？她寻思再三，叫上老公一起开车到张家界把张小姐接过来表示诚意。当张小姐到达龙山，谭艳林又把其带到姑姑家。

那时节，夕阳西下，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子斜依在窗前织锦。那一双灵巧的手挥动一针一线的情景，皆为一颗待人世温柔如初的心所呈现呀。

张小姐被深深打动了。

仿佛有一首歌响起来。光阴如梭，一梭才去一梭痴；情丝百转，丝丝缠乱犹不知。织一段，锦绣纹饰……

乡党委、政府领导特别出面接待，给予支持，张小姐去掉了戒备心理，签下了订单。这一订单有9万多元，是当时谭艳林接到的最大一笔单，也是给她信心的希望之单。

心中的执念有了回应，一切来得就像做梦一样！从注册公司到接到第一个9万多元的订单，她只用了一个星期。

订单拿到了，但工作人员不够怎么办？于是，她决定发展一批妇女、残疾人一起来做。她还迅速建立了自己的批发网站，通过境外电商把手工产品销到国外。可是这还不够，谭艳林将传统技艺融入现代时尚于一体，有了自己的拳头产品“乖苗苗”，顺利获得商标证。

2014年，因为当地要修高铁正好经过十字村，谭艳林干脆把她的店开到了龙山县城。

就这样，带着一群留守老人、妇女、残疾人，谭艳林开启了创业之路。

当习总书记在湘西十八洞提出“精准扶贫”后，她开始着手建扶贫车间。

李代根，一名双腿残疾的男人，当谭艳林亲手把第一个月工资递到他手上时，他哽咽着说：“我以为我一辈子只能依靠家人生活了。没想到惹巴妹公司能让我拥有这些，太感激了！谢谢谭总！”

一个大男人的哭泣传开了，一下子感染了整个村甚至整个公司的人。在困难的时候，公司工人甚至拿出自己的钱主动给谭艳林用于发工资。

多么单纯，多么美好的情感！

她心中想呀，只有加倍努力才不会辜负这些人。

2016年初，她把目标放在了转型升级上，公司开始做内销，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转型，主要研发民间手工编织品、整合湘西民俗织品，湘西民间传统编织技艺与现代时尚元素熔于一炉的500原创设计的编织款式，通过电商平台远销海外，多地定单也是纷至沓来。她的一系列做法，同时也在传承了湘西民间传统编织技艺，创新发展古老的民族民间技艺。

为了帮助更多人，谭艳林还在人社局和县残联的支持下，举办了多次“残疾人技能培训”。目前，惹巴妹公司在龙山县12个乡镇（街道）贫困村和古丈、凤凰、保靖、花垣4县设立扶贫车间包括里耶在内的23个，并已投产使用，带动就业人数896人，其中贫困户690人，残疾人200多人。惹巴妹公司灵活的务工方式，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可挣钱顾家“两不误”，平均每人每月可收入2000元左右。

2016年7月，惹巴妹公司被湖南省科技厅评为“创新创业优秀企业”、10月被湘西州政府评为“湘西州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企业”“湘西州创建十百千工程示范企业”。当然，除了惹巴妹公司，龙山县喜乐百合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等三家企业参加2017年中国食品餐饮博览会；龙山县绿林农产品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参加了2017年“湘品出湘”名优特产品（深圳）推广对接会；龙山县浩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四家企业参加了2017年湖南网购节等，多家企业入驻了阿里、京东、淘宝、苏宁等大型平台，里耶脐橙正式进驻“本来味道”电商销售平台。

放眼四望，中国大地一棵棵电商之树逐步成长，长上蓝天，枝芽伸向大洋彼岸。还有无数人与谭艳林同样的人在努力，投入到电商的大潮，成为一个个“潮”人。无数个乡亲逐步摆脱贫困，无数个乡村走上了振兴之路。

人们开始探寻谭艳林的成长足迹，也关心着惹巴妹公司未来的发展。

#### 飞越大洋

“化阿巴、化阿捏，我们家太穷，我是长女，总得要捏也阿巴和捏也阿捏能读书，有饭吃才行。我外出打工去。”那年刚过完年，不到16岁学习成绩优异的谭艳林对她的父母说。

“可是，‘比郁’，你还不到16岁呀。”正在一筹

莫展的父母虽然心痛，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夫妇俩在外打工几年，才建了这几间平房，但是就是几间平房，也已是用尽他们的积攒，而且欠下了亲朋戚友许多的债。

谭艳林渐渐消失于天边的背影，让父母一声叹息之后，开始有了忐忑，也有了期待。

来到繁华世界的谭艳林秉承土家族人民勤劳力苦，好学深思的作风，从一个普工到设计员再到与国内外客户打交道的部门经理，一路行走一路汗水与收获，没有想到，因为姑姑的出事而回乡创业，更辉煌的日子接踵而来。

“你们的手工织多好啊，完全可以去参加“第22届意大利米兰国际手工艺品展销会。”2017年9月，谭艳林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于是她和老公带了4件货，每件100件前往，让她惊喜的情景发生了！他们的手工织品第一天就被抢购一空。公司再补寄5件，也在半个月內销完。同时，“惹巴妹”与意大利动漫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并成功签约；与电商亚马逊欧洲站的代理人签约；聘请了2名意大利留学生设计师为公司研发设计总工程师；还在意大利唐人街开拓了市场。这一年，谭艳林的扶贫车间被2017年6月被评为全国就业扶贫基地，她本人被评为湖南省先进助残个人。

2018年初，在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上同样收获很大，在4月份的广州广交会上，一次性又签下了六十万元的订单。

这一切仿佛一气呵成！就像湘西优美的自然风光，就像里耶浓郁的民族风情，自然而成，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令人目不暇接。

2019年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现场。那些或以拙藏巧，以景藏情，或以朴素藏华美的手织品夺人眼球，当巴黎市长伊达尔戈走进这特别的展厅，谭艳林迎上前去，她熟练地用英语介绍了惹巴妹公司和土家族的手工织品。伊达尔戈在称赞那手工织品的美好时，更高度赞扬这一家企业的爱心。

“他收藏了我们公司的六朵向日葵！公司也因此顺利与smoby玩具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签订销售额代理权，版权授权生产销售200万欧元。”谭艳林仿佛还在当时的现场，一脸的喜悦。

我问及奋进奖的获得，谭艳林说自己起初并没

有太多的想法。

“在颁奖现场听到了其他人的事迹后，我觉得我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

我通过照片看到身着土家族服装的她坐在一排排先进人物之中，她与头上的银饰一样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在那光芒映照中，我看到了湘西的青山碧水，丛林秘境；看到谭艳林和许多与她同样的人，承担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重任，更新着新时代的民族文化密码。

有一天，我希望自己能走遍每一个扶贫车间，用手触摸那一件件手工织锦，用心体会那些通过美丽的手腕倾注的情感，并亲口喊上一声“惹巴妹！”

我想，那时候扶贫车间应该已经改名。因为，乡村已经离开“贫困”二字，以一种崭新的姿态站立于天地之间。

## 二、鲤鱼“回农门”

### 找寻桃花源

每个人都在寻找心中的桃花源，没想到这会儿竟到了桃源县。

王家湾水库在山之腰，周围一面山上为无边的楠竹，绵延十几公里，其他三面远观高低不同，层层叠叠。水中有一小岛，岛上植物茂盛，相簇拥的水面正微波荡漾。

深山有好景，深水有好鱼。我正这样想着，采风团却在通知赶往下一个地点了。

其实不用遗憾，精准扶贫实施后，于乡村振兴的今天，于继续行走的途中，会有更多迷人的风景。

赛五龙的广场就极其美好，不但有停车场，有健身器材，还有小桥流水，有花朵盛开。周边除古色古香的建筑——贫困户的异地安置房外，还有隶属武夷山余脉毗邻桃源屋脊乌云界的赛五龙山。

“我们沙坪镇赛阳村地处湖南乌云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登山道直通山顶，全程近3000米，沿途全部是原始次森林。2016年以前因交通闭塞、经济落后，属省级贫困村。全村共398户1270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133户439人，占总人口的34.6%……”一个年轻的戴眼镜的帅小伙在人群中边走边介绍着情况。

这些数字与现在相对比的确非常有力，但于我太过枯燥乏味，便故意落在队伍的后面，趁机问身边的



一个村干部：“你们村的夏志敏在吗？”

在车上就听人说，赛阳村第一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叫夏志敏，回村有好几年了，放弃五粮液集团高薪回乡开农家乐，吸引外人进村，还带领村人用微商、淘宝、众筹平台等打造线上销售系统。

“喏，就是他。小夏！夏志敏！问你哩！”村干部灿然一笑，指着前面的眼镜小伙说。

只见人群中的年轻人回过头来，个子不高，清瘦。他突然间有点腼腆，很快又大方起来，慢下步子等我走到他身边：“其实我回乡是事出有因。若不是因为发展乡村旅游，我可能还在村里待不住。”

我理解他，他那么年轻，已经实现了祖祖辈辈对子孙所期待的“鲤鱼跳农门”，不可能甘心守着一个山窝窝过日子。陶渊明是在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后，因无法改变当时的现状而弃职归隐田园的。而此一时彼一时，夏志敏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 高高的赛五龙山

初冬暖阳，将山峦和异地搬迁房的飞檐翘角全都涂抹一层淡淡的金色。

自由活动的时间，我和编剧张蕾老师都想去爬赛五龙山，邀了夏志敏带路。游步道每隔一小段路，便可回望到赛五龙广场。夏志敏在回望中很快就把我们带到了几年前。

“志敏，你爸，你爸病了！”那是2012年正月的一个傍晚，夏志敏到单位上班的时间不久，便接到了家里的电话。

“什么病？严重吗？”夏志敏着急地问。

那一刻，残阳正悬挂在赛五龙山头，仿佛在往山后看不见的地方跌落，溅起一片飞红。

“有些严重，你，还是回来一趟吧。”母亲的声音哽咽。

做为独生子女的他迅速请假回家，摆在眼前的事实如同五雷轰顶：父亲身患肝癌且已到晚期，疼痛在毫无顾忌地侵犯他。汗湿淋淋地从他的脸上流下来，雨也湿淋淋地下起来。这个大山的赤子，就要回归了，谁也挡不住。夏志敏虽请假在家陪伴照顾他2个月，但依然没能留住他。把家里打理好，他再返单位上班，待年底回家来，夏志敏已无法言说远行。

爷爷90岁高龄，尽管妈妈在尽力照顾他，但她自己都没能从失去爸爸的痛苦中走出来。他只能留下来。

大学学设计专业的他，工资大约5000元/月。留下来意味着放弃这一笔对山里人家来说的高薪，放弃山里人向往的繁华都市精彩世界，放弃多年的努力。那么自己也会像父辈一样，在山野一角，面朝黄土背朝天，总有一天，被时光淹没在芸芸众生之中。对于充满梦想的夏志敏，那样的日子太可怕了！那些天，他在仙鹅滩踌躇徘徊，溪水静静流逝；他爬上高高的赛五龙山，空山寂静唯有鸟鸣啾啾。

有月亮的夜晚，那些诗句涌上心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何等美妙的意境呀，不就在眼前吗？他不相信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永远只能寂寥无声，无人问津。

也正是一次在赛五龙山上回望的一刻，天高云淡，赛阳村全收在眼底，他的心中豁然开朗。

果然不久，市、镇、村正打算引进浙湘水果公司，在赛阳村搞旅游开发。他心动了。

“妈，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想搞一个农庄，我们自己有房子，随着村里的乡村旅游开发，人来人往多了，我们的农庄就能发展起来。”

“行啊，自从村里去年修了路，来的人多起来了。”母亲说。

就在2012年，采取政府出一点，百姓自己筹一点的办法，政府投入了70万元，老百姓400元/人，共筹资100余万元，将水泥路从王家湾水库一直修进赛五龙广场。在山顶上鸟瞰，那美丽的曲线像节日的“金蛇狂舞”，在山与村之间，美仑美奂。不，应该说是“金龙狂舞”，此地不是叫“赛五龙”吗？

路通百通。美丽的山村一旦通了路，再有好一点的项目，便可吸引外人来旅游观光。置于这样的想法，不久，一个小农庄出现在赛阳村。这是该村的第一个农庄，也是沙坪镇的第一个农庄。

春花秋月，夏日冬雪。接下来的时间有点漫长，头两年只能支撑并不赚钱。而赛阳村也正是处在一个从艰难支撑到突破瓶颈的时期。

村里引进的开发商，选择种植蓝莓、白玉琵琶和冬枣三种水果。种植需要流转土地，于是村干部开始进行摸底，与老百姓做工作。

把土地交给村里，由村里与开发商签协议，土地按300元/亩/每年作为租金年底一次性交给各个农户。

“好事啊，行，我家支持！”

“我家也支持！”

一户一户签字，一户一户讲解。

“300元每亩每人，价格太低了，我不出租！”

“你家那些地，好多都不种，荒着也是荒着，交给村里，到底能赚些钱。”

“我说得很明确了，价格能再高一点吗？”

……

“你们要征我家的这块地，可是我家的住房就在这块地上。”

“村里商量了，帮您重新建房，你有多大面积就帮您建多大面积。”

“那可不行，除非价格再高一点。”

赛阳村有九个小组，有的有点小想法，后来也被做通了工作，不过夏志敏家所在的小组有两户做不通思想工作的。遗憾难免，好在总体上是推进了。

通过考察、种植，虽然冬枣没成活，蓝莓与白玉枇杷种得很好，在常德市卖得最贵的就是白玉枇杷，38元/斤。村里目前已形成了以蓝莓、枇杷、乌梅、脆蜜桃为主的550亩特色水果观光采摘带。

接下来，桥通、水通、电能、网通，赛阳村乡村旅游就这样发展起来。

在这当儿，夏志敏除了埋头积累经验外，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15年，他的小农庄终于红起来了，并且略有盈利。那时的农庄不像现在遍地开发，来赛阳村的车辆渐多，有时还塞车。

也就在这一年底，一支特殊的扶贫工作队正式入村。

“上一代不会用电脑，扶贫的报表、表册，都是我来做。前几年的扶贫工作基本上是发发米，提提油，这时就不一样了。记得需要交资料，要求报电子报表，我连续工作了几个晚上，终于搞定。”

这样的工作时间多了，村里离不开他这样的人，2016年，夏志敏被村支两委聘为支书助理。

乡村旅游因为有了许多特色项目而人气渐旺。

“我们村现在每年的游客有4万多人了”，夏志敏开心地说。

上山的扶手有与大自然相融合的造型，我伸手摸

了摸。山上的植物很多，路边此时进入眼里的是栗，树上的小牌子告诉我们，它属于壳斗科，栗属。

“上面的微信码，扫了以后便可知道植物的情况。”夏志敏介绍说，“这是青控槭，槭树科，槭属；这是小叶青冈，壳斗科，青冈属……都入了电脑，不能再砍伐。对面隐隐约约的高山是乌云界的核心区，也就是顶部，赛五龙广场上的溪水就是从那流下来的山泉。”

一路上见到的还有枫香树，枝头枫叶由青转红，多像我们眼前的赛阳村，先红起来的它必然会带动其他村。碧天高山。抬头望了望山顶，虽然还有距离，想着夏志敏的行走之路，想着赛阳村的发展之路不也如这山路，正一步一步向上。

#### 仙鹅滩

仙鹅滩就在赛五龙广场不远处，沿途有介绍说其发源于乌云界主峰的大观溪流经此地，河道狭窄处似鹅颈，宽阔处如鹅身。老祖宗真是聪慧，取名也如造字一般采用象形。不过当地也有传说曾有仙人在此修行，常有仙鹅伴其飞行，后人念之而取名仙鹅滩。有如此带有仙气的名儿，夏志敏这样的大学生自然不会放过，将其做为民宿的字号，开设了仙鹅滩民宿。据说还设有民俗表演、沙滩烧烤、竹筏戏水、露天电影和篝火晚会等。

当然，民宿只是合作社的一部分。

2016年10月，根据扶贫工作要求，村支两委必须得带头发展集体经济，而赛阳村原有的赛五龙合作社处于瘫痪状态，只能成立新的合作社。

合作社实行股份制，村委会占股份51%，老百姓资金占49%。村部这一方，市里以项目资金的名义投入40万元；老百姓一方集资30万元。股东以现金入股的，年底分红分的多；不出钱与合作社签订协议的社员股东，在合作社顾工除草等时，可以优先聘用。同时，社员股东享受村级51%的年底股份分红。

谁来当法人呢？

“我一个支部书记，这这这，应该避嫌，难不成群众会认为我从中捞什么好处。”一听说大家推自己法人，支书吴雄的心理忐忑不安。

“不是避嫌什么，要解放思想，村支两委应该要有担当，你这个支书，要起模范带头作用嘛。经营负

责人按规定可由股东进行选举。”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的话让吴雄放下了思想包袱。而作为有知识、有能力、有干劲、有担当的青年代表夏志敏理所当然被大伙推崇，成为合作社总经理。因为乌云界自然保护区有二级保护生物虎凤蝶，便注册了赛阳村虎凤蝶乡村观光旅游合作社。

合作社如何尽快有收入？已有几年资历的夏志敏在扶分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指导下，提交了思路，很快得到了股东们的认可：收购老百姓的农产品进行加工销售；管理发展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养殖、种植……由于赛阳村得天独厚的优势，既有茶叶的来源，又有红茶历史——桃源县有著名的沙坪茶厂，虽已在时光中衰落，但制茶的传统工艺却传下来，可作为支撑。2017年，合作社把建茶厂作为切入点，开始进行茶叶的制作。

厂房就设在仙鹅滩附近，夏志敏与合伙人——与他同名的退伍军人吴志敏投入60万元，一批制茶设备陆续进村。于是，从老百姓手中购得的鲜茶叶从萎凋、发酵、烘干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工序，一款赛阳村红茶就这样出来了。

听得这些时，我们已走过仙鹅滩牌坊，来到大观溪的吊桥上。溪水在脚下流淌，赛五龙休闲山庄就在对岸，不远处炊烟袅袅，仿佛仙鹅一直在我们左右。我想这大观溪的水，正与王家湾水库之水，与沅水遥相呼应。这里的一切，与中国所有的乡村相呼应。

采风团的唐农家老师递给我2个用漂亮陶罐装的当地红茶，精致美观，一时间已觉得周边已是茶香四溢。

赛阳村有了自己的主打产品，接下来，夏志敏得到了县商务局举办的电商培训的机会，他在微信小程序中注册了“赛阳山货店”，此后有网店销售的，也有来乡村旅游的人随手带上的。合作社的发展形势喜人，夏志敏深得村民信任，2017年换届选举时，他进入支委会。

“2018年收入是13万，其中11万分给了贫困户。今年还会多一万元左右。”夏志敏说。

我们信步走进一个贫困户家中。男主人黄如兴正在悠闲地煮腊肉火锅。他今年52岁，2010年得了尿毒症；他的儿子自小就发现有轻度的自闭症。2014年，他们家成为建档立卡户。如今他的儿子在仙鹅滩

合作社工作，每月工资3000元左右，老婆也在上班。脱贫后政策不变，他家还继续享受着低保，每年除了老婆、儿子的工资外，还有合作社的分红，扶贫干部的帮扶慰问。

“感谢政府，否则这些年我哪有钱治病？感谢老婆，在我不想活的时候，她不但把这个家扛了起来，还劝我：政策这么好，活一年得一年……”黄如兴说着说着笑起来，一脸的阳光。

桃源何处！盛景何在！夏志敏的脸上也堆满了笑。而我只想着仙鹅滩环绕的那一溪泉水，想着王家湾水库水波簇拥的样子，脑子里忽然出现“鲤鱼跳龙门”的情景。身边的这个青年，他像一尾鱼，跳出赛阳村后，又如此这般地游了回来。

### 三、美丽行程

#### 女村官

当我举起相机拍下石门县秀坪洲浒溪村的村牌时，一个手拿话筒的美女笑吟吟的走来。她见我落在队伍后面，唯恐我找不到“大部队”，便主动留下来陪我。她给我介绍情况，眼神却有点害羞地瞟向别处：

“这里是荷花堰摄影长廊，夏季荷花满池，来观光、摄影的人常常留连忘返；村里的主打产业是柑橘，种植后三至五年挂果，还有水稻、葡萄、蓝莓采摘以及水库垂钓等项目，非常适合旅游。”

洲浒溪村是湖南省常德石门县秀坪园艺场下辖的行政村，是一个以柑桔生产为主的市级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村。三面环水，水库、塘堰众多，与橙红桔果、翠绿树林相映衬。因旅游资源丰富，被省政府授予“湖南省旅游名村”称号。

我在网上看到过消息，上半年以来，洲浒溪村按照“治垃圾、治破日、治圆所、污水、治空心房、治陋习”的“六治”要求努力的同时，还进行了改造提升村级道路，改造提升柑橘产业。不过我更对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的今天，她却留在村里好奇，便随意地聊起来。

她叫李惟伟，学旅游酒店专业，曾在长沙一酒店工作，每月工资3000余元。

“我是通过考试进村工作的。笔试考的是十九大知识，面试考的是应变能力。面试时我抽到的一个题目是：给你一批橘子，如何通过电商网络平台营销出去。我回答的是通过微商朋友圈可以实现销售等等。”



说起这些来，李惟伟滔滔不绝中夹着自信满满，完全没有了起初的害羞。

“第二个问题是：村里来了行动不便的老人，他要找村干部，村干部不在怎么办？我的回答：首先请他坐下，问他是否有急事。如果有急事，我就打电话给村干部，请村干部马上回来。如果不急的话，就由我转告书记，等书记回来再回复。”

“考过以后还进行了体检，试用期三个月。我从事党建联络工作，其他关于文字的，文案、文件、电子文档我都能做，因为我会使用电脑。支部书记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今年参加了集中培训学习，明年还会参加，争取明年入党吧。”

接下来，她给我介绍村里的情况，家家户户房前有鲜花，门前有产业，正在创建美丽庭院……这里的一切与她一样，积极上进，亮丽纷呈。

#### 回乡结婚

“你是什么原因返回村里的呢？”我继续着我的好奇。

没想到她羞涩一笑：“我本来是按家里要求回来结婚……”

“能问问你爱人的情况吗？他是否也在外面工作，你们打工认识的？”我好奇地问起来。

惟伟稍一低头，再抬起头来，脸上多了两朵红云。

那日，母亲打来电话说：“你都快25岁了，到了该结婚的时间了，给你说了个婆家，条件不错，那孩子也很听话，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妈，25岁也不算很大嘛！”

“我们村到你这年纪的都有孩子了，你还……你回来看看，不合适也没关系嘛。”

于是便有了那次相亲。外公外婆做的媒，自然是在外公外婆家见面。第一次感觉还是有眼缘的，便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

“他在家做摩托车及配件方面的生意，他不抽烟不喝酒的，家里说现在这样男孩子很少，而且他们家很大气，见面礼给了2000元，彩礼80000元。”

我知道，李惟伟这样的女孩，并不在乎钱，而是因为他诚心，他靠谱。而在乡下这样的出手，也表示他们家的生活富足。

于是，她回家结婚、生孩子，两相厮守。

没想到2018年8月县委组织部招党建联络员，条件是大专以上，年龄30岁以下。李惟伟符合条件，便报名参考，竟顺利考上了。

“听说你们村去年底今年初遇到了困难？”

“是的，那段时间，天气非常冷，流转的2500亩土地上的桔子树，包括一些已成熟挂果的大树全被冻死了，杨氏集团损失太大，土地流转价格只好降半，农户有情绪，不能接受。他们希望收回土地，但下一步要发展经济，土地流转是必不可少的。”

杨氏集团是他们村引进的一家企业。洲浒溪村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举措，是依托杨氏集团打造高标准的产业园。计划柑桔园种植10000亩，打算用二至三年的时间流转给杨氏集团，目前已流转4000亩，计划全部重新种植柑桔。桔园建起来，农民可从原始的身份当中解放出来，为桔园务工，成为产业工人。

“面对这样的困难，怎么办呢？”

“乡村振兴的联点领导前来调研，与村干部一起做工作：遇到了困难是暂时的，大家一定要共同面对，争取把损失降到最低。我能做的是配合村上一起做工作，后来当然工作做好了。你看我们村，多好多美！”惟伟又笑起来，在融融的阳光中明眸皓齿，顾盼生辉。

#### 胆小的讲解员

“呵，刚才你说你是党建联络员，怎么还兼做导游讲解员？”

“今年8月，县委领导组织全县乡镇第一书记来我们村参观，镇党委书记安排我做讲解员，从此我兼上了这工作。其实我生性胆小，做讲解很紧张，还怕忘了词，只好每次都事先做了准备。你看，我身上还带有小卡片。”说着，李惟伟害羞地从口袋里拿出小纸片给我看。

这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赶上了采风的队伍，一个村干部向她招手，她立马走到一群人的前面，一边继续讲解，一边带我们往前。向阳花、菊花开了一路，新打造的屋场出现在眼前，有杨家岗幸福屋场，还有金鸡山幸福屋场。

“金鸡山屋场因在森林茂盛，形似金鸡的山脚下而得名。”李惟伟指着“金鸡山屋场”几个大字说，

“屋场有31家农户庭院环绕着金鸡山下，有230亩平坦而肥沃的土地，历史上以种水稻为主，2002年改种柑桔，形成远近闻名的柑桔之乡。”

“好吃的石门柑桔一定来自这里吧。”采风团有人谈论着。

“喜居宝地千年旺，福照家门万事兴。”

“春光高照文明院，富水长流幸福家。”

屋场中家家户户都贴有对联。我们随便走进一户人家家里，果然都是干干净净的。一户人家家门口有蜀葵，听说是评比获得的奖品。

“我们村每月都进行文明卫生的评奖，大评小奖。”他的客厅里还有家规家训，家规为“耕读传家”，家训则是“八德育人”。再到另一家，又有不同。围墙外有海桐挂满了小果，鸟儿回来了，正在树上唧唧喳喳地叫。几个音乐家老师一路边看边讨论创作的事，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灵感。

这时秀坪园艺厂的陈厂长走了过来，他所说的智能化让我们看到了另一种乡村——城镇化的模样

“这里有5300人，1500多户，面积14.7平方公里。很多年以前，有移民来到这里建厂建水库，开荒垦山种桔子，现在的柑桔品种是从温州过来的。下一步将高标准建设智能柑桔产业园。”

一听说智能产业园，大伙都围在陈厂长身边用心地听。惟伟此时也安静地站在一边。

“杨市公司建立了全国以至全世界最先进的互联网，对土壤湿度、温度、肥料进行随时检测，缺什么需什么一清二楚。实现智能化，水土一体化，打药、施肥，不需要再像老一套的方式。每一株果树下都有管道，车辆可以进到桔园，可以减少劳动力和劳动强度。公司精心打造了十几个品种，从10月到12月都会有橘子。另有温室搭棚、玻璃栈道，从空中可以看到景观设施。”

是啊，到时会有大量人流来采摘、观光，那是怎样一番好景象！

沿路走过，村里家家户户有了卫生厕所，垃圾也都进行了很好的处理。

“我们村还成立了各种各样的协会、红白喜事理事会来管理，提倡老百姓自己的事自己做，才有了大家沿途看到的模样。”

老百姓收入上来了，环境变好，幸福指数提升

了。书画家们纷纷到村部泼墨挥毫，而村支书刘保全则诗兴大发，以呆子的笔名写下了《浪淘沙·再创辉煌》和《沁园春·凤凰涅槃》：

……

而今政府撑天，  
民企政，三家共划船。  
看波涛让路，  
逆天干劲，  
涅槃证悟，  
敢做人先。

村干部们笑盈盈地接过书画作品，李惟伟则把支书填的词发到微信群与大家共赏。我的脑里则尽是李惟伟在村级大道上一笑一回眸的样子，尽是许多村民或有急于去干活的匆忙，或悠闲自得地行走的样子。

沿路的树木花草在阳光下千姿百态，道水河在不远处自西南向北绕村缓缓流淌。

王丽君，女，笔名紫云英、画阑月，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散文学会、诗歌学会会员，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湖南报告文学》副主编，毛泽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岳麓区文联常务副主席、作家协会主席。著有长篇报告文学《深杉“候鸟”汪思龙》《一生承诺》等各类体裁书五部。曾获多项征文奖，《深杉“候鸟”汪思龙》获评第九届湖南省优秀社科读物。

本栏目责任编辑 谢然子

## 【编者按】

庚子年春,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来势凶猛,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中国以超乎寻常的力度与疫情展开了决战。“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这没有硝烟的防疫战场上,我们的白衣战士热血出征,无畏生死;我们的文艺家用作品鼓舞士气,展现文艺战“疫”,谱写人间真情;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形成“最美逆行者”的风景。中国人民正共克时艰,众志成城,全力以赴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日出月白,阳春渐暖,在我们的防疫一线,每天有多少平凡人的故事让人泪目,多少人在无私奉献,又有多少白衣战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让我们致敬新时代的白衣英雄!致敬所有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的中华儿女!致敬伟大的中国精神!

# 严冬就将过去

——致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人们

(外一首)

谭仲池→

以往的冬天  
我们都曾从容地度过  
望满天飞雪  
赏腊梅吐艳  
看江河扬帆  
任寒风拂衣  
听车马喧鸣  
踏冰霜前行  
一道欢度新春佳节  
一起迎来柳暗花明

伴着灿烂的焰火  
我们纵情欢歌  
在闪亮的灯笼前  
我们曼舞翩跹  
在围坐的电视机旁  
我们欢聚畅谈  
在碰杯的笑声中  
我们幸福地过大年

今年的冬天  
异常而特殊  
沉重而冷峻  
突如其来的疫情  
像冰雪封锁大地  
人们的心上  
铺满了一层层冰冷的霜雪

一阵阵寒风的嘶鸣  
打破了千家万户的安宁

踏着大自然的韵律  
款款而来的春节  
顿时失去了  
热闹和欢欣的色彩  
门前红色的春联  
都蒙上了忧郁的愁容  
枝头绽放的新绿  
在忧伤地摇曳  
天空飞翔的鸟儿  
也颤抖着轻盈的翅膀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党中央一声令下  
神州迅速集结  
千军万马 白衣雄师  
以闪电的神速  
向武汉挺进

穿过高天云暗  
牵得山摇地动  
这些曾在抗击非典中  
建立奇功的劲旅  
又一次在前线拼搏冲锋



人民的生命高于一切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决胜在风霜雨雪中

我看见千千万万白色的口罩  
正连起千里万里的坚固防线  
条条道路  
架架桥梁  
码头站台  
街市村落  
到处都设防 管控 精准到位  
连每棵小树 每株小草  
都加入了这场神圣的战斗

封城 隔离 救治  
不畏艰险 众志成城  
驰援 互助 挺进  
义无反顾 风雨同舟  
共渡时艰 保护生命  
心心相印 肝胆相照  
所有的力量都在投入抗击  
所有的意志都在一起凝聚  
只因有一面旗帜在眼前飘扬  
只因有一轮红日在心中升起

旗帜在召唤东风  
扫尽天空的暗云阴霾  
阳光在驱散寒流  
冰冻的大地暖气蒸腾  
握着你的双手  
传递我们彼此的温暖  
望着你的眼睛  
一同凝望雨后的彩虹  
即使是一条微信 一声问候  
即使是一瓶矿泉水 一碗方便面  
都能让我们的情意  
汇成浩荡江河  
都能让苍茫的神州大地  
热浪滚滚  
都能让天空的蔚蓝  
变得晶莹如银

都能让湖泊的涟漪  
变得平静如镜  
都能让窗台的花枝  
绽放露珠的微笑  
都能让街边的华灯  
闪耀月白的清辉

这一刻 会让我们铭记历史的悲壮  
愈加感恩祖国的天地深情  
更加读懂人间真情的壮阔美丽  
去抒写新时代的雄伟诗篇  
这一刻 我远望江城的黄鹤  
正向楚天展翅高飞  
长江的烟波上  
千帆竞发一往无前  
我知道 冬天就要过去  
春暖花开已在眼前

#### 我们湖南

——写在一手抓紧防控疫情，一手抓紧经济运行的  
重要时刻

每天 站在窗前  
我在眺望岳麓山  
读它的苍翠浓郁  
气势雄壮 每天  
我的心总要飞向  
橘子洲头 去感受  
湘江澎湃的呼吸  
听日夜江声 奔向  
洞庭湖和长江

这些日子 天空布满灰暗  
时间流着忧伤  
心情冻成寒冰  
道路变得悲凉  
大家都在沉默中奔跑  
用热血和生命与病魔较量  
望楚天悲愤徘徊的黄鹤  
已化作一团烈焰飞翔

医生和护士用生命把爱的火把点燃  
熊熊的冲天大火  
要烧塌像岩石一样的黑夜  
撕破恶魔的伪装  
这是一场用生命保卫生命的战斗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把人煎熬  
只有超越淫威的百倍勇气  
才能击碎病毒的镣铐

我们湖南 全省上下  
闻令而动 迅猛坚定  
瞬间 筑起 铁壁铜墙  
抗疫阵营 倒海翻江  
从城市街巷到乡村厂矿  
从车站码头到偏僻农场  
人人上阵 斗志昂扬  
个个助战 共度时艰  
在清晨树下的菜地里  
村民彼此叮嘱  
戴口罩 多洗手 不集众  
多种菜 这就是同舟共济  
清冷的寒暮里  
在街上打扫卫生的环保工人  
朝着医院 社区 工厂  
送药 送米 送菜的车队  
不分昼夜在急切奔忙

我听见那静悄的脚步  
我看见那深情的眼睛  
都是踏破坚冰的履痕  
都是迎回朝霞的星辰  
我们都是雷霆的主人  
要用闪电将病毒化作灰烬  
我们都是土地的骄子  
要用自己浇艳的鲜花  
装点岁月的安宁

面对颤抖的生命  
断翅的鸟群  
面对哭泣的等待  
痛苦的呻吟

我们拼搏的意志比钢坚  
我们必胜的信心胜黄金  
请相信 封闭的大门必将敞开  
生命的大海必然潮涨潮生

我们湖南 毗邻湖北  
山水相依 谊重情深  
雁来帆往 楚风湘云  
名楼对望 千古文雄  
第一时间 心焦如焚  
倾情驰援 分秒必争  
彼此的血脉  
在时代的脉搏中跳动  
共同的心愿  
贴着大地延伸  
三一重工雄壮的推土机群  
在火神山的工地轰鸣  
1059人组成的湘医救护队  
一批一批奔赴拼杀的前沿  
激战武汉 黄冈  
身披银甲的湖湘儿女  
用生命之泉 流穿  
死亡的沼泽  
化眼泪为祝福  
化梦破为梦圆  
要用湘菜报告春天的消息  
要用湘歌唱回岁月的温馨  
要用湘种孕育丰收的季节  
要用湘声共话美好的前程

我们湖南 自古敢为天下先  
人间忧乐系心间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叫日月换新天  
尽管高天滚滚寒流急  
自有湖湘勇士冲在前  
关键时刻 紧急关头  
总能精准施策 克难攻坚  
总能挥刀亮剑 气吞狼烟  
  
不能缓 不能等

不能退 不能慢  
绝不放松打赢疫情阻击战  
决不放松决胜全面小康  
两个战场都必胜  
两个胜利都必得  
连营号角催战马  
挺进鼓点震河山  
科学防治 化危为安  
复工复产 突围致胜  
红旗引领 共挽狂澜  
胸装祖国 心亮明灯  
逆流岂能颠覆前进的航船  
雾霾怎敢遮住天空的彩虹  
希望不会在灾难面前熄灭  
梦想总会在风雨中开花

我们湖南 九嶷山上白云飘飞  
十八洞村暖意融融  
工业园区车驰人涌  
建设工地热气腾腾  
春风在梳妆绿水青山  
炊烟在描绘乡村美景  
奔驰的列车鸣笛穿过城郭  
摩天塔吊在冉冉升空  
一切都这般生机盎然  
一切都如此焕发青春  
这是使命的履行对初心的承诺  
这是责任的担当对大考的呼应  
这是党员的忠诚对人民的表达  
这是生命的庄严对灾害的抗争

凤凰古城的风雨桥  
在回望历史和现实烟雨的冷峻凝重  
张家界的明山秀水  
在思考大自然与人类命运的忧患共存  
桃花源的桃红柳绿  
在描绘乡村振兴的诗情画意  
雪峰山的皑皑冰雪  
在品味战争的残酷与和平安宁的悲壮

我们湖南 汨罗江畔留下

哀民生之多艰 吾心向善  
虽九死犹未悔  
屈原焚心诵出的雄词  
铸成千古绝响  
还有范仲淹在巴陵岳阳楼  
写下处江湖之远 则忧其民  
居庙堂之高 则忧其君  
的高情妙章  
似洞庭之水世代流芳

谁都说湖南文脉深 文气足  
文缘广 那是我们湖南  
文华之久远 文魂之灿烂  
血之焰烈 形若凤凰  
气之如虹 神之飞扬

此刻 我看到几只萤火虫  
挑着灯笼朝我飞来  
它悄悄走到我的身旁  
天快亮了 夜色就要消失  
它的声音 像音乐萦绕耳边  
那旋律异常沉静 明澈 悠扬  
好像是来自武汉 黄冈和我的故乡  
我知道那是作曲家用眼泪和忧伤  
用依恋和美好写的  
那是心灵的圣洁月光  
那是生命的壮美乐章

它在告诉我  
布谷鸟在纵情歌唱  
老乡正在耕田播种  
学校的窗户已经打开  
红领巾正簇拥着五星红旗  
伴着歌声升上晴空

谭仲池,文学创作一级,曾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湖南省文联主席等职。出版有诗集《芭蕉雨》《月之梦》《岁月与梦幻》《水和天堂》,散文集《风雨人生路》《情系浏阳河》《心灵的天堂》,长篇小说《打捞光明》《曾经沧海》等。创作歌词100余首,影响较大的有《阳光乐章》《祝福祖国》《你是一棵树》等,并担任多部电影和歌剧的编剧。



# 等待

丁以绣→

尖尾巴大山雀唧唧地叫着  
从一根枝条跳越另一根枝条  
枝条弯曲、柔软地回弹着  
枝头指向辽远的天空  
天空湛蓝，洒下和煦的春晖  
春光普照大地  
大地上出现三三二二的行人  
默默地走向各自的远方

行人的口罩掩住大半张面孔  
步履缓慢又稳健  
没人停步没人张望  
没人致意更没人握手  
相识的人在迅速的眼神交换中  
完成了千言万语的问候  
脚步赶往春天  
举止留在冬季

垂柳披上了嫩绿细密的发辫 随风起舞  
白杨粗粝的树皮透出青光  
想象指甲可以掐出水珠  
冬青篱笆像怀春的少女  
每一片叶子麦粒般坚挺饱满  
脚下的泥土也不再僵硬  
酥软像厨娘隔夜的发面  
拂面的微风不再刺骨 徐徐划过耳畔

空气中传来远处老人的清嗓  
和滑板车上孩童的嬉笑吵嚷  
我心飞往春天  
情绪留在了冬季

走吧，开城令后一刻也不停留  
一起去爬山，一起去看海  
错过了高山，还有大海  
错过了大海，还有苍穹  
错过了春天，还有明年的春天  
错过了今生，还有无边无际的永恒

等待花开，相信未来

丁以绣，皖南人。记者，新媒体时代的报人，曾长期在国家机关工作。

# 我在新冠病毒流行的日子

刘 年→

## 1

打算去印度的  
机票都订了  
想想，不去了  
留下来，陪家人  
也陪陪这片  
生病的土地

两只山楂娘  
比一个班的学生还吵  
打开窗帘  
看到天门山  
苍劲踊跃的线条  
又对人世  
恢复了信心

“宁愿打游戏  
不要打点滴  
宁愿躺成葛优  
不要躺在ICU”  
——某社区标语

时间突然多了起来  
可以问候那些  
久不问候的朋友

张二棍说在研究时间  
发来照片一看  
满屋子钟表  
在学维修  
他说，机械表有响声  
能提示你  
死神的脚步  
疫情过了  
送你一块  
我想，几百块表都修好了  
死神的脚步  
会不会像一支军队  
震耳欲聋

## 2

中医院的内科主任  
王英说  
突然增加了  
几倍的工作量  
主要还是心累  
怕病人、医生、护士感染  
我说多休息  
要保证自己的免疫力  
感觉是废话  
又加了一句  
疫情过后，请你  
吃好吃的

如果生病了  
我愿做她的病人  
她说话总那么轻  
哪怕癌症晚期  
她说出来  
也成了神经病

李克夫妇也在防疫前线  
他说，内心也怕  
一个班六小时  
防护服笨重不透气  
不能玩手机，不能吃喝  
不能上厕所  
经常垫尿不湿  
有时候真想过  
下辈子再也不做医生了  
嘴上这样说  
他的儿子  
又在医学院实习了  
我说，疫情过后  
请你吃好吃的

这时  
看到某村标语——  
“现在请吃饭  
都是鸿门宴”

### 3

谢朝阳  
供电所所长  
他说，下辈子  
他会当医生  
虽然辛苦  
但能亲手救几条人命过来  
一辈子都值了

太阳看起来  
很健康  
下楼，到无事溪对岸  
做了几次深呼吸  
空气温暖

双肺充盈  
到过海拔五千米的昆仑  
我知道  
空气的珍贵

野梅枝条上  
出现了  
米粒大小的肿瘤  
这比冠状病毒  
厉害得多  
一种病毒  
总会有一种解药  
而春天  
谁也阻止不了

“每一个不曾  
反省的日子  
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这是  
我写在风中的标语

突然想  
疫情过后  
还活着的话  
要骑摩托  
一路走亲访友  
看到每一个故人  
都拥抱

如果有人不在了  
就抱一抱他的老母亲

如果老母亲  
也不在了  
就抱一抱  
他家门口的树

刘年，原名刘代福，1974年出生于湘西永顺。出版有诗集《为何生命苍凉如水》《楚歌》，散文集《独坐菩萨岩》。



# 致抗疫英雄

(组诗)

姚茂椿→

## 他们的世界

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  
他们的世界也经不起疏忽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始终警觉  
呼吸还需要小心翼翼  
无影却迅猛传播的新冠病毒  
让他们的生命同样脆弱  
抢救病人也需隔离自己  
只有责任和爱的血管神经  
与外面的世界紧密相连

进了医院隔离病房  
封闭空间铺开无数的未知  
化验检测治疗设备与药物忙而不乱  
每点声响都牵动警惕的神经  
病情诊断无微不至的护理  
救治绵绵发力而有条不紊  
在信心经历黑暗时  
他们是最发光的日月星辰

重重防护的隔离病房  
是生命涅槃重生的世界  
这没日没夜的地方  
一个个疲惫却坚强的身躯

为我们扛着健康梦想  
为我们狙击险恶狰狞的疫情

## 护目镜里的眼睛

厚实的重重围护  
雕刻一个个模糊的身影  
我只能从护目镜里  
看见你的眼睛  
疲惫中透出坚定

那是一双睿智的眼睛  
沧桑里有不服输的劲头  
五味杂陈的心里  
涌着长辈的慈爱  
挺着战场的主心骨  
让同事与患者  
增添信心和镇定

那是一双母亲的眼睛  
或许她年迈的母亲  
在家中等她过年  
儿女在为她祈祷  
她没有退却的疑虑  
用温暖如春的神情  
融化患者心中的冰块

那是一双年轻的眼睛  
流露出剪去长发的美丽  
没在恋人脸上流连  
没在平静的街头等待  
他们张开青春的翅膀  
从四面八方飞向武汉  
划出人间最美的弧线

一双双爱的眼睛  
一个个顽强的眼神  
在护目镜里默默闪亮  
在冬季的一场灾难中  
默默定格  
群体的繁星

#### 病房外的晚餐

脱下湿漉漉的防护服  
饿从腹部蔓延全身  
整天直立的双腿发软  
今天吃过吗  
好像连水也没有喝过  
捧着饭盒的手  
无力抬起

敏锐的味觉已经迟钝  
什么菜味道都一样  
都像没有口感  
鼻腔只闻到消毒水味  
傍晚明亮的灯光  
嗅不到米饭的香甜

绵密繁复的防护服  
每次穿脱很是费神  
你需在重症室连续作战  
与死神争夺痛苦的生命  
面对一个又一个期待

饥饿地坚持坚持

终于吃上这餐饭了  
战友手势和语言一再催促  
你颤抖地捧着饭盒  
一点一点地集聚  
心里的力量与希冀

姚茂椿，湖南新晃人，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在《湖南文学》《芙蓉》《山东文学》《文艺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作品，出版诗集《放飞》和散文集《苍山血脉》。

# 值守记

(外一首)

杨 华→

肺炎疫情以来，我一直  
都在疾控中心值守  
一直没有心情和时间  
去看看楼道的窗口

指挥部来电，又有几个人  
解除了隔离，我忽然发现  
春天越来越近了，几株花蕾  
在悄悄地绽开，远方  
是一望无际的晴空

窗口的正下方，轮值的护士  
正在去防护和消杀的现场  
疫情猖獗，她们彻夜未眠  
一直在这里默默地坚守

恰逢立春，我在四楼的窗口  
看见她们，坚定地迈向朝阳  
我知道  
四楼以外，有我期待的春天  
我知道，疫情的魔掌  
终究按不住久违的骨朵  
春风，正吹开沉默的花香

隔离区新来的病人  
又加床了，隔离区里的楼层  
越来越拥挤，早晨新来的她  
一只手牢牢地攥成拳头  
仿佛在和病魔决一死战  
她的亲人都在隔离区外  
另一只手，只好紧紧地抓住

床单的一角，一刻也不敢放松

再次消毒后，夜班的护士  
谨慎地给她打上了点滴  
动作，温柔如一缕春风  
要换班了，天使们小心翼翼  
褪掉白色的防护服，裸露出  
挤压后变形的五官和四肢  
我，分明感觉到了疼痛

初春早晨，窗外寒风仍紧  
苦涩的汁液，仿佛河流里  
翻滚的浪花，一刻也不停息

真的换班了，几个大夫从  
消毒室慢慢走了出来，他们  
不停回望着那些隔离的病号  
仿佛望着自己最亲近的人  
他们身后，是初春最美的朝霞  
是正月里，大慈大悲的人间

杨华，出生于1969年5月，江苏徐州人。  
作品见于《诗刊》《星星》《诗选刊》《扬子江》  
《诗潮》《诗林》《绿风》《北京文学》《中华文  
学》《人民日报》等百余家报刊杂志。多次获  
奖并入选多种选本，著有诗集《杨华自选诗  
一百首》、散文集《春日里的幻想》。



# 在武汉疫区的日子

蔡毅→

## 送别林军

今天刚查完房，脱下防护服，在清洁区喘口气，看看同事微信群，惊闻，林军走了！

林军，何许人也？我都不知道他叫林军，还是林君，还是林均！但是每个武汉市中心医院老职工，基本都知道他。

他不是院长，也不是书记，只是我们南京路院区门口的小卖部老板。

记得十几年前，我刚来医院，还在麻醉科，那时有些医生熟人，做手术，要表示谢意，同事之间送红包显得太生疏，往往就打一电话，“林军啊，你给麻醉科手术室，各送一箱水！再给某某科室护士站医生办公室丢一箱，下班我去结账！”然后电话那边就是一声熟悉的“好嘞！”要不了多久，一个脸圆圆的，黑黑的，一脸和气的汉子，推着车就把东西送上来，准确地告诉我们，是某某医生送的。再匆匆地赶往下一站！

再过几年，快递越来越多，我们医生又忙，经常快递小哥等不了，我们就告诉快递小哥，“你就把快递放门口小卖部，找那个叫林军的老板接着！”

这么多年，他从来都是憨厚地对着我们笑，从未有怨言。曾几何时，我们医生白大褂不带钱，那时候微信付款还不大流行的时候，就直接去他的小卖部，拿水喝，拿饼干吃，以后给！以后到多久有时候都忘了，突然路过，“老板，我差你多少钱呀？”他从来都是憨厚地一笑，记得清楚就说个数，记不清楚，就跟我们商量个数。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医院的院长、书记换了一茬，但林军还在。可今天突闻噩耗，他走了！前两天，我清楚记得，我们老麻醉科主任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床位，这次疫情，老主任知道我难做，这是第一次为要床位向我开口。我当时实在没床位了，就婉拒了，顺口问了一下，是谁？老主任带了一句，小卖部的林军感染了，想问问你能不能安排一张。我想他那么年轻，也没怎么在意。仅仅过了两天，他就走了，走在我们医院急诊留观室，双肺，全白！我心怀内疚，问了问急诊兄弟，他们说也没办法，发展太快了，除非有ECMO，也许才有一线生机。这才让我的愧疚，略微减少了一丝。

我们医院，才多少台ECMO？加上我们的老院长夏家红从韩红基金“化缘”来

的一台，一共才两台！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等床位尚且困难，如何有机会，用上ECMO续命？

又听说，他爱人也感染了。

其实，很多这样的小人物就在我们身边，不那么起眼，突然，人没了，我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在我们的生命中，也是如此地重要！

大疫，就是这么无情！不仅仅对大人物，不仅仅对医生，也无情地砸在这些小人物的身上。大疫面前，众生平等。谁撑得过，谁撑不过，三分人为，七分天意！

眨眼间，我上一线，已经工作了十二天，管理着32张床位，到现在这个时间，已经出院了25位患者，临床治愈22位。非临床治愈的3位，已经永远离开了。

李文亮走了，同济医院林正斌教授走了，全国皆知。一个小卖部老板走了，我那非临床治愈的3位患者走了，谁又知道？我们都是小人物，在这场疫情的洗礼下，默默地付出，默默地承受生离死别。

逝者已矣，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

医生工作累吗？我跟你说不累，你是不是不信？但真的不累！起码现在的工作时间，比我开刀的日子，轻松多了。外科医生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常态，这么多年，我们都过来了。但是陌生的疾病，被感染的恐惧，物资的不足，疫情看不到尾的惊慌，患者濒临死亡的无助，身边同事的倒下，这些心理的压力，给我们套上一层一层无形的枷锁！很多医生都有一种感觉，当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穿上防护服时，突然感到一身酸软！这不仅仅是累啊！好在还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战友，彼此鼓励，一起前行。好在还有一群可爱的武汉市民，好在还有全国中华民族同胞的亲情，温暖着我们，支撑着我们。

眨眼间，医院通知，我可以带着我的团队下来了，由康复科医生顶上！这个14天，我的团队，出院患者数管理患者数，在各个院区数一数二，退下来，也是理所当然。但我听说康复科人手不足，康复科老主任要亲自上岗时，我又做了一件违背原则的事情，带着四个小伙子，继续下一个14天！帮助康复科医生，继续发热二病区下一班岗！好多老师关

心我，问我，何时轮换，我都说，我不想换，我怕无聊，在家会闷出问题！但真实的答案是，我就想站在这里，站在第一线，没有为什么。即使康复科人够，我也不想下来。我觉得，我还可以，我能扛住压力，尽快尽多地救治更多的人、更多的小人物、更多的武汉市民！

李文亮走了，林军走了，也许还有我的同事，在被抢救；也许哪天，我也会顶不住压力；也许哪一天，我也会被感染。但是，那又如何呢？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承担着目前仅次于金银潭医院全省第二的救治任务，大疫当前，有何惧哉！

林军老板，我就这么送你了，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们中心医院兄弟们的帮助和陪伴。不要怪我，最后时刻，没有送你一程！

通往天堂的路上，兄弟，一路走好！

## 女人长城

今天上午查房，尽管面临医生换岗，新老交替，对接工作比较繁琐，且我还没来得及好好培训新来的几个菜鸟，收治患者任务，一夜间，加到40张床位！尽管任务繁重，但查房后，心情格外开朗起来，两个重症病人，已经在准备脱氧了。他们在病房里面遛弯嗨得不行，我跟他们说，能起来走动，就起来走动，这个病，肺血管床破坏，肺栓了特别难治。两个老爷

子，度过了一场生死大劫，扶着氧面罩乐得不行！

记得两个年轻的中年少妇，来的时候被病吓得不行，哭得梨花带雨，看了我的朋友圈后又为我们医生伤心落泪。今天，病情终于好转了，情绪回复，在患者小群里开始讨论瑜伽操了。其他新病人，病情基本稳定，病房得到了好心人捐赠的呼吸机，基本也能在氧压支持的前提下，满足重症病人辅助呼吸的需求。

昨天央视采访了我之后，要我录一段查房视频给他们，我愉快地答应了。包括我们的同事在我防护服后面写“毒王”，也一并录了，播出去了是不是把病人吓得不敢来我们发热二区，那就不是我的事了。

治病是其次，心情也很重要！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药物也没多大作用，治疗方法千万种，最后还是靠自己身体扛！比如，我在患者微信群，经常推荐患友看电影流感啊，流行病啥的，建议患者充分了解，最差的情况是啥，当然了，前提是他们敢看，毕竟我自己看完都吓得不行。

作为医生，不仅仅要提高患者身体免疫力，更要提高他们心理抗压能力。什么时候我的患者，有了如我这个外科医生一样的抗压能力了，那么啥病毒，都不会是个事！

今天，我脱了防护服，刚下楼，一身的汗，还没喘口气，就接到一位在岗护士的微信。说是发烧了，做了个CT，电脑输名字一看，右肺，白一大片！

此刻，什么安慰的语言，都已经无力了，只有安排尽快住院吧。想到她的病，我心里很是难过，但还是问她，是否需要我给予言语的安慰。她说不需要。这位同事，在来我们发热二病区之前，已经在汉口医院支援了两周。汉口医院当时是最早的定点医院，工作非常繁忙。本来准备来我们发热二病区放松一下的，可惜世事不如人愿。

我还清楚地记得，前三天她才做了CT，没事。前两天还跟我说，老大，你这么会闹，能不能弄点日达仙给我们打几针，加强点免疫力防护一下。没想到，现在啥都不需要了！

该死的潜伏期，该死的潜伏期人传人，该死的武汉市护理人员更加紧缺的现状！从更累更危险的一线到相对轻松的一线，就是中心医院护士轮岗休息的方式。

医生，能够轮岗，一批换掉一批，除了我这种不想下来的例外，基本可以保证工作两周，休息两周。护士呢，没有足够的后备军，所以只能轮换，不能轮岗。尽

管我天天对医生发脾气，叫他们开医嘱轻病人尽量统一，医嘱尽量不要出错加重护理量；尽管我到处捞酒精，捞口罩，捞防护服保护她们；尽管我组建医患微信群，让患者有问题微信跟医生反映，减少护士被按铃的次数；尽管我天天在工作群发段子，发红包逗她们开心。但是她们，还是要到污染区工作六小时以上，还是要给每位患者打针、送药，帮家属送患者吃喝，给重症患者端屎端尿。甚至，还要接到某些不理解这场疫情的家属电话投诉。她们在工作中上厕所都不行，喝水，更谈不上。而我在家休息，有事就喊妈，在医院里，医生有事病人有事，都喊护士。甚至有个护士同事跟我说，压力太大，疫情过后，可能受不了要辞职。我问她，现在吗？她轻轻地说，疫情之后。

这群女人，用她们的坚韧和担当，承担着比医生更大的压力，医生在台前，她们在幕后，默默地抹泪，默默地付出。想想孟姜女曾经哭倒了长城。而这群女人啊，用她们的坚韧与勇气，铸造了抗击疫情、挡在武汉市民前面的一座坚不可摧的女人长城。

我总想轻松，总想给大家带来正能量，但是，我的同事们，都在负重前行！我必须让大家知道，是这么一群不起眼的小人物们，在支撑着武汉，在保卫着我们的家乡！

此刻，真想呐喊一声，大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护士姐妹们，感谢你们在危急之时筑就的女人长城，这将是人间最美好最温情最靓丽的风景线……

## 久违的太阳

武汉的太阳，终于大大方方地出来了！

今天，我们发热二病区又出院了两位患者，我都忘记了我是几号开科来着，到今天累计有十位患友达到出院标准，康复回家了。病房患者眨眼间已经换了一半，那些恢复良好的，好转出院的，就以自己为例子，给新来的病友做思想工作，比我们去说强多了！此时，病房一扫往日的阴霾，变得温暖生动，阳光普照。

既然心情好，那就发发段子。前两天走了一位战友，我在朋友圈又怨天动地地发了一通牢骚，这几天每天查房，都会碰到几位多愁善感的中老年妇女，以泪拂面，自己吸着个氧气病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不说，还要对我安慰，要我不要太过于忧伤！搞得我都有点怀疑，到底谁有病，谁没病啊？不对，这话有歧义，应该是，到底是谁染了病毒，谁要去安慰谁呀！看来以后朋友圈也不能乱发，还是要以积极向上正能量为主。比如说，有些专家猜测疫情可



能到二月底，三月初来到拐点啊，有些专家猜测可能要到四五月份才能全面控制啊，这些话，还是不要乱说。

有些患者出院的时候，因为实在是太啰嗦了，我有时也小小地玩笑一下，比如建议针管就不拔了吧，带回去留个纪念，免得以后喝水麻烦，就自己往里面推牛奶吧。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会碰到警察抽查，他们先是一脸严肃极不耐烦地问我，干什么的，把车开出来干嘛的？我小心翼翼地出示工作证，答道，医生。警察叔叔顿时立正，大声对我说，医生，您辛苦了！这一刻，感动之情，无以复加。我记得以前被查酒驾或违章时，警察同志从未这么好，大不了虚伪地对着我微笑，敬个礼，期待我吹个警报出来。

其实，不只是我们辛苦，警察在维持秩序，辛不辛苦？建筑工人在抢修医院，不辛苦？领导们天天被我们狂轰乱炸得焦头烂额，辛不辛苦？武汉市的市民，天天关在家里，还要配合我们，给医生的朋友圈点赞，不辛苦？

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大武汉，以及奔忙于疫情工作的人们都很辛苦。无论是前线，还是后防，乃至全国各地，都是一次全国总动员的全民行动，大家都在挺身而出，都在默默地付出。

我们的大武汉，何时才能再次运转起来？我在心里祈祷，祈祷大家早日战胜疫情，人们康乐平安！毕竟，大家都在积蓄能量！毕竟，太阳，已经出来了！

此时此刻，全国各地的医疗人员奔赴武汉，成千上万的国内外同胞心系武汉！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有着高度的职业认同感，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疫情肆虐，祖国和人民需要我们挺身而出的时刻，我们这些白衣战士没有畏缩，而是勇担使命，毫不犹豫地冲锋在前，救死扶伤，无畏个人生死。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看到身边的战友倒下，无数的外援不顾生命安危奔赴前线，我饱含热泪，不能自己。这是一段多么刻骨铭心的疼痛经历，那些默默的奉献者，那些为之献出生命的勇士战友，将会在我有限的生命中永放光芒！

真正是疫情无情人有情！面对可怕的疫情病毒，我们医疗人员，就是对抗疫情的排头兵，是这个时代的领航者。虽然有时也会心情低落，也会心痛忧伤，也会担心恐慌，但我们绝不会临阵退缩，一定会坚持到底，与患者一起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光。虽然此刻，大武汉的每一个角落被疫情覆盖，但同时也被温情覆盖，医疗人员和武汉民众的心，牢牢地贴在一起。

太阳出来了，春天的讯息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武汉不怕！因为我们始终与你在一起，因为祖国与我们心连心！

蔡毅，1980年出生，武汉市中心医院疼痛科主任。2020年1月28日开始，主动申请到抗疫一线，成为一名“抗疫医生”，管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发热二区病房。2020年2月3日，接受了《人物》的采访。

# 抗疫中的逆行者

杨 科→

## 疫情就是命令，我是党员我报名

“我是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要站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2020年的除夕夜，我们医院各个临床科室和党支部微信群中请缨不断。

“我报名！”

“武汉加油，随时待命！”

“这种关键时刻，我愿意上！”

“主任和师兄们年龄大了，让我们上！”

“不计报酬，不论生死，我自愿放弃休假，请战上一线！”……

2020年的春节注定是不平凡的一个春节。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向公众发布了确诊41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通报，1月21日钟南山院士宣布该新型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随后这种新型肺炎进入了爆发期，确诊人数和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成倍增长。此时此刻，很多人还不知道，一场感染上万人的瘟疫正在中华大地上悄然蔓延。大敌当前，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1月24日除夕夜，山东省卫健委发布援助湖北抗击疫情的通知，决定从全省医院抽调专家，驰援武汉。我所在的医院是山东省龙头三甲医院。接到通知后，我院当即从呼吸科与重症医学科遴选五名专家组成第一批医疗队，队员们来不及和家人过多商量，庄重地在《自愿请战书》上摁下了一个个鲜红的手印，简单收拾行囊，装好防护用品，次日便启程，随同山东省首批医疗队135人，逆风而行，奔赴湖北疫区。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医者使命。

从队员报名到接到出发的通知，仅有27个小时。报名这天，正是重症医学科护士李颖霞女儿十八岁的生日。“妈妈，你知道现在什么时候了吗？我只有四个月就高考了。你走了我怎么办？我高考重要还是你去武汉重要？你报名前就不能征求下我的意见吗？”

距离女儿高考也仅剩134天。看到医院组建援鄂医疗队的消息，李颖霞没有丝毫犹豫，义无反顾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面对女儿的询问，她讲不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言壮语，她紧紧搂住女儿，擦拭着女儿的眼泪，慢慢安抚着她。她深知自己是一名医护人员，救死扶伤是自己的天职，关键时刻一定要挺身而出，尤其是现在党和国家最需要的时候！

队员呼吸科主管护师张静静之前一直长发飘飘，但知道长发容易藏匿病毒与出

汗，不方便穿脱防护服，便做好了剃成“寸头”的准备，在济南已经来不及，她准备到武汉后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一寸多，虽然秀发对女孩很重要，但尽快控制住疫情更重要。此时静静的老公正在援非，相隔万里的他给静静发来短信，让妻子在那边一定要按时吃饭多喝水。也叮嘱静静不要有顾虑，他已将妻子去一线支援的事情汇报给了所在的塞矿公司总经理，经理让他转达对静静的敬意，并表示援非工作有困难可以随时提。队员郭丙秀是重症医学科的一名主管护师，收拾行李时她十岁的儿子不停地追问她什么时候回来。她强忍着眼眶中的泪珠叮嘱儿子听爸爸的话，在家要乖，等妈妈平安归来。然而转过身去泪水却止不住地往下掉。队员马茜怕母亲担心，只告诉了自己的哥哥。平日少言寡语的哥哥在微信中不厌其烦地叮嘱着妹妹：一定要按六步洗手法做好手部消毒，在监护室中要注意穿戴防护服、护目镜、手套、头罩等时都要严丝合缝，防止体液的喷溅……

队员们是医生护士的同时，也是儿子、女儿、丈夫、妻子、爸爸和妈妈。个人背后都有家庭，都有亲人的牵挂。但他们舍小家顾大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义不容辞去到最危险的地方，也是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1月25日夜晩，队员们告别家人，交接好科室工作，登上了前往湖北的飞机。抵达武汉机场后又转乘两小时大巴，凌晨三点到达疫情重灾区黄冈市。队员们入住酒店后简单休息数小时，次日一早分发资料，进行新冠肺炎知识强化培训，随后每个医疗组临时成立了党支部，医疗队队长呼吸科李昊大夫是一名预备党员，他便是在临时党支部中进行的入党宣誓。宣誓完后分配任务，并要想办法解决物资问题。当地防护用品不够，队员们只携带了几件换洗衣服，行李箱中塞满了防护用品。他们的首个任务是演练穿脱防护服。口罩帽子护目镜，还有两层手套和两层不透气的防护服与隔离衣，如果不亲身体会，很难理解防护服被称作“猴服”的原因，穿上两分钟便会汗流浹背。队员们对照着操作视频，一遍遍地穿脱练习，讨论着穿脱技巧，他们在医治患者的同时，也需做好自我保护。

1月28日，队员们进驻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为当晚收住患者做

准备。该中心仍在建设当中，临时启用一层楼，两个病区共110个床位。这里也是黄冈市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这天，李颖霞接收到了自己的第一位新型肺炎患者。李颖霞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她心里想终于要真枪实弹上战场了。这是一位被严重感染的患者，呼吸急促，血氧饱和度低。李颖霞和团队马上给予高流量辅助呼吸，建立静脉通路，可能由于紧张，团队中两位年轻的护士先后都没有穿刺成功，李颖霞自己主动上前，在穿刺点轻压皮肤，边进针边抽吸缓缓刺入，终于顺利地一针见血！经过医护人员积极的处理，患者情况逐渐稳定，李颖霞的心也放了下来。紧接着团队又收治了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患者……面对不断增多的患者，团队成员连接监护、静脉穿刺、抽取血气、书写病历……大家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与此同时，呼吸科张静静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黄冈地区方言很重，南方方言和山东方言差别很大，患者和医护人员彼此听不明白，治疗过程中，医患沟通存在很大隐患。这时候静静自告奋勇，制定了医疗中心医患沟通本，里面详细记录了治疗过程中医患沟通比较常见的问题汇总，如果有患者示意自己听不懂队员们讲的话，他们便拿出这本医患沟通本，请患者用眼去看，来代替用耳朵听，达到顺畅沟通的目的。里面



的“请多饮水，您暂时先不需要吃药！”“请您戴上口罩，谢谢！”“为了保证您正常输液和保护您的血管，您必须得打留置针。”“留置针回血是正常现象，不影响下次使用，请您不用担心。”……这个小本子上诸如此类的语言很多，言简意赅，温情易懂，薄薄的一个小本子，牵起了鲁鄂两地医患之间的心。

1月28日下午两点，包含我院医护人员在内的山东省第二批援鄂医疗队总计142人准时出发，奔赴湖北；2月2日下午，第三批援鄂医疗队121人出发；第四批援鄂医疗队现已集结完毕，全体队员整装待发……

看着这些向着疫情逆向冲锋的白衣战士们，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刚刚踏入医学院校的翩翩少年，纷纷举起右手，在神圣的医学学府里庄严宣誓：

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 and 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

### 坚守岗位，保护好一方人民同样光荣

奔赴一线的战友们，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医院的各个部门也在行动。1月24日除夕当天，当大多数人还在家享受年夜饭的晚上，我院后勤保障部门已经集结好队伍，紧急调派了水电工、木工、保洁、通讯、网络、保安等多工种人员，开始建造发热门诊板房。

发热门诊是医院门诊部在防控急性传染病期间设立的，专门用于排查疑似传染患者，治疗发热病人的专用诊室。我们医院北侧正好有一片空地，可以临时建设板房作为发热门诊。接到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指挥部的命令后，医院的行政管理人员第一时间对我院发热门诊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当务之急，是解决板房材料——集装箱！是的，用集装箱来建板房，不仅密封性良好，还有非常好的牢固性，底盘扎实，抗震防变形，集装箱的制作工艺也不会轻易漏水，同时便于运输……更重要的是，一个箱子就是一个单元，是一个诊室，我

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组合拼接使用。

同事们马上投入战斗，开始着手联系货源。但得到商家的答复都是“对不起，我们封村了，你们进不来我们出不去。”“对不住，正好过年，实在进不到原材料。”……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事情迎来了转机。同事们得到消息，一个厂家在年前为其他公司订制的集装箱因为物流原因，来不及发货，恰好有三个尺寸三米乘六米的集装箱，包括价格等也都符合医院的预期，同事当机立断，拍板拿下！集装箱运来医院后，保障部门紧接着调派了一辆重型起重机开始现场吊装。

集装箱虽小，但五脏俱全。里面的诊室、更衣室、缓冲区、污染区设计合理，应有尽有。开门洞、接水电、装空调、放家具……按流程逐步到位，一个崭新的集装箱发热门诊建成了！据了解全国各地的医院都在用中国速度紧锣密鼓地新建、改建或扩建类似的发热门诊，成百上千个袖珍版的小汤山、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正拔地而起，遍地开花！它们在这次抗疫中将起到桥头堡、排头兵的作用！在集装箱或其他发热门诊里工作的医务人员，将在这场战役中奋战，力争做到不漏报一个病人，不错报一个病人，不感染一个医务人员！

1月27日大年初三，在这举家团圆的时刻，山东省卫健委发布紧急通知，山东省已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要求从即日起，全省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停止休假，立即回到工作岗位，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把疫情防控当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全力以赴打赢这场疫情阻击战！

我作为一名医院行政管理人员，按惯例大年初七正常上班，但接到通知后，也和同事们立即停止休假，赶赴医院。我任职的部门是医师培训处，主要负责住院医师这类年轻群体的医疗规范化培训工作，涵盖四类身份，包括本院和外院前来培训的年轻大夫，还有一部分社会化学员与并轨培养的医学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此时研究生群体正值寒假返家。山东大学紧急通知他们，为了防止人员流动造成不必要的感染，要求他们原地不动。那其他几个身份怎么办？济南本地的医师好协调，外地的医师呢，

也是原地待命还是立即返院战斗？疫情汹涌而至，本院临床工作也需要开展，虽然不能去往疫情的最前线，但在我的临床同事们看来，先把我们自己的医疗阵地守护好，把济南七百万的老百姓保护好，即便去不了湖北前线，做好本职工作也一样光荣！但摆在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各个科室人手大量紧缺，诊疗工作捉襟见肘，各个临床科的主任们心急如焚。

读医学院时，老师讲过，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三方面是控制传染病传播时必须采取的措施。我们也熟记于心。可是今年春节的这场疫情，是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中未曾排进培训课表的一堂实战课，正参加培训的年轻大夫们因为经验不足，固然有担心、有焦虑、有害怕。也有不少家在农村，遭遇封村封路无法出行的客观因素，作为管理者，我们都非常理解。但是，他们会因为胆怯和其他原因而缺席这场生死战役吗？

答案是他们不会！正当我们在抓紧研判疫情，商讨对策之际，一部分年轻大夫们开始主动请缨，小儿外科的陈茹华家在河北衡水，急诊科的孙颖杰家在潍坊寿光，小儿内科的王伟伟家在聊城冠县……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写下了请战书，自愿停止休假，返院支援！

这些年轻的住院医师们，不像高年资的专家那样有经验，但是他们有着年轻人的热血，有着年轻人的闯劲。作为一名医学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希波克拉底誓词始终在他们内心深处回荡。

攻疫情，召必至，战必胜！这是信心更是责任与勇气，是舍弃与亲人团聚的时光，是贡献自己力量的“逆行”担当！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

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

时间就是生命，医院各部门都在快马加鞭地行动，各部门密切配合，周密部署，严防严控，筑牢抗击疫情的防线。忙活一整天，晚上十点回到家门口时，我收到了一条手机短信，是山东省疫情处置领导小组给全省人民发来的一条别样的新春祝福短信：

肺炎凶险防有方，热闹场所少闲逛，  
亲朋问候用微信，开窗通风心情爽，

居家平安万事吉，家禽肉蛋煮透香，  
勤洗手来戴口罩，辞旧迎新措施刚。

从24日除夕夜至今，短短几天，手机上类似的公益短信从未断过。山东省的各个部门不断地发来信息，实时告诉人民群众全省抗疫进展：省公安厅在全省四十四处环鲁环京公安检查站、六百九十处市县公安检查站点同步启动了最高等级查控勤务，坚决阻断疫情通过交通工具传播；省财政厅加强了开评标现场的登记问询和消毒防护工作；省农业农村厅在确保完成国家外调任务的同时，也充分保障省内供给。作为农业大省，全国的蔬菜基地，山东省将确保人民的菜篮子稳定；省医疗保障局也发来了精心编制的打油诗打消民众恐慌——“面对疫情莫慌张，医保基金很足量；已预付费用13亿，确诊疑似都保障；先行就医后结算，没有医保也一样；慢性患者别担心，处方用量已放宽；减少接触防传染，坚决打赢狙击战！”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开始实行特殊时期省级统一调度机制，重点企业24小时不停歇，机器开足马力扩大生产，仅1月29日便生产口罩184.4万只，紧急调拨湖北省100万只；省发改委发来的消息言简意赅，“蔬菜价格正在回落，粮油肉蛋稳中趋降，水果价格全线下降”……

看着这一条条的信息，我眼眶竟然有些湿润。我深知，我们医务工作者只是众多逆行者的一个缩影。此时此刻，全省各个部门也在同我们并肩作战，共同行动，他们都在争做抗疫逆行者，与全省人民共筑疫情防控的钢铁长城！

### 全民抗疫，足不出户过大年

大家在行动，一户户小家也未敢懈怠。济南市变身寂静空城，道路上偶尔穿梭着几位送餐的外卖小哥，街头巷尾鲜有人在。市里各个社区也都拉起了横幅与标语，“宁可十防九空，不能失防万一。”“减少串门，见屏如面，问候到，心意到！”“个人防护三要素：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

母亲年前刚刚从我这里返回老家。她帮我照顾两岁的儿子，忙碌一年终于能返乡准备过年。她年过六旬，兄弟姐妹六人，都散落在祖国各地。姥爷姥姥已是耄耋之年，他们最小的重孙刚满一岁，我们四世同堂逾五十人。每年春节是这个大家族为数不多的阖家团圆之时。老家的人张罗着年货，亲人

们从四面八方赶回。舅舅一家年前早早地从陕西西安赶回老家济源市，小姨从延安市回来，表哥从焦作市回来……就在大家都刚刚踏进家门，其乐融融准备团圆之时，疫情突然爆发。远道归乡的舅舅当机立断，建议大年三十晚上的除夕年夜饭以及大年初二的团圆聚餐都临时取消！他们一家也在大年初二这天，消完毒戴好口罩，驱车自驾返回西安。亲人们满心欢喜地回来，又沉着冷静地离开。虽然这次奔波数千里，仍旧未能与更多亲人相聚，但是他们深知防控疫情更重要，关键时期要克制心中对亲人的那份相思与眷恋。

我的大哥和表哥分别在济源市御驾街道开了美容美发店和体育彩票店。都是个体小本买卖，开门营业一天，赚一天的钱。按照往年，他们都会在大年初三提前开门纳客，迎接新老主顾。这段时间如果不开门，他们仍旧要承受高昂的房租费用，没有进项就相当于赔本。今年疫情爆发后，他们考虑到这两个行业都是人口密集、流动性大的地方，都选择了主动闭门歇业，响应政府号召，窝家不出门。

然而我的母亲心生疑惑，始终不理解。“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回来一趟，不走动人情就薄了啊！”母亲嗟叹道。她在济南帮我带了一年孩子，中间也没能回趟老家。本就思亲至深，这次回去还没来得及看望自己年迈的二老；另一方面，她认为我们豫西北离湖北武汉还有段距离，乡下也没有从武汉回来的乡亲，至今也没有发现确诊和疑似病例，何必杞人忧天？

大家开始轮番给她做工作，耐心地为她讲解冠状病毒的传染性，以及不走亲访友的重要性。家人甚至找出来一盒火柴，一根根摆成一排，给母亲比喻讲解：聚集扎堆接触的人们就像这一根根并排着的火柴，其中感染上病毒的人就好比中间被点燃的那根。我们不出门走动，自觉隔离就相当于把自己这根抽出来，这样点燃的那根便不会燎烤到抽走的这根。这样不仅能避免其它火柴被集体点燃，还能及时扑灭被点燃这根的火焰……

家人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母亲终于认识到了冠状病毒疫情的严峻形势，彻底打消了出门的念头。这个时候老实待在家，不随处走动，也是对当下社会的一种贡献！

第二天，村子里的大喇叭也开始循环播放“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村民莫恐慌，宅家过大年”的广播，科普冠状病毒知识的同时，号召村民居家隔离。村委会发动村组长和党员群众组建了疫情防控志愿者巡逻队，对村子的主要出入口设置检查站，对外来车辆进行盘查与劝返，对村里体温异常的人员及时上报和监测……

“生命重于泰山，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深烙在我们每个人心底，党和国家在行动，各级部门在行动，医务人员在行动，人民群众在行动！

著名作家、非典疫情亲历者何建明曾说，人类所经历的任何苦难都是宝贵的，我们要把它记住。因此，我拿笔记录下疫情期间，身边正在发生的点点滴滴。同作疫情逆行者，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我相信我们定能一起打赢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我们期待在不久的将来，疫情退散，春暖花开，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没有白费，所有的美好将如约而至！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杨科，生于1990年，医学硕士，现供职于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山东文学》《中国医学人文》等杂志发表作品。



# 我在武汉西南

欧 曼→

2020年1月19日（农历二十五）上午，我在办公室处理完一个公文，老妈的电话打进来说让我去协西（协和医院西区）协调一下，爸爸正和医生吵架。老爸一辈子木讷少言、极少与人争执，但脾气上来却异常固执，加上多年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在身，我生怕他有个好歹。我因为之前儿子所在的班级流感爆发封班一周，家中和单位之前便存了一些口罩备用，为了家中老小健康，日常出门便有带口罩的习惯。几乎是下意识地我拿了几个口罩便火急火燎地赶了过去，已近年关，医院大厅依旧人山人海。老爸由于腿肿得厉害坐在大厅的椅子上起不来，我问明原由，原来是泌尿科医生让他们转去心脑血管科，老爸由于之前腿肿住院知道这种情况属于泌尿科范畴不同意转其它科室，当班医生却不由分说，根本不听老爸讲明理由直接开出几张检查单打发了事……

在此之前几天，住在汉口的同事因为婆婆胃炎，曾在一个晚上辗转三家医院，前后8个多小时才拿到抽血结果。汉口各家医院全是病人堆积如山。同事当时用一种夸张的表情说道，“我们当时准备去协和总部，车子开到协和门口，医生们都穿着全身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像电影片里的生化危机的

场面，我婆婆吓得不敢进去。”

武汉实在是太大了，汉口、汉阳、武昌简直就是三座城，说实在的，不是开会或者逛街什么的，作为一个汉阳人，我完全可以一年不去汉口、武昌，同样，汉口、武昌的人如果不是因为学习、工作也可完全不必跨区域行动。武汉之大，是一种虽居一城，自得自洽而可互不往来的广大。坦率地讲，虽然关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肺炎的传闻已经官方发布，大家也知道有新冠病毒的存在，民间也有一些真真假假的传言，到底是千万级人口的大武汉，几十号中招的病人根本是极小的系数，何况官方的舆论是“有限人传人”，像我们因为极少会去汉口的疫区，想当然地便觉得肺炎离我们十分遥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所居住的武汉开发区还是一个地广人稀之处，全武汉市有一千多万人口，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区户籍人口35万左右，加上流动人口50万封顶，从来都与各种流行疾病天然绝缘。开发区原本是近郊农村，于90年代初开始发展新兴汽车工业才开始鸟枪换炮、蓬勃兴起，今年由于全国整体经济形式下滑，区内许多小型工业企业、代工企业都已经提前放假，流动人口应该已去大半，眼下已近年关，剩下的应该大都是

本地居民，没想到医院里病人却仍旧不见减少。

医院里实在人多，老妈问我能否找个熟人让专家帮忙看一下，要是平常我会立刻联系朋友的，可眼下是过年朋友也忙，我一看到那么多病人有一种天然的烦乱，今年武汉流感严重，像我爸妈这个年龄的人自然抵抗力弱，需要尽快离开医院，我劝说爸爸尽快做了一个检查。检查室里人不多，然后取结果快速拿药离开（事后想起来真是后怕，协西医院西区后来多名医生感染，幸好当时待的时间不长）。

下午与同事约好了去武昌某单位考察，接待我们的单位的随行人员看到我和同事戴着口罩还觉得好笑，我们只好说自己是孩子妈病不起打发了事。忙到快五点才回程，有一条消息是朋友传发的某医院的内部群的，如果我没有记错，这条消息就是之前被官方证实传播谣言的消息，也是后来被网友歌颂的最先报警的8名医生之一发出来的消息。因为传消息给我的朋友是一片好心，让我多加留意，我认真把那些截图都看了，但总体来说还是不太敢相信真有那么可怕。想到眼下已是农历二十五怕快递不发货，便赶紧在网上又拍了150个口罩备用。那天回家途中又去药店买了点常用的消炎药、84之类备用，当时药店的人并不太多，我按照微信里介绍另买了十个N95口罩，主要是考虑过年要拜访亲戚，买来给孩子用，当时的价格还是15块一个。

1月20日（农历二十六）上班不久，微信朋友圈的消息接踵而来，钟南山来武汉的消息发布了出来，证实此次肺炎不是有限人传人，而是确定存在人传人的情况。下午办公室同事告诉我，她们中午相约着去附近药店买口罩和维C泡腾片各类消炎药等，附近的药店纷纷断货，N95口罩更是奇缺，有货那家一只N95已经卖到40元。我把昨天网购的地址分享给大家，已经显示无法发货。那天下午我们所在的办公大楼物业已经对进出人员检查体温，物业工作人员也开始戴上了口罩。我们部门几个宝妈都有存口罩的习惯，当天办公室便人人戴起了口罩。我们集团也开始找关系渠道紧急采购一批口罩，因为集团旗下有几家单位是过年无法休息的民生行业，加上各个子公司还需要安排人值班，算起来全集团500多号人，所以必须保障大家在春节期间的安全。尽管如此，来办事的人员还是觉得我们部门的人全体戴口罩有些大惊小怪。

那天三联电子版推送的主题是《“非典”幸存者礼

露口述：从那段经历中，我们能反思什么》，我是《三联生活周刊》的忠粉，多年几乎一期不拉，这是一本诚实而且有思想的杂志，2003年非典已经距今17年，印象并不深刻，主要也是那时武汉闹得并不凶，像开发区我记得当时只在丝宝工业园那里有一两例非典病例，那时也没有经历封闭隔离戴口罩之类，该上班上学出行聚会一切照常。但是这篇文章读下来，我不觉背后一身冷汗。我没有想到非典中的北京是那种混乱无序的情况，医院根本无法收治病人，更没有想到非典幸存者的后遗症是如此严重，几乎是半个废人。

1月21日（农历二十七）一上班，节前来集团办事的人少了一些，偶尔也有咳嗽的办事人员，临近春节，大家忙得口干舌燥、不可开交，我一有空便提醒办公室同事喝水。虽然很担心，但是也没有办法。偶尔还听说某同事过年打算去外地旅游，出国的也有好几位。我自己原本打算过年去周边带儿子自驾游玩一下，现在看来够呛。临近中午，老妈的电话又再次打来，爸爸从家附近的超市出来突然走不了路，让我赶紧想办法送医院。等我赶到父母身边，这才发现爸爸在小区后门五十米处扶着一部小车站立，老妈很担心老爸是中风前兆，说不行就去新开的亚心（亚洲心脏病医院总院）也行。我估计父母昨天回家后根本就没有看新闻，更对外面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一面告诉妈妈此时去医院的种种风险，一面和老妈半扶半抱着老爸艰难往家里走。我告诉父母，依现在的情况是绝对不能去医院的，老爸是多年的各类慢性病，一去医院便得面临一大堆检查甚至多科室会诊，眼下的态势，医院一定人很多，绝对人手不足，像我爸这种各类慢性病缠身的没有小半个星期检查都做不完，与其冒着种种风险去医院，不如在家观察易静不易动（现在想想，我当时的这个决定又对了）。

又赶紧去超市采购了一批生活物资给父母送去，我买的主要是蔬菜和水果之类，虽然钟南山关于人传人的消息出来了，超市里工作人员和往常一样根本没有人戴口罩，柜台的促销员还在卖力吆喝，也没有一丝恐慌。我让爸爸先吃药减少活动，老妈也不要再下楼，需要任何东西都由我来安排送达。

下午我也开始咳嗽，但是不觉得胸疼，问同事怕不怕，她笑我太紧张了，前段时间我有过一次感冒一直没有好彻底，现在应该就是那次的反复，要我不太担心。单位不远就是永旺梦乐城，同事下午还点了外卖的奶茶

和蛋糕请客，外卖小哥和平常一样来得非常及时，我因为没胃口便谢绝了请客的好意。

采购到的口罩终于到货，赶紧分发到各个子公司，各种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到来：首先，小道消息传出协西医院西区出现了多名医生感染肺炎的情况（具体多少名没有公布，后来我们都知道是14名神经内科医护人员在外科手术过程中被感染），现在想想，当天某医生对老爸的态度不好，是不是医院内部已经提前知道也未可知。其次，单位一位同事母亲确诊肺炎在武大中南医院隔离，她本人也出现咳嗽开始隔离。而我上周拍摄集团贺岁宣传片时，曾与她短暂接触，当时在室内，我甚至还脱了围巾和外套，指导在场的人等如何摆拍。另外，父母昨天去的那家超市也有一个工作人员确认疑似病例被送往专科医院隔离。三条坏消息接踵而来，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怕起。办公室大家都在默默做事，说话的声音明显都小了好几份。唯一的好消息是今天必须提前下班，六点过后，物业公司已经安排了专业人员前来办公大楼进行消杀处理。

心情很沉重，开车回家的路上开始剧烈咳嗽，十几分钟的车程视野都很模糊，整个人感觉特别乏力，一进门也不敢取口罩，儿子看到我高兴得想要扑过来被我及时制止，换了衣服赶快去量体温，37.5度，心里很恐慌。一会儿老公回家，我把担心告诉他，平日里，我们一个好动一个爱静，他是急惊风，我是慢郎中，真正遇到急事，还是他比我有主意。这些年我们患难与共经历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话说一半他就明白，他让我先不用紧张，赶紧打电话给医生朋友，电话响了十分钟才接通，我把情况简单说了一下，朋友让我吃点奥司他韦加莲花清瘟，如果两天内能降温就不必来医院，眼下医院人满为患，被感染的可能性极大，但是为防止意外还是要做好消毒和隔离。这一点我倒是特别注意，那天从进家门开始我便一直戴着口罩，洗完澡后又更换了一个，没吃晚饭，除了老公也没和家中老人孩子接触。只是医生朋友介绍的这两种药刚好家里都没有，老公赶紧出门去买。莲花清瘟没货，幸运的是居然抢到了最后一盒奥司他韦。尽管如此，吃完药了还是很担心。又打电话给爸妈，没敢说自己发烧的事情，只问他们的情况，好在爸爸今天全天无事，吃了药后腿肿还消了一点，妈妈身体一切都好，总算让人有些安慰。

吃了药躺在床上，我单独在小房间隔离，老公把孩

子哄睡下后把相关的信息通过微信发给我看，那时舆论对于肺炎的确认还是以高烧为主要特征，老公问我有没有口苦的情况，我说没有，他让我不用太担心，并把一个微博上的文章推送过来，文章是一位中年男子的口吻，从上面的表述来看，年轻人得病的症状都有高烧、腹泻加口苦表征，即便如此，只要自身抵抗力足够，还是能够痊愈。事情既然如此，多想无益，对于无法一下子解决的问题，不如先养好精神再说，看完文章我便戴着口罩很快睡着了。

1月22日（农历二十八）一早上班，我告诉办公室同事发低烧的情况，同事告诉我，另一个同事今天早上来公司后被领导劝回了，原因是她的家人不明原因发高烧两天，已经在家中自行隔离。说完这话同事也干咳了两声，我们自觉地相互间离开一米之远戴着口罩交流，那天整个办公室的同事都有点人人自危的感觉。来办公室办事的人明显减少，来的人也都戴起了口罩。办公室已经配了红外线体温枪，每隔两小时就监控一次，好在体温没有上升。

下班前区里发出紧急通知，全体党员干部如无必须一律不准离开武汉。人事部门慌慌张张来取前段时间帮某领导办理的外出申请原件和复印件拿去作废，这下估计许多人的机票火车票都得彻底泡汤。之前准备休假的同事开始后悔没有早点请假离开，楼道里不时能听到同事们三三两两的议论。

中午没有去食堂吃饭，前天下单的口罩到货了，送货的外卖小哥还是和原来一样无所畏惧地只戴了头盔和手套。口罩虽然不是医用的稳健品牌，但好在是独立包装的正规厂家，有胜于无。因为叔叔一家所住的后湖片眼下已是武汉人口中的几大疫区之一，怕他们家买不到，决定年前赶快送去，免得春节期间他们出行不便，一路上开车都在提心吊胆，不敢开窗换气。回程路走的是解放大道，路过协和和同济门口都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不时有救护车的声响传来，马路对面，以往生意兴隆的武汉广场和世贸大楼人流明显少了一些，不过解放大道还是来往的车辆很多。

下午一上班便接到通知，明天开始全集团放假，我们部门只留下两个人值班即可，想到明天开始放假，我开始收拾用品、清理一年下来堆积的废旧文件。原本我就是办公室喝水之王，那天差不多喝了两壶开水。五点离开办公室，街道上人明显少了一些，全然少了过年的



气氛。开车的路上视线仍旧模糊，很困很累。晚上体温降到37.2，但是咳嗽增多了，而且喉咙特别疼，戴着口罩隔离在小房间休息。

1月23日（农历二十九）早上睡到八点半才起床，体温居然降了下来，打电话给老公，他笑说我之前太累才病的，也太过杞人忧天。好吧，我承认自己的确有一些。谁让我这些年因为家人原因不得已一直在和医院打交道呢！我都怀疑自己前辈子是不是医生转世，不然为何这些年与医院如此有缘！还是不敢掉以轻心，继续喝水吃药。

朋友圈里防控指挥部一号通告已经出来了：23日10时起，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朋友圈里都是武汉封城的消息，各种段子都出来了。什么武汉人别要出来，病毒叫你下来玩。什么外地人看武汉是疫区，武汉人看汉口是疫区，汉口人还在外出嬉戏。

仍旧戴着口罩在家中隔离，把家里的脏衣服和床单全部整理出来一一清洗。床上换了过年才会用的大红四件套（原谅这枚世俗的中年妇女），新买的洗衣机有智能清新功能，据说可以高温杀毒，还是另加了消毒液在里面才放心，又用84把家里的地板全拖了一遍。平常在家，儿子对我又爱又怕，怕我督导他做作业，今天却一整天没理他，搞得他有点不知所措，也有些小庆幸，不时在看电视、吃零嘴的中间偷偷看我会不会制止。除了做事，我几乎一天没有讲话。吃完饭后，主动要求洗碗，并把自己的碗放在最后清洗。晚上睡得很早，半夜醒了开始拉肚子，三个小时拉了两次，第二天早上又拉了一次，只好大量饮水。

1月24日（农历三十）早上起来，没有再发烧了，拉肚子也没有了，感觉精神恢复不少。只是胃口不怎么好，没有吃早饭，吃了点水果和饼干。小区里异常安静，完全没有过年的气氛，儿子问今年能不能回乡下老家放鞭炮，告诉他不行，连楼也不许下。其实今年武汉的流感太多了，我这个假期便把他的课外辅导都停了，就是怕生病麻烦。所以他从放假以来就宅在家里，成为真正的小宅男一枚。

今天继续大扫除，清洗了门口和过道的地垫。弄完了站在阳台整理晾晒，放眼望去小区外的主马路干净得没有一台车辆，此情此境确实让人感觉诡异。老公下午

值班回来帮着备年夜饭，我问他外面的情况，他说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就像一座空城。空城！我当时还笑着说，其实挺喜欢这样不吵不闹安安静静地过年，作家最不怕的就是安静和宅。

给爸妈打电话，他们比昨天又好一点，虽然近在咫尺也不敢让他们过年一起吃年夜饭了，各自宅着吧！年夜饭是十二个菜，都是半成品的老样式，大家胃口都一般。今年没有什么别的新年愿望，唯一的愿望就是一家人健康平安。儿子放下碗筷便要看春晚，到底是小孩子，还不清楚病毒和封城是怎么回事，完全没有伤感。春晚还是那种热闹祥和、红红火火的气氛。我们则在刷微信微博，北京2003非典时期也没有这样封城过，武汉上一次封城还是辛亥革命首义时期，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哪级领导下达的，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

守到12点，电视里正在掌声雷动、群星荟萃，朝窗外望去，城市还是万家灯火、欣欣向荣，只是安静得离奇而幽闭，居然连鞭炮声也没一个。以往我们这种四环城郊接合部，多的是刚变市民的村民，每年过年都需要张贴各种罚款告示、甚至高音喇叭才能制止私自放烟花鞭炮的村民，今年也没有人动员宣传，居然就这样全然安静下来，有一种不真实的空洞和幻灭，这种时候突然对人间烟火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向往。

已经是新的一年了，有人讲过庚子年的种种传闻我都不想相信，我只想一切都快点好起来。

欧曼，祖籍四川广安，武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北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武汉市作协全委会委员，省文学院签约作家。于2010年起在《人民文学》《小说月报》《中国作家》《芳草》《长江文艺》《长江丛刊》等发表小说几十万字。小说《胭脂路》获得“第五届汉语言文学女评委奖·最佳叙事奖”。小说《小相山》获得湖北文学奖中篇小说提名奖。

# 疫事小记

楚 荷→

大年初一起，自关禁闭，到今天，已是十二天。

五点醒了，索性起床，想写中篇《铁丝枪》，开了个头，感觉不好，删了，索性写这疫事小记。

昨天，市里将二十一个感染者的近期轨迹公布了。其中两例与我所在小区有关。一例是一岁零三个月的小女孩，住在本小区，一例是其奶奶，住在河西，但来过小区。小女孩大约由其奶奶传染。于是，小区东门西门封闭，只留南门出入，且有警察守门。无论何人，出入得量体温等。我们小区颇大，若是住满，怕足有一万人。

我的感觉，湘潭市面对疫情，该可以用有序二字，没有混乱，有条有理。这绝不是拍马屁。要我说上几句好话，除非真使我心服口服。譬如谁的文章，着实像回事；譬如谁真的长得天姿国色；譬如谁的人格卓然。

这段时间比往常看朋友圈的时间，增加了不少。

有朋友在工商局（如今不叫工商局了，叫什么来着）当不大不小的官，每天戴着口罩在各市场转悠，还顺手发句话给我：了不得，坐在家里，为国作贡献。有朋友为社区负责人，每天都得检查社区内，有无可疑人等，有无人员聚集。为此事，甚至将麻将馆老板得罪了。市委书记和市长，不是这儿走，就是那儿看。我估计，最提心吊胆的，就是他们俩。

老是可以听到关于麻将馆的事。不是这，就是那。总有麻将馆老板不知道是因为蠢，还是自私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还是别的原因，就是要邀三邀四，打麻将。奇怪的是，抱怨这事的人，却不举报。好似举报，对不起麻将馆老板。我就想，人家视你的生命如无物，你却要顾及面子为人遮掩，这逻辑，大约只有中国有。说句不好听的，我这块如果有，保准举报。道理极简单，你不怕死，我怕。

非常时期，得用非常之典。建议政府捉着仍营业的麻将馆老板，罚个三万五万，或者坐上一两年牢。

好似这事可以写个不坏的小说。

湘潭有个社区叫纱厂街社区，发了视频出来，一溜儿女人，戴着口罩，举着旗子，敲着锣，在大街小巷搞宣传。这个喊：只要家有一粒米，不要往市场里面挤；只要家有一滴油，不要仍往街上游；只要家有一根葱，莫往市场里面冲。这玩意写得，将个疫情的严重，居民的无奈，社区的忧心，都写了出来。

这次瘟疫激活了民间的才情，像此类听着亲切，又真可以深入人心的宣传各处都有。这种宣传，比那种仍有文革遗风的宣传，不知道要强多少倍。

更为可贵的是，无论是疫情中心的武汉，还是又逢地震的成都，还是我们湘潭，乐观通达随处可见，自由表达无处不在。人们似乎有一种灵魂深处的觉醒。这或者是民族之大幸。

我似乎可谓英明，年前，预感到疫情很大，影响生活至方方面面，嘱咐家人，买口罩，备生活必需品。便是面条，都准备了五十多斤，米，五十斤，肉鱼鸡鸭蛋，什么的，都颇充足。

春天了。

今年的中国人，对春天没有热情。朋友圈里，没几个人写诗歌颂春天。

真希望明天就是夏天，就是三伏天。

## 二

看到凤凰网上八点三十七分的数字，心惊胆战。疑着瘟疫是否能够控制住。再读了一篇网文，悬着的心归了位，武汉的秩序大有好转。便有些乐观，只要结束了混乱，在有序下，一切都会好起来。同时想到了一件事儿，之所以新增疑似和确诊数字如此之大，正是因为有了秩序，将往日漏掉了的，补了上去。于是，这数据该是可信的。更高兴的是，网民和专家提出的，征用党校和宾馆的建议，政府采纳了，于是，一下子解决了床位的问题。顺便说一句，若是政府对于这么好的建议，给予奖励，可能会出现更多好的建议。

也因此，看到了开放言论的好处。

有朋友表示，对政府公布的数据不相信。我说，对湖北以外的数据，我基本相信。湖北的数据，我觉得也并非有人刻意做假。只是医疗设施无法应付这么大的疫情，于是，大量的可以确诊和应该疑似的人，未能及时统计。现在，医疗设施基本解决了，当大量的可以确诊的人得到了确诊，应该疑似的划进了疑似，那么，数据也该可以相信。

今天公布的数据，我们湘潭昨天增加了一例，希望明天以及往后公布的数据为0。我还没去给娘拜年呢。大年三十，打电话给娘，说，初一给她拜年，给她准备了一瓶飞天茅台。哪知道，初一大早，娘打了电话来，说，疫情如此之重，不要来了。我听了娘的，没去。娘不时打电话来，问家人情况。

今年不会应了那句老话吧？老话说，有心拜年，六月不为迟。

大约所有的中国人没有想到，会有一个这样的春节，一个这样的元宵。原来，节日的意义，在瘟疫面前，全是扯淡。若是没有网络，这个春节，这个元宵，只怕要憋死无数人。我还算好，无奈了，睡，醒了，码几个字，看几页书，看一会儿手机。再无奈了，看看窗外，有不有人走；或者如朋友圈里说的，来一场想走就走的旅游——从书房走到厅屋，再走到厨房。要不，趁着睡着了，做个梦，去这去那，神仙一样。

有朋友发明了个词儿，叫禁足。这让我想起了一件事。某日和友人聊，友人说，我们的文化中，有两件事儿有代表性。一是太监，一是缠脚。这两个代表性的事儿，都有身体和思想上的两层意义。于是，我想，愿天下男人都别当太监，愿天下女人都别缠脚。



### 三

晚上，十一点许，看朋友圈。

李文亮死了，死在新冠和谎言夹击之下。从知道他感染新冠那天起，就希望他能早日康复，能和他的同行一起，去救治那么多急需救治的人。那是他的天职。

泪仿佛有声，迸了出来。我泪点和笑点都低。此刻，因牵挂，因兔死狐悲，物伤其类，泪竟然流了好久一阵。泪的后面，是我的怯懦和恐惧；是希望天下所有的个体，都能得到尊重和保护；是希望所有的病魔能尽快得以征服；是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担忧。

第二天，有朋友在朋友圈建议，到晚上九点半，在朋友圈点长明灯一盏，什么话也不要说。这主意好。那么多死于疫情者，去天堂或者地狱，都需要有灯光照亮他们脚下的路。

元宵节了。

八点多，打电话给娘。娘用的是老人机。她不会使用手机存储号码功能，打电话得翻纸质号码本。我用普通话说，赖书记，元宵节好。娘退休前，任过某小厂党支部书记。娘果然不知道是谁，也用普通话说，你元宵节好呀。语气里还有几丝当年当书记的味儿。知道我是谁后，笑了老久一阵。随即殷殷嘱咐：不要出门，出门一定要戴口罩。

往年元宵节，院子里定会接龙接狮。围观者不算太多，但，毕竟锣鼓响鞭炮炸，是节日氛围一部分，甚至是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叫中华民族的前提之一。今年，院内纵横的道路上，看不到几个行人，龙和狮更没有影子。偶尔能见到的行人，也戴着口罩，行色匆匆，和别的疫情告急的日子没有二致。

妻备了汤圆，芝麻馅的，金桔子大小。往年，我顶多吃两颗，今年竟然吃了十颗以上。

晚饭时，记起家里还有一瓶五粮液，要喝它。妻不许，拉下脸来。我只得由她，喝一个朋友送的自灌酒。那朋友申请了商标，灌的是贵州一家酒厂的酒，说是定价五百多。酒瓶上有我送友人的诗。说是给我两箱作为稿费，先拿两瓶来。我喝了两口。这酒比××大曲不会好，我发了微信给友人，你该是被骗了，这酒如何喝得？

总觉得，待瘟君走了，我们国家要防止类似的灾难，要从点滴做起。譬如打假，譬如鼓励说真话。毕竟真是善和美的前提。真善美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底色。

晚饭后，看手机，始知道国家将湖北十六个市的疫情防治交给了十六个省。荆州市交给了湖南。荆州疫情十分严重，已近千例确诊者。我怀疑，已泛滥开来。我们湖南的防疫任务，陡地增加了一倍以上。

楚荷，本名谭进军，湘潭县晓霞山人，现住湘潭市。中国致公党员，中国作协会员。

# 喧嚣与寂静的春天

覃业翼(土家族)→

庚子立春，云开日出。  
这是农历新年来的首晴。

一连十多天的寒雨停了，浓重的阴霾终于褪去，久违的阳光从小城边的十九峰上喷薄而出，放射一丝丝彤彤的光芒，染红了萧瑟严冬之后的山林和田野，使远处肃静的村庄农舍和城市高楼显得五彩斑斓。

已经被“宅”多日的我，站在居室的阳台上，愉悦地凝视着它，像是见到了救星似的，深深地长吸了一口仍带寒意但已开始温暖的空气，沉重郁闷的心情逐渐爽朗起来。小区院子里的几根柳枝善懂人意，在和煦阳光下的微风中飘舞，含珠待放的芽苞熠熠生辉，像是在轻轻地告诉我，春天终于如约来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俗，立春是一个重大开端。“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阳和暖气生。万物苏萌山水醒，农家岁首又谋耕”。立春之日见阳光，更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兆头。

今年的立春刚好在春节后的正月中旬之始。见到新岁后的第一缕阳光，在喜上眉梢的时候，我的心头百感交集……

按照春节七天假日的常规，作为国家公职人员，正月十一，我应该已经正常上班，正在单位里开会、办公，做着一些节后特别忙碌的事情。只是今年与往昔颇为不同。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有通知，“为抓好防控，阻断疫情，保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疫情未解除期间，单位工作人员，按国家统一要求，上班方式从简，不开会，不聚集，不串门，以领导带班值守的形式开展工作，除值班人员和有特殊工作要求的人

员外，其他人一律在居住地协助疫情防控工作，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和接触。电话保持24小时畅通”。意思很明白，非岗需人员，继续“宅”在家中，不要出门，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打开手机微信，全是群友提醒：“宅家不出门，做个好公民。为了你和他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要出门！不要出门！！不要出门!!!”“这是战争不是儿戏，打赢了，天天都是春节！输了，这就是你最后一个春节！收起你盲目的自信和侥幸心理，也收起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这场战役没有局外人！”……

这真正是一个特别的春节，这无疑为一个不凡的新年。

节后至今，我极少出户，老实实在地呆在家中，除了手机联系，几乎切断了与亲友和外面的一切走动。我明白，在我们中国人心目中，过年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新春佳节，不仅仅意味着丰收的喜悦、团聚的温馨，还承载着朴素的心愿、平凡的希冀。欢喜中国年，大家等待的是“故节当歌守，新年把烛迎”的除旧布新，宣示的是“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的昂扬自信，激荡的是“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的精神气象。

然而，这个年节中，发生了许多我没有意想的事。

过年之前，我就同妻和女儿约定，这个春节，无论如何要向单位告假，一家子回乡下老家陪伴母亲过年。母亲年已八十，最近失去老伴，身患心衰重病，多次病危在床。老人家旧思想严重，由于怕死在外头，怎么说服也不肯到县城来团年，又担心时日不多，急切盼着我们回家陪她再过一个新年。也许这是她最后一次和我们

年节的团聚。出于儿女的孝心，我们困难再大都要满足她老人家这一心愿。阖家团圆，热热闹闹，按照传统习俗，陪伴她一起吃团年饭，乐融融地度过新春岁日，算是送老人一份最好的新年礼物。而且，妹妹早早就给我发来了喜帖，女儿正月初六在农村老家办婚庆。按照习俗，作为舅舅的我及全家届时必要到场行贺喝杯喜酒。

但谁知，人算不如天算，天总是不随人愿。

年节前后，上天就不作美。太阳远远地躲在厚厚的云层外，多日阴雨淅淅，天气寒冷至极，给人一种特别压抑的感觉，冥冥中好象有什么不对劲的事要发生。回家的路上泥泞湿滑，车辆行走艰难。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忙前忙后，准备好年礼，贴完春联，一桌喷香的团年饭刚刚上桌，我们美好的心情却烟消云散，空气一下都凝固了。

不早不迟，在医院当大夫的妻，在公安做干警的女儿，两人的手机铃声双双地急速响起，接到单位电话：为防控武汉疫情，根据上级决定，取消休假，全员取消休假，立即取消休假，急速返回单位上岗，情况十万火急。

这个通知来得十分突然，特别突然！

年节的气氛打破，我们虽然并未感到惊愕，但还是有些不快。

其实，地球人都知道，这个春节，在连绵的风雨、严寒的气候中，中华大地一场疫情灾难，震动世界。江城武汉传播出来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像幽灵一样肆虐，举国上下紧张而忙碌地迎来抗击疫情战斗的喧嚣。

从大年三十除夕、辞旧之日迎新起，城市乡村，大街小巷，往昔“流动的中国，热闹的神州”开始关闭交通，严控出行成为时尚。

疫情就是命令，召唤就是行动。刚刚的团聚，立马就要分离。我们稍作商议，迅速回应，匆匆忙忙地吃完团年饭，依依不舍地告别母亲，火速返回县城。过年祥和的氛围早已无存，妻和女虽有不舍，但是党性使然，政令如山。咱“当兵”的人，都坚定一个信念，以职责为重，工作为要。

简单收拾行李，她们急迫地赶回各自的单位上班去了。

本来，我已从局长岗位退居人大常委会工作，庆幸不在火线，组织也没有紧急召唤。大过年，完全可以留下陪伴老母守岁的。父亲去逝，母亲不易，守岁过年对她已是愈来愈珍贵。只是我们都是讲规矩的人，中央有“八项规定”，节假日不得公车接送。过年时节，各家团

圆，往返乡镇的客班车早已停运，我这个家庭司机的位置已显得尤其突出，必须迅速、立即、马上把单位急招的母女俩平安地送回县城，按时到岗执勤。我的母亲虽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低，但她平生一向明事理，觉悟比我们在单位的人还要高。子女要走，虽然心有不甘，但听说防控疫情，单位取消休假，再次表现出她的风格。慷慨地对我们说：“国家有难，人人有责。国家安好，老百姓才有福气。这么重要的时刻，单位急着用人，不能陪她过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催着我们放利索点，快快回单位为国家解忧愁。让我们这些长期受党恩的人都自愧弗如，心里暖暖和和的。

于是，这个岁末，这个年夜，我们一家各自一方，昔年团聚一起看“春晚”的风景不再出现。

妻急匆匆地赶到医院后，就领受了一份艰巨而光荣的战斗任务。她所在的医院接到县疫情防控指挥部指示，立即在火车站出口设卡检查，对湖北返乡的出站旅客进行体温检测，防控可能袭击到本地的疫情。妻是有经验的疫情防控医务人员，曾经参与过2003年的“非典”战役，并赢得了赞誉。尽管现在年龄偏大了，身体有些吃不消，她还是义无反顾地响应号召，誓言前往“一线”参战，充满斗志地志愿加入了火车站检疫值班的防控队伍。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在阴雨极寒的车站码头，她与同伴紧张地战斗在那十分危险的地方，严控疫情传播的这个重要关口。

女儿大学毕业后，放弃光鲜的外经贸专业前途，毅然选择了卫国安民的公安工作。几年下来，已是县公安局指挥中心的重要骨干，负责着整个指挥中枢的信息情报传达运转。参加工作以来的几年春节，她发扬风格，也为了磨炼自己，一直选择年节单位值班，让其他同事与家人团圆，得到领导赞扬。今年春节因为奶奶病重，表妹大婚，在我们的恳求下，她才向单位告假。不巧，大年三十清早，省、市公安机关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下达总动员令：全体民警、辅警停止休假。公安机关历来是令出必行，不容犹豫。全局上下雷厉风行，立即启动了一级应急响应值守工作机制，全体民警、辅警按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迅速奔赴各自的工作岗位。作为九零后的大学生，女儿是一个很要强、求上进、有责任心的干警。在工作最关键时刻，总是能够看见她从不犹豫地站出来。她说她是党员干警，她不向前谁向前。这个不眠的除夕之夜，在风雨严寒交加之中，这个女孩，拖着瘦弱的身子，跟随局领导们始终坚守在指挥调度中心的岗位上，巡逻值守，上传下达，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最艰苦最难忘的节日。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天”。母亲在老家由妹妹陪着“守岁”。这是她老人家平生雷打不动的信仰，必要祈祷来年风调雨顺。面对夜幕低垂中的风声雨声，她惦念着我们，拖着病残的身子，彻夜不眠，凌晨之时专门打来电话，祝福我们吉祥平安。

剩下我这个退居二线的人蜗居城里的家独守电视，寂寞地看着“春晚”，不时地牵挂着这个年夜的这一家人，在孤独中忐忑，为没有履行好陪伴老娘好好过年的诺言深感惭愧。

春晚开始不久，原定的节目进行中，突然加入白岩松、康辉、水均益等一众央视知名主持人共同朗诵情景报告《爱是桥梁》。那一声声“加油，武汉！加油，中国！”的呐喊，在春晚舞台上空回荡，传向除夕之夜的中华大地。此情此景，曾经斗志昂扬地全程经历并参与过2003年“SARS”疫情防控工作的我，一时间热血沸腾，本能地站起来在电视前为他们鼓掌，连声叫好。

抬起头时，我发觉一股劲风正在瑟瑟地敲打阳台上的窗户，屋外的寒雨下得很是迅猛，在苍茫的夜色中涤荡人间。我踱步窗前，注视那深沉的夜空，预感到这疫情事件可能会更加严重起来。

不出所料，非同寻常的除夕刚过，大年初一的情形更不寻常。电视里，北京中南海，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罕见地在正月初一聚集一堂，举行中央最高层次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动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建立了以李克强总理为组长的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宣布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习近平还作出指示，立即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推动有关地方全面加强防控一线工作。

这无疑是开门大事，让我振奋又震惊。春节，是我泱泱中华千百年来最隆重的节日。“炮竹一声除旧，桃符万象更新”。传统年俗中，除夕守岁，大年初一，开门纳财，一家人互相道贺“新年好！平安吉祥……”。晚辈给长辈拜新年、递红包，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压邪祟。这个日子，若非迫不得已，中央是不会召开这种最高规格的会议，进行全国总动员，启动国家一级应急响应。党中央召开这种首开历史先河的会议，不得不使我再一步预感事件已经非常严重起来。窗外的阴霾浓罩大地，迷濛一片，完全不像新春来到的样子。

中央电视新闻全面报道了“九省通衢”的武汉“封城”的消息。还报道了“1月24日晚，万家团圆的除夕之

夜，128名广东省援助湖北医疗队队员响应国家号召，紧急整理行装，逆向而行出征湖北武汉，支援湖北省疫情救治工作”的现场画面。这让我更加吃惊。武汉可是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史无前例地宣布封城，这是万不得已才按下“暂停键”。似乎表明在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里的的人们，将要负重前行，不眠不休。除夕夜广东医疗队告别家人出发驰援武汉，又表明武汉人民正在经受疫魔的蹂躏，需要紧急驱魔救援。

紧接着，我就接到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通知，我们所有人都要呆在家中，别出门。

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实在让人揪心。本来，我是一个遇事还算淡定之人，此时也有些焦躁不安，来回在屋子里踱着步子。

这时，手机铃声响起。一夜无眠仍在值守的妻，从火车站“卡口”上打来电话，向我问候新年。然后，她声色不悦地告诉我：据可靠消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能力极强，比预料的严重很多，不但人传人，传染性还远在那次“非典”之上，绝对不要不当回事，绝对不要出门拜年。

正月初一，她这时来电，没有说她一夜值班很累，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回家，倒是开口就提疫情，还警示“严重”，我觉得有点不够吉利。

我揶揄地告诫她，非常时期，当积极分子，好好表现，回不了家可以，但要注意休息，特别要注意防护。老母还在病床，别再添乱。

“不用你操劳。”她说他们有严格的防护知识，防护装备。医服只是穿着有点笨重，身体有些劳累，但还是安全的。一直想睡觉，但责任不允许。“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一个病人，就是多挽救一批人命”。这么一嚯瑟，她就来劲。她又讲他们除夕夜的工作情况。因为条件有限，原本她们医院疫情检测人员和火车站工作人员共用一间办公室，没有单独的隔离区和工作区，可万一发现旅客中有发热病人怎么办呢？考虑到这个问题，院领导果断决策拍板，她们自己动手，一夜之间就在火车站出口处搭建起了24平米的两间隔离板房，设立了发热病人隔离间和医务人员工作区，医院后勤保障科加班加点连夜解决了供电问题。当她们搬运消毒机、桌椅板凳和防护用具的时候，感觉真的成了女汉子。

女儿也忙在岗位上脱不开身，回不了家。她不跟我打电话，我就主动去电，询问情况。忙里偷闲中，她告诉我：大年三十的一个日夜，她们公安局为首，协同县疫情防控指挥部在与湖北交界的道路上设立了9个省际卡口，

同时，在各乡镇、街道办以及县道、乡道、村口，联合新设了若干防疫检查卡口、站点，公安、交警专门安排人员24小时协助镇村、卫生健康部门等工作开展流动人员检测、车辆检查工作，全面加强省际、市际、县乡边界人员、车辆进出通道查控，严防疫情输入。除夕日里，县公安局投入了400多个警力，仅在省际、市际卡口，就查控了重点车辆3800余台次，检测人员7660人。第一时间督促所有KTV、游艺室、电影院、网吧、足浴城、茶楼、理发店、美容店等人流密集场所停止了营业，高频率开展上门巡查，禁止人员聚集。从局领导到骨干，从骨干到民警、职工、辅警，始终听从命令，坚守岗位，从机关到基层，从城区到农村，从平区到山区，公安民警演绎了一幕幕处置突发事件的感人故事，筑起了一道坚固的“战疫”堡垒。

听着她们在电话那头讲述“一线”的故事，我眼睛有些燥热，心里阵阵发烫，有一股热流在全身涌动，抵御着这个冬天的严寒，烦躁的情绪就有些缓解。

我想，这是一个忙碌的日子，这是一个喧闹的年份。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有他们这样一群人员怀着“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一腔信念，挺身而出，冲锋在前，干着这样一些平常却又很不平凡的事情，让百姓安宁，展现出一种空前的英勇无畏、坚韧向前的英雄本色，这场战斗一定不会失败。

我在点赞她们的时候，看见窗外的寒雨还在绵绵不断，就盼望着她们能够早点平安回来，家人在等待她们。

情况仍在不断更新。下午，县疫情防控指挥部用微信传来了第一号命令：鉴于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减少人口流动，降低病毒传播扩散风险，维护公众安全，即日起禁止各类整酒和公众聚餐、聚会活动；所有涉汉人员必须加强自我防护，居家观察，禁止串门；禁止开展广场舞等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县内所有歌舞娱乐场所、游艺场所、影院、网吧等公共场所一律暂停活动；县内除超市、医院、农贸市场、加油站、婴幼儿用品店、药店正常营业外，其他经营性场所一律暂停营业；县内旅行社暂停经营活动，不再组团收客，已经组团的一律取消；所有旅游景点景区一律关闭；所有高危体育项目等经营活动一律暂停；县属所有客运班车、公交车、出租车一律暂时停运；县内中小学、幼儿园推迟开学；校外培训、托管机构一律暂停；县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所属人员出差一律取消，各种招商引资活动一律暂停。

县文明委还向全体市民发出倡议：不去人群聚集的地方、不去已经有疫情的城市，尽量减少与疫情城市回来人员的接触，防止疫情传播；乡镇、街道、村居要积极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治理活动，清扫城乡公共区域卫生，清理卫生死角、清运积存垃圾，营造干净整洁的生产、生活环境。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时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勤晒衣服和被褥等；也可用食醋熏蒸房间，起到消毒效果；注意个人卫生，多用流动的水、肥皂、洗手液等勤洗手；生活要有规律。要做到起居有常，按时入睡，合理休息，保证睡眠充足；合理搭配饮食。饮食宜清淡，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特别是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如苹果、香蕉、梨，有助于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动员令一发，我楼下的街道被迅速地按下了“暂停键”，喧哗急速隐去，一下子人影寥寥，沉入了寂静世界。住在小县城二十多年了，我这是第一次不见车水马龙、熙攘人群，只能听见风雨声，心中还真有点五味杂陈。

接下来，县防控指挥部就快速地发来了疫情通报，说是发现第一个确诊病例，查出武汉归来人员吴某某等，于2020年1月20日早晨离开武汉，于21日晚抵达县城，不久身体出现乏力、肌肉酸痛等症状，已经被接入医院观察治疗后确诊，要求接触的人员立即自觉报告，居家隔离。

消息接踵而来，我感佩政府的反应迅速，赞赏政府的工作效率，觉得还是我们的党伟大，有号召力，有责任感。只是，也不免有一些紧张，更加担忧防控一线妻、女等人员的安全。这些患者的发现，虽是她们的出色成绩，但她们体恤病人的时候，有想到自身的安危吗？屋外的风雨继续下个不停，本来有些寒冷的屋子寒意更加浓重。

一夜无眠，正月初二起来，打开电视，连篇都是报道全国驰援武汉的报道。中午时分，看到国务院总理、中央疫情应对工作组组长李克强也到了武汉疫区专门视察的新闻，心中欣慰，我为有这样关心疫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好总理点赞，为武汉疫情有控、病人有救开心。

正月初三，先是看到国务院宣布：适当延长春节假期，调整学校开学时间，支持网上办公，减少人员流动。跟着就接到母亲再次打来的电话，询问县城疫情怎样，家中人员都可安好。告诉我村上的大喇叭，几天来，一刻不停地广播县里防疫指挥部的通告和疫情通报，要求人们不要出门拜年，不要串门打牌。进出村口的道路也已封堵，过往人员人人都要接受检测、登记。村干部已上来询问是否接触过武汉返乡的人员。说是昨日村里查出一个过年前两天从武汉回来后突然发烧的人，被县里来

的专车接走治疗，她的家人已居家隔离。村里还专门安排了人背着喷雾器家家户户消毒。表扬政府的工作做得实在是好，特别及时，避免了村里其它人的传染。她还说，村书记有在广播里讲，“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倡议村里有能力的人献爱心，为疫区人民捐一些款物。她想在有生之年再做一点善事，积一点善德，将来到了那边阎王会给她开个绿灯。于是，想把平时舍不得用的养老钱捐点送给灾区急需的病人。叮嘱我给她帮点忙，代为向慈善机构捐500元钱，表示一点心意。我理解她的心情，急忙联系了县红十字会，满足了她的心愿。

一连串的事情，感动着我的心。

不能与亲人团圆，无法与好友促膝，我蛰伏在家中，时刻关注手机上微信，收集城里乡村、四面八方的反应。

正月初四一大早，收到妹妹给我发来的微信，给我微信拜年，也告诉我：“看到疫情报告，响应政府号召，为自己为亲朋好友的健康着想，也不给国家添乱，我们已主动向村委会报告，原定于正月初六举办的女儿婚宴取消，待疫情解除再另行邀请亲友见证。”

我原本以为妹妹难得做出决定，婚宴准备工作已完全就绪，不按时办，损失很大。正准备给她打电话做劝说工作，想不到妹妹倒先行决定了。我为妹妹这明智的表现叫好。在疫情防控的这么重要时刻，舍小家利益，为大家安康，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就是社会新风尚吗？过去这时节，是我们乡村摆酒宴的高峰期。今年却是例外，老百姓特别能够体贴、理解国家的难处。看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的人民战争。在这场人民战争中，从城市到乡村，有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与病魔展开搏击，何愁瘟疫不灭。百姓的大爱情怀，必将形成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这点，我是很欣慰的。

正月初六，窝居家中正在看文艺界抗疫行动中写的一些文章，本乡的一位农民文学好友来电，问候我新年祝福的同时，请求我帮他看看他的一首抗疫打油诗，千万千万要我给他“斧正”。我捧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有意思，诗中透出浓浓的乡土情味、浓浓的防疫写照，特别有亲切真实感：

村已堵，路已封，为了安全躲家中。新肺炎，扩散快，严防死守这一带。一人染，全家病，严重起来真要命！听党话，跟对路，坚决拥护村干部。病源地，在武

汉，返乡人员多察看。戴口罩，勤消毒，饭菜一定要煮熟。呆家中，不出行，新型病毒总会停。莫谣言，勿恐慌，要信科学和中央。抗病毒，大任务，做好安全每一步。有任务，要执行，这场灾难定能赢！

团结就是力量，好消息伴随立春后的春天一个接一个地陆续传来：

正月初十，2月2日，神速建成的武汉火神山医院交付使用，八架雄鹰降落天河机场，1400名解放军“神兵”奔扑火神山，承担起武汉新冠肺炎医疗专科医院的救治任务，一团喷薄着“中国力量”的信心之火在无数国人心中熊熊燃烧起来。

正月十三，2月6日，我县首例确诊的患者吴某某治愈正式出院，其妻解除隔离！首批一线抗疫医护人员撤出隔离区！全国新增治愈出院病例达387例，阶段性医疗成果迭出。

正月十七，2月10日，湖南支援湖北黄冈医疗队治愈患者出院达44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支援武汉国家医疗队克服重重困难，为一名严重心衰、呼吸困难的血透患者完成了床旁血液透析治疗(CRRT)。湖南在一天时间内再次迅速组建的由200人医疗队集结出发，再次驰援湖北黄冈市。

截至2月12日，湖南省有84家医疗单位派出近1000名医务工作者，驰援湖北武汉、黄冈，战斗在凶险的战场。

……

风雨之后现阳光，崭新的春天来了，我们坚定前行，相信满园春色一定会在前头！

庚子新年，注定根植于我的记忆；2020年，注定是终生难忘的一年。

这一年的新年，我们在喧嚣中艰苦渡过；

这一年的开端，我们在寂静中明白许多。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今天的我们能为未来做些什么？

覃业翼，1964年出生，湖南石门县人，土家族，湖南省作协会员，湖南省楹联文化传承人，现供职石门县人大常委会。全国各级报刊发表作品100余万字。

本栏目责任编辑 袁姣素